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目提要分類目錄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一六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崇禎内閣行畧一卷　〔明〕陳盟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鈔本……一

王謝世家三十卷　〔明〕韓昌箕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二四

昭代名臣志鈔二十四卷（原缺卷五至卷八）　〔明〕吴孝章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三〇三

孝友傳二十四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四八七

皇明孝友傳八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六九〇

崇禎内閣行畧一卷

〔明〕陳盟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禎閣臣行畧一卷》提要

崇禎内閣行畧

西蜀太史陳盟寔

錢龍錫

號機山華亭人登丁未科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陞諭德少詹掌翰林院事礼部侍郎尋以魏璫用事削籍追奪丁卯十一月金甌之卜以礼部尚書台入内閣崇禎元年

一

六月加太子太保首文淵閣至秋名起蒲州公首輔時在廷紛紛請定璫案江南物望素推重公而一時持論議則多屬姚侯兩詞林已已五月山海督師袁崇煥以殺東江總兵毛文龍于海上来告云臣在都門會商之次輔錢龍錫云至虜兵入大安口薄都城崇煥磔西市言者乃為文龍訟

寃並追論崇煥原疏次輔之說謂受指于
公十二月公引疾去庚午三月御史莊極
論公遂緹綺逮孟希陽羨指云先是戊辰
冬枚卜陽羨求與名不得以為憾正公在
事日也至是下廷臣議在廷瞻徇無敢寃
者賴上洞然繫獄久之辛未春詞臣黃道
周上疏極言其事始從輕擬得謫戍定海

二

公在戍十二年準赦者再皆不得釋至其
子輸粟代贖公罪疏再上值陽羨復秉政
又扼之至甲申乃得復官存問卒于家

劉鴻訓

號青岳山東長山人登癸丑科改庶吉士
丙辰授編修歷陞中允諭德丁卯十一月
以金甌之卜用礼部尚書召入內閣崇禎
元年六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公性伉
俠遇事敢任在廷翕然稱之是時上方用
嚴覈懲玩愒故事提督京城街道原係府
銜不隸于戎政惠安伯張慶臻奉命為京
營總督乃請之長山屬中書增入勅內及
提督以功令職掌為言上大怒詞事者且
刺得其關通受賕之人于是並下長山獄

三

罷慶臻先時長山在政府嘗議事有所不
可輒言曰主上畢竟是沖主上聞之而懍
至是以欲寘之重典賴廷臣力救乃謫戍
去竟卒戍所

韓爌

號象雲山西蒲州人登壬辰翁正春榜改
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庶子少詹礼部侍郎

己未副史繼偕總裁會試教習庶吉士八月光宗登極以礼部尚書入閣加太子太保少傅少師左柱國甲子七月福清葉公向高予告去位公為首輔時左副都御史楊漣恭大璫魏忠賢不勝合在廷力併攻朝著閣然卒不勝忠賢欲重懲一二人以狥公持不可遂中璫忌計逐公而用其次

四

輒降内旨切責皆出中官李永禎手公力辭避賢者路疏有糠粃在前語蓋謂崑山南樂也明年大獄興督師熊廷弼擬辟待決衆論多惜之公尤為不平于是黄龍先上甲亢免刑疏援嘉靖甲子免天下行刑例得請龍光公門生也及廷弼正法追論甲元疏為受廷弼賄而入楊漣左光斗等坐贓拷訊致之死並逮龍光波及公下其僕韓三詔獄多端文致備極榜楚至死不承乃已公亦發丶矣崇禎元年魏璫復法予時為國子司業上疏首訟公冤特旨存問廷臣又極言之乃復名公東政已已二月定璫案公生平醇正篤忠貞自任有古大臣之風而時方緩急不無枘鑿未克竟

五

展其用惜哉庚午五月引疾馳驛甲申賊入蒲州未敢犯公久之乃卒年近八旬矣

成基命

號毅子北直大名人登丁未科改庶吉士授編修陞中允庶子洗馬兼國子司業少詹礼部侍郎掌南京翰林院丙寅魏璫用事以楊漣同門故奉丹閣住崇禎元年起

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已已特旨晉礼部尚
書台入内閣庚午加太子太保晉文渊閣
九月予告公性東和厚容儀偉岸貳公弘
化寅亮正直在揆席中為表〻云

周延儒

鄞挹齋冠具人登癸丑會殿皆第一人授
修撰陞中允庶子掌司經局少詹事礼部
侍郎時懐宗時初改簡毅各邊兵糧八月
無遠兵譁斃其巡撫畢自肅上怒名廷自
詰問無遠兵何遽譁天語丹三莫有对者
久之延儒厲声奏云古有羅雀掘鼠而士
心不变者上深以為是復誦其語丹三〻
終莫有对者上起令中官出詰班中奏对
何官以賊名入上已意屬矣十一月枚卜

延儒与廷推不得會推既上内线謙益為
温體仁以謙益主辛酉浙江場千秋閔即
事奏訐上怒視謙益官聽勘罷枚卜已已
十月又枚卜兩人復不与獨點用大名十
二月乃特旨名延儒以礼部尚書同何如
寵錢象坤入内閣延儒年方壮仕從未訓
林蹟政地除涿鹿外未有壯齒名斯者庚

午加太子太保晉文渊閣七月蒲州高邑
大名相繼去延儒遂為首輔年未偕如寵
會試總裁壬申加少保少傅吏部尚書晉
建極殿癸酉予告馳驛思礼優渥先是戊
辰冬之後延儒不獲与推益嫉視其鄉人
而与烏程比自此与門户角立既罷归犹
時〻古望三台其門人廉吉士張溥為延

儒謂侍其間与謙益相除宿憾奠為東用
為門戶周旋乃醵金近十餘萬付監順者
輩之長安大端王裕民等成納其重賂于
辛巳春同淄川江夏並名彞名太傅兼太
子太傅是時流寇犯猖閣垂涎中原献蹊
蹺楚蜀邊腹廉清乃不能支錦州圍困甚
近先是輔臣謝陞有欲邊制寇之議大司

八

馬陳新甲独对平臺遂及此上曰可欲則
欲在卿部便宜從事耳乃遣戢方郎馬紹
愉往議歲以百萬餉之紹愉入報上問何
以答之蓋為名号言也廷儒俯不对上慨
然起言官遂劾新甲辱国下之獄大司寇
擬新甲從事致陷衆禍二藩抵辟決不待
時甚寒因新甲过被罷任將有爰立意故

必殺之為快癸未加太師奉命督師敗于
永平乃以提閘監軍御史蔣拱宸擢寔入
告上艴然其門人范志完為總督禦兵德
州敗衂亦掩敗為功廷儒固自庇之德州
道宮演祚發其事六月遂引疾去八月何
綸等益尽發其貪穢遣緹騎逮十月至京
賜死順城門外紅廟追贓十二萬廷儒之

九

再入也引用吳昌時為吏部濁乱朝政逢
迎窺何一以蒙餙為巧至于在廷傳來陰
陽操縱倫極宰輔壬午南闈子弟姻戚俱
登賢書處門戶人不為已用欲援風昔閣
好繼者之知廷臣甚畏渝州無二林之以
布重辛之吳化甫入隨擠之出科目能閣
元臺臣姜埰文章論其欺餙諸狀俱被杖

革戒已而渝州竟起門户乃群起攻之不
遺餘力繇是儒士下蒙狗生齒塗炭已極
而惟賄是聞偷安旦夕身死未几而国亦
隨之矣

何如龍

號芝岳桐城人登乙未科改庶吉士授編
修陞中允庶子国子祭酒詹事礼部侍郎

十

乙丑請告崇禎元年起吏部侍郎協理府
事六月陞礼部尚書已巳十二月命以原
官入内閣庚午加太子太保少保户部尚
書晉文淵閣武英殿副荆溪為會試總裁
尋予告馳驛登西荆溪羅召復入閣進行
人教趣就道至淮上辭以疾不起归大金
陵家居凡九載至辛巳卒

錢象坤

號武城浙會稽人登辛丑張以誠榜改庶
吉士授檢討陞贊善庶子少詹掌翰林院
礼部侍郎請告去丙寅魏璫用事以推吏
部尚書閑住崇禎元年三月起掌詹事府
事已巳十二月命以原官入内閣庚午加
太子太保晉文淵閣辛未四月請告馳驛

土

公恬居守窮望尺度惟謹循循雅飭有儒
者風值荆溪當国恃氣觀弄屬其私人武
弁某方任京營荆營荆溪入閣而大司馬
梁廷棟出之于外廷廷棟為公門人因嗾之
公遂拂衣去大司馬亦得罪閑住卒于家

温體仁

號圓嶠浙烏程人登戊戌科改庶吉士授

編修陞南国子監司業廣子少詹事翰林院礼部尚書協理詹事丁卯陞南礼部侍郎崇禎元年掌詹事府是冬以枚卜不与評奏廷推錢謙益浙閩奇人錢謙益事言廷臣比私背公大負主上反覆三四號時上初政勵精尤惡欺蔽得奏大怒奪謙益職丁未千秋勒訊黜降其同邑門人給練

土

瞿式耜而罷枚卜上意已為倚仁矣然犯門戶鋒益樹仇敵及荆溪大拜後乃以庚午六月特旨用東官同吳宗達入内閣七月加太子太保首文淵閣辛未桐城會稽相繼去遂与荆溪同心秉政相得甚歡壬申加少保少傅吏部尚書晉建殿極荆溪去位為首輔丁丑予告馳驛倚仁初佻達

任事在官戢者嘗納娼為妻後稍稍簡約忽以競進忿爭受上知遇當軸有八年崇禎朝閣目久任未有如節仁有小心謹慎競競自持既与門戶不協既孤絶私交謝情面一惟迎合上旨以是上益推重之去之嚴會謙益怨家有擊登聞鼓言事者遂逮謙益謙益惧節仁修卻不敢前

土

逮其客多方謀之長安中及節仁出国門而謙益始入說有謂客之計行归之明年辛

吳宗達

號青門常州人登辛丑科殿甲辰榜第三人授編修陞中允廣子国子祭酒礼部侍郎協理詹事崇禎戊辰陞吏部侍郎九月

陞礼部尚書掌詹庚午六月以原官名入
内閣歷加太子太保少保少傅吏部尚書
晉武英建極殿加少師晉中極殿乙亥請
告馳驛宗建醇謹諒直不附門戶于剛淡
内戚遂得与烏程並升同心輔政竟歷六
年有非他人所可及有内子辛子家

徐光啟

十四

號玄扈上海人丁酉領順天解登甲辰科
改庶吉士授檢討歷陞諭德時西洋人利
瑪竇初入都光啟從之游習其歷筭大器
之法殊精癸丑分較會闈其歷法一策光
啟筆也會東事敗以知兵起荐遂陞少詹
兼御史練兵通州是時用崇禎己巳任部
事庚午陞尚書掌詹壬申同鄭以偉入内
閣癸酉晉文淵閣光啟留心兵事精于西
法沾沾自喜常以未竟其用為憾九月卒
于位

鄭以偉

號方水江西上饒人登辛丑科改庶吉士
授檢討陞替善庶子少詹礼部侍郎教習
庶吉士崇禎己巳起陞礼部尚書掌詹壬

十五

申以原官名入内閣癸酉卒

王應熊

號春石四川巴縣人登癸丑科會將改庶
吉士授戒檢討陞洗馬少詹事崇禎庚午
數陞礼部侍郎癸酉陞尚書同戮士升何
吾騶入内閣公生平博學多聞嫻熟国家
典故烏程秉政尤倚重毘陵亦称同心先

是蜀撫刘漢儒以流敘入夔門遠治藏推
代者應熊奔其同門雲南布政王維章堪
任流敘舟入保寧言者交章論之謂維章
輦金珠宝玉入應熊橐潔條即新撫臣亦
著廉声然謀誅益甚先是工滋忠内閣漏
泄擬旨廷臣嘗以此得罪應熊时在告道
論者號叢紅未下而應熊之辨入言官曰

主

極糾之遂乞休致乃予告馳驛家居六年
工嘗念之至壬午復名入閣遣行人敦趣
是时敵氛充斥閩陕阻塞癸未九月始達
京師在廷憚其未謀將以院之旧輔何吾
周廷儒被罪遠不时至上一日頭中官曰
廷儒何尚未到中官乘間奏曰閣之外閣
云廷儒寓閣臣王應熊之前入也及至請

召觀不報遂先还山是冬仍以内閣督師
西南丁亥自尽

錢士升

號御冷浙江嘉善人以丙辰第一人授修
撰陞中允庶子掌司經局少詹事掌南翰
林院尋改北詹辛未四月陞南南礼部侍
郎癸酉以尚書入閣士升本依附東林而

忠

私結好烏程烏程善之引為己助是時陽
羨去烏程當國思時巴縣次皆不為門戶
所喜独士升与香山是其臭味烏程慎守
其官工著倚殊切諸人亦無隙可乘三五
年間小得與謚丙子以病請放归士升初
以明經赴吏部考注選主簿是秋中北闈
遂登狀頭時四十二歲云壬午辛于家

何吾騶

號象門廣東香山人己未二甲四名改庶吉士授編修歷春坊陞少詹事壬申陞礼部侍郎癸酉以尚書入閣乙亥致仕吾騶容儀豁岸与人煦煦樂易依倚時局競業取容而已

張至發

十八

號憲松淄川人登萬曆辛丑科許獬拯起家玉田遵化令行取礼部主事庚戌考選授御史巡按河南應天陞大理寺丞天啟三年以病去崇禎改元起原官陞順天府丞尋陞光祿卿乙亥陞刑部侍郎是年七月以礼部侍郎同文震孟入閣与烏程毘陵渝州長水香山共事自永嘉青溪後閣員取之詞林几八十餘年未有斯也是時上求治切思廣才路故罷甲戌甲辰常之選以考選知推改授而是秋至發遂枚卜入閣競不奉命惟上意所向嗣後保奔人才宗室改授吏改法度寔是始矣逾年陞尚書加太子太保文淵閣丁丑烏程去國至發為首輔綜裁會試錄士三百人戊寅

十九

請告归辛巳復召用壬午再請告至發至明年病卒

文震孟

號湛持長洲人登天啟壬辰廷試第一名授修撰時四十九歲矣曾祖徵明授翰林侍詔以書畫名于世所稱衡山者也世以清白称震孟二十一舉于鄉吳俗一薦賢

書立可敬震孟為存庶廿九年家泊如也
吳人以是重之為人伉俠激昂氣節自負
初登第時朝政紛紜大司寇王公紀以讞
中官獄不當內旨革職去位震孟有憤于
中上封事言時政得失內有破帽蒙頭崇
于蹄玉及朝儀喝贊如傀儡之登場等語
疏入不報崇禎改元以原官起補陞中

二十

允論德掌司經局少詹事乙亥七月以礼
部侍郎入閣南一月為都給事中許譽卿
求轉官太宰謝陞以其事入告上怒革譽
卿職為民而罷震孟归里震孟少游東林
為時趨所赴太宰素獨立不以為然故有
是年甲戌乙亥間烏程柄用門户以為嫌
知上意獨莫敢誰何而亟攻其昨与震孟

夙負時望標表人物傳冠以西江附之俱
元璐主議論政府銓曹藉為月旦言路皆
取決為归之次年辛

黃士俊

號玉崙廣東順德人以萬曆丁未第一人
歷官宮坊少詹陞礼部侍郎協理詹事已
已陞尚書己亥掌部事內子以原官同孔

三十一

自運貿達堅林釬入閣是時烏程秉政武
塘淄川佐之士俊中材伴食無所建明然
以地遠不与門户相睫踰年予告去

孔貞運

號玉横句容人以萬曆己未一甲二名歷
官宮諭日講官崇禎戊辰六月陞國子祭
酒少詹庚午以憂去癸酉起南礼部侍郎

尋改吏部丙子以礼部尚書入閣加太子
太保文淵閣丁丑劉淄川為會闈總裁戊
寅予告貞遷浮屠和平坐鎮雅俗當為紅
時統〻奉行故事未能有以弄也

賀逢聖

號对楊湖廣江夏人丙辰以廷試第二人
歷官宮允国子司業丹陛洗馬丁卯魏璫

用事罷馬氏崇禎戊辰正月起陞南国
子祭酒五月陞少詹事礼部侍郎癸酉
改礼部乙亥以礼部尚書教習館員是年
初用推知改館戊去丙子用原官召入閣
戊寅請告辛巳復召用壬午再請告賜勅
驛去归里遇献賊之禍被城殺水死

林釬

號鶴胎福建同安人丙辰會魁廷試一甲
三名歷編修贊善中允丁卯陞国子司業
四月魏璫矯旨閣住崇禎戊辰陞少詹事
兼祭酒礼礼部侍郎教習庶吉士掌翰林
院丙子春以本官入閣五月辛巳釬謹愿
誠恪訥〻不能出口以去官非罪遂起声
望海内大位云

刘宇亮

號遂去四川綿竹人己未庶吉士歷檢討
贊善諭德庶子陞少詹事南礼部侍郎丁
丑改吏部侍郎尋以吏部尚書同傅冠輝
國現入閣戊寅首文淵閣淄川去遂當国
改是歲北虜蹂躪畿輔朝廷憂皇徵兵建
將宇亮素負勇力自請視師工甚善十二

月出京本其百騎次定州聞陽和總督盧
象昇敗衂于井陘遽率騎入真定總督孫
傳庭當已卯正月督諸將至天津特糾總
兵刘鎮基逗遛不前有旨即軍前正法亡
何又為其既請宥之怒其反復矛盾下九
卿科道議咸謂其身為輔臣玩弄国憲有
負委任罪當大不敬上重其法但褫職罷

二十五

去宇亮為人短小精悍生有膂力好技擊
雖居史館常与其家僮角逐為戲日夕不
倦居平謂張魏公是其里人數自負人或
以此多之然性嗜貨不喜讀書無智識才
畧善忌才能勝己者傾軋之不少靳凡史
官講筵撰文纂修典試諸差一不与以為
賢初畏忠東林既而依附房師武塘援引

攻擊巴縣以成已声奮數年間遂獲大用
云

傳冠

號寄菴南昌人壬戌廷試第二人授編修
戊辰二月陞侍讀中允諭德国子祭酒乙
亥春陞少詹事掌翰林院教習館員丁丑
以礼部尚書入閣戊寅晉文淵閣八月内

二十六

傳發下擬票本置諸案冠憤〻謂是外来
投楊援年判其上既知悞皇恐引罪遂罷
之是科將卯三人震孟与陳仁錫同里仁
錫素孤行不為震孟所喜別独依附震孟
震孟偲元璐嗾言路攻巴縣及其所与善
者擊去之以是党援日众辛日登庸然性
奢侈不得父歡好長夜飲迨午乃能出謁

客祖烟官尚書家不饒裕里第极造宏麗群妻婢各置室恣其游憩取樂乙酉奉命招撫楚敗行次崇岐遇賊被殺

薛国观

號賓廷陝西韓城人登己未科起家萊州府推官行取户科給事中壬月陞刑部崇禎戊辰冬逆案議起凡官熹宗朝皆不免

洗索時倪元璐主持論議国观幸以典試之役与周旋得亡恙乃以二月京察竣遂請終養癸酉補礼部都甲戌會闈分考乙亥分太常少卿右僉都御史丁丑以礼部侍郎入閣戊寅陞尚書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尋加少保改吏部武英殿庚辰會試讀裁錄士三百人傾之被議止令閑住去国

观故与烏程善引以為助时局以為非其臭味牝牡側目国观尋人質寬少間多闇大倖且不自詞林不曉館閣規制止方忠中書漏泄机務国观欲臥一人繩之以自懲遂發典藉国观與密穴議擬狀而疏列所受贓僅得某官餽送書儀一金国观繫于獄行人吳昌時有長洲之甥欲縱獄

清要国观不可陞礼部主事又欲用吏部司官国观又不可昌時銜之移病去是時工部外廷党庇賄賂令金吾調察事件無大小以闇鬼中傷感怨之私遂行于其間昌時故善南北司主者又嘗厚餽遺納至是寸紙條国观得某賄工之上大怒遣緹騎逮至京置順城門外寺中賜之帛自縊

於梁間取旨數日下倅有脫落者贓四萬
金藉其家財曾不及四之一母夫人至居
神廟士論冤之

方逢年

魏書田嚴州遂安人壬戌二甲四名改庶
吉士甲子授編修主湖廣試魏璫用事補
各省試錄有訕諷朝政語与浙江南主

三八

考陳子壯丁乾孝俱落職尋丁艱丙寅復
復逆論革職為民崇禎戊辰起侍讀庶子
掌司經局南国子祭酒陞詹事礼部侍郎
戊寅春以礼部尚書同蔡国用入閣八月
忽奉旨罷去逢才本庸才寡孝識以受璫
藝得名為時局所屬意逢年以傾心归嚮
故得致此丙戌同馬士英方国安被戮于

閩之水口

程国祥

號我捷工元籍歙人登甲辰科起家雁山
九山令陞南考功主事任四年引疾去又
十年趙公南星為太宰起北史部歷稽勲
至文選主事復引疾去頃之魏璫排除太
宰党革職為民崇禎二年九月起稽勲員

三九

外尋轉考功郎管庫千大計太宰王公永
光称為政称平允辛未陞大理寺丞歷太
常卿南通政使乙亥陞南工部侍郎尋改
戶部倉場戊寅以礼部尚書入閣已卯病
作請告归旋卒于家

楊嗣昌

號文弱湖廣武陵人登庚戌科以杭州府

授曆南国博陸戶部主事山東司郎中晉
新餉是時邊警軍興如派田畝增關東兵
糧戚六百餘萬始設新餉司嗣昌首當其
任精覈敏幹一時咸稱其能壬戌引疾去
崇禎戊辰以邊道起副史參政壬申陞山
永巡撫時嗣昌父三邊總督以撫流賊神
一斛爲言路論糾遠下法司嗣昌請以官

贖父罪不允甲戌宣大總督姚宗衡罷以
嗣昌代之丙子大司馬張鳳翼卒于家時
邊警方殷即其家起復嗣昌兵部尚書是
時流寇充斥幾半天下官兵不能禦往往
尾賊後即遇賊又常中賊餌率致敗嗣昌
乃倡爲三正四隅之議欲令南直豫楚奉
蜀合從夾擊視賊所至毋令得逸逸者罪

之然亦不能行也丁丑張獻忠拔寇城陝
撫郎撫苗胙土不能制嗣昌請罷之奉兩
廣總督熊文燦督勦流寇獻忠初佯詐諾
既以爭餉遲延撫事久不就戊寅名揚嗣
昌入閣仍管兵部事賊竟殺穀令屠其城
知監軍張大經並已降賊衆走入房縣拔
之已卯遠文燦下獄治罪嗣昌皇恐乃請

解本兵任奔陽和總督陳新甲自遠而已
往辦楚賊于是建五有視師節賜上方文
師道武總兵而下得自專殺兵馬錢糧一
聽調遣衆亦許函用嚴募出師上自爲詩
廷建之文武郊餞威權之盛近世無比凡
用兵十萬本折三百餘萬庚辰駐師襄陽
調兵會勦以陝西兵安一路失期斬其監

軍司道殺火白以狗相持久之值獻賊生
日即賊飲太平之半逸山縱兵左良玉請
會兵合擊嗣昌不許良玉乃自以兵往獻
忠倉皇墜崖走所獲殺甚衆以捷聞遂謂
賊釜底游魂刻期掃蕩云加太子太保先
是嗣昌在朝日嘗言于上曰臣惟恐賊不
入蜀耳若以蜀委之必殲賊無疑至是賊

三三

調蜀守防路將　詣軍門計事賊遂
來潰逸入嗣昌乃縣兵陵浙江而上至夔
門賊已馳至川南轉蒲城郝嗣昌又從陸
至廣安賊又騰出居縣直趨襄陽破之及
襄王于城上嗣昌復東下抵江陵辛巳二
月廿八日自縊
蔡国用

鄞靜原金谿人登庚戌科起家中書考選
授御史乙丑以丁憂起補值魏璫劇除西
江人遂得閑住崇禎以辰起用提督應天
陞大理丞寺癸酉陞太僕卿乙亥陞工部
侍郎戊寅以礼部尚書入閣己卯改戶部
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庚辰加少保英武殿
副国現總裁會場出闈前月餘卒于官

三三

范復粹
號玉波山東黃縣人登己未科初授開封
府推官崇禎戊辰考選御史廷按江西京
刷奏丙子陞大理寺丞丁丑九月陞少卿
戊寅以礼部侍郎入閣己卯陞戶部尚書
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尋加少保改吏部晉
武英辛巳請告去後數月而卒

魏炤乘

弗瑤海清縣人登丙辰科初授袁州府金
卿令壬戌考選給事中乙丑歷陞吏科都
給事中戊辰分校會闈陞太常少卿六月
推江西巡撫戊寅陞兵部侍郎協理京營
戎政己卯以礼部尚書同姚明恭入閣皆
韓城所汲引也加太子少保辛巳加太子
高
少傅改戶部晉文淵閣壬午請告命馳驛
去

姚明恭

弗崑年楚之蘄水人己未會魁改庶吉士
丁憂復檢討陞諭德庶子掌翰林院戊寅
陞礼部侍郎教習館員尋任部事己卯以
尚書入閣加太子太保改戶部晉文淵閣

庚辰請告馳驛去

張四知

弗岩叟袞之費人登壬戌科改庶吉士授
檢討戊辰分校會闈五月陞侍讀中允諭
德乙亥陞南国子祭酒唐事礼部侍郎己
卯以尚書入閣尋加太子少部改戶部晉
文淵閣辛巳加少傅陞吏部晉武英殿壬
辰
戊請告馳驛去

謝陞

弗青墩山東德州人登萬曆丁未科起家
三河通化令以憂去癸丑補雄縣調清縣
陞吏部考功主政曆文選郎引疾去甲子
僚鶴趙公為太宰遺簡引為起陞文選郎
受事數日復引疾去太宰留之不得丙寅

起陞太常少卿庚午陞吏部侍郎辛巳四
月陞南吏部尚書甲戌改北吏部加太子
少保丁丑以荐本崔惟華為言官論列閣
住去己卯再召為吏部尚書庫辰以礼部
尚書同陳演入閣加少保晉武英殿尋改
吏部加少師晉建殿極壬午復以漏泄机
密諸為言官論列閣住復辛

三六

陳演

號贊皇井研人登壬戌科改庶吉士授編
修庫午二月陞中允諭德劉姜曰廣主應
天試丁丑陞国子祭酒少詹事掌翰林院
庫辰以礼部侍郎入閣辛巳陞尚書晉文
淵閣加太子少保會試總裁時陽羨再去
位遂為首揆甲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晉

建極殿午士冬巴縣復名王應熊入閣時
以流敘充斥門戶方悼而忠之曰為流言
于宮禁以楚上聽及至國門遂不復名見
演與有力焉當是時国事畏亡演端拱揆
席猶怙寵納賄甲申二月請告有乳媼逸
去五城為之緝捕不獲以力乎難李賊入
刑拷追贓四月廿二日賊亭演及方岳貢

艹

魏藻德殺之忠安伯閣中嗟乎以萬鎰之
玉付之庸工有不敗裂而破碎者哉是雖
之咎已

蔣德璟

號八公閩晉江人登壬戌科改庶吉士授
編修陞侍讀中允癸酉副丁進士應順天
鄉試甲戌陞諭德庶子掌司經局陞少詹

事礼部侍郎壬午六月以尚書同黄景昉
吴甡入閣癸未加太子少保改戶部晉武
英殿甲申一月末旬請告去甫出旬日而
城破德璟世家閥閱譜練典故謹飭好修
循默守成未能有所登攄僅充保其身而
已士論惜之

黄景昉

號東崖晉江人登天啟乙丑科余煌榜改
庶吉士授編修尋陞中允諭德經筵日講
官丙子順天主考辛巳陞詹事掌翰林院
壬午以礼部尚書入閣癸未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頃之請告馳驛去

吴甡

號鹿友楊州興化人登癸丑科起家邵武

調晉江行取御史丁卯魏璫專權草戢爲
民崇禎戊辰起補原官歷巡按河南真定
陝西癸酉陞大理寺丞陞右通政甲戌陞
山西巡撫癸病戊寅起兵部侍郎協理京
營戎政壬午以礼部尚書入閣尋加太子
少保晉文淵閣會流賊猖獗上憂之甚一
日語閣臣曰流賊猖獗如此誰能爲朕分

憂者甡起奏曰臣不才願往任之上大悅
賜尚方督五省兵會勦初首輔延儒與馬
士英合而攻錢謙益東林側視之既而延儒
與閣戶梓撼丹賜環名丐衆欲难厥稍不
當便加責備延儒頗厭苦之會延儒爲故
輔馮銓援恩詔求復敘帶曰郊祭日言于
衆力爭不可甡又奮厲曰名尔某有掛列

去耳遂罷去廷儒心忠之乃私紿甡謂上
旅憂敬意屬在公右祚副上意上必喜故
甡慨然承旨甡既被命中寔悔之知為廷
儒所賣乃以徵調邊兵為詞迂延數月無
去意致有科目熊姜支承之號二目皆予
杖廷儒益恨時邊兵薄近畿廷儒一日請
于上曰兵已飽刃諸將日皆覘望莫肯擊

甲

者目顧視至行間督之庶几一得當以報
上恩喜而豫戎裝以待即刻昔辭至外直
擊禁被出宣武侯者以聞上益喜而廷儒
之党遂論甡稽留都門抗旨罪當不赦下
廷臣議乃謫戍雲南金吾衛同官自相顧
軋如此而上不寤可嘆也弘光立乃予回
籍

方岳貢

號禹修襄陽穀城人登壬戌科起家戶部
主事歷陞郎中丁卯陞松江知府崇禎改
元以天下逋負過多責成府正行降俸戢
法罰多者皆不得遇迂雲間稱敝敝岳貢
遂降至十五級角帶視事凡為雲間守十
四年然居官清約如一日壬午自解任去

里

官橐蕭然不能居一錢士民攀留者數萬
舟不得前及以逋糧逮至京在廷皆言其
賢詰問于上乃陞岳貢漕儲道尋陞都御
史癸未三月命以原官同李建泰等同入
閣甲申賊至逆賊無以應拷掠与演同被
誅傷矣

李建泰

號梧蒼山西曲沃人登乙丑科改庶吉士
授編修甲戌分校會闈陞中允諭德丙子
副主錫袞主考應天陞国子祭酒癸未以
吏部入閣甲申加兵部尚書賜尚方督師
勦敵建奉善操机智以安声譽故捷得華
膴三月初乃以人望荐奉命出督各路援
兵勤王闖賊漸逼都城計無出乃上疏

四十二

請駕南迁顧奉太子先行上召对平臺云
国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及甫至真定而京
師陷援兵無至者建奉率其徒走臨清至
濟上聞敗走乃復还京仍入閣居久之
請告去归里后曰里中人起義事敗被戮

魏藻德

號思令順天通州人登崇禎庚辰廷試第

一人授修撰時虜兵大犯往来經过潞水
既不能禦又不能追逼逼玩愒藻德稔之
甚悉聞其疏言其事然條奏寥寥又卑之
無甚高論上獨心吳之意其能兵癸未枚
卜遂特名以少詹事入閣即命副演總裁
會闈以示優矣然時事日非卒翌寥寥不能
一籌展致陷都城被殺

四十三

丘瑜

號翔怀襄陽宜城人登乙丑會魁改庶吉
士授檢討分校會闈陞中允諭德日講官
辛巳陞少詹礼部侍郎甲申二月以原官
同范景文入閣踰月而都城陷瑜自盡

范景文

號質公河間吳桥人登癸丑科起家東昌

府推官入吏部主事驗封郎給假甲子起
文選郎陞太常少卿以疏去已巳七月起
陞河南巡撫是冬虜兵入大安口景文
援庚午三月陞兵部侍郎壬申請告去甲
戌陞南都察院右都御史乙亥陞南兵部
尚書己卯時方詹黃道周以論楊嗣昌奪
情杖下獄景文疏救忤旨落職為民大為
時論所推壬戌起刑部尚書尋改工部甲
申二月以原官入閣三月致遣都城景文
請奉太子南迎工不決及敎入從容殉难
景文忼慨豪俠而沾沾自喜居官儉朴極
好音樂每燕必陳歌伎与門戶交與座客
常滿雖小有蹉跌以是得力云
崇禎內閣行畧終

明陳盟撰盟號鶴灘富順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禮部尚書是編首
列崇禎一朝五十閣臣年表次各爲小傳據其載
及姜瓖叛逆李建泰伏誅之事則其書當成於桂
王未滅時也所列小傳各有評斷而大抵深致憾
於門戶夫明以門戶亡國其憾之是也然稱溫體
仁小心謹慎兢兢自持既與門戶不協耽耽伺隙
遂絕私交謝情面稱薛國觀之賜死士論寃之稱
李建泰以人望薦舉督師無一貶詞顛倒是非至
於如是其褒貶尚可信乎亦仍一門戶而已矣

王謝世家三十卷

〔明〕韓昌箕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謝世家三十卷》提要

王謝世家序

古者重原家世剡子能稱其先衆仲善論氏族則君子美之然門地蔭藉非矜衒憑逞之資也宋荀伯子爲臨川内史謂王弘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爾

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北齊崔悛每語盧元明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傳崔趙李何爲者哉兩人輕薄之言卒以取譏而蒙忌使門地蔭藉而果足矜詡則孰有如王謝者沈約不言乎身爲四代

之史少好百家之言開闢以來
爵位蟬聯文才相繼無如王氏
彼所稱七葉重光九世有集固
照耀至今而謝傅家庭私論亦
若以芝蘭玉樹世產階除春草
百年猶含榮露頡而論之昏參
曉昴豐玉儉粱惟兩宗子弟饒
爲伯仲若塵尾團扇移入他人
手中便覺傖父面目矣至如文
獻文靖力殫補浴重奠堂基拭
涕以闢蒿萊舉棋而驅風鶴使
東南半壁不染腥羶文物衣冠

力保正始雖尸祝至今詎曰不
宜乃其周旋逆憝之間婉轉讒
諛之際率用含弘以茹物假矯
鎮以攝情但矢蹇蹇之誠靡暴
皎皎之迹俾孱國倚金湯之固
昏主有日月之明緊誰力也世
或以青蓋不返黃屋徒偏執江
山之苟安咎股肱之不力嗟乎
扶輿如器有夷之者不碎不止
雖復雲擾鼎沸要皆魔事鬼謀
顧完正朔於名區激義憤於畢
世後代詎無小朝庭求活者乎

而奴事穹廬不敢脅息安在舞雞擊楫之能奮矣若夫風流嗣續裼襲彌光狎龍鳳爲常雛視琳瑯作家寶不寧箕裘載重亦使記籍揚芬故讀典午六朝之書即謂兩家私譜具存國史亦無不可然則元凱不得擅嫩於二族達适無庸耑馨於八士由其源派之日綿益徵篤棐之食報矣嗚呼盛衰廻環廢興滋感天監以後陽夏日衰陳亡之年長淮頓竭始知簪纓帶礪總非

傳後之資益信忠言嘉謨即爲不朽之業吾輩生江左清樂之鄉覩直北軍典之困見夷吾而始慊懷根本而無憂論人論世亦竊有微意焉若僅敘門地而羨蔭藉已也不幾於熊安生認遠代之碑郭崇韜拜他人之隴哉世有大雅識幾之君子當不致河漢斯言云爾

天啟壬戌端月西吳韓昌箕仲弓甫題

凡例

一諸傳都本六朝史其唐宋以來宗派繁衍未能詳攷姑置不載

一史傳有一人而彼此互見兩三傳者止擇其敘議詳雅者存之間有叢詞無關理要畧爲刪削

一攷他書二姓事蹟有本傳所不載者即條附於本傳後

一二姓宗系或無傳而附見於祖若孫父若子兄若弟傳中者今亦依傳序譜其有史所不載而他書可攷者亦爲補傳

一王氏瑯琊太原兩宗而太原之祁與晉陽又分二派今攷玄冲武子而下原係瑯琊正傳故祖文舒而爲太原正派凡四卷其自王嶠而下雖同爲晉陽似與瑯琊支系稍別故爲支派凡二卷若司徒而后爲太原祁人則爲別派凡二卷此皆按籍而疏原非確見即爲譜系祇取便觀要以木本水源自有二姓之世譜在耳

一古人命名自有微意或一冊從祖孫兄弟儘多同諱不知何故特爲標出以便詳覈

四人同名

王深 係王虞子王珣孫見鄭鄉四卷 係王詡子王貢曾孫見鄭鄉八卷 係王杲了見太原正汎一卷 係王虔祖見太原別汎二卷

三人同名

王融 係王祥父見鄭鄉一卷 係王道啖子王僧達孫見鄭鄉五卷 係王兌子王僧朗曾孫見鄭鄉八卷

王詡 係王琛子王寅孫見鄭鄉八卷 係王誕子王恬曾孫見鄭鄉三卷 係王普曜子王弘之孫見鄭鄉十一卷

二人同名

王祥 係王覽見太保公見鄭鄉一卷 係王筠子王僧虔曾孫見鄭鄉七卷

王琨 係王恬子王誕父見鄭鄉三卷 係王懌子王普孫見鄭鄉九卷

王彬 係王僧虔子見鄭鄉一卷 係王正子王彪之父見鄭鄉十三卷 係王乂子王玄父見鄭鄉十四卷

王衍 係王融子王筠孫見鄭鄉八卷 係王乂子王衍弟見鄭鄉十四卷

王澄 係王渾子王濟弟見太原正汎一卷

王遐 係王肇子王祥孫見鄭鄉一卷 係太原汎見太原正汎一卷

王泰 係王蕃孫王華見鄭鄉九卷 係王慈子王僧虔孫見鄭鄉七卷

王儁 係王彧孫王縉子見鄭鄉八卷 係王詡子王筠曾孫見鄭鄉八卷

王琛 係王覽子王陵父見鄭鄉二卷 係王筠子見鄭鄉八卷

王恢 係王般子王恬曾孫見鄭鄉三卷 係王劭子見鄭鄉八卷

王華 係王蕃孫見鄭鄉九卷 係王蘊子王濛孫見太原支汎二卷

王蘊 係王搢子王劭玄孫見鄭鄉八卷 係王濛父見太原支汎二卷

王錫 係王弘子王僧達父見鄭鄉五卷 係王休子王份孫見鄭鄉八卷

王緝 係王志子王僧虔孫見鄭鄉七卷 係王倫子王卲之孫見太原正汎二卷

王乂 係王衍王澄父見鄭鄉十四卷 係王廣業子王慧龍玄孫見太原正汎三卷

王渾 係王昶子王濟父見太原正汎一卷 係王雄子王戎父見鄭鄉十四卷

王承 係王陳子王儉孫見鄭鄉六卷 係王湛子王昶孫見太原正汎一卷

王徵 係王孺子見鄭鄉五卷 係王澄子見鄭鄉十四卷

王亮 係王俊子見鄭鄉二卷 係王敞弟見太原支汎一卷

王叡 係王恰子見太原支汎一卷 係王慈見見太原別汎一卷

王穆 係王勃王僧朗父見鄭鄉八卷 係王曇孫見太原支汎二卷

王劭 係王導子見鄭鄉二卷 係王松年子見太原正汎二卷

謝靖 係謝奕子 係謝貞子

琊琊卷之一目錄

王祥
王覽

琊琊卷之二目錄

王導
王悅
王恬
王洽
王協
王劭
王薈

琅琊卷之三目錄

王誕
王導
王濛
王羲
王亮
文穆后憲嬪

琅琊卷之三目錄

琅琊卷之四目錄

王珣
王珉
王弘
王曇首

琅琊卷之四目錄

琊琊卷之五目錄

王錫
王僧達
王融
王冲
王瑒
王瑜
王微
王僧祐
王籍
王瞻

琊琊卷之六目錄

王僧綽
王儉
王騫
王規
王褒
簡皇后靈賓
和帝后葬華
王暕
王承
王訓

瑯琊卷之七目錄

王僧虔
王慈
王泰
海靈王妃韶明
王志
王鈞
王胄
王彬
王寂

瑯琊卷之八目錄

王惠
王彧
明恭后貞風
王績
王蘊
王寔
王肅
王份
王錫
王僧
敬王后
王通
王勔
王質
王固
陳廢帝后

琅琊卷之九目錄

王謐
王球
王華
王瑾
王舒
王允之

琅琊卷之十目錄

王敦
王含
王應
王稜

琊琊卷之十一目錄

王廙
王胡之
王裕之
王秀之
王峻
王延之
王綸之
王耆之

琊琊卷之十一目錄

王鎮之
王弘之
王晏
王思遠
王韶之
文安后寶明

琊琊卷之十二目錄

王羲之
王凝之
王徽之
王楨之
王獻之
王悅之

琊琊卷之十二目錄

瑯琊卷之十三目錄

王彬
王彪之
王惟之
王猛
王逡之
王素

瑯琊卷之十三目錄

瑯琊卷之十四目錄

王戎
王乂
王衍
王玄
愍懷太子妃
王澄

瑯琊卷之十四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一目錄

王昶

王渾 附渾弟

王濟

王倫

王湛

王承

王述

王遐

太原正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二目錄

王坦之

王虔之

王禕之

王愷 附王愉

王國寶

王恢

王綏

太原正派卷之二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三目錄

王慧龍
王寶興
王瓊
王尊業
王松年
王邵
王廣業

太原正派卷之三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四目錄

王桑
王沉
王浚

太原正派卷之四目錄

太原支派卷之一目錄

王嶠
王元規
王韶
王獻

太原支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支派卷之二目錄

王淙
王脩
王蘊
王恭

太原支派卷之二目錄

太原別派卷之一目錄

王允
王鑾
王玄謨
王思政
王軌

太原別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別派卷之二目錄

王神念
王僧辯
王頒
王類
王茂
王慶
王則
王雄

太原別派卷之二目錄

陽夏卷之一目錄

謝觀
謝尚

陽夏卷之一目錄

陽夏卷之二目錄

謝奕
謝安
謝萬
謝石

陽夏卷之二目錄

陽夏卷之三目錄

謝玄
謝靈運
謝超宗
謝幾卿
謝道韞

陽夏卷之三目錄

陽夏卷之四目錄

謝朗
謝重
謝瞻
謝聰
謝瞻

陽夏卷之四目錄

陽夏卷之五目錄

謝裕
謝孺子
謝微
謝純
謝述
謝朕

陽夏卷之五目錄

陽夏卷之六目錄

謝琰
謝混
謝濬
謝貞

陽夏卷之六目錄

陽夏卷之七目錄

謝密
謝莊
謝朏
謝晳
謝顯
謝淪
謝覽
謝舉

陽夏卷之七目錄

陽夏卷之八目錄

謝邈
謝方明
謝惠連

陽夏卷之八目錄

琊琊世家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琊琊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祥性至孝、繼母朱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閤所之、值祥私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克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

職、帝新受命、虛巳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毘倚、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祥因乞骸骨、詔聽以雎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

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毘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經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笏。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構牖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毋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總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吾能欽其寶不能名其器三復斯賢使人涕淚

祥既卒及覽亦卒覽妻更嫁

王覽

王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勿諫其母少至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泛之自後朱賜祥僕、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

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

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覽不惟仁於護兄、且巧於化母、眞有參龍擾虎之術、祥或可能覽難及矣

琅琊世家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市纂校

王導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覽、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

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

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衛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言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權。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

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輒相要新亭，藉卉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於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序，序序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於今將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滋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

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綏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公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與溫嶠俱見帝、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項導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廼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帝聞之、覆面著牀

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初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者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跳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

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哀瑯琊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間、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於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

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遏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風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携二子隨永奔於白石、及賊平、宗廟

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儁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壯冠游魂、向我之際、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

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與車入殿、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督中外諸軍事、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寄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

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於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卯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

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疆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偶得病七年以問戴洋洋曰君侯命在申爲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使啟鎮東徙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賜穟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輻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謚曰文獻二弟頓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頓方鄧伯道以敞比溫忠武頓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夔爵堂邑公年二十二卒導六子悅恬洽惔劭薈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畧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

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爲王導所辟輒翼如生母狗馨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帽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

臺門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姓治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若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錄曰王公薨後庾亦代相銘答刑峻羨時行還收捕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永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所無事庾亦王曾問羨

王公治何似評定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從三治三休三敗

陸太尉詣王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惟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寧一見各給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而之皆懷

古人批文稱曰某今曰准

丞相末年畧不復省事正封籤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所衡二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每遺愛之惠也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至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惟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凡案問事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桓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桓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斂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

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廼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碁兄勝、彰與王恬等碁第一品導第五品

武長故不事丞相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尚冷、答爲尚、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矣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矣語及細唾也、按字書尚虛亮切、水流聲、韻書呼宏切、水石聲又大也

注約減臣何之論清談真不是實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鴻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嶠欲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帝怒此則近也、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導諸事獨識大體、未免名過、其實嘗見陽明先生集中有夢中遇郭景純一詩、則導之隱衷似未可問也

王悅

王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鄰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作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啖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愼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裝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

王恬

王恬、字敬豫、小字螭虎、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有美形、嘗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故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棊、爲中興第一、卒謚曰憲、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蠙許、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蠙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興、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言、蠙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

敬豫不爲丞相所喜、然語林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洽

王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謝公嘗與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弱冠歷散騎中書郎、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于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琰、

後人鈔此便有理者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王協

王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蚤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爲嗣、

王劭

王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威武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僧朗、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王劭王蒼共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蒼不自安、遂

還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乃出論者以邵爲優、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按劭別傳曰清貴簡素研味玄賾

王元美曰超宗殊有鳳毛、洪景盧以爲始於此然此不若超宗之切也、王嘉拾遺記稱青鳳吉光裘事亦在桓溫語後恐鳳毛別自有出處不可曉

王蒼

王蒼、字敬文、亦稱小奴、亦稱衛軍、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嘗有言曰、酒正自引人、著勝地、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桓沖表請蒼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字伯輿、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於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

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廞即墨絰合衆誅殺、興已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廻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於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琊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

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琅琊世家卷之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誕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琨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變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爲陳情、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

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州南走劉毅因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絰從行時諸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

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唐縣五等侯子詡蚤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嘏子偃

既附元顯復仕盧循慙愧慙愧

王偃

王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凜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訴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爲婦所縛誕恭不忝

王藻

王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太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冲遠、未及成禮而冲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

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徼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臣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歛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

第令卿家令也

階、何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豫臾、殷冲幾不免於强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姊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誚、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莩愚豎、議舉

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姊敢恃者舊、唯贊妬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旦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進、稱秋向庸、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

賓客未冠以少客致斥禮有列膳象有貫魚本無
嫌嫌之嫌豈有輕婦之諸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
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極云慳易我又竊聞諸
王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
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
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
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很頗經學涉戲笑之
事遂爲寃魂褚暇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
貝聞夫益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

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遁離釁咎以
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
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
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
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
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切
婚戚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
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恩之切伏願
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憐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坡請不申便當刖膚
剪髮投山窟海帝以此表遍示諸王以風切之并
爲戲笑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奇薄絕
於王氏私庭釁戾至此分異今孤疾煢然假息朝
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濶荼炭特兼憐愍否泰
枯榮繫以爲命實願申其門蔭還爲母子推遷僵
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鍾妾丹乘若賜使息徹歸
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
憲敢緣恩慈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

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弟懋昇明末貴達懋
弟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郎弟臻昇
明末顯官懋子瑩

不立訓典乃使臣下作如此書疏殊自醜絕
一篇江斅讓婚表竟成王藻一傳根本公主性
妬來妬可傳哉又可傳其夫哉使百世而下知
有王藻者妬婦之功也

王瑩

王瑩、字奉光、遷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超宗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惟大慙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魚、美鮮膚肌、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倒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遷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枚江縣侯、以爲己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爲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任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

特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慧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舸入樂游、因得還臺城、慧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佩半宅、佩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閤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了、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鑄、及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illegible]、嫉甍、謚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秘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

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輿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刺史長沙郡王三日出禊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啟之因此廢錮

王亮

王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秘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曠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曠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骰尊傍犬爲犬傍無骰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

此自未辨官是實之方言

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曠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譽、益爲帝之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眄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條、皆道迎、

今日之舞

其不能拔者亦開路送誠欵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瑩曰城開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咨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於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沈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裙屐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召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徒負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下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大節可觀

孝武文穆王皇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寧嬡、偃女也、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世祖在藩、后甚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於西郊、皇太后親禮、上下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綠蓮、既具玄紞、方脩庶儀、發揮闡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陵、

琅邪世家卷之四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珣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亦字阿瓜、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畧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珣兄弟皆謝氏壻、以情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祕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藉、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

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起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既而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但問克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

珣等、僅爾得免、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眞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末婢謝琰小字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相之而無年、故發此論

王珣都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於時荊州爲之語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

句法

賓客即相與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閤下伏公於內走而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焉云是公輔器也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膝客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退小字中興書曰退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閤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閤下更作無復一字續晉陽秋曰殷浩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王恍惚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棧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獄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詔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廼是國之幸微

王珉

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東亭問法綱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

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卒時年二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

王恢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恢甚以爲佳、更寫即奏、

王弘

王弘、字休元、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弱冠爲會稽王導子驃騎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啟曰、近面所咨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田園充積、而無救于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史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

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楊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伏願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飾之興、可以垂供待也、導子嘉之、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則物布在人間、及疊弘悉燔焚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

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

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誡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藩列蕃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

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宜更爲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爲謂之人士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脩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選判又王守倫五疋常倫四十匹並加大辟

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守倫十疋、常倫五十疋、疑四十疋、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祿、付以局任、當正己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私、矣士人無私相倫、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辱、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兄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子錫嗣、弘少時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真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

爲宋武求九錫可謂因時乘便其滅人士之罰寬小吏之倫得大臣體

王曇首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僚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脊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慍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爲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猶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

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槊、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官、下曇首曰、既無異敕、又闕幡槊、雖稱上旨、不異單利、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槊、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還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寧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因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

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僕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

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靈運）爾歎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雅善持盈

琅琊世家卷之五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亨甫纂校

王錫

王錫字寂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

王僧達

王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閑誦不失一句文帝聞其蚤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鬬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衆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蒞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詞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近在其後徙義興及元凶弒立孝武發潯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

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位爲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可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爲吳郡太守時暮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刼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邊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數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啟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術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

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啟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宮閣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爲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尊同姻一不貶絕、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

王融

王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衆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齊武帝、求自試、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綬便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瑣

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愧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

（敏辯可事）（丙午二十四日鄧氏）

良馬乃駑駘之不若、將且信誓有時、而爽駒駒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俊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蹤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省、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

過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盻、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詩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共高自標置如此、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捶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曉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倫楚數百人、並

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甦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大猜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

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已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脊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盻接前後陳代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賦斂反復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作之情夙宵兢

惕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

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
膺破融文集行於時
鄭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
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裙俄而
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輕躁之徒取死應爾

王冲

王冲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
徽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
公主卒于齊世武帝深鍾愛冲賜爵東安亭侯累
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
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
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冲求解南郡以
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
陽尹魏平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

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
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
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
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
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
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
瑒

王瑒

王瑒、字子瑛、沉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爲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宋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弟瑜、

王瑜

王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裁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他叱怒、則召殺之、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爲侍中、卒謚曰貞子、

王微

王微、字景玄、光祿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初爲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微數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德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不拔、與湛書曰、君乎有

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堦、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作祝、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輻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秘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

陳眉公曰、景玄避世絕俗、希心獨往、甚洽古隱之情、中世無以比也、江湛之辟舉、將同山公之啟事、微之筆札、亦緣叔夜之餘波、跌宕少謝于前貞、慤尚標于後考、槃泉石過稽、遠矣

王僧祐

王僧祐、字彘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畧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卓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嘗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塡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帝數聞武僧祐獻謝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逞氣、不顧朝典、揚眉濶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子籍、

景玄明哲、彘宗清舉、更孝友如一、是祖是孫

王籍

王籍字文海、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紀室、梁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歷餘姚錢塘令、性頗不儉、爲百姓所訟、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履面、後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王瞻

王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宇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宇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棊、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潔已、爲政、妻子不免饑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蚤卒、弘四弟、虞、柳、孺、曇、首、虞宇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宇景度、有美名、位新安太守、亦是奇人

鄧鄧世家卷之六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僧綽

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

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徵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

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子儉、

自嫌蚤達愧殺輕薄少年

王儉

王儉、字重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升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容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婚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邦人與語、久之、朏無言、

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色內和、儉又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理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欵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請儉求官、儉問曰、齊桓滅

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擬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

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齊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

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

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

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禀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

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諸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因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執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王僕射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爲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爲衛軍長史、謂人曰、昔袁粲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穎士與袁書曰、盛府元僚、定難其選、庾杲行泛濫水位、芙蓉有其麗也、時以儉府爲蓮華池故、穎士美之）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自況安石差足無忝、此君全得讀書力、若勸成齊祚、亦是因世就功

王騫

王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塡咽、非所欲也、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

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畧、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爲度支尚書郎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與故舊共佃而復與主上抗市殊不可解

王規

王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爲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

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弔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晉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

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剝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魏尅江陵、入長安、

一爲昭明所賞便爾千秋

王褒

王褒、字子漢、曾祖伶、祖睿、父規、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秘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軍、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後以建鄴猶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即都鄢郢、嘗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嘗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毅、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羈旅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帝亦以此重之

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襄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襄常侍從、初襄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襄等通親、知音問、襄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子脩、

和帝王皇后

和帝王皇后、名蕣華、太尉儉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

太宗王皇后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爲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飢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冊文

王暕

王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訓並通顯

王承

王承、字安期、初爲秘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齊陵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等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塡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爲利往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卽承弟稺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申英亦作

王訓

王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媼乙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周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周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勞虛想、及覩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書丞、嘗有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時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諸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溫子、

何物寧馨使袁昂羨慕若此

琊琊世家卷之七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僧虔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嘗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遷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不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奠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迭

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

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賜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跡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

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廣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

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駿駿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

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

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倫爲汪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閨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汝

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能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已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

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予慈

陳眉公曰僧虔子誡克盡庭訓經誥玄言情理共貫以書傳之文爲約身之度其所由來者尚矣末更數語尤切諸心故瑯琊氏江左世傳青箱學云

王慈

王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學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復、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儀、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忠、齊武帝敕王晏曰、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卒贈太常、謚懿子泰、

敏慧

王泰

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慍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爲秘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秘書、書圖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自遷江

吏部郎、不復與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輒奏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爲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都官尚書、卒謚夷子、廓

海陵王王妃

海陵王王妃、諱韶明、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林即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

王志

王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爲司徒、引志爲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扇賢子累遷宜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四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至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爲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援服之、僞問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弟以讓也、霸府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然其義、以俸錢償焉、特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蔡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幼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弟彬、揖子鈞、自是善承門地、人亦是積禍人

王筠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穎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耳、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武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躡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搆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筠讀至雌蜺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次至墜石礎星、及氷懸焰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

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强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挽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爲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嘗

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綽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惟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嘗爲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遍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次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終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

此方是文章富貴○書必手抄固是讀書一訣

王冑

王冑、字承基、祖筠、父祥、冑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爲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冑詩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驷廼西驅、展軫齊玉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羃、四

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皐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冑、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於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冑性疎率、不倫、自持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畧時人、爲諸葛頴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盧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冑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冑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於官、

王彬

王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宅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王寂

王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恨、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好氣格志語却是享用人

琊琊世家卷之八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子甫纂校

王惠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問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可稱高雅

王彧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補歡亦復可觀、時謝孺子特善聲律、嘗與景文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

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于木王休

元般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于木綱繆相與、何後殷鐵邪、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爲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豫爲身後計、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單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

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何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

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議、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奉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

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兆、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

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任京都者、皆遣中典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耶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惟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强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泰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

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着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刼、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敕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緢、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易及長、篤志好學、位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婚襲封、齊受禪國除、緢弟績、

既有謠辭、便應固解揚州、惜哉不能見幾、若其從容畢命、庶同夏侯色矣

宋明恭王皇后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父僧朗、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爲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姬、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立爲皇后、上常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爲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弟陳郡謝緯

曰、后在家爲停、弱婦人不知、今展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鼎臂、始猶見順、後狂悪稍甚、太后常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酖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高帝執權、宗室劉晃劉緯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年次陰王太妃、順帝殂于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

元年薨於第、追加謚葬以宋禮

王續

王續、字叔素、弱冠秘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續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續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徹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續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逵不知何罪、不受續教、爲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續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續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續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右尚書廷尉、續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勢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謂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王蘊

王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偕太中大夫、偕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嘗怏恨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會、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蒞並貪縱、後爲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爲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按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嘗嘆曰、酒正使人人自遠、及在會稽、略少醒焉

王奐

王奐、字道明、或兄子也、父梓、字景深、位黃門侍郎、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鄉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啟聞、奐大怒、收付獄、與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啟聞、而奐亦馳信啟上、誣興

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與祖還都、奕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奕、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奕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淤匣匣箜篌在船中、因相誣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淤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奕女婿也、諫曰、今開城門、自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驚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又曰、宜遣典籤、問道送啟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啟、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執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奕門生鄭羽、叩頭啟奕、乞出城迎臺使、奕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奕、奕聞兵入、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殷叡皆伏誅、奕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乘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來並奔魏、後得黃瑤起、臠食之、弟伯女爲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絕、奕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奕參軍、躬爲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奕弟份、王奕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奕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奸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嗟哉奕逆順兩失

王肅

王肅、字恭懿、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秘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特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眷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

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輟膳、百寮請罰、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

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紓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應任內外、云何

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祖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閑、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於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

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資、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圓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殁、窆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待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遁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携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爲嬪、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詡、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詡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秘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詡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

、、、

王錫

王錫、字公嘏、銓弟也、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

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音)、(本)、(注)、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凊、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覘之、卒年三十六、贈特中、謚貞子、錫弟僉、

高門才士淡退乃爾、大難大難

王僉

王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王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僉弟通、

敬王王皇后

敬王王皇后、僉女也、永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爲江陰王、

王通

王通、字公達、通梁世起家四子生、雅明經、爲秘書郎太子舍人、以帝甥甘武陽亭侯、侯景之亂、奔於江陵、元帝以爲散騎常侍、遷守太常卿、自侯景亂後、臺內宮室、並皆焚燼、以通兼起部尚書、歸於京師、專掌繕造、江陵陷、敬帝承制、以通爲吏部尚書、紹泰元年、加侍中尚書如故、尋爲尚書右僕射、吏部如故、高祖受禪、遷左僕射、侍中如故、文帝嗣位、領太子少傅、天康元年、爲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

量置佐史、廢帝即位、號安右將軍、又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建元年、遷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左史並如故、未拜、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謚曰成、葬日給鼓吹一部、弟勸、

王勸

王勸、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衆勸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爲廣

州刺史、乃以勸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廣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飢之後、郡中凋弊、勸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並如故、及蕭勃平、以

勸爲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携貳、勸不得之鎮、留於太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爲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德、詔許之、徵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溫子、弟質、

（註王暕字子明會稽山陰人以鍾離人授廬陵嗣侯入齊封已陵邱王與勸父同名）

王質

王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質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於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乃翦髮爲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鎮湓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於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啟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王固

王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尹、承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子中庶子、遷壽陽太守、魏尅荆州、固之鄱陽、隨兄質渡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中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布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媼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甚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不獲一鱗、子寬、位侍中、

陳廢帝王皇后

廢帝王皇后、金紫光祿大夫固之女也、天嘉元年、爲皇太子妃、廢帝即位、立爲皇后、廢帝爲臨海王、后爲臨海王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至澤以光大元年爲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尋爲宣惠將軍、羅佐史陳亡入長安、

瑯琊世家卷之九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謐

王謐、字雅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彝、大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昕命詣玄、玄深敬昵焉、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幾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辛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識劉裕不識桓玄何也、輕受人知固是一病

王球

王球、字倩玉、司徒謐之子、宋武帝受命、爲太子舍人、出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羨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雲省常云、倩玉亦是玉巵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殷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當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誠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華

王華、字子陵、祖薈、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恭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永罵曰、奴子怠慢、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三兩人、以矯之、嘗相逢、華佯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自服登城、爲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敏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暢、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寧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攜之於文帝、華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嘆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寧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

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請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若使宰相數人皆如弘如曇首亦差不惡○建

議奉文殊有識力

王琨

王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猥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昆、嵩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侍帝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頓川庾敬、庾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三千、（古來使爾）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收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

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後出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含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禁畫輪獵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

帝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愼老而不渝朝會必蚤起簡閱衣裳料檄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效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强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顯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

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標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標在匣中不須更作儉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攀輪一慟自足生平

王舒

王舒、字處明、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秘書監、以冠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盼。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送之、並沉於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於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

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屬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邁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

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薄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遇害、晏之弟允之、最知名、有根器有幹畧

王允之

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

虞孔不能受以必都

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徵詣、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蒞政甚有威惠、時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

舒避父諱不就會稽、允之不肯奪情、便是家法

琅琊世家卷之十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譚吕箕仲方甫纂校

王敦

王敦、字處仲、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導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敦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導讓之、敦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編按此條似有脫誤此本者那得不亂生言使行林中人皆盡以為美人首領）

（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謙父所重、王君夫開敦從弟作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忤、君夫開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永嘉初、徵為中書監、於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樹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等討弢、既而侃為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為廣武將軍、帝不許、建武初、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

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寒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誠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仗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仗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遠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囚囹、然終爲良佐、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搆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

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蚤道我自還琅琊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情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

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翰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敦轉病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於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

兼文武者皆蚤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於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刃傷乘軺車導從、聽日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街、觀者莫不稱慶、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畧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

王大將軍月下清談味旨宜武上馬鞭胡臺閒行扇打鼓歌稱其能作一絕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風過使覺之云婢人入夾口應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振袖楊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敦嘗生武昌釣臺閒行扇打鼓歌稱其能作一絕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風過使覺之云婢人入夾口應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婉裕、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盞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愍王遜子也爲中宗相刑刺史路遇武昌王敦與妾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爲如鄧乃不能一劍乎敦將謀逆召丞爲軍司馬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號哭請鄧丞是義敦遂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庶使賊迎之覺於車敦既滅逆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稱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僕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此節庾亮中無王王亮中無庾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曠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已也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有欲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

此節大勝負以

敏事知書

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恭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爲孝

石崇厠常有一餘婢侍列皆麗服澡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

[illegible]茵衣[illegible]沓履而鄭揖鈞香裳[illegible]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鄭室內崇曰是刺耳

王含

王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含二子、瑜、應、

王應

王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敦嘗稱之曰、其神候似欲可、敦既亡、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强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果洗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王稜

王稜、字文子、國子祭酒導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惜哉不善藏其用

琅琊世家卷之十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廙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弃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

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啟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髫齔、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弃官遠跡、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於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自兎、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掌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

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眷負屢彰、恐先朝露、塡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爲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慎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

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搆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子、廙之嗣、仕至東海內史、廙之弟胡之、

惜哉有文無識

王胡之

王胡之、字脩齡、少有風尚、才器、率衆、有秀悟之稱、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好談諧、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嘗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荅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任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殆至、猶貪與少日周旋、嘗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林公亦嘗稱之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謝太傅亦曰、司州可與林澤遊、仕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緝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字與元、亦有美譽、仕至晉陵太守、茂之子敬弘、

可與林澤遊者故難每至印渚諷詠人情朋滕日月清朗之語瞰想見其人

王裕之

王裕之、字敬弘、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及守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巴、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

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徐亢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形、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基發八勢、所居舍

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襹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

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審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史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後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

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遺令可師

王峻

王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出爲宣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視事三年、徵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强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耳、

王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在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子綸之、

王綸之

王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國諱陳蔣華歆謝朏、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琊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高尚事正不必多

王耆之

王耆之、字脩載、荆州刺史、輿弟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謝中郎稱之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子隨之、上虞令、隨之子鎮之、

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爲剡上虞令、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尋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徵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

幽栖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遺一介有以相存貞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樂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欽德爲事但限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爲吳興太守明帝初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曇生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

弘之遠性當在隱淪之流

王晏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盆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侍、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辟、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啟、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即位、爲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疏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疏、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

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爲時所稱、至是自

謂佐命唯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勒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勳、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委輕淺、無防慮志望、聞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於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啟上云、晏謀因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晏之爲員外郎也、父菩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

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稱子悉是大虵、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稱子、猶紙內搖動、蔌蔌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服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斎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盲伎免官、禁錮十年、後坪廣州刺史、晏

誅上遣殺之

昔武帝仍見殺枉爲小人

王思遠

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徵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㝢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并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於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御陵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年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

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辭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

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規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還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思遠與顧暠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

斯人綽有古誼勸晏語不惟強直亦其用意之厚○何點稱王思遠常如懷氷暑月亦有霜氣

王韶之

王韶之、字休泰、曾祖廙、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諸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嘗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秘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

敘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任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寄加醜虜、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書、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誤、免黃門、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後爲吳郡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之、位臨賀太守、

文安王皇后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父曄之、宋世祖爲文皇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爲人所掠、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及后挺身送后兄昺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鈿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謚曰安、后兄晃、義興太守、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嚼、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詣鑒曰、王氏諸少皆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臥、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

晉人風流第一
此篇爲第一
在古人中真不可無

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義之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啟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慨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衆、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聞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精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

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剖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愉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晟、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蹔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

而即其定。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時東土

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

急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蹔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因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滯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于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

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非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

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恥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嘆伏。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惟日與東

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
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
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
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
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
輩覺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若、亦不復徵之、時
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俠食豐
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
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

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
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
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
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
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
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
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
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

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
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
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
爲豫州都督、又遣萬言誡之曰、以君遭任不屑之
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
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
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
美談、淸否所由、寔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
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

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
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
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
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髯、許熟眠、敦論
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
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於
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誤謬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

語孫曰此嗽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會稽謝靈運傳曰靈運祖玄晉太尉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

（晉書謝安傳曰安初辟桓溫司馬溫甚器之溫嘗謂安曰卿才望如此當與桓公同輩奈何久不仕乎安乃就溫司馬溫大喜）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真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瀨何預盛德事邪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晉書桓溫傳曰溫字元子宣武公之子也）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郗愔中郎郗曇）王家見二謝頓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洪容齋云王右軍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誓于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按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實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

王凝之

王凝之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兄玄之早卒、弟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弟肅之、字幼恭、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浩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

子猷[illegible]

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猿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

子楨之、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身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慙而退、

王子猷請鄱雍州、雍州在內、見有毛毦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鄱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趍鄱無忤色、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晉陽秋曰、桓伊善音樂、孝武使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筝乃不如笛、然自足以調合歌管、臣有一妓、言吹笛且相便、中請進之、帝賞其放率、敕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筝而歌、怨詩、因以爲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按異苑、子猷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顧視而炙已變爲徽之頭矣、乃大驚愕、反屬目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逸少是經濟人不應以臨池獨見子猷高寄蕭條想像使人自遠

王楨之

王楨之、字公幹、小字思道、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拓之獻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楨之時爲主簿、在座、桓曰、王主簿可頓名思義、老子明道楨之小字思道故曰頓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楞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言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

兄弟所還不問鍾敬自堪

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倘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幔書之比訖鬚髮盡白甚徐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

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來洋溢翁冠遐棲則奬齊其結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戴宜成靈彊猾消殄功勳既融投紱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祚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縱橫定大晉之雋輔義篤于冀臣矣伏惟

亦是見于吹生平無隱處矣離婚以來部的王子敬字仲寶獻之

陛下留心宗臣澄神于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靖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袠置左右以翫之

羊欽元美言笑善客止父不疑爲烏程令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

據摹者所禮光那

羊欽師資大令時多樂賢非無忘盡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北公虞行云欽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撮看陽秋曰撮之文義蓋有所長而能王劉之所長兩能撮其勝者故但名一時爲風流之觀也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倚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

若隱二字極不成語然極有似

讀此便可臥巖山陰道

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獨筆之妙絕曰三蔡之性甚整咳不交非旗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嶙峋峻峭雲霞林樾佳木蔚然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按黃魯直曰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王元美曰宋齊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而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撥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文敏一派矣

王悅之

王悅之字少明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併一瓿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忲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審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瑯琊世家卷之十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彬

王彬、字世儒、少獨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還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惟其有慘容、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寒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卒、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即哭伯仁一節、茂弘當媿死矣

按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數子侄不令云虎、純虎犢、還其所如純彭之小字、犢彪之小字、言其真如純犢耳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幹之稱、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

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且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今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殷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

之、今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問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弁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舉、故勳格

方今庸近有復斯言尾秀洋者

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肅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人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

蓋撝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廢罷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任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章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媚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客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

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弟中大脩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勿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衆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

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殷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王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

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

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政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表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

十歲垂簾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眞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恒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

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爲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

卓哉大臣雖從廢海西要亦時情無奈

王准之

王准之、字元魯、祖廞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爲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

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准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

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性悁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

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大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王猛

王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逃於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仕、大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擒靖、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光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

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不食、嘆曰、中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欵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至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爲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乃授普

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闕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曰成、續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之子逡之、

猛既饒才具去留之間更見志節

王逡之

王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國大夫、加給事中、逡之率素、衣裘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閣、

王素

王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邃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曾祖羣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平陵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蚿、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行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琅琊世家卷之十四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戎

王戎、字濬沖、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

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超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宅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毋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咲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黄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時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路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

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傷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政風

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衰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曰、濬沖謟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

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苟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慄、戎僞藥發墮厠、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褰謗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嗇肯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訕於世、其後從帝

北伐、王師敗績于湯陰、戎復請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於郟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綏綏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常經黃公

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
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頗其未自稽阮云亡吾便
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
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
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
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豚而肥愈甚
年十九卒有庶子與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
情子爲嗣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

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
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安豐頭脫、不持儀形、好乘巴嶲馬、雖爲三司、率
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

王濟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
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
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
才、

晉陽秋曰戎多值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

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黙於危亂之際
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
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
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
戎也哉

王乂

王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乂聞其住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王衍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常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傔射羊祜、中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揚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聞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夷甫常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常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衍既

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倣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常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後歷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

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

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蜂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衆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如此少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塡殺之、殺之何用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幾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言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夾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予玄、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敗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敗、又存所愛、王遂殺敗、

王夾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清言雅尚風流之祖、惟恐欲瓦全反致玉碎爲可惜耳

王玄

王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東海王越辟爲椽、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馬人所害、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喫、王曰、虎其字下、使人忘寒著、（人王敬平曰玄爲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東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後宋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常稱眉子清通簡暢

愍懷太子妃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於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雅有風尚不忝遥遥之目

兄弟間品題卷第

王澄

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牆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常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常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

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桑勃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熟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懼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畧無方、一坐嘆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彀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

山簡、爲如党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耻之、託粮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王、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

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翌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於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於豫州、自稱荆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於屠陵、壽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弃、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尼瓌、次於益陽、武

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風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常提玉拂、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偕玉拂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於絕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雅、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官、謚曰忠、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第四子微、字幼仁、小字荆產、歷尚書郎右軍司馬、邁上有父風、平子常稱其風氣日上、足散人懷、劉尹亦云、人想王荆產作此想

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有氣致不適於用

太原正派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勸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

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弟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況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

版本之學百百樂百三復讀篇令人觀者

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

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并、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

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亦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强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予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

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曰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枝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烱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縣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

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汚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

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

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死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宜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

實祿勵以廉耻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財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

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周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周泰皆有功於是遷昶

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毋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和據夾石、以逼江陵、指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奏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

讀其戒子書古之賢人也至陳治畧五事及其用兵戰守之宜經濟學術兩不可及知其戒子之言皆能身體力行以善處當世之務

王渾

王渾、字玄冲、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一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成、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

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楊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

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轉濟大業、不使歸藩、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息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大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

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於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王渾妻

王渾妻鍾氏、黃門侍郎鍾琰女、太傅繇之孫、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嘗與渾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有一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襍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時鍾郝爲姊妹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

不敢離、

王濟

王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

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王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

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濟求之、與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肥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飲牝、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着連乾部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部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棊、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姊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敞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祇是豪舉雖尺布之對亦失答君體

王倫

王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畧、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

王湛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五孤陋井、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明美遇、卿侯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閤門守靜、不交

當世、冲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蘭、匜、矣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雖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

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顛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到底不肯做出高人數等

王承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輒捷窮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

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鎭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弘恕二字削盡名士氣

王述

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常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鎭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鎭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鎭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彊胡陸梁當積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

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閫閾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忘胡之識卒爲劉項之資周惡褒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

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王導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兩平四州太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謂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

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但性急爲累常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蹈之又不得瞋甚投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麁常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

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自晟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肯慷慨深所鄙薄雖是晟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誡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温平

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簡子坦之嗣

覺太傅矯情輸却一籌太傅亦常語王孝伯曰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蔑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

王遐

王遐、字桓子、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氏有名著初出多作秘書郎故以尚書郎為第二

太原正派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宇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為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憐息矣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

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擣之唱唱虛而莫和無威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

悔審禮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孰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勢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誕譎其義恢誕

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循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耻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懸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

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

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任賢能則政道邕睦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禀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必不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

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縫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恩謂周旋來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又天聽雖聰不敢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棊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私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漆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成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

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熒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

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忠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建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與生於己、之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

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表宏並有疑難、坦之摽章擿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摽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弟虔之禕之子愷愉國寶恍、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造卽色論、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

王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畧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沙門高士原自有別、此猶弄至論耳、是塵垢囊口、果報）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賦顏帢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旣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沃之、

沙礫在後

毀居攝詔足當大任其廢莊論報安書公謙論卓然名教似勝太傅矣

按謝太傅道文度見之乃不使人欣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謝車騎初見文度亦曰見文度雖瀟灑相遇其復悠悠竟夕

不必有其事但自所要一矣

王虔之

王虔之、字文將、小字阿智、辟州別駕不就、惡乃不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啟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王禕之

王禕之、字文邵、小字僧恩、少知名、常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王愷王愉

王愷字茂仁、王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於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王國寶

王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宦庾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酸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

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恣、不遵法度、起齋伴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恐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

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誠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尅、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牣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

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初王忱爲荊州、及忱死、朝論或云、以國寶代之、國寶王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王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耶、

此直細人不如處仲尚有豪意

王忱

王忱、字元達、小字佛大、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甯朝日見客、伏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曰、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悉爲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

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按符朗降謝玄用爲散騎常侍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否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王綏

王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岫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太原正派卷之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慧龍

王慧龍、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徵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因將之過江、爲津人所疑、彬稱爲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

前治中習辟强、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强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士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尅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荆州、衆遂不果、羅修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奔姚興、其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虯鼻、江東謂之虯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眞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興、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成贊其

族、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弁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冠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

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潰、頓、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龐、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

想、不、足、介、意、也、義、隆、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僞、爲、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眞、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驊、曰、吾、羇、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壇、場、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殁、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驊、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

王寶興

王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自出爲親、及婚、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渡河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別駕、衆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

王瓊

王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之譽、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乘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就褫之、崇亦不恨、領軍元義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謂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

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辛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幷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王遵業

王遵業、瓊長子也、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

俊、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游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爾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幷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子松年、

王松年

王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邵、

王邵

王邵、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楊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問邵、邵具論所出、取書檢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邵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

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卻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

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盤、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太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亦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死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腳、李盛捧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寔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

彭亦卒、煬帝嗣位、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記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戎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於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啖、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

專國如此

諸侯迂腐百態俱盡太原之胄風斯下矣

王廣業

王廣業、遵業弟也、性沉雅、涉歷書傳、卒於大中大夫、子又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太中正、

太原正泯卷之四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柔

王柔、字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王沉

王沉、字處道、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棧、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宜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

逆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褚君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君議、沉深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閒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位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名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使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泰始二年薨、謚曰元子、浚嗣、

與弒高貴鄉公其餘不足觀也矣

王浚

王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常侍郎、元康初、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於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於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

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令從一道、演與浚欲合

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露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旗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王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黥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

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鴦從弟未柸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未柸遂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未柸、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篋、贖未柸、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於琨、浚患之、遂

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畧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於浚、浚日以强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怒之、出矩爲魏郡守、時童謠曰、十冀五冀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尸、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

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弱衰、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己、勒遂僞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尅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田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

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賑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太原有浚猶琅琊之有敦、然敦尤豪舉、浚直克殘獨夫耳

太原支派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嶠

王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侯、嶠少有風尚、弁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徭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叅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叅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

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大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王元規

王元規、字正範、祖道實、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在臨海郡、時年十二、郡上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

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

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于秦王府東閤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

好風格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諸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城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詔常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尅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尅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兵稱職特

加勞勉、後上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至、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敞而卒、時年六十八、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

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累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此疽不可少

王叡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叡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公、謚曰靖、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

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大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承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封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

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珎玩綃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闇宦、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爲治之要、其畧有五、一者慎刑罰、三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間絕、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夫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脩禍業、禁淫祀、願聽政餘暇、賜垂覽、祭使子囊之誡、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尋薨、時年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爲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爲之讚、京都士女、語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冲兄子延賓、次女又適趙國李敻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畧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大華殿、寢其女於別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

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子[illegible]、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權爲中散、仍總中部、敞薨、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

十七年、輿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免、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質、子忻襲爵爲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謚曰穆、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縣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子希雲舉秀才、早亡、誕弟疏、字永典、司空城局參軍、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疏弟永業司空參軍事、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秘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椿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正光中元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

將作大匠、椿以疾固辭、孝昌中爾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真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

末秩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椿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覩損、親類歎尚之、爾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子暄子爲後、叔弟諶、字厚誠、爲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爲侯、遷太常卿、出爲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還除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侍、自太和初、與李沖等奏決庶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爲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襲、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穆弟綽、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爲北道行臺郎中、爾朱榮代天穆爲大行臺、仍爲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興和中卒、綽弟奭、司徒中兵參軍、諶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

龍驤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恭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爲伯、除員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期慰喻、戍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貞、無子、以從子伯豫爲後、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爲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賜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亮子洪壽早卒、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爲伯、卒無子、洪壽弟嶷、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一卒、子夷、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而卒、

太原支派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濛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侯、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俸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不脩小潔而以清約

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弗用、仗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亟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黔清穆之風以允咎、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謗、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柶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嘗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蘊、

王脩

王脩、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衆年十二作賢全論深以示劉悛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卿同中郎、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後風而亦不以事也

王蘊

王蘊、字叔仁、小字阿興、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賑卹、王導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餓殍、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蘊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有貴權於事不事、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

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藴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鎭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藴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路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藴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藴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藴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長子華早卒、次恭、恭弟奕、字季明、疆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奕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奕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奕爲小子、奕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奕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奕爲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世稱荀子秀出、阿與清和、王文開又生如此孫

王恭

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

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君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

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寔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屈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

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

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巳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煽逆、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諸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

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

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赴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尅、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復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强、强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而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于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爲湖執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者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

曰忠簡、奐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哲慢戲之流、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恭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孝武問王奐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雖不令終執誼無愧

太原別派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譖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言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

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內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

大將軍何進、大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

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法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

點來論非

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劒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

故是投孟就權之概

潛使王宏若宋襄公不知長大計也

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殷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

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

好大節志立功竟曲計以圖卓惜乎不狥權宜

自取殞滅吾猶以爲公未可與權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愆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沉審有意畧、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即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

青衣小兒白復猛炬導仲德

言國可師

因至姑熟投桓玄、知其不足以濟大事、元怨果勁有計畧、武帝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目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起、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並欲遷都、

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袄寇豕突、特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婦、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道者、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戍、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宗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加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然、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弘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渡河、虎

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泝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

子、壇、每、祭、必、祠、之、于、正、循、嗣、爲、家、僅、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兩諫遷都大有幹識

王玄謨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縣竺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清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裴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

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長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十遍、明旦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碻磝

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謨書曰、間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

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中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蟾、劉秀之儉悋、常呼爲老怪、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

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倫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膳粟漿克夏飡鮑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曰王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

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頃之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續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叛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

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揩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敲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做朝廷臣輒已

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棺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無或以告玄象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鏦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懋東莞太守玄載

仕宋位益州刺史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人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苟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悅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一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萬俟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欲與隨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脩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錦扇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搏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歛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心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搏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陪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

驛召思政、將鎮成皐、未至而班師、彼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壘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欵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

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授、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大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櫬、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旄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弥意以爲開、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

土山夜中矢而斃禽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

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卒無有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出征後家人種桑果蔬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

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扳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爲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荆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後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邦封西安縣侯邦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武城未除匠師中大夫轉戰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可稱忠能

王軌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累頻有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即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并鄴、

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擊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畧、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撻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

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

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持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中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强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

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無罪被戮、良可惋惜、然賀若弼謂國之儲副、豈易爲言、其識更遠矣、

太原別派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鼎仲弓甫纂校

王神念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橫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鶯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

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于僧辯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畧稱、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

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懼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於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荊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尅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

兵刃又强。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畧、登即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

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齊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鏁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地、鏁於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於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並會僧辯於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荆州、乃使魏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於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息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

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於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穩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茨、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兎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部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爨、礌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蝦蟇車填壍、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

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遥、率樓船暗渡、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畧、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衆、僧辯於是發自江

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光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兇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强弩、陵蹴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斬趾、不歷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葬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寢戚、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絕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刃、極俎既屠、且餘豈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嘗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圖、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正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戮、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鵝舫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於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

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南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褘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于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

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冦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是役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涂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

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侯衞南征僧辯因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

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壟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

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於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與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還江陵齊王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

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於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詔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濮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辯下獄夫人流涕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往請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厲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既薨頒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西魏相

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王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敷千里者乎此孫臏尅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即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令上黨王高渙扶送貞陽將屆壽陽、貞陽乃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定君臣之禮、貞陽既踐僞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黨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於建康、是日僧辯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頠、遽走出閤、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執、長子頵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頵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頵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頵隨王琳入齊、爲景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既平淮南、執琳殺之、頵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絶、頵弟頌、

前後用兵頗見機畧、獨其受脇齊師傍立支庶樹國之道既齡謀身之計不足爲可惜耳

王頒

王頒字景彥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遇元帝爲荆師所陷頒因入關間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寄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雠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顙盡流血答之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鍤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骨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恒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猶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頡

力戰被創剖棺吞骨而孝乃至自縛歸罪却賞讓爵而孝乃與堪與瑯琊太保公並美千古

王頴

王頴、字景文、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顗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頴所爲。而頴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蓋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

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頴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頴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頴之計也。頴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頴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頴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頴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二十不知書而後乃成文士。今少年美資忽忽自廢。真可愧死。

王茂

王茂、字休遠、大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駁畧究其大旨、性沉隱、不妄交游、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爲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州、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於漢川、郢魯既平、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宜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武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

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以元勳、高祖賜以鐘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子貞秀嗣、

王慶

王慶、字興慶、太原邢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開悟、有才畧、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爲典籤、慶恆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薦爲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母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

喪者、皆務而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王則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木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王、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爾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以前後勳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匠、毀以鑄錢、干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川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謚烈懿、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執攻建業、不尅死焉、

王雄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嵩、以雄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孝武西遷、封臨貞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出爲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甚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大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字敕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爲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劍、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柱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翕、景孱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呂玠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密遣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惎虔之反已也、並令守城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惎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

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悲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悲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衆並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陽夏世家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亨甫纂校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

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棗除名、於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于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常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常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

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綆、斷視之、鹿也、毒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勑、惟嘆謝長史可與言都不聆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一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

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衆、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衆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麁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衆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鼎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

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毒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

不激不隨免於敦禍妙哉居身可否間

按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謝尚

謝尚字仁祖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北之王戎常呼

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成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鴟鴞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着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誕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遺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衆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

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悚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華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合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耶。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

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衆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造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也來、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見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邀新亭、濛欲招尚、惔以問惔曰、尚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誠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前尚即回軒、爲其率如此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桓大司馬亦嘗聽謝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

陽夏世家卷之二

石封及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黎仲弓甫纂校

謝奕

謝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醉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曰老翁可念、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黃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五子皋、淵、靖、玄、康、皋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奕從兄尚無子、以康襲爵、早卒、靖以子肅嗣、又無子、靖子虔、以子靈祐嗣、尚後、

若與王坦之同事必不倒執手板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楊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澗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嘗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常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嗷嗷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

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從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郡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於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及幽州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

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議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

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

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恭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儆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嵩權而姦諂、頗有田舍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巡于西池、獻鴞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荒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

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

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盧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

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古人重知己如此）而去、安有二子、瑗、琰、瑗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

按異苑、謝安於后府接賓、劉夫人見狗斷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夫人具說之、謝容色無異、是月薨、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謝公見桓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後、

謝萬就太傅乞棗、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

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郗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郗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郗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讙、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

（時賢表謝小傳曰、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按博物志曰遠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故以出處爲風）

安然無異、

北語有可為不可遊手曲可來百之不可忘也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筑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

綿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是創強氏蒐爾民實三吳顧加撫綏王其里俗其中時有山湖通邊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乳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爾所愛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慙色

使人都見其處並歎其美後人於池邊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董賢貨致羅子真生兒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發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玄對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眄、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太傅可稱靜遠畢竟江左第一孫承公亦嘗稱其清于無奕淵于林道

陳逵字林道

按王子敬嘗語謝公曰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正自調暢

附謝安妻劉氏

劉氏、沛國劉耽女、劉惔妹也、性忌、不使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闕、唯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卽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又嘗幃諸婢、使在前作妓、令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夫人在壁後聽、具聞其語、謝公明日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謝萬

謝萬、字萬石、才器儁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耀、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敎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着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曉、令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過、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

遂出真獨遊靜人未嘗知故有城令之言

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昙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畧、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二子、曜密、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渟渟著納而不流、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說婦翁癡正自寫照、王右軍稱其在林澤中爲自適、上亦善窺其微

謝石

謝石、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勲封興平縣伯、淮淝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玄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宰之、而成於玄、玄時實爲都督焉、還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於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調胄子、頒下州郡、普脩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

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稱既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兩腳、蔡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歇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兩、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

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沖、以子明慧嗣、爲孫恩所害、明慧從兄翰、復以子嵩嗣、宋受禪國除、

既有大勲何云無他才望

陽夏世家卷之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頴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

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强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衆援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及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

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于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逵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

劉牢之攻破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

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

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單、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駞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取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泻、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泻、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

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龔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苛之、丕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春遠、伐申凱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

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就道疾篤、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前後表疏十餘上、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與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瑛、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案晉陽秋曰玄識府真正有經國之才器）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

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其才似在太傅之右

謝靈運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琊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康

樂也、累遷秘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北征賦、後爲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衍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搖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

（按靈運詩造語虛靈五言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

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好戴曲柄笠、孔淳之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情、謝答曰、將無畏影者未能忘懷、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信宿之間、士庶皆徧、名

（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

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秘閣書籍、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

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

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崿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搆仇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

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迫討擒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泰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擒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

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一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豬公理既迫、霍生命亦隕、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鳳子超宗、

放浪不羈固是才士之常、乃不自檢惜、橫屍都市惜哉

按錢塘杜明師夢東南有人來入其室、其夕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爲子孫難得、送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曰客兒、治奉道之靖室也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擬、蓋俗之量、必忿常均之下、其狀寔運似之

謝超宗

謝超宗、隨父竄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爲尚書

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亟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有司所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聞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

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詣、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爲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啟之、上積憚超宗輕慢、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左丞王逡之奏彖輕文畧奏、捷法容非、請免

象所居官、詔象匿情欺罔、愛朋罔主、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偕首、詔徙越嶲、行至蠡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悰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才卿弟幾卿、

超宗以口舌殺身可惜可惜

謝幾卿

謝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太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啟求行、擢

爲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座、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鐸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後爲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事多忤、有乖己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

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臥、傍若無人、又嘗於閤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蓀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蓀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幾卿大概宗康樂

謝道韞

謝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王凝之之妻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議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中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

害濤自爾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裙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荆土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一箇王凝之抹殺殆盡趣絕

陽夏世家卷之四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朗

謝朗、字長度、父據、字玄道、小字虎子、據嘗上屋薰鼠、朗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凝入有作此者、戲笑之、太傅因其言次語曰、世人以此謗虎子、亦言我共作此、朗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及據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于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于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座客曰、家嫂情詞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

謝重

謝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於時明月夜、爭道子歡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謂曰、卿居心不爭、乃復强欲泮穢太清邪、時道子居東府、客館俱是版屋、景重請東府賓客滿座、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欲西戎其屋、按秦詩敍曰襄公傷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景重女月鏡邁王孝伯子情之二門公甚相愛美、及孝伯敗後、道子謂景重曰、王恭異謀、云是卿爲其計、景重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道子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時桓玄義興還後、見王道子、道子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桓玄伏不得起、景重舉板答曰、溫來欲作賊、如何

謝晦

謝晦、字宣明、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劫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

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成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所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

城王義康、新亭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曄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聞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止理、

見事不早

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欲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就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發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土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爲司馬、轉登之爲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曄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內問、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數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

滎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介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珠進、王華猜忌恐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移檄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强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

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始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王沈徵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携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遠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

宣明寔無罪、弟抗表興師、義難自全、以方德祖亦定評矣

謝瞻

謝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遠、遠自楚臺祕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過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此論亦精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遜絕、瞻歎咨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文祖位不過二千石

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
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
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
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
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
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
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
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婿
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

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
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靈運父瑒
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
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
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
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
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靜密可師

謝晌

謝晌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晌晨昏溫清
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晌倦躬自執勞
母爲疾畏驚一家尊卑感晌至性咸納履行屏氣
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陽夏世家卷之五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裕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史、景仁幼爲從祖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惟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作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王士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

鄴、景仁與有僚同、見武帝曰、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帝、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行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覘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敕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浴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中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恂字泰溫、位

鄱陽太守恂子孺子

臣事桓玄餘不足覩矣

謝孺子

謝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音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主簿出爲廬江郡辭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璟子微

謝微

謝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獻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共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郎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謝純

謝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將軍長史南平相、及王愉惡裴毅、毅時病、使史問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爲人所殺、純弟虓、字景虓、位司徒右長史、虓弟逮、

謝述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來、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爲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尚而憎

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命尚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風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餐、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親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廼獲焉、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風誠、自將曲恕、吾所啟謬會、故待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

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朓、

事兄事王雅有至性

謝朓

謝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朓尤被賞愛、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啟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餞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咽、況乃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蓬、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裹采一介、投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奐闕戎府、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淮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浙、予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不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放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敕讓、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敕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

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讓俊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

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并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遥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思明帝、不肯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仰以祏等謀告左典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君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常輕祏爲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後祏及弟

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常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愁小選、但恨不刑於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華、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叙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叙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肯、歎恨爲書狀如詩、贈王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

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

惜哉死非其罪、即告敬則亦大義滅親、天道不應如是

陽夏世家卷之六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琰

謝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侄護軍澹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秘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符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屆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尋遭

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遣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葬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定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輜軿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

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騂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尼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都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撫綏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

孫恩奔衂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浙、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虞太守張虔、頓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

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剖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畢竟有裘馬氣

琰今爲神鄱陽之戰曾以陰兵助陣今江淮間所奉金龍大王是也

謝混

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死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趣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

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患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兇劉毅誅、罷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並不見住處但王珣謝晦口語便覺挹之不盡

此等小傳與范蔚宗黃憲傳一律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肅

肅如寒風振松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月

謝澹

謝澹、字景恒、祖安、父瑤、爲琅邪王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敞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爲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元祿勳、

謝貞

謝貞、字元正、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蘭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畧通五

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大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集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

作、後主因勑舍人施文憂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啟固辭、勑報曰、省啟具懷、雖知哀煢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

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罹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勑賻米一百斛布三十疋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啟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勑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

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頻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蹈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頑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弃之草野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爲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小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牲設香水盛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文集值兵亂多不存

哀哉才士卒以孝死遺疏更有達人之致

陽夏世家卷之七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方甫纂校

謝密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恩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恩曰此兒深中風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

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乘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問而驚歎謂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暐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有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賢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辨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暐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奬勵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逼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

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頴達且沉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徹質膺誡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宜轡鮮不顛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勉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

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不見幾）、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與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琊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

及文帝即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愛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他語亂之、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忠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童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

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叡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湜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綦毋恭、友人西南恭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舁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泌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非定是謝宗弟一混云無間可稱骨肉知已

謝莊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稱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弑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爲拒而觀釁、有足表强、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玄護爲雙聲、皦礪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於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秘璧之貴、隆陶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與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百進選之軌、既隱中代、登造之律、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庶八濟俗、匪更恣濫、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澤愚之所育、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周遺賢、野無滯畜、其可得乎、昔公

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私親疎嗣。祁奚豈諂讐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而坐之虢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龜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收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蒞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鑾。寵今蒞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樵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蒞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

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惛。爲此不復得[illegible]。脩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閤。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部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顗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爲虛。須璽詔乃開

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効邳君章邪對曰臣聞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誄趙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立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五子颺朏顗褆渝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不直文辭敏妙兼有經濟

謝朏

謝朏、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熟、敕莊携朏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謁粲、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常敕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其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欽屬、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帝即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畢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爲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爲吳興太守、明帝謙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滅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潘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不理常務、每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床帳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盧江何徹、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徹、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追遣、會梁武帝

起兵及建業平徵朏徹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朏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徹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於何徹徹欲獨高其節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舟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公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歲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靖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謐位司徒右長史坐殺中廢黜爲東陽內

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宋人有題劉寵祠者曰近來仕路多機巧也學劉君揀大錢足與斯言前後映發

不解璽綬大義凜然雖有小瑕大瑜不掩

謝哲

謝哲、字頴豫、父譙、朏父子也、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衆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爲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秘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爲徐州刺史、表哲爲長史、荆州陷、高祖使哲奉表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徵爲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敬帝即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爲中書令、世祖嗣位、爲太子詹事、出爲明威將軍、衡陽内史、秩中二千石、遷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即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爲錄尚書、引爲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謝顥

謝顥、字仁悠、朏弟也、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石頭、遂自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蕭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宥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顥弟淪、

謝淪

謝淪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淪衆止問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涸千日、悛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淪、淪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

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淪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已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淪共載、欲相撫悅、淪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淪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爲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啟公事稽晚、淪輒代朏爲啟、上知非朏手迹、彼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朏爲吳興、淪於征虜渚送別、朏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淪建武之朝、專以長酬爲事、與劉瑱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淪撰碑文、淪二子覽、衆、與不奉璽綬同一家風

謝覽

謝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拜自徐背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覽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嘗侍坐、受勅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令肯帝賜詩云、奕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爲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後拜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曄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曄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曄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刼、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淪、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逡、卒於官、贈中書令、

謝舉

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爲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爲邵明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在於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淪兄覽、並逕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徹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贈之、以況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在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入爲侍中太

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淪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因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敕輙賜假并勅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於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拾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斤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賽兒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舉汪淨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嘏舉兄子僑

謝嘏

謝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位梁爲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還至臨川爲周迪所留後又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請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仙位尚書僕射

謝僑

謝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亦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禕、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

弘微家世大都方直有風格

陽夏世家卷之八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方甫纂校

謝邈

謝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愎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宜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部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言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不肯北面無愧高門

謝方明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父沖、字元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郡縣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賺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戹、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在室未嘗有倦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鄰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及廓在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轉爲中軍長史、尋出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至、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代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

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潤畧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刑久繫之獄前後征代每兵運不克悉備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彼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人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官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子惠連惠宣

大有古誼

謝惠連

謝惠連年十歲能爲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遊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壍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王謝世家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韓昌箕撰昌箕字仲弓烏程人是書成於天啟壬戌考南朝王謝二家人物各爲之傳冠以譜系圖及同名考王氏分四派一曰瑯琊凡十四卷二曰太原正派凡四卷三曰太原支派凡二卷四曰太原別派凡二卷謝氏則惟陽夏一派皆止於六朝唐以後不預焉

昭代名臣志鈔二十四卷

（原缺卷五至卷八）

〔明〕吴孝章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臣志鈔二十四卷》提要

刃難割則又何也豈風會之末雖有高賢原難措手抑先後今古之際人自不相及耶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平子逖覽先哲感憤時流擊檝未能聞雞空舞於是芟繁

取畧手鈔是編而余爲之叙叙曰胡氛塞宇日月長霾龍戰十九天地爲開爰有虎臣中山開平帶礪奕世白馬是盟志武寧忠武二王第一青田帷幄奇毋六出魚水之歡

原缺第一葉

晚以嫌謫丞相轉餉彷彿鄧
侯權寄稍溢老公曷求志劉
李兩太師第二矯矯桓桓受
胙寵嘉或託肺腑或任爪牙
策勛方面僇力兜鍪黥彭之
侶絳灌之儔志李沐鄧湯四

王宋潁俞廖四公第三第四
投戈講藝沛江首闢其所撰
著卓然典策如宋如陶詞取
明白雍容侍從餘子役役志
宋文憲諸公第五時經革除
戰血玄黃甘死孺子而抗

文皇吠非其主誰則爲堯忠魂
烈烈悲風飂飂志遜國諸賢
第六龍飛北平從以風雨張
朱外捍恭靖內主蹇夏同心
通軌合矩次及胡解爲時綏
黼志靖難諸公第七

仁　宣之際則有三楊密勿謨
謀際會非常石首守文泰和
勛勩建安尚通劑員易方志
三楊第八歷朝啓沃房謀杜
斷燮理軍國分郵宵旰爰開
門戶至若氷炭中書政本判

作理亂志輔臣第九第十土
木蒙塵廷議方囂誰驅胡擁
景而九廟不搖東南反相疾若
風颯誰一旅勤王而吳濞遂
梟志于忠肅王文成第十一
三伯文臣策勛凌煙其寻其

奪幸否則天或給轉漕或効
行間定襄文襄往往稱焉志
靖遠興濟威寧暨諸武臣漕
臣第十二至十四三原嶽嶽
立朝正色鈞陽强毅勝以才
力華容法守仁心爲質吁咈

都俞遥聞造膝志王端毅馬
端肅劉忠宣第十五方鎮如
虎部院如龍解理根節汛掃
邊烽皐皮論道講席屢重居
敬主一别派分宗志經濟理
學諸公第十六至十九殉國

骨粉血紅殷玉階碎首披逆
鱗手揮暮夜釜生塵文彩葩
發筆化鈞至性介獨敦天倫
膏流蔀屋藹陽春志忠諫清
節獨行文苑循吏第二十至
二十四是前諸公皆生應昌

期出贊皇運存爲世幹殉照
來茲而平子以方寸之牘盡
寫瑰琰之藏贍不浮質不俚
有體有要可法可傳其用意
良亦苦矣或謂家乘汗牛國
史充棟名山之副應不勝書

是編千伯什一掛漏曷免余
謂不然馬史羅網千秋然漢
興以來三傑之外其人有幾
班椽增其未備亦復寥寥夫
代不數人人不數事舉其大
都小者可略如必諛墓點鬼

安稱信史將無買菜而求益
耶平子聊以千伯什一備遺
忘庶幾爲高山之仰而已矣
是編肇自
孝陵迄於
世

穆
神廟以來別有續鈔俟之論定
天啓癸亥歲七月朔廣東布
政使司左布政使檇李吳中
偉書于經濟堂

吳中偉 印

屬史江平後監刻

昭代名臣志鈔目錄

卷之一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達附子揮祖　定國公增壽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遇春附子鄭國公茂
卷之二
太師劉文成公基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善長
卷之三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文忠附子景隆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英附子黔國公昂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愈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和
卷之四
宋國馮公勝
潁國傅公友德附涼國公藍玉
德慶侯廖公永忠
虢國俞忠烈公通海
卷之五
學士浦江宋文憲公濂
姑孰郡公當塗陶公安
御史中丞章公溢
祭酒宋文恪公訥
祭酒陶公凱
尚書詹公同
卷之六
文學博士方公孝儒附魏典史澤
兵部尚書鐵公鉉
兵部尚書齊公泰
太常卿黃公子澄
御史大夫練公子寧
編修程公濟
戶部侍郎卓公敬
參軍斷事高公巍
給事中黃公鉞附楊福
御史尹公昌隆
雪庵和尚附杜景賢

河西傭附莊浪曾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太監吳公亮
卷之七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河間張忠武王玉
東平朱武烈王能附共國公俞福 子平陰王勇

定興張忠烈王輔
太師蹇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濙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縉
卷之八
太師楊文貞公士奇
太師楊文敏公榮
太師楊文定公溥

卷之九
太師李文達公賢
太常卿文肅公正
太師彭文憲公時
太師劉文靖公健
太師李文正公東陽
卷之十
太師楊文忠公廷和
太師梁文康公儲

太師楊文襄公一清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太師徐文貞公階
卷之十一
太傅于忠肅公謙附后亨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附楊鑑
卷之十二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太傅咸寧伯王襄敏公越
卷之十三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咸寧侯仇公鉞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戚公繼光
卷之十四
尚書周文襄公忱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都督同知萬公表
卷之十五
太師王端毅公恕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太子太保劉忠宣公大夏
卷之十六
太保王忠肅公翺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畴
太子太保李襄敏公秉
尚書王莊毅公竑
都御史黃公綬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少保倪文毅公岳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傅韓忠定公文
尚書鄭端簡公曉
尚書王公世貞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卷之十七
太子太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陸完 陳九畴 彭澤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都御史馬公昊
卷之十八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附陶布政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廷瓚 附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卷之十九
侍郎薛文清公瑄
學君吳公與弼
翰林檢討陳公獻章 附陳真晟 胡居仁
尚書湛公若水
心齋王公艮 附子襞
卷之二十
義烏王忠文公禕 附吳雲
尚書孫忠烈公燧

尚書許忠節公逵
學士劉忠愍公球
尚書章忠毅公綸
大理寺丞鐘恭愍公同
尚書廖恭敏公莊
按察司楊公瑄 附子源
吏目鄒公智
大理少卿黃公章
修撰訒公芬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繼盛
光祿少卿沈公鍊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瑞
卷之二十一
侍郎李文忠公時勉
祭酒陳公敬宗
都御史顧公佐
少保林莊敏公聰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子太保彭惠安公韶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張聚
給事張公寧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潘恒 胡拱辰 王奇 孫需 李嵩 朱寀 顧潛 陶琰
御史陳公茂烈
太子太保傅文毅公珪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按察副使邵公清

卷之二十二
姚公伯萃
王公原
歸公鉞 附族子繡
崔孝童鑑
員外郎杜公環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鄭士利
王孝子世民

義僕阿寄
卷之二十三
詹事曾公棨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考功郎中薛公蕙
山人孫公一元

卷之二十四
知府方公克勤
知州吳公履
知府陳公灌
知府況公鍾
知府徐公咸
主事唐公侃
知府徐公九經

昭代名臣志鈔卷一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達附子輝祖贈定國公增壽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沉雄有智略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 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伏劍往從 太祖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 帝大悅授鎮撫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皆有功賊

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鬨 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公我亦歸而孫帥 帝始得脫達尋亦得脫會滁陽王死 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遂大破蠻子海牙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埜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 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僇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尋爲將矣置淮與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 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

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既交均用以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雪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與常遇春夾攻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守臣楊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縣別道下堂

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國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　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　帝念不及援達遣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艨艟數百遂復池州捷聞　帝大悅謂微達何以抒我內顧憂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

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於青山復破斬郭參政于潛山達還填池州

帝諜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援使使語達友諒且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謀盡戮之達不可以狀聞　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坑其十之九　上不懌命悉縱其三百人歸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尋從　帝取江州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友達擊斬宗等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

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出時友諒兵盛帆擣後先不見際　帝謂左右即不利柰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中約東嚴斥堠鎮靜若無外兵師還即　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復從平武昌率

兵討左君弼取廬州復率兵狥友諒諸屬城湖湘悉平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狥士誠淮東郡邑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破士誠兵解宜興圍復移兵會克高郵與常遇春攻淮安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棄徐宿二州來歸復進師取安豐元丞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　帝乃與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

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
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白
面書生易與也臣奉　上威德以大兵蹙之當自潰
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
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禍於龍江進達等論
以毋虜掠毋殺傷毋發丘墳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
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閶闔之外塚
毋掘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　上曰
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蔽我頓兵堅城不

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
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等分道出戰達
亦分兵應之而別遣驍將以長槍軍扼其歸遂圍其
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進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
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以待而士誠亦自以兵來援
達逆戰擊走之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鹵其
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克吳興遂下吳
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
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葑門分

兵營婁齊閶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屋等
別築臺三丈瞰城中纖悉皆見中設火筒叅連中又
設襄陽礮礮風着人皆死尋使使之建康請事　帝
賜璽書勞之曰將軍天性忠義沈毅有謀今事事專
命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
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間平江城堅難
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將楊茂
善泅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
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與人

城共第士信張茶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飛
礮碎其首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乏督兵急攻破
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士誠拒門自縊又乃蘇檻
送建康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
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
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穀互市
如故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爲右丞相
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屠主以臨天
下　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

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塵野牧野而元都下矣哉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　上英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偽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并不健鬬然能持重有紀律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閫外之寄汝實專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旣復叛達急攻下沂州傳宣其子信走　帝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

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狗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社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　帝卽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走之守將岡公李克奏所克奏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爲我悉歷下援公能與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克奏乃夜開門北走遂入其城由中瀆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魯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俘獲無筭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

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及諸將等狗降諸州遂西克潼關　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　上置酒勞之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偪奪遠竄元都一窖中孤豚耳誰與爲鬬指者臣不佞使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澌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同守疆

圍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狥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充衛輝、取彰德、廣平、大將軍駐臨青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游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跳踰五日達進師至齊化門填濠登城坐門樓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等僇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承制立燕山六衛守禦北平略保定、河間、真定度太行取澤潞進圖太原時擴廓帖木兒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引輕騎徑進擴廓還

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於戰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也達善之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二童子扶書侍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跣一足乘騾馬以十八人走大同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逐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徵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迎降克同州趣鹿臺時奉元為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宿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受其降撫慰之以奉元為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先取慶陽從隴西攻臨洮便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威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遂決策度隴克秦州至鞏昌遣副將軍馮宗異以驍騎逼

臨洮思齊不戰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皆捕誅我乃僅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被傷走達趨至涇陽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扼其出入慶陽援路絕進逼西門其下開門納我兵良臣自投井引出斬之陝西悉平　詔達還　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蘭州敗我援師

時左副將軍遇春卒　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道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至定西擴廓退屯軍道峴達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山東下潛劫東南壘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定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達械送京師而斬其部下數人以狗餘衆皆脫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鄂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索駞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　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壘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以破平擴廓乃使鄧將

軍脅降西蕃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襲破應昌盡得元嗣主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　詔振旅還京既至　帝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世券賚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以給北平軍府之用十二月受　詔還京師　帝御武樓謂達曰擴廓遊覘尚

出沒柰何、達請曰、亟發、兵坑、竪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擴廓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欲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同舉自保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

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凉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駞故賞不行而　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塡北平歲行盡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安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舁卧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　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里曰大功達長女尚　燕王王　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

鎮時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徼功啟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　王舅與　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召歸疾益甚以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贈中山王謚武寧　帝自爲神道碑文而手書之於石且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

人而已自達薨　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凉國公藍玉而潁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脤亦數然上待之不能如達侑享　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子四輝祖添福增壽膺緒輝祖初名允恭　太祖賜名輝祖洪武二十一年嗣公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屢有功　文皇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

通給中山王歿後祿增壽素通款于北平、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皆輝祖甥、輝祖客奏　帝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　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附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弇州外史曰、　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實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筴勝、即古名世之佐、遇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尚配　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夫豈偶哉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遇春　附子鄭國公茂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克獲、而歸、以是爲衆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鹵略、毋

遠志屬　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李數十來歸、從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刃蝟集、莫敢先登、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授總管府先鋒、進爲總管、上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會青軍叛、與吳合、而圍達於牛塘、遇春力戰解圍、大破士誠、復爲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池州、論功、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明年、從　上取婺州、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攻降衢州、進僉樞密院事、庚子、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從拔安慶、趙普勝水寨、漢

人聲拔安慶、遇春曰、必攻池州、賊誤我留廬、翦守城、出銳士伏九華山、大破陳友諒之衆、又收友諒於都城之龍灣、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歛、辛丑進行省叅知政事、復從、上取安慶、破江州、還守龍灣、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遇春軍援之、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斬池州之叛卒、羅友賢、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瑩、右丞徐達、與遇春、瑩最爲宿舊、且善戰、旣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

伏甲置酒邀、上飲而刼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宥瑩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瑩酒、流涕而僇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珍已破城、殺福通、兵勢盛、而水陸連營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鬬、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逆擊破元將左君弼、遂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國兵來爭南昌、上乃趣達、遇春歸、遂從、上援南昌、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上舟遂膠淺、事且迫、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始稍稍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沙、力戰得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退保鞋山、時連戰三日、友諒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旣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

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若降、友諒迫以百艘突湖口圍、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失死、乃班師、飲至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子理於武昌、擒其丞相張必先、必先友諒騎將也、甲辰、陳理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別將兵略定臨江諸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豐、

悉下之丁未副大將軍徐達討張士誠舟師出太湖直趨湖州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出大全港入營於東阡復壓其背士信意出精兵搏戰輒敗又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皆降湖州下遂進圍平江路縛士誠藉其兵得二十五萬時　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以遇春功大欲尊之而善長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解　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　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　詔旣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進攻河

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檮禦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　上幸汴梁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以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三日辭復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徇太原擴廓帖木兒帥銳兵逆戰遇春夜劫之擴廓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二年取大同轉徇河東西度關下奉元路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寇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遇春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淸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宗王三人及平章禹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卒年

四十、喪至龍江、上親出奠、爲文哭之、叙其功甚詳、
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
禮、擇葬地鍾山之陰、仍驛書報大將軍、遣使會葬、特
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議同三司、上柱國、
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封子茂鄭國
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享 高帝廟庭、與祠功臣
廟、省次大將軍爲第二、遇春沈鷙果毅、撫士卒與同
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
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長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

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重之、無小間、唯
性稍好殺、而滿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
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每舉以勵
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弱
冠而封、其婦父爲宋國公馮勝、隸宋國公、北征納哈
出、勝遣藍王往受降、納哈出見王大喜、與飲酒、歡甚
納哈出酬王酒、王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
出不肯服、王持酒不肯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
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茂直前搏納哈出、大驚起
欲就馬、茂拔刀砍傷其臂、不得出、遂擒之、見勝而部
卒頗有驚潰者、勝故兒子畜茂、茂不受、爲設詞以應
至是勝上書、增飾其狀、以爲茂激變、械茂京師、茂亦
言勝陰事、 上乃奪勝大將軍印、罷朝請、而削茂爵
安置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
建文末以抗靖難師謫雲南、臨安憂死、弘治中錄其
孫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續封懷遠侯、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二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太師劉文成公基

劉公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後論御史

失職受臺評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日縱酒呼博嘗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爲掩耳遁去西蜀趙元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莫能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谷珍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官基言賊翁坊與兇首亂今不除乃厚撫之益

賊奸計非是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駁基擅作威福當斬鞫管紹興路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力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基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基令天下

擾擾以公才據括蒼并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方將浮海避公因畫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基曰吾平生忿方氏張氏刺促狐鼠乃身効之耶謝客去太祖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非人力也吾西湖言驗矣會 上使孫炎來聘基遂間道走金陵謁見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勢甚張 上欲發兵禦之計未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邇召基屏人

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芟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覆其衆時　上雖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座奉小明王、基怒罵不拜曰、何奉此牧豎者、爲因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號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晏而黑雲漸薄、同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噉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敵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遣子以洪都約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後掎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洪都下時、基以母喪告歸、會苗賊反、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徽州謀翻、城應賊、守將夏毅大懼、會基至、迎基入衆

即帖伏、基又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兵至、客定計悉誅諸叛將、治葬畢、因騰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觸生謂士誠客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

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祟之、取陳氏、士誠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之、大戰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而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策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口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基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基曰

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加僇基密奏宜下書罪己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

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彈之基言李蒓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且汝忠力足任此基頓首曰爲巨室者棟必大卽輕易棟而得小者寧

無爲室憂　上乃解

上嘗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福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基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于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投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賍之請基經其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訴基　上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不能無畫繡意建爲中都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敘基勳伐召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綬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予告歸里基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鹽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于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主之基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攝丞相事嘗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遂邑邑以至疾惟庸旣代廣洋爲右

丞相覘　上念基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也又爲書勸　上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

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思基言　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參政後封璉子爲誠意伯子世襲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遂停襲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九世孫指揮使瑜得嗣爲誠意伯與世券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善長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持文墨而以筴事稱里中推爲祭酒　高帝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問知爲里中長者遂留幕下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聽而中藉持牘者爲關通往往市權行怨使上下相疑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爲　上謀筴諸將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爲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羯羈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　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鬬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失鹿亂逐漢高帝起布衣器達大度知人善任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業視秦猶烈以故羣雄蝟奮土崩瓦解王公豪產去沛不遠與漢高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　上大稱善時　上鎮和陽屢破王子堯堅等將出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勿

保元謀知和陽兵少倍道來襲善長設伏敗之　上大悅曰孰謂而歷握筭者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破蠻子海牙長馳汎牛渚拔采石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逸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與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從克建康取鎮江先日　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廼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

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給兵餉進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裕民不爲困國用益饒善長請　上即帝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　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亡筭定官儀尚左改左相國充總裁官定律令善長復率羣臣勸進戊申正月　上即皇帝位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爲中書令　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聞何中書令也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

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宮制議官民喪服三司朝賀　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裁定命監修元史特大將軍達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獨知之三年大封功臣　上諭諸臣曰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功甚大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左丞相

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寃、傅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專平叅議李欽氷、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昶、汪廣洋、胡惟庸、昶、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　上始微厭之、四年引疾乞致仕、賜臨濠地墳佃戶、踰年病良已、命董建臨濠宮殿　上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子祺尚臨安公主、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尋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是年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　上不問、又踰月、特勑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惟庸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　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使出招兵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遥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寄貢船、挾詐害　上、而擄武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

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年善長已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軍士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徙遷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爲大臣災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

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鮫龍鐙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上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 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遂自經死佑伸

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蔗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曰竊見故太師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自剛不執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

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百戰而取天下之艱難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世絕宮汚未有保首領者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七十之餘年身蹈之也且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脫禍求全耳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而無故而厭福求禍則

猶不可解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夫殺人以應天象又豈上天之意哉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而猶復言之頻　陛下作戒於將來耳書奏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鄧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悆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　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暴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三

渤海吳華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閎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文忠附子景隆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初名保保父貞尚隴西長公主文忠生十二而母公主薨時淮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　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哭賜國姓而從　皇姪文正列讀書史習兵法　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下之戊戌攻下太平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恐士卒驕莫肯鬬因激怒衆盡焚其輜重進次淳安夜襲破賊營降其衆千餘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槎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取

浦江同僉員成率苗將蔣英劉鎮降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反金華賊殺叅政胡大海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亦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動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請少避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

誓師而誅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賊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丙午取桐廬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丁未杭帥潘原明遣方彝納款文忠引入卧内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封府庫籍兵餉執劉鎮蔣英出降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號軍中加祭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

上即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 上念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征行輒令守官省文忠既父子當服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遼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 詔移兵陝西會攻慶陽行次太原聞虜攻大同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

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是夜虜悉銳來掠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先以二營誘敵佯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廼選精兵爲左右翼自爲前鋒奮擊大破之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無算窮追至莽哥倉不見虜而還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

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平章祝真、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文忠進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達官、宋元玉璽金寶、玉册鈐圭、大圭、玉帶、玉斧、選精騎窮追、至紅羅山不及而還、捷聞、上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

東路、取和林、師至哈剌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駒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剌章蠻子悉衆渡河而嚴騎以待、文忠馬中矢、操短兵接戰、俄得李榮馬、復橫槊馳麾、諸兵殊死鬬、却之、逐北至驛海、虜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刼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大窘、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士馬賴以濟、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七年、總兵北伐、駐代縣、遣將分道出、捕虜俘其平章陳安禮等、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虜益遁遠、邊境無事、時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而文忠勸、上少誅傷、微忤旨、尋得疾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小字九江、皇太孫立、景隆以胤胤見親任、而

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靖難兵起、耿炳文敗績、乃命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送之、江滸、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多怏怏不肯爲之下、景隆驟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進營河間、文皇語諸將曰、李九江、豢養年少、未嘗習兵、見戰陣輒仆、五十萬是自坑也、景隆進薄北平、再戰鄭村壩、皆敗、匿不以聞、死者十餘萬、又戰於白溝河、復大敗、景隆奔濟南、

始　人主未知敗問以景隆權尚輕　特賜黃鉞金
鉦朱亨矢使者渡江風大作覆其舟復製以賜而景
隆敗問至矣　召還既陛見黃子澄執景隆於朝班
慟哭請誅以謝天下　人主莫能問也　燕兵渡江
景隆密輸欵開金川門未迎改號奉天靖難增祿歲
一千石修　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
典華景隆猶以班首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
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斬我而今以降虜踞
我上其又明年羣臣廷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

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乃　下詔削景隆勳
階官號絕朝請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羣臣復言
景隆大不道因詔逮增枝與景隆同繫私第沒其家
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景隆竟
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以恩例聽自便嘉靖中繼六
王後封其曾孫襲爲臨淮侯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英附子黔國公晟

沐英鳳陽定遠人八歲父母亡　上養爲子賜國姓
出從征伐入侍　帷幄晝夜勤勵目無迕視　上心

器之年十八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
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招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
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擢鎮國將軍三
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
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受　上心膂托九年
命乘傳繇陝西巡行諸路事有不便者便宜更置明
年副寧河王愈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
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寧河王道卒英代
將其衆還　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
征西將軍降元萬戶迄失迤夷其部落平朶甘納兒
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
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窮盧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
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太師國公脫火
赤知院赤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
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塞掩四部卒渡驢朐河獲知
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頴川侯傅友德
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繇辰沅出羅思遂躪普安至白

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頻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遠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下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雲南郡邑悉平復與頻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叛夷復合圍雲南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　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南蠻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

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寧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馳下卽揮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　朝宴奉天殿初英留鎮之明年哭　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　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贈黔寧王謚昭靖俏享太廟長子泰嗣侯繼鎮雲南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嶲阿資刁千孟諸砦卒無子第晟嗣時岷王國雲南與晟交惡　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

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弒其君并戕我使者以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舉關隘賊散走造舟濟師分遣所部據澳泐寺沙舁舟夜出洮水步

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因收檜江仙倡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季犛狼狽走晟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進封黔國公還鎮雲南麓川思任發反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自率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內慚懼得疾至楚雄卒贈定遠王謚忠敬晟應變非所長其戰敗不利　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人

服晟父子威信號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盟而後啟曰此令吉也晟時奉獻不絕晟子祇嗣幼不能將其軍晟弟昂以都督代鎮祇十一年卒子琮嗣三十二年卒無子以昂玄孫昆嗣朝議以昆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昆遂嗣公傳至今不絕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愈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元末群盜起江淮父順與

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相拒戰是時愈年十六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 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 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攻下徽州元之苗軍揚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進逼婺源下之遂由昱嶺開攻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守饒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兼總各翼軍馬襲浮梁轉戰樂平擊敗蕭總管饒鳳邑皆下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撫州帥鄧克明僞降欲我愈訝得之率精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遂定撫州 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參政鎮之而命宗泰仍故官以所

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既從 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蹄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奔還建康上弗罪也會右丞達復洪都於是愈復副大都督文

正開府洪都明年陳友諒悉衆來圍號五十萬治戰
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
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　上來援大破
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從開平王
遇春平臨江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
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
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
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
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

卒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拜右御史大夫領臺事及
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伐將軍略定江淮未附
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隨州均房金商地悉平
洪武元年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
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覆其衆論功
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
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世券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
澧州等處溪洞蠻獠十年吐蕃諸部爲梗刼剽烏思
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汤英等窮追至

昆崙山斬鹵無筭師還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
河王謚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和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少年十餘
人仗劍從之隸麾下每出跳盪必當鋒還則殿後從
百夫長進千戶而是時　高帝以王壻寄腹腑請於
王與和共事遂從取洪山寨復從下滁州取和州當
是時諸將皆　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　帝三歲
顧謹執部曲禮　上甚悅從　上渡江下采石定太

平陳也先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別
將下溧水從平建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
帥略定金壇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
與張士誠接境時和頗好飲有酒過嘗白事於　上
不得請醉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據坐舍眷左顧則
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　上聞隱不發和亦大愧悔
遂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
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丞相士信超拜
平章政事乙巳取永新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

太湖、圍姑蘇、凡九閱月而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　東宮爲太子左諭德、討平方谷珍於温台、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又以征南將軍、攻下建寧、虜陳友定、同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蕩平秦隴、明年復從中山王、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時和與衛國公鄧愈俱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在其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而姑露其守常州時語、和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

師自夷陵入峽攻夏、夏發兵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復不決、而征虜副將軍、潁川侯友德自秦隴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之、夏主明昇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　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　上賞、責數和逗撓而始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徹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建宮闕分置曹署、數賜璽書慰勞、尋甓通州之外郭、徙鎮、彰德、甓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閈長者、竟封和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興兵、而和識其意、從容爲　上言臣老矣、不敢稱畫繡、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　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潁、涼、諸國公、徹侯、治第、皆極宏壯、既謂和日本數侵盜海上、我欲固我封

戍、卿雖老、強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陛辭、夫婦皆　賜璽書褒諭、時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　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　上幸其第、撫視惋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詔以安車入內殿、與酬宴而出賽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劇不能興　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叙里閈舊及艱難勞勩、和

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晚陵酒語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駢蕃之錫。諸勛舊不敢望焉。豈亦以綰角布衣之契故重耶。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怏怏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信公之謂矣。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四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宋國馮公勝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與凡國用皆驍勇饒智略、淮南兵大起、國用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自固。高帝略地至妙山、國用來謁、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據其城、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置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擐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上大破擒陳也先、赦也先、與盟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破海牙、兆先盡俘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即以

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國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紹興功最多屬疾卒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龍灣　上禦之戰於石灰山勝率宿衛士擣其中堅大破之遂復太平再從　上討友諒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遇春合兵下淮東攻克高郵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進圍蘇州破

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　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家勝領詹事北征取樂安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復西下華州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喻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　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克慶陽全陝平前是　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　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鎮撫關內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　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

定西大破王保保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狗略陽遂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予世券明年出鎮陝西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朶兒只

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駞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右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駞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還鎮陝西、改河南、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寇邊　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討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并子侯等皆從軍　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　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

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王以輕騎乘大雪掩之、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喇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喇吾頗爲述　上恩德、勸之降、猶豫未決、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虜主數招不聽、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遣使陽納款、覘我兵、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度不敵、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與飲酒歡甚、納哈出別酌所携酎醻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醻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故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告茂、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遂擁納哈出馳見勝、勝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訐勝過　上乃命

收大將軍印、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然　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　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潁國傳公友德　附涼國公藍玉

傳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絶一時、從大盜李喜、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躪躪轉剽

入蜀常爲軍鋒冠李晉敗歸明王珍王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　上舟師伐江州遂率所部來歸　上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　上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　上征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

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張士誠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焚其積聚　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自呂梁渡直趨擊之單騎奮槊刺其驍將韓乙墜馬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令卒臥槍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擒李二　上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迓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欽永揚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

就友德飲飲水等祿而酬　上怒皆黥之而諭友德曰若擐甲冑出百死一懽之固當彼豎儒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　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將可授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下清州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克元都從徇保定中山眞定皆下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

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以十八騎走復敗賀宗哲於石州逐竹貞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下慶陽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　上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

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不在巧遲友德疾馳之陝揚聲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直抵階州守將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怒力戰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戍守者見之

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戚壽大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太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　上曰顏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云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路出金蘭進略甘肅至灰沙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出鴈門西北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絕莫徙去軍還留鎮北平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黃河覆其灰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　上曰雲南遼僻取之當自永寧始先遣驍將引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拒我

審勢出奇取勝在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由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攻下普定遂進兵曲靖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表裏合擊遂擒達里麻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別將趣雲南梁王走死友德兵已抵烏

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麇集友德鼓士騰赴大破其衆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大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俱降左副將軍藍王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麗江金齒其強首霑翠亦降雲南悉平論功進封潁國公食祿歲三千石子世蕃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東川蠻復叛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

軍往討之并討越州叛酋阿資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練兵北平從 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 燕二王節制自藍王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不失一身冒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 真主虎變龍從及不虛下筴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喑嗚跳盪獨開平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筰其驊騮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爲凉公藍王其戰功亞友德至 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藍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隸開平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開平王數稱於 高帝積戰功超爲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瘦脖子還封永昌侯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川侯討平雲南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遂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諜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直前薄之

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王破斬其太尉藩子衆遂潰請降虜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將相數千人駞馬輜重無筭并得其傳國璽寶王金印王固傲而淫私元主后尋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嘎喈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峒進平施南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定　東宮官屬王兼太子太傅王意不樂居宋顏二公下詬曰

我乃不堪太師邪王故恃　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王笞逐御史度魯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王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曰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瓛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俾將卒坐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與抗者

德慶侯廖公永忠

廖永忠巢人少豪邁有大志甲午屯巢湖乙未來歸上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水將屬永忠從渡江拔采石太平蕪胡擒陳也先破蠻子海牙陳兆先乘勝定建康克鎮江宣城討江陰海寇皆有功授樞密僉院攻普勝柵江營追殺賊衆復攻陽友諒襲太平犯龍江諸將據險張德勝總兵進擊永忠大呼殺入諸兵從之友諒敗復太平陞同知樞密院事上率舟師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　上以陸兵疑之

敵兵動永忠擊其水寨破敵舟克安慶是時友諒圍南昌　上討友諒永忠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大敗敵兵友諒移舟近湖口永忠邀其歸路友諒中流矢死次子理奔武昌　上復征理至武昌永忠等分兵柵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　上還建康留永忠等守營柵勿與戰　上復往武昌視師督攻城理降陞湖廣行省左丞攻廬州左君弼敗走復援安豐取江西未下州郡從徐將軍常將軍取淮東

克海安、高郵、淮安、從拔姑蘇陸中書平章政事、湯將軍旣下温台方國珍遁入海島永忠率師自海道會湯將軍計降國珍得兵械舟楫萬計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略定閩中執陳友定充征南將軍率舟師由海道取兩廣廣循諸郡相繼降檄諭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遂進取廣西至梧州潯貴等州皆降兩廣悉平三年封德慶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世券是年湯將軍充征西將軍永忠爲副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伐明昇四年和克歸州駐師大溪石口永忠率所部先進至瞿塘關蜀設鐵鎖飛撓關口我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上流人持糧糗帶水筒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覺度已至率精銳出墨蔡渡分兩道夜五鼓攻水陸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舁舟踰山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之斬其將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昇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明日湯將軍兵始至永忠乃與湯將軍分道并進湯將軍率步騎永忠率舟師會重慶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昇遣使詣永忠軍請降蜀平凱還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卒

號國俞忠烈公通海

俞公通海字碧泉巢人父廷玉第通源通淵江淮妖賊起時父子結寨巢湖自守左君弼據廬州輙窘廷玉通海聞 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 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率師至巢湖拔出寨雙刀趙謀刼 上通海密白 上挾兵鱗營蠻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巢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 上征友諒克銅陵擣九江掠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 上曰吾得南昌斷友諒臂大喜已而友諒發憤率衆圍南昌 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我師大戰

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漢驍將張定邊者直前戰通海
率飛劍射中定邊相持數日復乘風焚七舟戰甚烈
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賊稍退時通海舟深
入敵寨鏖戰我師遥望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火
烟舟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醒呼奮前大
敗敵兵敵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器子口及横
截左蠡遏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輕膠戰不利不
若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舟入江拔柵易耳敵見我水
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統軍流欲遁通海追擊敗

之友諒死陞中書省平章政事撫江淮行中書省事
守廬州從征浙西克潮州轉戰至滅渡橋中流矢卒
贈虢國公謚忠烈侑享 太廟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九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太師李文達公賢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 英宗嗣統疏
言京師鞾官不下萬餘指揮月俸三十五石實支一
石鞾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鞾官一員當京官十
七員有差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曾胡迭亂殷鑒不
遠乞 勑兵部漸次留之於外不唯省國家無益之
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正統中授吏部驗封主事轉

郎中景泰二年陞兵部侍郎五年轉吏部 英宗復
辟召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進吏部尚書景
帝葬時左右欲以汪后殉 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
景泰初汪后未嘗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
宜厚遇之 上爲憮然議遂寢山東饑請賑議發內
帑銀三萬兩 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
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
何如耳豈可因噎廢食視民饑死 上然之命增其

四鶴兩時曹石表裏奸橫　上漸不堪密語方中
劾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亨　上壯瑄命吏
部籍瑄名且大用亨吉祥意出內閣哭頓首愬　上
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又伏地哭不休
上不得已下賢等詔獄是日忽雷雹大風雨　上悟
釋賢調福建參政瀕辭　上諭尚書王翔曰賢不當
與有貞同罰翔頓首請改賢南吏部翔意賢且宜遠
去避禍　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
學士亨吉祥又大恨顧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

慇懃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餘不喜疑賢或短毀踰
月進尚書　上念建庶人幽大內久欲赦之賢曰
陛下此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　上意遂決遣
中官衛送居鳳陽聽出入自便初　上嘗屏人謂賢
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
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則彼
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因問賢迎
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之賢
曰天位乃　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

名正言順何必以奪爲功奪之一字尤不可訓此輩
實貪冒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
審　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
者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
輩十壞八九矣　上竦然大悟　詔革奪門冒功陞
者四千人吉祥從子昭武伯欽反擊賢傷首又劾賢
疏申救賊敗　上急召賢入宮賢請下詔寬恤解散
逆黨　上從之時西師未解王竑白圭分道禦虜虜
引去議者欲留兵戍守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

久暫則爲壯久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
來屯戍以待更無休息之期宜亟班師使民得屯種
爲便　上命廷議卒從賢言時禁中有言　茂陵不
宜復在東宮者　上疑之八年　上不豫卧便殿召
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摇奈何賢頓首伏地
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
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
太子謝　上抱上足泣　上亦泣讒竟不得行成化
元年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總修　英宗

睿皇帝實錄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先朝所造車駕尚貯內庫未經御今 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柰何復爲此 上即日寢其言時奪門功冒陞者羣囂訴上賢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消患未萌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是賢言按藉襲官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琮俱奪爵二年外艱 詔起復遣內臣護行促上道修撰羅倫疏論賢 上爲謫倫官是年冬卒於賜第贈太師謚文達

太常岳文肅公正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順天漷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遷右贊善天順元年改修撰以尚書王翺薦 召見文華殿正神采秀發 上遥見正遂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曰正好問家何處對曰漷縣曰又我北方人問讀何經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彤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

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問何爲至此正不對比入見 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燕翰林院學士二人陽頓首賀曰 陛下既得人俟稱職進官未晚 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官校邏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宜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罪狀祥等亨力勸 上榜募捕告者官三品正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 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盛陳斬首無筭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 上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 上諭正汝可往

朕意正詣亨所諷令戢歛二人謂正訐我短顧以上意詰我益大恨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視草指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有飛語指爲謗詛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濬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 上密諭河西鎮守岳正須生不須死以故賊不能害越數年曹石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言之辭正士伍放歸田 茂陵即位詔復原官充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未幾南陽欲薦正南國子祭酒正不應忌者僞爲劾章示南陽遂大疑正成化元年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正固厭吏職以成化巳丑入覲引疾致仕去初正謫茸肅有自京師來者傳 英廟語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櫽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壬辰卒於家年五十五正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工法書學[illegible]鐫刻悉臻其妙常戲畫蔔蔔遂稱絕品有類懷素十卷行於世

太師彭文憲公時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翰林侍讀十四年被命同商輅入內閣未幾忤旨去三年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寮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 英廟復辟之元年 上召見文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拔擢頓首 上又問

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賜酒飯出時內閣進退甚輕惟公召見後下命以太常卿兼侍講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嚮用李賢每召獨對或并召吏兵王馬諸尚書相商確賢退亦諮時時持論不相狥或至失色爭議定不相嫌賢亦重時雅量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illegible]

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勑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老及人之意如此恩典始與　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甲申正月　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及此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

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爲之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乂病只宜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遺所當尊豈不乖矣夏復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且宣德自有例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宣德　胡后自

素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初未嘗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皆相視莫敢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迫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甚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

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分別時曰加二字便於稱呼非有尊卑也乃加慈懿二字其上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即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同閣聞者深有慙色是命周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太子太保尚書三年總裁　英廟實錄戒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　臣議葬所時曰葬

當合葬　裕陵主當附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意時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　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土達蒲四反鎮將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以都督劉王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忠未至寧夏陝西兵復大敗兵部尚書程信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撫寧奏定賞格擒賊首一人與世爵揮使時見其張大難於遽止令且整軍裝待有緩報啟行

上召兵部至閣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刼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自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程又請差錦衣衛往勘時止之曰往勘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忿甚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捷聞羣言始息論功改時吏部尚書十一年陞少保尋病卒贈太師謚文懿

太師劉文靖公健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編修弘治元年入內閣參預機務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率蓋殿大學士時　孝廟御極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勵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又引李公東陽公遷同入內閣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敏達謝方正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猶侃侃　上數御文華

殿及平臺煖閣召健等面議大政輙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健等見太子未壯　上体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部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敎然欲創抑盡刷先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鈞陽率容浮梁洪洞在六曹同心戮力天下仰望風采　上大漸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獻欷令　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

能仰視　武宗即位新政甚肅屬逆瑾竄稍好常無據日導　上爲狗馬諸戲健上疏極諫其略曰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蒲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

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亦當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用是共瀝愚誠上塵　天聽人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幸甚不報又與諸大臣代關門諫焦芳洩於瑾瑾得先見　上上信之遂勒健等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嘉靖初健年九十降詔存問遣撫臣就其第致東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師李文正公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天順中七年進士弘治八年以禮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占城爲

安南侵擾請賜詔問東陽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罷東陽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成就君德今進講不過數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乃異端惑世術明君之所必誅聖世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

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詐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頭畫至若燒煉其禍猶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湯所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柳泌竟亦何補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毀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大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留神省覽亟斥誣妖天下幸甚疏入不報十八年　上不豫召入王几前受顧命正德元年上不親政事與同官劉健等疏諫不報瑾尋矯詔

逐劉健謝遷東陽遂留瑾擅權益恣寡東陽多所救正四川鎮守太監羅斋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七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今既革去巡若併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亦恐鎮守一人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止便宜餘如所議平江伯陳熊總漕運以濟潤米等項銀爲贓瑾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果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

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子孫俱革陳瑄無汗馬勞即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亦無汗馬勞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能爵宥其死會寘鐇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諭天下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

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例示之瑾乃語塞會太監張永發瑾奸瑾伏誅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壽瑾詩序稱謂過諂上欲降勑切責東陥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今劉瑾

假託朝廷劫制天下往來書信但因畏罪避禍多不得已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伏乞聖明涵容將此詩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使人心安帖於是上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時又有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衛京師以京軍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東陥力以爲不可復具題言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

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路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縻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

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府部科道皆以爲不便臣等若阿諛曲從將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以內降行之東陥遂乞休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十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太師楊文忠公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檢討、正德二年、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累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十六年、武皇崩於豹房、時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太后、先傳令散軍士、各蒐賞所、遂誅彬、籍其家、世

廟入統、廷和上箋勸進、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啓、上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尋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會公卿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異、若是邪、其更議、廷和等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不報、進士張璁作大禮或問、疏辯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上心動、時給事中熊浹亦疏言、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上召廷和等入、諭且、手勅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復、上言、禮謂所

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順旨、仍封還、手勅、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等倡廷臣、連章劾張璁邪說、乞罷斥、不報、廷和遂稱疾乞休、允之、明倫大典成、加璁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蔣冕毛紀等、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始從輕議、廷和

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親狎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澄等各奪生前官職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隆慶初贈太保謚文忠

太師梁文康公儲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編脩與脩大明會典遷吏部右侍郎正德改元副脩孝廟實錄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府事五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累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大學士先是楊公廷和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儲言於 武宗勅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卽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等皆助爲之請奔曹及科道交章執奏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楊公廷和當草制以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蔣公冕亦繼引疾 上怒甚令內臣督促儲承命 上制草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 上又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詔閣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廷和冕復引疾 上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 上震怒手劒立曰不草勅當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死他

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上察其誠款擲劒起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宸濠賄謀入寧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亦助言之議遂寢宸濠反大駕南征儲與冕同扈從 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 祖宗配位不知所裁 武皇乃不郊

遂定北歸議、然尚未有期、儲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三、儲弗起、得報乃起　世廟入正大統、儲奉箋勸進、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者益衆、儲固乞休、勑遣行人護歸、丁亥年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

太保楊文襄公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出爲陝西提學副使、陞太常寺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初　高皇帝通互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茶、各出馬易之、命曹國公李景隆、以金牌往、得馬萬九千匹、分隸諸苑監、自後往來不絕、　憲孝時、禁稍寬、私茶盛行、番人無利、於官至者漸少、時議復舊制、　命一清往經理、一清至大申飭故律、令召募市易、爲嚴其出而寬其入、居數年、馬益蕃息、　天子以爲能、命總督全陝三邊軍務、鎮撫而下、咸屬焉、時虜歲入殺掠吏民、夷丘焚巷、邊人習爲畏縮、坐視無敢攖鋒者、一清練習轂騎、脩陣法、甘苦同之、前後一清者、皆不如也、一清上疏請築

邊墻、其畧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凰、臨葦其間、漢土襍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當肘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巡撫徐廷章、脩邊墻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又得巡撫余子俊脩濟、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翫、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上屋　宸慮、勑臣經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

勢常開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鹽池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華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脩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且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

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滅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后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蔽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在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　恩深重自當爲　國遠圖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一清經理瑾惡一

清不先白已內批罷一清復逮繫詔獄因門人通欵瑾始解安化王反寧夏召一清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永與瑾內爭寵不相能也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矣入陝聞俘鉞已擒賊永促膝問內變事一清乎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　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枝附已成　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一清曰公天子信幸臣觀

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斯時。上宣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變將起。上英武必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豎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卽時召瑾沒其兵器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哭泣但須得請卽行無緩時刻機事一漏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王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一清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謀不軌遂頓足卽命縛瑾抄其家時尚未甚信及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永入柄司禮一清繇是召拜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十年入內閣公故不屑曲謹時政在羣小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謝政歸嘉靖初大禮議起一清見永嘉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四年虜大入塞再起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軍務陝西一清至是蓋三往其部曲舊校見無不踴躍喜然老矣所經畫視前稍劣未幾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既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明年疽發背卒一清生而隱官不能御婦人無子然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毘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初一清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一清謂予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脩戰備爲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耶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張孚敬浙之永嘉人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

利歸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人或謂孚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笑曰諸生不當書院邪遂爲諸生祭酒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武廟方南巡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士孚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孚敬乃上書大畧言　上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第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稱　孝宗爲　皇考　慈孝爲聖母　興獻帝爲本生父母不稱皇已報聞孚敬亦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尋復上書尋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孚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孚敬且齮齕之矣然　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孚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在輔臣禮官日凡三下詔始定　召孚敬萼超拜翰林學士孚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勑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奬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孚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已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裏孚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孚敬少傅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知孚敬深而　上之所密問孚敬月以十數時時稱別號及字萼亦入輔名寵俱當孚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鬨　上前楊公一清得因是以問孚敬勑暫歸俟用而萼削保傅以免孚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即　詔行人召復相孚敬孚敬入而一清爲霍公韜所論逐矣　上怒一清甚欲逮詔獄孚敬力爲解得免　上嘗諭孚敬曰留都

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孚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鎔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孚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孚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王皆其大者時夏文愍公言亦以言禮貴驟當　上意

於孚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孚敬橫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　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　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幸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　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審當論孚敬復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悲謂孚敬自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邪廷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悔止孚敬孚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孚敬爲相務以明　天子尊信國威

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孚敬獨力主勦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孚敬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賂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孚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孚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亦庶幾焉孚敬感泣

疾甚益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歸明年上使錦衣緹騎伺視疾且促還朝孚敬强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又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五贈太師謚文忠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王所是爲令未有悖也　考而不已則　宗宗則入　太廟入　太廟則有　祧公在難乎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太師徐文貞公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進士授編脩永嘉張公孚敬議撤孔子像抑絀王號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階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永嘉盛氣召階於朝旁面詰之階徐理前說永嘉無以難乃曰　高皇帝少時作耳何可據典階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以據　高帝少時作也永嘉頰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何恐毀也永嘉曰程子有云一毫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　列聖之　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階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咸爲階股栗勸階謝階弗應長揖而出遂外擿延平府推官再督浙江江西學政　皇太子出閣選官僚改洗馬兼侍讀進祭酒久之擢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庚戌虜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階密言虜間潛入請　上還大內備非常　上雖難於還而心念階

忠會中涓階虜歸爲虜乞貢　上召階及輔臣分宜嵩等對便殿　上顧謂當何處分宜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虜萬衆薄城剽殺人若刈管尚何論饑急謀所以禦之耳　上顧曰善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分宜出袖中曰禮部事也　上復顧階階曰賊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事有甚於珠玉皮幣者　陛下所不能受則奈何　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階曰遣譯者至營

詔之以無番文故且徼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匾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迂少日我備完而援兵日益集虜且退不退我從而拒之可十全　上稱善者再會勤王兵四集虜亦飽遂去時議以朶顏三衛我外藩而導虜入寇集貢使顯責之階謂事虛實未可知顯責之虛則彼憤而自疑實則彼罪不赦將明叛我而我不能討是驅使就虜也不若責之以扞圉不前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便亡何而　孝烈祔廟之議起初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册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

上德之既崩　上欲祔之廟而念壓於先　孝潔皇后又　睿考入　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　仁宗而　睿考遂諭禮部議祧　仁宗而以　孝烈主祔廟階言　女后無先入廟者宜祀之奉先殿　上盛怒趣再議階不獲已　上言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　上論　仁宗因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　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　孝烈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祔　上下許竟祧　仁宗祔　孝烈然天下皆以階議爲正時大帥鬻驟有寵利朶顏之弱欲掩之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發兵征之下階與兵部議階曰征之易耳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鬻所謂導俺荅者即得之俺荅所夫焉知俺荅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毋爲虜外圉何乃勿果征尋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會兵部員外郎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罪狀中有　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逮忠愍詔獄分宜謂　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庶僚何由知　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錦衣帥炳加根究階戒炳即不慎及　皇子如宗祔何又爲危語動分宜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分宜懼然懼乃寢是時倭事起守臣亟告急請兵本兵謂兵發則倭已去空糜餉無益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指共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

援勢不欲去而欲留而部臣于千里之外乃能踰度賊之已去又踰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復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令將校北輙用軍典法而守令無恙自如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夫能使民者守

令也令爲兵者一而爲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哨探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 上俱報可階念虜移庭牧宣大與我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鐶半菽且不繼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費五鐶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價亦當漸平具疏上 上大悅令密 諭行之時分宜奸益露 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分宜者皆舍而之階亡何鄒御史應龍論分宜父子上勒分宜致仕戍其子世蕃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 上雖以御史言去分宜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嵩誰爲 上奉玄 上忽忽不樂手諭階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 詔行階謝不敢而吏禮部奏遷御史通政參議得 旨矣忽復奉 諭責階等不擬詔而謂部臣何一旦官

此邪物階委轉關說御史得無恙 上亦悟輟嵩直廬賜階中外人情大安於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不復如嵩時矣會廣寇張璉平 上歸功階階力辭賞勿受先是信州執政閣臣始與邊功賞以至分宜重則孤卿錄蔭輕亦兼金重幣敗而不與其罰階至是擬旨云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閣臣至是不復與邊臣賞矣 上慕玄素術多所服餌階

往往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而爲水妄煉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天水銀長生之策 上以問階階力言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遣使媾結得 上旨乃能答今不得 上旨故不下耳因言藍胡等譸張恫喝諸奸狀遂俱論死大虜由墻子嶺闖入直趨通州先是 上方有竹宮祠鼎大司馬楊博得傲報不敢奏而謀之階以便宜檄諸道兵入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河

階請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於古北口虜果遇伏敗去 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聞恚之甚且叵測階從容言亡論練事如博即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者 上始解時天下委輸皆在張家灣虜垂涎久階請城之出光祿上供羨三萬金以往城成設裨將一隸以通州衛兵五百人屹然重鎮矣 穆宗在裕邸時景王未之國素得 上幸姦人與幸兩宮間謀不測階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時 上久疾忽諭公欲幸興都諸中涓貴人皆具齎慕

梭餙之類六軍且甲矣階力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從命者一以爲 聖躬計一以爲國事計往者興都之幸爲已亥距於今二十七年矣 皇上自度精力之壯健孰與往時計 聖體遲和十有四月矣毋論彼二十七年即更度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夫輦行不及深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廷之適計天祐 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已亥之歲虜傲甚輕猶遣輔臣行邊六師出督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 聖駕在遠能不驚憂至於有司科歛小民如 宸念所軫全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報者臣尚未之及也 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權呼若更生 上飭宴駕階念 上英斷類高帝獨齋醮土木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建言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率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於 上克終之德未光夜飲泣具遺詔草恐泄之不敢以語同列至明日始奉 諱乃偕

入直諸大臣、詣裕邸、請入臨、遂出　詔草上之、報可、
詔下朝野舉手相賀、亡何而胡應嘉之事起。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也。故不悅於新鄭。前是誤傳世宗晏駕、諸入直者爭携其直廬書籍器用以出。階獨不動。應嘉緣是劾新鄭謂其蓄二心。賴　上病潰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考察庶僚。新鄭之鄉袞在事。擬謫應嘉爲編氓。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遂有論糺新鄭者。階具疏謂論救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

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　陛下恩欲從所奏則涉狥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兩擬旨以進。乃薄應嘉罪。改從外謫。御史齊康復有所論列。
上爲謫康以慰留階。階引咎乞骸骨。凡四上。而齊康者。新鄭之門人也。都御史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爲出新鄭。因劾康。併及新鄭。遂去國。而階出視事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初使邊納商賕。有所撓。大司農格不行。事且泄。乃故爲大言。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爲奇功。以解。階哂而斥之。迫則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以非例持不聽。益迫。遂露劾階六事。得　旨。齊調外任。階屢疏辭乞歸。遂得請還里中。杜門自守。而新鄭再從田間起。兼握銓柄。於是召齊康復張齊。出其黨爲監司守令。伺階引繩批根而生平與階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階。又起大獄。窘其子璠等。幾不免。會新鄭敗。始獲解。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卷。

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鹽、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便利、齊泰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濟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脩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

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翫卻、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時、吾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死罪、幸赦我、當入　朝議事、人謂即不稟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主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嗾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下法司論斬、繫三月、著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謙亦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

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旣破累、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　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　太后乃命　郕王監國　王御左順門、九卿臺諫廷劾振

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乃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前掖　王且啓　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俟得請　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　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辛

進兵部尚書謙上言邊駕文武諸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死亦不宜濫卹報許　郕王既即大位虛已委謙謙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平自蓋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抑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諸[illegible]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資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待講徐珵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

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安之今日是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逼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

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　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疏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欵虜徐爲討伐謙謂前者非不遣使而虜隨入寇不獲徵　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遂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爲門關烽

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笑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株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磔之復授計待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　天位已定寧復有

他言和者覘以解目前而得爲僻耳　上頷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宜府垣屏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

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塡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徭寇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寃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不敢

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大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已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 璽書袍鎧冠帶弓劒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亟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醫需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數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並有揚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瞻首而

已洪亨皆老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時裁之法死而子俊恃勇驁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犂其王庭可以得志謙特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卒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糾論劾亨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强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銜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鋼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謀迎襄王爲帝坐謀反律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鉗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日不僉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澗龜底孫原貞時塡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

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庚死家籍虔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及族謙子晃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白寃狀　上復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

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晃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日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氷上走何處尋魚蠊而當虜之擁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飯太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奏發元勳甫就膏此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貌亦偉髯過臍亨嘗與彪貰酒長安肆遇相工大奇之曰今太平時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嗣爲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宇壯毅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延丹嘗先輙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强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八月

王師敗績、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　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虜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懾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設、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荊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

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器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兵、得逝去、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總京營、彪醜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彪爲參將、虜畏之、稱石王、亨倖恃功驕橫、于少保時、時裁抑亨、亨畏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之、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亨與都督張軏、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爲飛語、謂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物符、迎襄世

子矣、庚辰、遂因吉祥、矯　皇太后懿旨、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屬、亨等具率兵以迎、是月壬午、亨與軏、吉祥、有貞等、豎纛從子、率家兵、叩南內宮門請　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即位、亨遂言少保有反謀、請殺少保、　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　上不得已、殺謙等、廢　景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

子姪、及諸婿子孫、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寬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筭、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　上泣訴、强　上下有貞賢并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賢尋再入閣、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厭亨、左右怒亨者

伺隙數言亨短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顧內侍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人莫敢告亨者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閽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　上復革巡撫　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贓得罪　上嘆息曰好箇于謙亨益不自安　上嘗與賢論及

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宇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郕王果不起幸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誰復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　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朕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　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

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又將俾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　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仍衛亨兗　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　上尚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　上念

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溟得戍郴州少子滑鎖定侯者幼未收溟在郴累功陞指揮滑至正德末尚遊食京師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閻振銘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生有異稟、幼特好逸游、走狗鬬鷄六博、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關出塞與諸虜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授刑部主事、復從李夢陽輩相切劘、爲古文、尋謝病歸、卧陽明山中、讀書益沉悟、文益高、然好談神仙玄怪、踪跡詭譎、時人未之識也、尋補兵部主事、武宗初、逆瑾擅秉、怒南省戴銑、捕置詔獄、守仁上疏救銑、他語多侵瑾、瑾大怒、復下守仁獄、杖四十、謫龍場驛丞、瑾恨不置、遣校卒間道伺將殺之、守仁懼不免、乃假託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以居守仁、守仁乃設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與前訓汝比矣、瑾誅、擢知廬陵縣、超爲文選員外郎、進考功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夫人欲爲實功、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惟之以爲迂闊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以

爲才、會汀贛盜大起、乃擢守仁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上書、願得改巡撫爲提督專賞罰、便宜行事、無狥司寇文法報 可、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 高皇帝訓勑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而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輩臺多爲賊耳目、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汝自知當死不、方爲極言賊情、賞吾貫、女肆迫則盡吐、守仁乃故爲不可測、或陽就日者卜吉日出師告矣、乃更擇吉日、或既蓐、抹發抵道、僵仆計返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出、指揮單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亟上杭、徉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與謀、賊懈、即分兵爲三路、約以同夕、卿枚進、中軍奇兵湖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獲賊屬牛馬

輜重無美捷上因立崇義縣治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歸命矣已遂進兵破橫水賊因使使諭桶岡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時浰頭賊尚强地最險而其酋池大鬚尤黠桀而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先因兵威脅降之終不肯下橫水破始懼遣其弟仲安率老弱二百餘詣軍門僞降因以探我虛實謀內應守仁厚遇仲安使爲別將復馳使賜大鬚斗酒大鬚喜得計對使者曰我所以未敢謁王公且爲戰守備者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襲殺

我我故待之非敢抗天兵自取死使歸守仁陽怒珂志高檄數其罪因以示仲安又數日而珂志高急上變謂大鬚等實挾詐不可信守仁復陽怒責二人擅與仇殺下獄將誅之仲安飛書報大鬚大鬚益大喜頃之守仁還贛大張樂享將士下教曰賊蕩平浰巢向化重勞苦諸君宜各歸爲樂兵散賊撤備又遣仲安歸勸兄防守他盜而諭大鬚使來見大鬚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驍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爲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帳備飾甚設大鬚喜過望至元正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鬚等魚貫入即僇之庭無一脫者先是守仁諜大鬚將至先行屬縣勒兵待道人詣獄語珂志高使作手書盡發其家衆既執大鬚遂令珂志高爲鄉導破浰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餘賊復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盡得賊險鑿山

開道度地居民增設和平縣治捷聞進右副都御史予一子錦衣副千戶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生講學乃爲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簡易痛切頗推鵞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於頓而悪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爲上接孔氏而拘方者不能無呪訾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强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吊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與元亨應宸濠聘以窺其

爲人語兩不合而罷適守仁勘事福建取道南昌歸抵豐城而宸濠反問至守仁急走小舸泛安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移檄列郡暴宸濠罪狀時兵未集而憂宸濠輕兵襲南京乃密遣諜四至投檄言京師湖浙東西粵南京各發兵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遣死士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悉爲國至意第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人事濟矣而故繫宸濠諜示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欵泄而縱之宸濠徼得書徬徨未決而與士

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大位或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而刼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丁之進圍安慶不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南昌擒宜春王拱橼中涓萬鋭等守仁猶在後軍質明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脅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殺傷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而[illegible]死於[illegible]

慶氣稍阻又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以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宸濠前鋒至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銜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羣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衆益爭奮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

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沉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及士實養正等數十人浮尸衣甲亘十餘里不絕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

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奠安唐德宗下罪己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弦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溯江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遇太監張永於錢塘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

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　君側當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且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　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

張永保持之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仁深機曲筭內戢內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嘉靖改元詔錄守仁功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守仁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筴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

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賞　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　溫吉報聞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嗜守仁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先是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蹂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盧蘇王受今

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乃召守仁以故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江湖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蘇受等亦素聞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蘇受等皆大悅率衆歸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腹數百人入見守仁爲諭之杖之百然聽其人自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思恩寧敕岑猛後與蘇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即大藤峽其中諸

徑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刼郡邑自韓雍大征後莫能平者守仁使蘇受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鹵無數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守仁病矣初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及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守仁既平

思田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因參其挾詐專兵擅離職守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推明爲元勳聖學崇祀孔廟予世襲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好古文詞爽朗多奇晚取詞達而已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其御烏合籠豪儁待宵人蹈險出危做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

弇州生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辯不能不心折也即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問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楊鋭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南京羽林前衛指揮

使弘治中、嗣官羽林、累廷都指揮僉事、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鋭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卽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鋭

誓勦逆賊、告郡守、俾發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鋭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鋭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覥顏爲悖言乎、吾丹至矣、捕鵬家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鋭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間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鋭裂衣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樓、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鋭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鋭、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潦力憊、夜鼾睡、去鋭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間鼾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死士、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會宸濠聞南昌破、解圍去、濠旣平、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一子羽林千戶、嘉靖元年、鎭守保定諸郡、八年、鎭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鎭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罷歸南京、未幾、疾卒、鋭仁至西樞、兩懸將印、足不反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昭代名臣志鈔卷十二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驥爲人偉幹多力、便騎射、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當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累遷兵部侍郎、宣德中、進兵部

尚書、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衆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快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勑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

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諜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矣至黑泉、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各有斬卤捷聞、貴禮進伯爵、驥兼大理寺卿、支二俸、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

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以憂死刑部侍郎何文淵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屬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緇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驥等抵金齒共別酋以鎮康降遣參將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分三道檮上江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力戰斬馘五萬餘級遂由夾象

石渡十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分左右翼緣嶺攻之未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戍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收其象陣於泥溝等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而別將冉保合木邦車里兵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天戛邦等寨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弁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走孟養而是時維摩州賊莽卽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遂潰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斬其首弁妻子來獻師旋詔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予世券貴進封定西侯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

思機發率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走緬甸索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將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計無出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邦禍也先是思機發竄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又復反驥復督軍討之師抵金沙

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稍損於前衛訓導膚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輩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鹽豎輙閹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捕魚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上爲之停奬勞勑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　景帝初召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嬾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復以與奪門功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嗣至今不絕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筴事　文皇起義兵善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肆覘間累官鴻臚寺卿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資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三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副都御史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時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李實等皆以庶僚微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慙然虜始挾　太上請賂不甚警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爲

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其貴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以往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詰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錐三尺所傾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

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稱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好而兄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減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尊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幽矣所磔我刻剝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天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帶帛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

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遺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溯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糖問　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嚬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而　上以非初遣官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脩授謁善復泫然

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胡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遂與亨吉祥等發南宮鋼迎 太上皇。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予世券、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善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後奪爵爲金

吾衛指揮使。善雖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憸忮多岸谷、其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躬治孝孺黨、與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僇、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爲祟。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濟人。少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睥睨顧盼有天下志。景泰二年舉進士、選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日視朝、見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

寇深長、都察院束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擢山東按察使、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綴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撫大同、會虜稍徙去、召還京、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又破之於黃草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

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停、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刼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復諜知虜滿都魯字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掖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稱駝馬牛羊器械不可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劄至韋州、頗有所

獲而遞諸鎮兵邀敗之賊、既以失利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時中貴人汪直得 上寵領西廠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通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益艷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御西討越以兵部尚書兼憲

職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間與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乃謂永曰我一動虜驚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既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俘獲稱是捷聞越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予世券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斬卤有差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尋改掌前軍都督府總

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故右班或可得侯而汪直亦爲其僭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巡延綏會虜寇河西清水等營越擊敗之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鎮延綏會汪直敗言者併糾越詔奪越封編管安陸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

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昂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因倏變幻出入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太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哲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併

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裂越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濬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屠滿爲吏部固德越而中貴人廣吏之以越名上加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檮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復首攻越尋憂悴病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而嫌其行夫以越之阿私中人啓邊釁耗國本即有功細不掩罪何貴哉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揚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使居明世亦可以鞭箠使哉

昭代名臣志鈔卷十三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歷陞都督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皆沒、上北狩、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傅藥、衆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

至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帛、瑄尤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復犯京師、登欲部兵入援、先以飛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晉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不可浪戰、不可鬬勇、其涿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

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登又言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青

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衂、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天順元年奪爵、謫戍北蕭、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

咸寧侯仇公鉞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使、充寧夏遊擊將軍、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鉞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欲從中

發爲內應、會參將保勛兵至、間使人謂賊、宜悉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賊果出、而晉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事聞、封咸寧伯、與世券、後以征流賊功進侯、子巒嗣侯、以罪誅、

都督沈公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世廣西馴象衛指揮使、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又射殺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緣、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

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督府姚鏌、召儀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柰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鏌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鏌又慮猛且奔交南、曰、猛奔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煑餘糧爲稀糜食

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上賊大囂遂入監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復以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囂工堯破猛出奔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集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

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賊詗者耳目徧官府即閨闥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願令熟猺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於是賊動靜聲息頗往往爲我所先得所鵰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塡之劄營賊衆至戰方合伏輒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官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鵰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哨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哨我師於是賊讋服無敢陰助賊及門哨者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

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斃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見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厓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詗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曰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猺不爲賊此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

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洶洶、酋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晉有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晉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晉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梗、乃好語謂晉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晉、已呼晉入密室、要賂、即得賂、行爲金復官、晉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令分、將思恩必讐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晉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

本土官子、非賊、柰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希儀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後署都督總兵江淮、鹺敗之警遂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遂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穽、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擒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虓餽矣、進都督同知、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厚撫諸閒、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是時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永思環長偉、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激發、希儀常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齷齪、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大猷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後守備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寇欽廉、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募海兵、邀破之、永安

萬寧、安南遂函賊首來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與賊戰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尋復命大猷浙直鎮守、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惡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今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復募舟師擊之、舟山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

內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天子數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剡、聞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遂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

討之、宗憲檄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時大猷已遷南贛將、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威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丞哉、遂引兵疾丞柏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大猷出擊之、俘斬千餘、璉黨遂執璉降、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時都督劉顯、駐明山、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

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又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困之、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其訴病之已竟、殲賊、倭又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兩廣、大猷請於督府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盜深、則盜以關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團、五攻無

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怯不勝又敗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滯兵二萬破賴平二源山豪千里戰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鑾者盛騶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鑾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殺諸巢之未下者以廼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東峒遂平大猷平生蒞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

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試焉然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都督戚公繼光

戚將軍繼光字元敬定遠人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守備青州青州賊李琪反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殺遂擒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願病之邪終大寧都指揮使繼光抑閫多權奇隆準方頤穀而鷹揚襲世官陞浙江都司會倭難起繼光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邪張徵調若不戰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

鋭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募三千人假以節制繼光以伍起乎伍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岙險不利並驅乃問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二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殊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參將分部台州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前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狡兵乘亂出入眈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

廣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繼光上書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十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脫軍費豢外舍見視虜飽歸尾而鳴勳掩老羸爲功級封賞首以當雄飛尚曰當戰鮮不嗤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干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

志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長驅出塞可使一舉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議遂命繼光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筴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又言薊當肩臂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一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遮圯遮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候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贏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邊徼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敢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南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旣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繼光巡工介弟爲植少會則

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晉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靷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藏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役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

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繼光故以參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移鎮南粵、繼光在粵踰年、疾作、還登州、丁亥年卒、

昭代名臣志鈔卷十四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尚書周文襄公忱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五年、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兼嘉湖二府、陞戶部尚書、景泰二年、召還京、致仕、明年卒、謚文襄、忱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槩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不及胡卿、忱笑應曰、胡卿勑有祛除民害語。我勑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忱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忱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忱令絲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

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檣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挿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內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牛、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

忱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觀塾蘆席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忱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省支南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忱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　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羅十退八九、忱言農間布疋觔重紗羅價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俱省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粥產、忱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准陽灾、鹽課虧、忱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繇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勑忱　上供、會忱議事赴京、

勑使速忱且還治、忱不應、至京奏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忱出餘米造上、明盈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忱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省出忱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鹵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

財者皆不能及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嗣成都衛指揮使歷陞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具舟迎降封平江伯永樂初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擧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會有倭劫沙門島瑄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海溢江北岸崩瑄廵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

夫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建議造淺艇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淸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　獻陵初與世伯劵　景陵時鎭守淮安兼督漕運卒贈侯謚恭襄所謂海運者本奠是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祿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邦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爲多瑄久祠淸江浦漕渠旁往往有瑄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河上

武功伯徐公有貞

徐有貞初名埕字元玉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烱烱注射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猶精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書事千餘言皆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久之也先犯宣大諸陵闖振挾　上北伐方啓行而有

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　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　大駕果蒙塵於是中外藉藉謂有貞知兵郟王監國使大臣興安問計有貞力言紫薇垣已動意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爲便興安等不以爲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鎮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乃建牙募兵入衛所募兵多太行羣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相團結而不藉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官用會虜退有貞罷鎮徵還

例故官有貞既負材意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衛而進曰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無何衛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爲言於　上不荅國子祭酒缺衛以爲言　上曰是徐珵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始改今名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餉道阻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爲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逞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有貞乃乘輕舸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沚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潭踰范既濮又七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址用平水勢水埶平凡河流之傷田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楗以水門潦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瀦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若八積水過丈則閘而洩之若道古河以入于海是役也聚而閒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絙八百金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蓋三年而告成事進右副都御史會石亨謀發南宮錮迎　太上皇謀於有貞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復興耶　太上皇既復辟仰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時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亨爲言之　上乃下　詔封有貞武功伯子孫世錦

衣指揮使遂進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鼠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亨等埒時　上既虛已委有貞而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爲不平而私嗾　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且爲　上微言其貪橫狀　上亦爲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諸不法　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對如瑄言御史張鵬復具草將糾之亨馳訴　上遂下瑄等錦衣獄究主使亨復訴謂有貞賢寘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參政賢謫

福建右參政瑄鵬等皆戍尋以賢素謹重留入閣有貞既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　上謂有貞寔又使之建歸置獄拷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詰詞纘禹神功語謂爲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我且歸亨果盜死獄家藉有貞以赦還里又二年而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里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都督同知萬公表

萬表字民望浙之寧波人襲衛指揮僉事尋授都指揮歷官漕鎮總兵掛印表歷漕既久國計絀羸河漕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

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何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固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濟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

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表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益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今由渦河達陽武屋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股削四出人不聊生表憤曰此不獨貧軍患且移國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

重震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姑蘇與倭遇安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周公玩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而去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仰賊滅千人也識行歸者日衆賊寢衰乃進兵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時賊蜂屯諸島而歙王直者以驍雄魁其黨表策其疎闊可誘縛之爲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未及行而表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招魁直致東南晏然不知皆表本謀也表嘗謂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

用而能突入者自邊將侵剝邊儲不充士心日離叛亾日衆凡叛亾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愛反而後用爲何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强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亦輒相繼以亾無有固志矣不厚撫邊卒而惡於截殺以幸一日之快如病者盛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表歷官四十年餅鉢蕭疎家無餘貲嘉靖丙辰年卒

名臣志鈔卷十五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太師王瑞毅公恕

王公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出爲大理寺左評事知揚州府江西河南布政使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荆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流民所萃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擣襄盜平

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蟒衣吳裘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稱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鐺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域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鄭

以通滇省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黠肆諸狀　上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黜公諸大帥以及士商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四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篋而已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貢賦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粢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

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　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　上下敬錦衣獄謫戍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二十年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芳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

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恕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　孝廟即位薦恕者無虛日即家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從何必內閣也是時恕侍

經筵時酷暑答　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　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天下後進慕說之而　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見其至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鵬進士董傑給事韓重等各疏論恕恕不懌待罪私第乞休　上優詔慰留乃止有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局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恕請逮問有旨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

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據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　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侵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　察知者以聞有　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必濬也乃力求去　上特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內所言皆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竭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譎君傳君行有豪傑聞之　上罪當不小笑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

類類亦爲奮詈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類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而罷濬禎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　上乃許聽馳驛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委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

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齋手勑牢醴、綵幣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馬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拜福建按察使、進大理寺卿、成化初、固原北虜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璹、據石城、叛陝西、憲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令寧夏延綏兵討之、

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晉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忠屯中路、文升言於忠、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無算、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二百餘、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詗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焉而釋之、將吏既怨、並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交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

訐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眞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笞散赤哈、散赤哈恨、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誂不平、因晉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屬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桔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晉其使、委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乃奏稱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任爲言

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敢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爲使入貢而掩殺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還白　上仰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殺家徐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其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

督產察罷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事已定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密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廚傳盛供帳見御叩頭便宜左右傍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直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邊寇塞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直既陷文升謫戍重慶衛於是偕陳鉞大發兵破苗獠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亾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有所薦引　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孝宗登極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躬耕籍田既宴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褻語何爲公卿愧之復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文升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

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巽懦者二十餘人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爲文升有小疾而廣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撫視文升疾賜上尊餚饌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

古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爭、謂此 先朝弊孔、賴 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予金印、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阿

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封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委諸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敗、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哈密遂復、皇清寧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徒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敵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上變之、召對便殿、咨戰守方畧、文升薦保國公朱暉等

整兵爲備、勑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又遣陳銳許進、帥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壽山、潮、居庸諸關、虜雖訌、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即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上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葬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

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　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恚、誣文升抗　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夜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

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旣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　人主尚優禮賜物、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瑾、奪其官階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故、拾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

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劉公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天順八年、中會試、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晉、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進郎中、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毛利、劉遵、蒙大夏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嘆、安南黎灝、

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直欲乘間討之、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言曰、纛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鴨鶻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轉浙江左布政、廣東陳獻章、嘗稱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諭今人、即古人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　詔

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塞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堤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恙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事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當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

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乞致仕十三年即家起右都御史督撫廣東西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既廷謝 上御暖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

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藏珊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朝座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考在延綏嘗擣虜營妻子有尅獲 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擣

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乎延綏至今少息君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 上曰即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昔且其時洪國公位福小逵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柰何易言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時戴珊亦從傍贊其語 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 旨 上與大夏

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　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　上默然、已而曰、若固爲珪解也、大夏皇恐謝　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亦何可輕棄、一日問諸衛所卒强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何以作其銳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君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而擇行

之、莊浪土帥曾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疆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奬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弱、吾欲各分兵其地、大夏方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　上

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失兵耳　上嘗召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大夏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題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勑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　上稱善、又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

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　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捷而釋之、朕知此輩得　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

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夙貴恥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不至大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勑兵部侍

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賞賚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思事大臣皆杜門何鄉門何必杜也因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它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劉健首內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而大夏戴珊獨屢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 上益重之珊以老病乞骸骨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太夏為言珊實病 上曰主人晉客堅客且為強晉珊獨不能

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 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為俠遊幾已露時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歸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郄劉宇又微聞造滕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

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不敢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詗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力居數歲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待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胜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哉造膝之語少有傳者覺主聖而臣微不及也人謂恕似魏玄成韓

雅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遜之大夏似宋沆司馬光又曰恕强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寔文升練差用術其然豈其然哉

昭代名臣卷十六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閣

太保王忠肅公翺

王公翺、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正統四年贊理松番軍務、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翺以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副都御史、景泰四年總督兩廣軍

務、明年召還臺、尋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翺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致戰、戰亦不力、翺至諸將庭參、責其衂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請自今效死力、無悔、翺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堿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悉邊塞孤遠、軍興輒置、翺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遂充、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伏、翺在吏部、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稱爲得人、時南陽在內閣、每左右翺、翺以故得行其志 上進退大臣、亦時時召翺面可否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爾、翺時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尚書年恭定公富

年公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歷官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富常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誣構富、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奚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天順初、石彪中富危法、逮詣獄 上素知富、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戶部書缺、南陽薦賈銓 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富爲戶部尚書、時王忠肅翺年七十八 上又諭南陽

曰繼翔吏部非富不可八年陝西用兵富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富侵官富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卒年七十謚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耿公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擢兩淮都轉運使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尋出理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九疇善

循撫流民復業者十萬家　勅錄諸郡囚寃得釋者二十六人景泰三年以侍郎出鎮陝西先是巡撫多部寺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九疇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浸漁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天順元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九疇降江西右布政使尋改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卒謚清惠子裕仕至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恪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李公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秉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當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任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

防尋改提督軍務巡撫遼東秉恩威兼濟吏民畏服又能識拔將校弁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卽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卽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秉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秉及武靖伯討降山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代盧山爲吏部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秉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秉遼東竑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秉爲兵部尚書竑左都御史葉盛[illegible]時盛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盛聲名損於

嶺南不可、上用竑兵部、秉都察院盛政宣府、未幾、秉入吏部、秉在吏部時、崔尹兩侍郎不相能、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秉善、故諸大臣疑秉、秉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晉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秉、蕭給事遂劾秉下

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柰不聽何、秉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陛辭、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又爲山西布政使、丘陵訐逮、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爲內主、以故逐秉、彭不自安、稱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爲尚書、尹轉左、槩陞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中並謫、官秉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卒、謚襄敏

尚書王莊毅公竑

王公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舉正統四年進士、爲戶科給事中、閹人王振誘、睿皇帝北征陷虜、郕王監國、百官廷劾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直前捽順、批頰、詈曰、此正姦臣、當亟誅、衆爭拳蹴、順血肉零亂死、郕王乃詔籍振、竑以是顯、而亦多惡者、累陞副都御史、睿皇帝復辟、除名、編管江夏、茂陵即位、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竑薦前侍郎韓雍、時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始定、未幾、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謚

莊毅、竑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竑抗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諸諧、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竑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都御史黃公綬

黃公綬、字用章、封丘人、以戍籍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綬曰、即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云、綬寤

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中一僧少而狀甚獰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醍醐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即訊諸僧盡得其姦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況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寄中恣淫毒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紱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轉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

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尋擢撫延綏紱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卒片布遮下體俯首嘆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凡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前大臣名逭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聞紱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改左都御史入臺紱戇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戴公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歷陞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 上嘗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頗霽 上知珊清慎每廷宣接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卒於官謚恭簡公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西出窮寒暑不變剔歷中外所至有聲學政尤著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梁公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正

德十一年按察浙江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畢眞爲內應人心洶洶材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眞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浙恃以安嘉靖二年再爲按察雲南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材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頭額諭服御史難其大輕材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寧調兵間無他乃止三年晉廣東左布政使凡人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

高下其手。累進巡撫、總督、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材嘗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後兼司寇、讞勘之。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省以 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後爲翊國公郭勛所中、落職歸、尋卒。初 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

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跟蹤出詈不已。公顧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謁、能峻却之乎。日率之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寅緣請寄、悉格不行。歲計益治。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少保倪文毅公岳

倪公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岳天順元年進士、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御利害、無不讜論。每大廷集議、岳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岳裁定。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憑臆定。進禮部左侍郎、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岳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

進尚書、內臣韋泰傳 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 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十三年改吏部尚書。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爲是。十

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侍讀、謚文、自岳父子始。岳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畧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亦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度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寨、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邊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凉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

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上塵廟慮、遣將徂征、而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犒賞金充物、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士卒、悉泯弗聞、綴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績、所

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晉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晉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illegible]、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給[illegible]、因徒步千里、夫運妻供、父輓子荷、道路愁怨、井落[illegible]、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illegible]、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

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不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則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

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雀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覬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掘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衆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

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萬舍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

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又土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何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唱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

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何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失信而損威近之議置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干弛兵機上隳國紀又若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仰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

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蹟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游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大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

物無不可致矣

侍郎葉文莊公盛

葉公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北虜方張大臣有奏晉邊兵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景泰三年恢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盛設暖鋪便行旅均疏

圖給將士贍死扶傷纖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擒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天順二年巡撫兩廣八年移鎮宣府成化四年陞吏部侍郎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咨盛上言按河套後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太傅韓忠定公文

韓公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部尚書李秉王紘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 泰陵召爲戶部尚書特特召見文一日顧文長歎文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

市鹽七轉運之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兎舞唱角觝廢萬幾文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文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十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去瑾輩易耳文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

偽淫蕩 上心擊毬乘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 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 皇天眷命 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 乘君失節雖將此輩蒸粉葅醢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密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計無出乘夜繞 上前跪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僕且磔餵狗 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哭不止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 上所欲為誰敢言者於是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斥洛陽餘姚瑾矯詔奪文官又矯詔逮文詔獄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文家瑾誅復官致仕 永陵即位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昔文彥博於九蔡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謚議稱文愚同爾于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尚書鄭端簡公曉

公名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阸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甲申以議大禮杖 闕下久之調吏部考功貴溪相罷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

曉更黜其所厚若干人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曉抗　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尚寶司丞矣甲寅曉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曉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如皐海門呂泗狼山破之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

尋遷刑部尚書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　制既又謂王直于法必當誅晉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閩廣提督寇臣王忬既鷄誤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御史鄭存仁者揣時宰意以職掌奏曉曉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遂忤　旨　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落職還家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曉受誣事於朝始　詔復官　穆宗改元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尚書王公世貞

王公世貞字元美舉嘉靖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名籍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畢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强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

捕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以父忤變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敗薦起太名副使移浙江參政長晉楚臬遷廣西轄入領冏卿以御史中丞出鎮郎旋解官歸久之復以薦起官刑部侍郎少司馬尋擢大司寇世貞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吏事猶精絕都下盜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

四者妄承之世貞曰狡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贓安在曰在某所請械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者且暮夜寧如此飾耶盜搏顙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雜間海道宋購之懸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曰若奈何匿雷齡在立階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

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謂齡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其罪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寃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跽堦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所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首證之盜首卽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蓋養亾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不獲俄有令

諫閒曰進道勅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效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其所卽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亾譁者在鄙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鎖城中不得出而請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落邸間崇王賜以樓轎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

爲之翼鞫之則平凉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歎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校闇其欲貸其死世貞按炳家得之炳寃轉請脫餌後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毋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南林輒伺　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是會荆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大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

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罷酒嘗自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窄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臭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恥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豪無姬侍藏獲輩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

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詈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好靡所不具而甲閥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不問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復相左但知其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閒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奬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己出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觚錄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陸公光祖字與繩浙之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光祖請裁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光祖持益力良久卒如所請秋潦

傷稼光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光祖自爲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藪光祖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計以軍令成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邑太學生盧栟富而才嘗爲且亨前令令不時至栟拒戶嫚罵令恚中栟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光祖抵任立出之庚戌虜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光祖持不可錦劾光祖撓軍興 上置不問光祖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頌光

祖皆免發、太僕馬少、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光祖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待南祠部郎、久之轉儀曹、神宗生裕邸、光祖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晉中、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光祖雅有人倫鑑、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光祖力爭、謂此皆有用才、可資緩急、柰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侍郎朱公衡、以才地

自負、南司空缺、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光祖升奉常典屬國、朱嗾孫御史論光祖恣橫、內璫某從中構得 旨罷免、神宗登極、起佐南閣政、歷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光祖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居正奪情、數遺書止之、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光祖固請輕折、居正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光祖曰我爲萊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居正語塞、南御史張一鯤遂承居正旨論罷、居正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光祖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王事劉以渙不受嗾、爲御史劾光祖抗章論御史姜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柰何枉其屬哉、事竟白、辛邪妄、拜冢宰、抑僥倖、拔寒素、戒閹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上從之、所推數海內遺賢殆盡、壬辰王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未

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遂稱疾歸、丁酉冬卒、謚莊簡、

名臣志鈔卷十七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羅公通字學古吉水人舉永樂壬辰進士選知清化州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阯撤至通怒髮上指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誠羅生死所耳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人晝夜來攻圍通死戰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 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 睿皇帝北狩通擢副都御史守居庸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哧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荊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 勑祠居庸關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項公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扈上北征得免還歷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 詔忠以都

御史率師討之忠至自帥往逼賊賊從高馳下我師不支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忠即陣斬一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會星孛台斗中外洶洶忠堅不爲動曰賊無援又食匱堅守可破也於是堅壁不復戰相持百日賊益急時單騎巡賊壘諭禍福諸脅從日相率來降滿四從精兵來劫營大小三百戰卻之得賊愛將楊虎貌誘使內應虎貌脫卒說滿四出戰因擒滿四悉擊下石城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筭召還仍協理院事馬端肅每語人曰土達鷙

盜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illegible]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　勅忠出總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疏辯畧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娟疾流言仰瀆　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祓殺慘酷甚于殺戮誓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殺與功冒級數不符不宜陞賞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後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遠近荼毒臣奉命總御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

爭屢奏猖獗難禦者誰耶其餘賊黨不必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鬬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因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揚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益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因斃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聲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

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惠苡之謗鄧艾代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報聞十一年代白圭爲兵部尚書俄以汪直構落職去久之復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謚襄毅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余公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安城中水鹹飲輒病子俊爲開新渠引山泉匯徧城市人得戶汲號曰余公渠子俊又鑿

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餘頃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馬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子俊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堡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子俊教軍士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爲延慶爲寧夏爲甘肅延慶故內地也國初并虜黃河外盡延慶無馬跡正統初稍渡河殺掠吏士瓦於邊險不得逞乃悉棄棄延慶間地幾失後又獲間導知河套饒水草蓄牧入屯聚不散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延寧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兒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壍綿引相接爲邊墻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累累

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備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乃休士教耕種圃藝歲得粟十餘萬石擇壯士課射習騎延綏隱然號西北重鎮焉十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子俊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能及子俊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嘗欲推榆林

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而沮於讒忌功有猶竟不能就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撫寧夏亦浚濠築墻繕亭障有功而鈞陽時亦撫陝西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給事中以副都御史巡撫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附陸完 陳九畴 彭澤）

王公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以曹郎歷藩臬 武宗時拜兵部尚書瓊爲人多計筭頗敏黙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强弱及塞隧夷險偏裨才否一

覽悉記無遺 武宗末政在宦官饑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弱掠充食封事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寧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盜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擊敗之贛州盜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平賊逆濠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亾人色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亾何守仁襲執濠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遷兵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賄中八嘉靖初言官列瓊奸狀逮 詔獄戍遼左虜大入陝殺掠吏民 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復至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政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商乃復稍稍來邊人以配揚一清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儒將其議哈密事相

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舉進士擢御史累遷兵部侍郎霸州盜劉六劉七起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 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乃大悔 詔逮下獄庾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將襲擊大破之擒虎死賊分爲兩一由蒙城太行流劫河南御曰劉三趙風子衆猶盛都御史彭澤帥秦兵復破

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拜副都御史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無不惕息悚恐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悚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殺虜以萬計趙鑾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徵賊而賊隨衂隨脅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溪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

復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靼厄關險不得通度河南躪荆楚奪艘瓜洲掠淮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餘黨溺水死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鄒本恕尚書洪鍾擊破之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能將 詔澤充總督討之澤發兵破殺廖麻子衆遯寬山寨多伏弩箭棘中澤分兵擣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購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仍理都察院先是王瓊素忌澤勇畧而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上寵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揣知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且醉微挑之澤即嫚罵錢寧奴才壞天下瓊且謬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土魯番奪哈密城金印廷推澤經理澤寧妄兵自使使詣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榼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諾澤輒奏事平乞歸澤歸而土魯

番薄肅州芮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抹得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畧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逮下獄 永陵即位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

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敗之上。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下冤之。九虜再寇、九疇凱從間道入、登陴睨、從上射虜、嚙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胡公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弘治十八年、應詔陳言、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

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廣西太平府、太平遠惡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黠好亂、先太守多難之、世寧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帖順、太平酋豪李濬、淫刑撓法、莫敢詰、世寧密授方畧、趙元珪、檇濬來獻、元珪者、濬外兄、也土官世及、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盜輕中朝人士、世寧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朝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世寧以兵備從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賊衆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廼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時寧王宸濠陰結羣盜、規不軌、世寧疏論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愈無忌、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庶治安之效

可尋、崩解之亂可息、然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員、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辨、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不爲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將聚爲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必至人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鼎鑊之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

得復護衛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　聖
明廣集羣議及江西鄉士有識士夫會議推舉才望
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
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
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者得便宜
行事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
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
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
疑仰遵　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

政務尊事　朝廷奉持常憲無得私交罔上廢法更
宜嚴戢官奄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莊田基
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
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　文皇帝聖旨
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
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家室有磐石之
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入宸濠賂捕世寧下錦衣獄
減死戍遼左宸濠反起世寧戍籍拜僉都御史撫四
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遷兵部左侍郎
南京工部尚書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尋乞歸嘉靖九年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
在兵曹不數月夙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議哈密
與南海不合論苴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薦賢才
安仕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世寧哈密土
酋番疏制置極詳初土酋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
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酋番遣使至大臣欲縛
牙木蘭易哈密世寧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
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酋

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唁時貴自成化至于今
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二我屬夷而
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後瓜
沙羽翼之地悉收亾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
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酋番方恫
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爲合難久我大震威
畧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
尋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
爲將皆報聞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

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世寧世寧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有奏議若干卷行於世其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世寧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材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公哉材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閣大異之顧材官非能曉此者詰知其故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

必重禍柰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周公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　武廟數游幸金爲給事中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不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溢討引鹽暴犒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嫁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金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數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不可時卒從金議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時鎮延綏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

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雪使之是極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金數爭之不得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鞭之衆譟然散圍帥府諸屬奔竄泣告金金曰吾在若母恐仰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

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言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諭以利害衆搏顙叩曰公定生我始解散去自金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金再撫保定往扼紫荆擒大同諜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臥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金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究金復上章力辯竟黜御史復以

都御史出鎮淮揚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眞議改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慴不敢任金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乃決從江之議以銕維舟行如期葬承天江千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悉死山谷中金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畧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書有晉人風骨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都御史馬公昊

馬公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眞定推官復謫判開州亾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蜀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親爲教閱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藉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

中喜以爲兵起未有昊曰此尚未見大敵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帥精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還副使治兵川東道時賊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乃可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通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耶獨治兵自如未幾復反集衆至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悉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

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吳請
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反失便。願
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
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
自西海犯松潘、四方震。吳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
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甚夥。筠僰人普法惡倡諸夷部
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
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

據泉口、而開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悉
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詠之、遷右都御
史、予一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
勝、逮下獄死。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攻其
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名臣志鈔卷十八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閑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附閻布政睿

韓公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
累擢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
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
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
少安。英宗復辟、召拜大理右少卿、右僉都御史、協

理院事、錦衣指揮劉敬、坐飲石亨直房、論死、雍抗言
律意、結交亂政爲奸黨。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寵
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累日夕。今不坐、獨
坐敬何也。敬卒不死。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大起、拜
都督趙輔征夷將軍、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衆議
欲分江西兵從庾嶺入廣東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
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鬬。雍奮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
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
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

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藤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自古然爲來寇不可以禮義諭惟戰勝是戢叔放子曰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神速不尚巧遲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督大兵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久苦賊今日幸遇天兵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秋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剖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悉力拒不支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上制　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兼巡撫開府梧州雍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引疾乞歸卒謚襄毅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公又洞

達凱爽不爲岸谷臨戎莅政豹變鵬摶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摛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陶公魯字自强鬱林人以胄監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今尉列見上官獨昏暗不醒大藤峽諸賊起都御史韓雍帥師討之檄魯隸麾下一日顧峒賊最强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湯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鋭甚又檻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麤統廢邑事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時軍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

令募數日足，晉乃爲別將，以操練陣法，推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晉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輒駭避，遇即叩首乞生，幸不死，竟無抗者。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程公信，字彥實，休寧人，正統七年進士，選給事中，吏

科。景帝時，虜犯京師，信監軍守西城，都督孫鏜、鄭虜西城外，失利，鏜惡呼城門求入，信疏言鏜小失利，即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力，虜逼城，鏜兵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亨、于少保謙移營關廂外禦虜，且號令諸將，景泰元年，廷議奉迎上皇，有襲千戶者，投密書，高穀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信倡同列會疏入。上晉中不報，天順元年，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寺急請馬，隸兵部，信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信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信廉得之，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驛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又據大壩山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信兵部

尚書，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芡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會貴州川雲軍俱至，賊驚散不支，俘斬過當，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蠻附賊，乘還師樸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芡部

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賞大理卿七年春無雨雪信應 詔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 天子六師敷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十年卒謚襄毅信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信顧不肯曰刑賞 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子敏政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廷瓚附朱英

鄧公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貴州程番府程番在苗山中夷獠雜聚廷瓚悉心規畫榜諭諸夷咸受約束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廷瓚決策征勦械首[illegible]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illegible]惡醸患侵田奪貨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illegible]憲悉消除非大更張無以保境安民始設都勻府一獨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左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時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討平鬱林川雲鑪大桂諸寨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廷瓚斬獲首惡餘悉解散歸

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歷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太子少保童公軒

童公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軒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憲廟踐阼軒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

求也願時引儒臣講求　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　上優詔褒美、四川盜作　命軒往撫、軒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羅拜乞生、悉慰遣之、賊旋復叛、去軒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斬獲無筭、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軒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已丞政僉事、督雲貴學政、召拜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教諭余正已奏言曆法之差、上命軒與之考論、不合、軒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杪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多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戊

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弘治改元、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軒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軒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壘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治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事下所司議行、用寅進南禮部尚書、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以計曹郎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馮瑤越王仙女雞公姜章盜互起、執參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破賊、華林賊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捜得其衷、乃縱使還、奇愧感、復約內應、

夜引兵舉火爲號復大破之境內遂安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從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蔡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勛在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北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葱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墻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勇康福

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斧鉞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遣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之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苴部相仇殺土酋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

承勛晝閱夜籌懋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充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名臣志鈔卷十九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侍郎薛文清公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擢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正統元年、督山東學政、王振問閣臣、吾鄉誰可爲大用者、皆薦瑄、遂召爲大理卿、閣臣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授官公謁而拜恩私門者耶竟不往振銜之、會有指揮某死

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禁妾勿得嫁、妾因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爲辯寃、駮還至三、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誣瑄得賄庇死獄、瑄遂逮繫當死、縛詣西市、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向廚下大哭、振問何哭、僕對曰聞將殺薛夫子、振遂意解、傳詔赦免、六年擢起大理寺丞、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英廟復位、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時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居家八年卒、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謚文清、從祀孔廟、

聘君吳公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少讀伊洛淵源錄、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謝去舉業、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足不下樓者二年、天順元年、石亨疏薦與弼、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善、遂勑遣行人聘與弼、上復問南

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諭德左、又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上命與弼前、與弼請疾歸山、上曰宮寮優閒、不必辭、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何爲不受職、必欲歸山、當俟秋涼、亦不固晉卿爲朕諭此意、南陽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旣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

去。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與弼陳十事、表謝歸。與弼風格高邁。胷次灑落。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白沙嘗以周易疑義來質。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白沙如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乃延至家。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兄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獻章 附陳眞晟 胡居仁

陳公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再上禮

部不第。成化三年、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文。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微茫。聖學信非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糠粃。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無漱羣芳。持此木鑽桑。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貌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顚沛中、此志竟莫强。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湯役役、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迴狂。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受翰林檢討。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

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殊矣。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弘治十三年卒。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獻章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旣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滕洎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

心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考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始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篤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眞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年十七八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悉歸自是不復事

科舉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至一二字則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既而悉臨川就正康齋貸其家直得五金携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爲至臨川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

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學于康齋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

尚書湛公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乙丑會試第二名進士高等選擢編修上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

不遽與言嘉靖初陞侍讀南京祭酒刻心性圖說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若水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

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授。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卒于小禹洞。年九十五。

心齋王公艮 附子璧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自艮始授學。讀書久之。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艮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艮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

越時。時造越中。請質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匿車勸止。留一月。反艮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已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或勸之著述。不應。晚作格物要旨。子璧復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爲東崖先生。

名臣志鈔卷二十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義烏王忠文先生禕 附吳雲

王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戊戌徵詣金陵。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上稱善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丙午。陞同知南康府。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降漳州府通判。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禕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禕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皇上聰明神武。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且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元綱解紐。天兵肆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

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意猶豫爲改館會元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後竟被害于紳奏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贈翰林院學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自禕始正統六年改謚忠文禕殁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洪武初　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歷升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七年遣使雲南會獲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　上釋之與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謀說誘雲

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　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叛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

尚書孫忠烈公燧

孫公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正德中寧庶人蓄逆謀多輦金璧通朝貴錢寧臧賢等幸有變又劫持省臣日恣横燧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時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且起諸省臣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燧旁盡庶人奸黨一言動輒告庶人燧知庶人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留爲之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又開南康安義鄉爲縣又請　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横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燧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宸濠

使其黨途要之不得達宸濠所蓄賊淩十一吳十三閔念四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副使許逵調兵勦之賊委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　朝廷遣大臣卽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　太后密旨召我監國燧曰安得有密旨遂不屈死後宸濠首遣妻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王公守仁起義兵宸濠遂敗嘉靖改元贈禮部

尚書、謚忠烈、

尚書許忠節公逵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選知樂陵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之馬或棄城、逵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在、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陞山東按察僉事、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逵每縶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勘巡撫孫公先後聞孫不然之、然亦重奇逵、凡規防機宜、悉與逵議、宸濠反、執孫

公逵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得輒無禮、遂大罵宸濠、并縛逵、逵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

學士劉忠愍公球

劉公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翰林侍講、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詔陳十事、王振怒、球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球死地、未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遂酷考璘、誣服、球爲畫此疏、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球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正統末、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鉞、鈺俱進士、

尚書章恭毅公綸

章公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儀制郎中、懷獻太子卒、御史鍾公同、諷禮部請復沂王東宮、禮

部大臣咋舌曰、作死、綸發憤具疏、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疏入、上大怒、下詔獄、炮烙煅煉、迫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并逮鍾同、廖莊同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綸錮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

綸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成化十二年請老卒特贈尚書謚恭毅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日總裁劉定之定之曰奏疏晉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誠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盍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大理寺丞鍾恭愍公同

鍾公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爲監察

御史同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遂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疏入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不死六年又杖闕下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圜土莫敢收葬　裕陵復辟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　茂陵錄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同歿已久血漬臀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中謚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莊

廖公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景帝時爲南京大理少卿五年下詔求言莊上疏仰唯　上皇被晉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爲意幸賴郊廟神靈六飛南歸臣遠臣不達國體不知萬幾之暇曾一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伏覩　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見

兼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特念天顏時爲展謁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以篤親親之恩仍令羣臣得以乘時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彌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

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矣。疏入留中。明年章鏗二疏入　上弁逮莊杖午門前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改南大理。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莊任性易直。然好剛尚氣。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莊雖亾芥蔕。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好存謝賞。客諸遊知爲權狎。至卒時無以爲斂。衆率錢相裒助。人始信莊廉靖。其潤達天性然也。

按察使楊公瑄　附于源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

御史。印馬圻內。疏劾曹石怙寵擅權。奪民田若干頃。既還京。尋寺連見。瑄約諸御史班劾二鹵。先有洩語二鹵者。彈章入　上怒詰瑄。瑄與御史周斌且論且對。屢陳二鹵罪狀。甚悉。下詔獄。坐死。尋從末減戍遼東。錢嶺赦還。或謂瑄宜詣二鹵謝。瑄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茂陵即位。陞浙江按察副使。修築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委馬堤。鄞衢所。東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卒官。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于源弘治間任五官靈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矯旨杖二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吏目鄒公智

鄒公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　詔陳言。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湯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

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井萬乎、丟劉募御史魏璋疏論鼐等妄言朝政、并下智詔、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智、智書詞、曰智僅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泥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遂坐妖言惑衆罪死、

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 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四年暴疾卒、

大理少卿黃公肇

黃肇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車駕職方郎中、正德十四年、 上南巡、公卿交疏不聽、肇曰 上巡遊未紀、彬諂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含彬爲支語恐 上不悟、遂疏六事、其略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主靜立人極、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自舉矣、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臣下無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伏望 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

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　陛下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恠事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

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大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虧損盛德貽譏萬世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威之乎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之大臣用事之中官親暱之羣小固欲　陛下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而休戚之不相涉也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伏望　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旣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鉗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爲之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

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陽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權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猶至震動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

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乎伏望陛下將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仰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晋意時車駕員外郎陸震見鞏疏即辟已疏草署名同進疏入縛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鞏體最羸衆咸痛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晋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鞏嘗曰人生仕致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顧以此易彼何邪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杭疏諫南巡杖死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昭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淩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諍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

耶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 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修撰舒公芬

舒芬字國裳正德丁丑廷試第一時車駕議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大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

完錢寧輩爲內應人情洶洶芬慷慨疏諫言甚激烈有曰臣痛哭泣血有不忍爲　陛下言者　親王蓄異鼻之計大臣懷爲道之心陛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亾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墮時完以智術倖高位故造惡語沮抑諫者謂　主上闇直諫便舉刀爲劒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此沮芬芬不動復以此沮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夏公長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連疏入時

號江西四君子。　上命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　世宗即位　詔復官翰林大禮議起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尋內艱歸嘉靖中卒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繼盛

忠愍楊公繼盛直隸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爲南吏曹郎轉兵部車駕員外郎先是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　天子虛以聽之而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三邊互市市馬鸞主之奏以中國幣帛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躪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一矣往北伐之　詔下天下曉然知　聖意月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　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隳豪傑效用之心其不可四矣

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尊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其不可六矣伏羌之葬在在有之往者歷於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慴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其不可七矣虜昨深入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半歲而互市終之彼尚謂我有人乎其不可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

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而我無所攝問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賞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其不可九矣太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力以修武備夫虜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召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之馬吾藉此以資吾

軍則又非也既稍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善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 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若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夫人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 國家之深恩而牢

慴於虜之重勢內迫 國家之深恩則圖倍日前之安以見效外慴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至於公卿大夫知之而不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也 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 陛下勒燕然之石懸俺荅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 上壯之下相嵩等議咸唯唯鸞密疏入下繼盛詔獄獄具貶狄道典史未幾虜數賂約入寇鸞罪至族稍遷山東諸城令尋遷兵部武

選員外郎是時相嵩最用事恨鸞刺骨而善繼盛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而繼盛既抵任之十二日爲癸丑元日具疏論相嵩將上之會 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闕門復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略曰臣先因諫阻馬市罪應下獄鸞必欲置臣於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遂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圖報蓋未有志

於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寇惟胡虜爲急在內之寇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練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言其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其彌縫又幸於 陛下之晉而愈無忌憚天心仁愛屢示災微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

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心不在于君而背之皆叛也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 顧問視制草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奏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其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又無丞相之責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亦不可一毫上僭嵩以票本自任竊弄成福 陛下用一人嵩卽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罰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

己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意 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 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今 陛下苟有一善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所進揭帖刻板印行名曰嘉靖疏議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令嵩票本盍取君

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泄漏以故題疏方上滿朝共知　天語既下前講若契如錦衣衛經歷沈練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其票擬其即使所善問世蕃同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又以子而弄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蹂躪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

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表侄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門下客御史黃如桂爲巡按遂將孫嚴效忠嚴鵠等冒兩廣奏捷功陛所鎮撫又冒自斬七首級功陛錦衣衛千戶夫效忠鵠皆世蕃豢養乳臭子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矣圭得入掌後府矣如桂得驟遷僕少矣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倘既作效傚成風蔣應奎

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鬱總兵甘肅貪虐論革時大同帥張達賊沒胡虜竊伺使嵩少有爲　國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世蕃乃受鬱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嵩父子於時嘗自誇爲有薦鬱之功矣及鬱勢出嵩上反肆淩侮嵩嘗自嘆以爲引虎爲患後悔知　陛下有疑鬱之心恐其敗露連露始互相誹謗以泯勑黨之跡而蔽　陛下之明耳是勾虜背逆者鬱也而受賄引鬱者嵩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蒙顯

戮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逮治求救于嵩嵩復曰無恐吾已爲密疏保若矣至於臨刑知爲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也刑部郎徐學詩以論嵩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察京官時逼令吏部將學

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夫應豐乃供事　內廷之臣猶敢肆其報復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限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黜罷夫汝進言官也縱言而不當業降其官矣其爲典史何過可指而必以私怨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傷陷者又何限耶不意考察大典　陛下特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而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

失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不論人之賢否而惟論銀之多寡故各官之任亦不以報　國爲心而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於軍士故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故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遍天下雖　皇上屢加撫恤之恩豈足當賊嵩殘貪之酷哉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小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殷勤者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伯夷而亦罷斥守法度者以爲固滯乃彌縫者以爲有才廟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忝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何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

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也嵩欲塞天下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展轉擺飾詔爲彌縫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夫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御門緝訪之也嵩今世蕃將廠衛各官籠絡委曲結爲姻親夫既與之

姻親寧恐發其罪狀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諸進士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輭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陛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恐於負　陛下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

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輩亦可畏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亦必先報世蕃故嵩得先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爲一黨互相倚附是　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弄立見矣臣前諫阻馬市遠謫邊方往返萬五千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

賊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自取必至之禍哉但臣狂愚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惟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竊恐將來爲禍更甚伏望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諭諸閣臣　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全國法輕則令之致仕以全國恩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至斷知中國之有人將

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疏上逮詔獄問王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繼盛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就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不常見　上非奸臣所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鰍蛇膽酒也繼盛曰

椒山自有膽豈必鉏蛇哉遂談笑秉杖杖畢下刑部獄王北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諸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有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翀董主事傳策翀疏最爲時人傳頌

光祿少卿沈公鍊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强衛赤子爲急用

伉倨忤御史得調茌平再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閒而賢之請吏部得鍊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鍊炳與嚴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所世蕃屋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强灌之鍊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又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亦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是虜闌入塞都門不啓 天子坐西齋宮愛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媛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太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釋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撿討毛起嘯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噤不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至辱臣死耶太宰慙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不予貢次

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時鍊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益是時相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意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訐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鍊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亾

所信吾謀矣吾即不[illegible]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亾所異同宜從坐　詔以鍊昔歲諠譁亾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梓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傷脫鍊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從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矣里長老間知苾咸太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

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懿爭爲鍊詈相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嚙之切骨而等[illegible]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巽懦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芟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橈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

廉得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鍊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鍊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奄嵩子世蕃所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以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屯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

順則與楷合筴捕諸白蓮教涌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鍊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二子杖殺之而移檄逮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惫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惫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襄言事者錄

寬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
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
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　詔可捕
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鍵急謂
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
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於詩文援筆立就奇瓌甚而
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
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
一子四長卽襄次袞次褒死公難最少子袞以稱免

襄旣白報公讐推大學恩袞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徙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
不死神韡韡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
死而死矣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瑞

海公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
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遷淳安
令初入署例有燕瑞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召丞尉
學官弟子者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
竟日散去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介豆
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
直權甚重家童過淳安瑞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
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盍異之也
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
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醵燕之費至千
餘金鄢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次及
淳安瑞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
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

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陞戶
部主事時　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瑞慷慨言天
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
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恠妄甚者不見二
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爲薄美　子夫婦
君臣其言皆痛切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　徐閣之
意若爲動者嗇餘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不可遂
下瑞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瑞直聲亦遂聞天
下亾何　肅皇帝前　莊皇帝奉遺詔出瑞獄還其

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瑞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貴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開瑞至即易赭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出行亦遂減其半六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湖薮瑞斥美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瑞獨卵翼貧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

人無過萃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瑞嘗論欲天下治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敝邑撫三吳者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然瑞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瑞解官歸里萬曆初起南京僉都御史南吏部侍郎爲右都御史掌南

院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瑞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不絕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名臣志鈔卷二十一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李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下獄數年赦免　獻陵初即位時勉復上疏諫疏留中秘不傳　上怒甚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觔幾死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時勉言戇觸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械復其官正統三年陞國子祭酒初時勉與陳敬宗同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時勉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勉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王振惡時勉守正搆時勉荷校國學門諸生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叩闕下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叩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爲御史疏請上讀大學衍義忤旨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敬宗

陳公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中爲南京國子祭酒敬宗美鬚髯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

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聲宗之政肅於朝廷敬宗故善飲嘗一夕過劇兀坐喧頹中人伺敬宗見其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敬宗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敬宗獨久不調時李時勉爲北祭酒有聲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致仕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

都御史軒公輗　魏驥　都穆　周新　夏寅

軒公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悉進衣却去徐作

舊衣乾始服之去按察浙江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晉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軒廉使殺鷄爲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天順初輒爲刑部尚書未幾請致仕陛辭日　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行僅二竹籠歸家是汝乎公頓首謝　上復賜金爲道路費尋復召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僕聞公來

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同時有吏部尚書魏驥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歷位冢宰卒年九十八謚文靖又有都御史都穆天台人永樂三年進士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歷官三十餘年歿不能斂又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介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死　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又有夏布政寅莘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監司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言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都御史顧公佐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歷御史按察兩京尹通政使宣德二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　上問廷臣孰可掌憲者東西楊以顧佐對遂擢右副都御史掌院事佐考覈貪淫不律嚴瞻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奸吏犯科者捃奏佐受隸金私遣歸　上以佐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

西楊閣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新者[illegible]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登臣[illegible]上怒欲下吏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　上怒[illegible]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言　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且貸汝　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　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佐請老家居十餘年卒

少保林莊敏公聰

林公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於高穀者胡濙王直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聰疏言直濙省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捕之意乎兵襲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

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聰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省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聰議聰彈劾朝貴無所屈避王少保嗟御史王溥劾聰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閣欲殺林聰殊驚恠耳上聞意立解聰復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辟陞僉都御史掌南院又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

年卒贈少保謚莊敏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楊公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歷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泰陵即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守陳擬南吏部侍郎上覽疏曰守陳宜晉此即拿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

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常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守陳嘗言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晉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其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彭公韶、字鳳儀、甫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刑部郎、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蹤、僉都御史入院、韶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韶屹然持正、不爲吐茹、有外戚冒賜額奪民田、勑韶即按頃畝、韶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但勑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驩顧折券、矯賜爲人、今眞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爲恒產、不復

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雲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强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同或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爲請耶、成化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移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舍爲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帷帳、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海者太監芳爺也、芳見疏大怒、會韶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爲色慍、芳從旁言、韶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止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泰陵即位、召爲刑部侍郎、會浙江不靖、勑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帥、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勑韶理鹽法、公繪奏海貧人、鬻淋熬貧、以期朋償之苦、節爲六圖、以獻、尋召入爲吏部侍郎、

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且擠紘、詔竟抵景法、禮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蠲旨、詔言景贓十未及一、即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鎮、詔在部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張聚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第一、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選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

服以入選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
顧獨殺於御史前乎已督學南畿成化初遷河南提
學副使會侔闢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
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
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邪選曰提學非都御
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
直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
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擢廣東布政使市舶
公鹽葦眷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貨鉅萬

御史宋旻不敢詰選獨移文奬瑤眷誣據選黨比
高瑤和同貪墨　上遣刑部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
同愛往勘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選所黜吏張
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榜拷聚聚曰死即死耳安
敢以私憾汚我公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
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　詔奪選官逮錦衣獄
選行至南昌疾作卒於百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
元禎殮以疏給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
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

謗上疑於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却委於母豈成
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日能鑠金而毀可銷
骨也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矛
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葦眷通番敗露知
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因監司之
體也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觀汚衊清節熒
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幟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
臣以小吏誣誤爲選罷黜眷妄意臣憾選厚賂唱臣
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

臣不可利誘逮臣於理獄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
死顧天終無異日行等依傍眷諳文致其詞劾選勘
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頃年嶺外地
震水溢漂民廬舍撫按蔣杲若罔聞知選謂展轉行
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乃爲勘官
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
又潛遣養子密報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
斯司寇詰奸刑暴安取此輩臣以罪人擯弃田野秉
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

歷之士銜冤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　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選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

給事張公寧

張公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七年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落第訐其考官於

寧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數裁曹石乞請事　上以是知寧朝鮮毛憐侵殺內降遣寧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遼東奏至勑使臣取便進止寧時至遼陽拜勑言君父東顧敢自便乎竟至朝鮮致命　茂陵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竑李秉爲兵部尚書都御史諸大臣不悅皇太后生辰設齋醮禮官斂大臣金錢祈福寧言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給事中王徽等論南陽戍邊寧復申救以故諸大臣公益忌寧遂薦寧及岳正清黃仟郎都御史竟陞寧知府汀州寧至汀有惠政先是寧爲給事中才高不屑下人人以故輒挫公公抗志求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寧慷慨直遺重聽屢回屬意大用銜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恤民隱養高林壑孤踪無玷法書繪事爭相傳寶所著有方洲集若干卷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潘禮　胡拱辰　王琦　李裕　朱裳　顧潛　蔡孫需　陶琰

公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累官都御史掌南院事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能繡致仕繡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已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大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敗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狥公不邀時譽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敗萃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繡才

節操履無讒珊等賜謚鄉孤惟宸衷軫念幸甚　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卿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　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

僵臥不能起天顧問竟以饑寒卒臨潼李崙字世鵬爲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盧州府陞河南參政卒之日貧不能葬妻子不免饑寒守臣爲奏　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提學御史顧潛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終副都御史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白首清風嶙然不滓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自奉每飯一蔬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

御史陳公茂烈

陳公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爲吉安推官有聲陞監察御史服素袍騎牝馬身若無官者以母老乞終養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薪米出則自執小油盖妻子服食麤糲女適彭惠

公孫輔嫁其京薄人不能堪公泰然自足正德中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疏辭不允茂烈卒無子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傅公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正德六

年、陞禮部尚書、是時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朴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珪佯不知執奏、執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　天子壤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　祖宗法耶、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征又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宮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且熾、以冒功者冗賞、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

郊、折脚脮間民、囂然思亂、禍在　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致仕、尋卒、嘉靖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劉公麟、字元瑞、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麟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出守紹興、逆瑾嗾麟不修謁、掇郎中時瑣細、發爲編氓、郡人爭致贐、麟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瑾蒙一錢惠耶、旣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歷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麟咨自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麟意、賜庫名曰節愼、實自麟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濟典式、不受覈、麟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嗾公會請罷遣織造、忤　旨、勒致仕、麟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之壁命曰神樓、太宰李默言麟僦居溧陽、嘗造門

候之、麟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于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按察副使邵公清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弘治壬子、領鄉薦、以學職、薦授監察御史、戚畹張延齡、奏入負緡錢、得　旨追給、清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爲人索私負者耶、七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盡逮諸姦豪僞戚宦爲宿者、論如律、擢

倖及中人多不利清逆瑾構逮清榜午門下家人泣清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況得失在我何哭爲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瑾誅薦起雲南僉憲左江兵備數十書乞休補廣西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目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丙午秋年八十而殁

名臣志鈔卷二十二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姚公伯華

姚伯華者浙桐廬人也元末兵亂奉父母匿間原山中倉卒爲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伯華尋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死久矣伯華裹以終紬被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墓之右用木錐穿土穴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

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發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伯華三子八孫夔史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

猶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孫惟中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海寧州吏目、父卒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啖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頮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劉亦居室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王公原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徭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躬耕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全活勿復相念遂出不告所之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苦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去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止之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大號遂與母別初去涿鹿轉東行將徧齊魯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廚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攜杖入問原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洪水晝行夜禱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門下天將曙一沙彌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

此原曰文安人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爲象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不相問訊問知即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當竟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力强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晉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著

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未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會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閭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歸公鉞附放子繡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鉞由是失愛父提鉞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失太倉娘詈詈數鉞不休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及鉞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復相訴曰有子不君

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鉞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鉞往溺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鉞誠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鉞少餒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鉞族子繡字華伯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崔孝童鑑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新聲佑聞而悅之遂留與居鑑母王嫌非類每詈王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

[illegible]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出輒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抱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問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宅也語畢即潛入學舍挾刃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

道諸理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廟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 上詔平法司議大司寇廷尉咸憐其幼能激義請于朝 上可之得減死論

員外郎杜公環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父以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不食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

乞曰今安慶守譚敬先故允恭友盍往依之母如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槐可辯識母雨行至環家衣甚縷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慰之曰天方雨雪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歸環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環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敬與戮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遠語越十年環為大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

[illegible]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放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頗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環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

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李公疑

李疑字思問、金陵人也、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訶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即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令其少恩如此、疑居通濟門外、授里中子弟經、得粟以自給、不則以人物推人休咎、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

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求假寄榻、疑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晝淳流涕曰、我累君不能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爲取之、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擕以歸、面發囊籍其數、加封識焉、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書召其二子至、疑發棺、弁取囊金、授籍還之、二子以米償、卻弗受、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聞、故嘆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遂俾婦邀以歸、產一男、踰月始辭去、不取直、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

葉公伯巨附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爲人介、不

[illegible]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它、亦不

[illegible]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上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煩、其論分封、謂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兼城跨邑、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爲縣

諸生嘗侍其兄士原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繫獄中時天子方怒空印事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頗莫敢諫適星變求言士利欲疏論乂之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

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從來久遠而不足深罪者也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犯法者無所怨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猝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耳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甚殷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其書既成欲上未決毋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怪問所苦士利曰我疏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

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四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 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王孝子世民

王世民者金華之武義諸生也父曰某業南畝自給愿而弱與族子之悍者辭狎而口語相失也族子倚之墻築其脅傷困卧且死撫世民曰死奈何時世民

在雅也泣曰直之官不則死之父曰不然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僇我也且若彼錢神何汝辱有汝母何以死哉父死而諸宗人之長者以好會請捐族子之腴五十畝償世民曰以爲若死生貧不則吾曹力能屈若也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世民既受田復白母曰家幸給饘粥毋食讐遺也田之入以共賦役外手積其數市金而封之扃固之歲以爲常世民自是日事而晝夜讀書入試有司補博士弟子以

一孺子教弱弟使亦有成立而其於族子以兄禮之亡間每有召宴則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曰脯菜若干漿粥醯醬若干爲鏹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即毋亦意且忘之冀其養沒齒而已然世民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筳篿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工所鑄一利刃已厥其薄不任棄之復爲剛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之宅山之姻家飲大醉童子掖而歸至無人所世民前擲曰兄何自醉若此族子曰吾飲某氏甚樂也弟何之世民指其傍山僻曰毋老矣先隴陋不受歸而茲山有嘗於青烏子書者兄試爲我銓之族子蓋素挾稱其術者也世民謂童子而遲我山之址而吾掖兄上既上出袖斧而揮之中項踣族子呼暴曰殺吾耶世民哭曰嘻令若死吾父吾腐心者十年矣而今得反之若姑往吾亦隨若矣族子不能對再斧其脅立死囊其首而下俄童子尋聲至世民叱曰吾所以不偕汝避近傷汝報而家吾身赴獄矣歸至首於

主前曰幸不辱也拜辭其母曰弟今壯可養不孫不見餒矣疾趨至縣令所出袖中牘謁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讐畝所出也又出其宅鏹如干曰此飲讐費也願併畝悉以還之令詰曰死者不汝兄耶世民恚曰彼讐也殺父安得兄之且因所以來償死耳非靳脫死也於是世民之母來請代曰妾所使也其弟亦來代曰某實爲之兄不與也世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世民養母者弟也何代爲令義之俾浮繫於麗譙之上飲食

之具其事以請既訊撻它邑令某與令會勘它邑令謂世民所殺族子陸世民父死者也法歐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父屍而後獄可成檢有日矣世民聞之自譙投而下敗面折肢久之乃蘇歎曰吾爲父復讐事已畢償死法也且吾往者獨不能聞之官懼暴我父骨以牽牽至今今乃爲我而暴我父骨也吾杜吾口矣自是絕不食令使其所強之不應積十日脩然而逝它邑令愧跳去御賞久之下邑令爲祠世民令請以世民所

爲材費御史曰讐金也而資之以祠孝子乃議發他贖鍰嗟乎報讐快心事耳即使烈男子能之然未有純恒不息因時處中從容之死如世民者其在倫常不亦中行之聖乎哉即堯孔所稱奚讓焉

義僕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黍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不牛馬若耶廼盡策曾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發珥之屬得十二金畀寄寄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齊聘皆千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皆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

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敝縕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有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聽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焉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詹事曾公棨

曾襄敏公棨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棨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公聞得如曾棨否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自

[illegible]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illegible]當世卒贈禮部左侍郎

修撰康公德涵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壬戌狀元及第嘗曰經籍古人之餽也有蒐焉吾得其蒐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醇不則啜其醨其下食糟酵焉耳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嚬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也耶君予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海在史館凡三年諸著作必宗經而緯子史以宋人言爲俚以唐爲巧以秦漢爲伯仲海固與逆瑾同鄉瑾苦交海不能却瑾敗海遂廢海放情詩酒中原論風流者至今宗之海猶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杪不爽用掌鈐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熨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illegible]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年六十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

[illegible]公愼

[illegible]字用修蜀新都人數歲時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語父廷和大奇之辛未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 武皇幸宣大榆林諸邊愼疏切諫不報辛巳 世宗卽位癸未纂修 武廟實錄愼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盡以藁草付之刋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十五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愼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

昌衛時年三十七、慎嘗有詩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誰與傳。卒於戊所、年七十二。穆宗皇帝即位、追贈光祿寺少卿。

副使李公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時外戚張氏怙寵、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

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謝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召見本兵劉大夏、問曰、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久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爲濠所陷、而夢陽與岳不相能、岳疑夢陽、傾之相訐、奏夢陽閒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副使何公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十五舉鄉試第三、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逆瑾用事、上書政府、言宜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復授夢陽遭江西之訟、衆莫肯爲明者、景明

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義子不當、不當寵疏入、晉中錢寧欲交驩景明、持書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汚、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陞陝西提學副使、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及雍大記。

考功郎薛公蕙

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嘉靖中調吏部主事、歷考功司郎中、蕙初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大禮議起、廼撰爲人後解、

爲人後辯、奏入下獄、久之復官、尋爲給事中、某搆其罪、坐罷、其所著有西原集、老子解、

山人孫公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尊句、日閉戶獨居一室、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太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峯、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歌曰、滄蘭桂兮薜虎豹兮從、魍魎奚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來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

云、一元於世俗物無所好、尚獨喜爲詩、詩人音節、凡感佚興會、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詩、而發之以豪縱恣肆、而時出入於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峯、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絕、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州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揚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關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僧生白閱

知府方公克勤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起家濟寧知府洪武初　詔民開廢闢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　詔益勸課闢與民約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析為三等書吏不得並緣為姦歲暮轉戎衣于

民舟者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破產十入九民請以舟儀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裁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與援為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為密聞之中書仰曰　詔罷役凡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之不留案牘先是克勤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會大師十萬往塡燕官吏索糧芻相轇轕于前克勤依序酬決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漲數尺舟遂去克勤為政以風俗為急以德化為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不忍為也府庭不陳杻械懸韋鞭楹間示無

吏楊貢所構誣　詔御史廉按御史憚日之謫戍江浦尋卒克勤孝友備至交與洞列某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昏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其長慎如此

知州吳公履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　國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諸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

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堂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
德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
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
恚集少年千餘人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瀕死瓊輝
兄弟詣庭訴齒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屢念獄成當
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
邪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屬爾耶曰數人耳曰汝
[illegible]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
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頓

乃捕撫垂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
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
轉諭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令怒欲逮
諭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鋼之而往捕其餘民大
駭屢討民無罪出巡獄吏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
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
人何罪且法乃 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
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乃得已
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怪以爲神至

奔走祠之屢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
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
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恃
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奚良檄旁縣兵捕
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屢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
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
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
[illegible]奔相告勢危甚屢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
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

之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
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
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屢爲吏
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
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
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
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擢知濰州二年謝事歸
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戲謂屢曰若願受長
者教乎屢曰公何以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

之、陰惜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屢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愼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屢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灌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場圃樹木爲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高皇帝克武昌、灌詣軍門上謁、上與語比征、以經歷贊軍、已擢寧國府知府、與

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爲式、布天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覈歲儲、民聞爭輸、稃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死論、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尋卒、

知府況公鍾

況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傲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勑、未宣、今宣勑、勑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拏問、語於是諸僚皆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吾不能如闞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

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斯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辯、鍾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顛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斃屬吏出會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刷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

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甚商易、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百獲收、以故吏畏民安、迹職錫宴賜詩、九載留者八萬人、楊士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

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彊禦、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禪、然度量廓如也、蘇數十輩、卒無繼者。

知府徐公咸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海鹽人、正德辛未進士、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民嗷嗷待殍、咸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教之、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民賴其利、移守襄陽、郡有妖民倡左道惑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餘黨悉爲解散、罷守歸、屢徵不起、其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濱三稿、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侃

唐侃、丹徒人、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攜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知山東武定州、一葬承天道、出東德州、止官、裒民間財甚鉅、不給、侃曰、以牛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

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辦者死、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錢不可得也、諸閣愕眙視、莫能難、於是諸逃者皆被罪、侃獨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及諸僚賻之錢、乃克歸葬。

知府徐公九經

徐公九經、貴戾人、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笥輿、延見諸候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共賣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用印、內柬中、九經按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虎戈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諜必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商論使

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武斷弁兼不止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用里三老逮笞之、終不遣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多自引去、居恒謂即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惡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經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籩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秋蔬果、鑿池種魚、閒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 上方祠鑿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按故牘、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者懾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然歲侵、貢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

九經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役糴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主老受而分食、其餓者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積九載、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

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毋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察忍則不爭九經居恒不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一菜於堂因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其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象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

督炳圖者都督挾上寵橫甚人謂避

奴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嫖

不敢發圖分爲三亡何出榷荆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榷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倖臣趙文華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逐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款色而九經第遣一介齎牒謁之云郎有事涉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無何致仕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

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

彊無恙也至年八十五始卒九經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言道被逮九經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夏從檻車中問得之爲感泣然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名臣志鈔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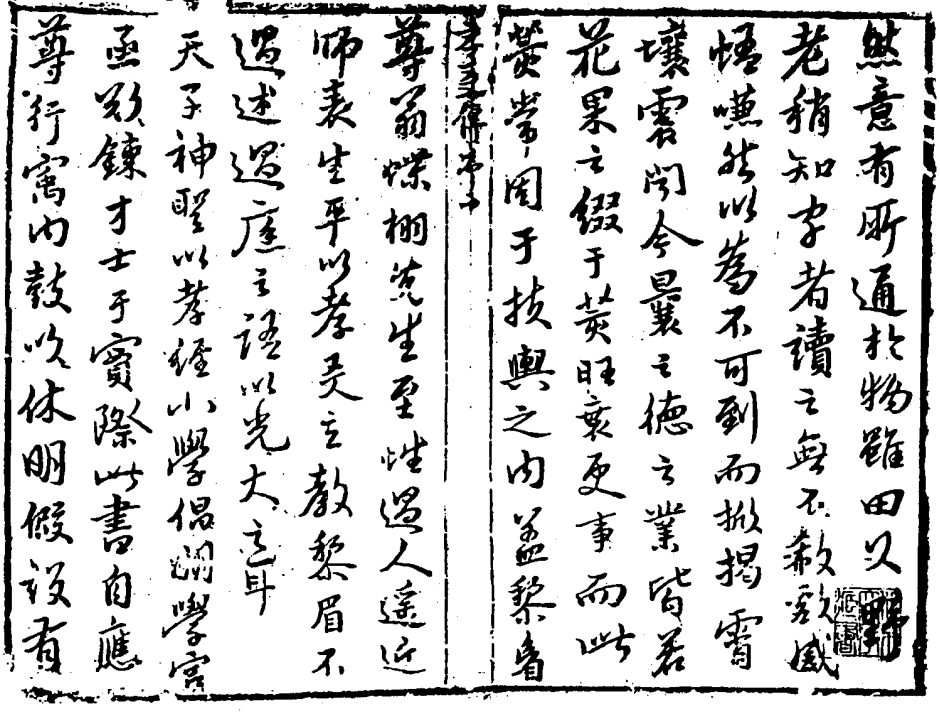
明吳孝章撰孝章字平子嘉興人是書前有天啟癸亥吳中偉序謂其鈔鄭曉吾學編王世貞四部稿而稍節之然如孫一元傳乃殷雲霄所作則亦不全據鄭王矣所錄始於洪武迄於隆慶凡一百五十三人卷中有自爲贊詞者如李善長傳末是也有襲弇州史稿者如湯和傳末是也然著劉基與李善長同卷而贊詞獨不及於劉馮勝傳友德藍玉同卷而贊詞獨不及於馮藍則未知命意之所存其所載事實頗爲缺畧而徐達傳之附增壽李文忠傳之附景隆此自史家備詳世系之體若惟志名臣烏容及此至于謙傳之附石亨益無理矣中偉序全仿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例行以韻語殊乖體裁謂之不善學步可也

孝友傳二十四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友傳二十四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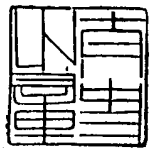
原缺第一葉

人扶鴻濛之秘銘日出之卿而氣
孝爰托之始譬則井植生梓而
溝植生條拈花直月日事耳何
則是狂生而無其本者也則是
書安可不讀矣

賜進士第

孝友傳卷三

經筵展書官翰林院編修丁事
郎林增志題于金臺玉署



孝友傳後序

郭黎眉爲太沖中表尊行相知共
事家久每服其神姿睿徹意味遙
深蚤皈依大乘出世入世一法透
悟無碍數年前善過一刻爲中下

後序一　八

根砥救菲鈍如太沖得奉以周旋
恒有愧於多過則恒有愧於吾黎
眉也昔人說訓子何不教他讀孝
經論語免使學嘲風詠月汙人行
止三復斯言使人增歎黎眉尊公

蝶栩先生耆德碩學人倫冠冕克追其先有道之遺烈惟以孝友倡其鄉人人亦不言而喻當世名流滋茲土者恒矜式之先生性不好名亦不言隱每喜與愚父子作切

近語謂家庭至性人生當盡之事無以過人今歿少久而追思者不衰蓋先生之孝友即黎眉之箕裘也世衰道微人以聲利為學不復知有根本之業設古人生於今當不知如何惶駭凡屬有心安得晏然而已故著書一事非儒者所急務獨著有用之書為人倫樹軌聖賢立心者此亦至心賞慕者所不能但已者也於是黎眉子繹其先

德有孝友傳二十四卷

皇明孝友傳八卷將行於世孝經論語善於詮性此書真善於詮孝經論語愚竊謂此書直可統括二十一史務切近者當不以為妄言近

日吾友江邦玉留心砥世有孝經集刻誤屬吾序吾謝不敢以聖人之書非後世末學所得謬贅若吾輩有心於聖學追芳躅而勵獨行則直將呼昔人而質之若聞其聲若見其形易地設心斷然不疑者矣

癸酉冬日後學吳太沖頓首序

吳太沖

孝友傳目次

卷一
殷
泰伯仲雍　伯夷叔齊
周
周公旦　君陳
魯公伯禽　尹伯奇
卷二
列國
顏考叔　衛太子伋附弟壽
晉太子申生　晉公子重耳
秦康公　魏顆
石奢　吳季札
伍尚　孟獻子
孟莊子
卷三

列國
孔子　仲由
閔損　顏回
曾參　高柴
卜商附言偃　孟懿子　孟武伯　皐魚
顏丁　少連大連
孔伋　樂正子春
韓伯俞　老萊子

剡子
卷四
西漢
石奮附石建　石慶　金日磾
韋玄成　丁蘭
于永　董永
郭巨　王陽
原涉　劉紆

卷五
東漢
蔡順　劉平
趙孝　王祥附兒萌　車成
江革　淳于恭
杜林　鮑永
郭丹　許武
張武　魯恭附魯丕

伏恭　劉茂
樊儵　古初
班超　丁鴻
庶范　姜詩
彭修　韓稜
鄧彪　陸續
毛義　黃香
劉愷　馮豹

卷六

東漢

周磐　許荆
李充　樂恢
薛包　胡廣
虞詡　繆彤
戴良　朱穆
蘇不韋　趙咨

姜肱　袁閎
李曇　郭泰 附孟容
申屠蟠　孫期
陳紀　孔融
蔡邕　徐胤
蕭固 附蕭芝　杜孝
董黯　顏烏
田燁　隗相
顧翔　祭彤
郭基　衛公佐
張遐　韋彪
孔奮　歐寶
方儲　程堅
竇章　汝郁
鄧閶　嚴舉
楊震　沈瑜沈篠

鮑昂　朱儁
田豐　祭遵
鄧禹
三國
鮑出　徐庶
王裒　劉宗
孟宗　陸績
夏方　斯敦

顧悌　陳表
王修　李餘
黃朗　趙昱
卷七
晉
王祥　王覽
山濤　李密
盛彥　王敞之

王戎　許孜
庾衮　吳隱之
孫晷　顏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何琦
乘虞　范宣
卞眕卞盱　司馬芝
夏孝先　李信附李宣伯

嵇紹　孟陋
符表　馮恢
辛雄　吳猛
何曾荀顗　丘昂附丘夷　丘矩
王接　庾闡
趙煥
卷八
南宋

劉瑜　賈恩
郭世通　郭原平
吳逵　潘綜
丘傑　王彭
蔣恭蔣協　孫法宗
許昭先附董陽　姚吟　余齊民
孫棘孫薩附錢延慶　何子平
陸政　陳遺

秦綿　張楚
丘景賓　臧質
張敷　蔡廓
臧燾　焦華
謝瞻　師覺授
顧歡　袁昂
袁最
卷九
南齊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附章起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附薛天生 劉懷胤 劉懷則
封延伯 附陳玄子 徐生之 范道根 陽黑頭　邵榮興 文獻叔 范安祖 李聖伯 譚弘寶 何弘 王續祖 郝道福 何伯輿 何幼輿
吳達之 附辛普明
韓靈敏　王文殊

朱謙之 附朱選之　蕭獻明
王虛之　聞人叟
樂頤 附樂預　解叔謙
江泌　庾道愍
杜栖 附剡縣小兒　陸絳
張積　匡昕
宗元卿　朱文濟
庾震　魯康祚

謝昌寓　鮮于文宗
顧昌衍　劉瓛
劉瀛　劉靈哲
傅琰　袁廓之
卷十
梁
滕曇恭　徐普濟
沈崇傃　荀匠 附荀瓊

庾黔婁　庾子輿
吉翂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烱　庾沙彌
江紓　劉霽
褚修　阮孝緒
謝藺　張松張景
陶子鏘　阮卓
張景仁　劉景昕
李慶緒　韋鼎
蕭修　蕭勵
蕭放　蕭統
成景儁　劉覽
江德藻附江蓑　陸襄
高眞　張稷
夏侯祥　宋瓊

王規　劉孺
嚴植之　庾蓽
劉苞　袁君正
卷十一
陳
殷不害　殷不佞
謝貞　司馬暠附司馬延義
張昭附張軋　王知玄

徐孝克　徐份
卷十二
魏
長孫慮　趙琰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附令狐仕　皇甫奴　董袞
吳悉達附崔承宗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李伯貴
陸卬　李德林
樊衡　吳明徹
瞿浩　楊固
楊玄就
北齊

孝友傳　目次　十二

楊愔
卷十三
後周
柳檜附柳雄亮　杜叔毗
荆可　秦族附秦榮先
皇甫遐　張元
柳遐　梁彥光
寇儁

卷十四
隋
陸彥師　田德懋
薛濬　王頒
楊慶　郭世儁
田翼　紐因附紐士雄
劉士儁　郎方貴郎雙貴
翟普林　李德饒

孝友傳　目次　十三

華秋　徐孝肅
陳孝意　朱昌寧
李士謙　李孝子
陳果仁　崔定仁
卷十五
唐
陳叔達　岑文本
張志寬　房玄齡

許坦　李知本
劉君良　王少玄
任敬臣　沈季詮
支叔才附王遇　王遐　盧操
程袁師　武弘度
裴敬彖附裴子通　宋思禮
元讓　李日知
李廻秀　狄仁傑

崔玄暐　陳集原
鄭潛曜　張九齡
梁文貞

卷十六

唐

元德秀　許法慎
陸南金　侯知道程俱羅
張琇附王君操　趙師舉　智　壽　智　炎　徐元慶　余常安　梁　悅　康買得
何澄粹　李典
許伯會　賈循
林攢　杜羔
陳饒奴　王博武
萬敬儒　章全益
劉師貞

卷十七

唐

張公藝　薛萬備
黃桓　張無擇附張福
王友貞　潘晃
沈景筠　滎壁
顏眞卿　高郢
李貞古　賈直言
王讜諦　何起門
徐仲源　趙翱附趙光遠

楊炎　劉常
董召南　魯季文
章成緬　費冠卿
廖洪　朱寶積
陳屺　張士巖
焦懷肅　張進昭
尹嗣宗附尹悖　尹秦先　尹行恕
張阿九趙言　張常洧附張公瑗

丁公著　馮猛
許利川　樊滸
張球　尹務榮
應允　韋弘宗
竇羣　路敬淳
許康佐　吳奉
朱仁軌附朱敬則　李孝子
唐海　孫既
吳海　陳太竭
賈會　袁鳴
郭景華　陳藏器
王世貴等一百三十四人　趙正言等二十七人
宋典貴等三十六人
後梁
王縉王繼王繹
後唐

韓德　張[illegible]立
後晉
李澤　宗修巳
北漢
王殷　孟熙
後周
柳敏　張藏英
李化清

卷十八

宋

李璘附甄婆兒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附王翰
羅居通附黃德輿　齊德一
易延慶　李罕澄
邢神留附沈正　胡仲堯
許祚附李林田祚惠從順趙廣鄭彥圭俞雋張文瀚張巨源

孝友傳　目次　十八

劉芳　瞿景鴻　陳侃　褚彥逢　彭程
陳兢　洪文撫
查道　董道明
郭琮　顧忻
李瓊　朱泰
常眞附常寞常守規　王洽　李繼成　胡元典
成象　陳思道
李諮　王樵
許俞　方綱
龍天祐　劉斌
樊景溫榮恕旻　邢暐
何保之　李玭
侯義　王光濟附李祚周善敏
江白　杜誼
裘承詢附孫浦董孝章　常元紹　王美高珪　朱仁貴
邢濟趙友　趙祚　楊榮　李居正　張可象

孝友傳　目次　十九

張珪　崔諒　王覺
曹遵　童丹　樊可行
元守全　段德　張仁遇
王子上　瞿肅　王世及
李宗祐　劉閏　汪政
李耕　東野宜　竇益
張化基　閻用和　楊忠義
富弼　歐陽修
司馬池　張知白
孔宗明　鄧中和
[illegible]　李訪

范仲淹
卷十九
宋
趙槩
趙抃 附趙抃 趙雲
范純仁
黃庭堅
朱壽昌
支渐 附何文鼎
鄧宗古
宣
彭瑜
蘇慶文 附皇亨
孝友傳 目次 二十
徐積
蘇頌
司馬康
趙君錫
郝戩
仰忻
申積中 附陳芳 王襄 毛洵 附毛溥 李善 李衡 楊芾
楊政
趙伯深
高登
岳飛
虞允文
楊慶
陳宗
鄒義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蔡定
李植
張伯威
鄭綺 附鄭德珪 鄭德璋
歐陽守道
鮑壽孫
唐伯虎
趙善應
孔旼
夏侯淅
崔希喬
吳二
孝友傳 目次 二十一
徐志道 附徐志遠
卷二十
宋
陳侃
王文義
畢士安
丁雋
盧世豪
范廷召
鄒長孺
張淡
孫唐卿
曹矩

妙印　朱道誠附弟之
林正華　胡淵
陳道周　李肅之
錢褒　艾君瑜
劉詵　陳天隱
趙文澤　李華
張根　苟允中
張琪　王大臨

汪與成　李彭年
李儼甫　王進慶
程俊　楊富老
劉子翬　詹惠明
胡師徐　陳亨運
李宗質　張超
吳璿附吳安時　袁鎮
江文卿　張興渭
張茂馮忠附李德勝　聶汝清　黃顯
吳應發　盧十一　仇大任
晏十二　王文正　吳仲三
雷大年　劉信伯　戈廷秀
壬仲友　東崇芳
維避　劉深
郭居敬　鄒致
沈麟　曾肅
鄒異　林公遇附林養直
許知言附許逢言　許知白　許知什
許知億

上官怡　史本
姜崐　王凱
黃槩　徐定附徐義　徐傳霖
過昱　丁天錫
吳汝明　張汝明
柯應烈　羅裳
阜璿　鍾伷
黃觀象　伍瑞厚

寗從龍　熊仁贍
上官超　薛半千
張以中　檀念二
楊祥　嚴冕
潘祺　許遂
張恪　孫之翰
張子英　馮鵬德
吳順　徐膺

劉潛　羅威
劉孝誠附李夔　徐初
金景文　周二附周三　周九

卷二十一

遼

蕭蒲奇不

金

溫迪罕斡魯補　陳顏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溫石　劉全
薛繼元

卷二十二

元

廉希憲　王閏
郭道卿附郭佐卿郭廷煒　蕭道壽

郭徇徇　張閏附苟世通向存義丁照
田改住附王住兒　寗猪狗
李家奴附管如林朱天滸　畢也速答立附尹夢龍
樊淵　賴祿孫
劉德泉附朱顯達朱汝諧　吳思郭回
孔全附張子夔李庭瑞　陳乞兒移利伯顏　趙國安　張琛
楊一附張本元善　張慶　趙毓
胡光遠附麗邁　陳韶孫

李忠附吳國寶　李茂
羊仁附黃覺經　章卿孫　俞全　李鵬飛
趙一德　王思聰
徹徹　王初應附施合德　施發仔
鄭文嗣附鄭太和　王薦
郭全附劉德　劉居敬　楊皥
丁文忠　邵敬祖附李彥忠　譚景星　郭成
扈鐸　宗祀

趙榮　吳好直附柴郁　陳舜咨
余丙　徐鈺
尹莘附孫希賢　卜勝榮　劉廷讓
劉通附黃鎰　丁祥一　張旺舅
張思孝　杜佑

卷二十三

元

長壽附永壽　福壽　那海　秋秋　忙古海丑　高中　采不魯　武拉

孫瑾附吳希曾　張恭
訾汝道　王庸
黃贇　石明三
劉琦　劉源
祝公榮　陸思孝
姜兼　胡伴侶
王士弘　何從義
哈郝赤　高必達

曾德　靳昺
黃道賢　史彥斌
張紹祖　李明德
張緝　魏敬益
湯霖　孫抑
石永　王克巳
劉思敬　呂祐
周樂　趙應祥

武德政

卷二十四

元

詹士龍　廖人俊
周古象　周良佐
孟君用　胡景清
陳譽附陳觀泗　張鏦
祖浩然　黃直

王良吉　匡國政
越楓　高可燾
張聚　繆倫
陳道　朱仁
秦十一　郭通
俠文質　黃一清
楊明　張茂
鮑興　陶恍仲附陶圻

祝大朋　白珽
董茂恭　趙和
林逸　陶煜
楊惠　吳大中
袁知周　李仲叔
趙孟玖　劉從竹
李奉先　梁琮附梁鐸　趙信　皇甫達
顏應祐　彭季世

季原禮附季立　季廷春　楊汝義
馬伯傑　夏永慶
馬英　唐韃唐韃
馬安　杜世壽
段德隆　王忠
許敬觀　鄭覺民
葉志道　段文瑞
馬仲弼　王慶

耿昌　李全
戚敬　蕭羽
趙天爵　陳汝楫
華昭　章夢賢
鄭佛生　葉雋
方時發附陳伯宣　同山周氏　尚遜
吳起孫　張弘毅　王理
張攻　劉讓陽　王榮
雜世萬　辛世顯　陰幼遇
陸旭　仁六志　丁韋皐
李恭讓　吳傑　陳忠

孝友傳　目次　三十

汪俊德　劉良臣等二十四人
王構等一百三人　朱震雷等十七人
孝釋附道紀　法雲
智聚　敬脫
慧斌　子鄰
師備　鑒宗
陳尊宿　張策
道丕紹清　應天寺僧宗賾

孝友傳卷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殷

泰伯仲雍

吳泰伯弟仲雍古公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泰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泰伯之

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

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

周公旦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武王克殷二年。武王有疾。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同墠。周公北面立。執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

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

君陳

君陳。成王時人。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魯公伯禽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三笞之。康

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尹伯奇

尹伯奇。吉甫之子也。爲後母所讒而見逐。乃編芰荷以爲衣。采梓花以爲食。清朝履霜。援琴而歌。從親之令。不敢有怨。

孝友傳卷一終

孝友傳卷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華

列國

潁考叔

潁考叔。鄭國人也。爲潁谷封人。初。鄭莊公以其弟叔段之故。寘其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闚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衛太子伋 弟壽

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太子伋。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見其美。說而自娶之。生子壽子朔。朔與母共讒惡太子於宣公。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亦心惡太子。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子壽知之。以告太子。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於

是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

晉太子申生

晉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有賢行。及得驪姬而愛幸之。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

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將殺太子。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太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于

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晉公子重耳

晉公子重耳。獻公之子也。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秦康公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在焉。

魏顆

魏顆。武子之子也。武子疾。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吾從其治命也。

石奢

石奢。楚昭王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奢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罪臣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

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吳季札

季札吳王壽夢之子也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

伍尚

伍尚楚人也尚父曰伍奢尚兄曰伍員費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弁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

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

士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

孟獻子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孟獻子禪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魯大夫。以孝行稱。父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孝友傳卷二終

孝友傳卷三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列國

孔子

孔子。字仲尼。三歲而孤。不知父墓。二十四歲。母顏氏卒。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既葬。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以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壽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孝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

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于臣妾。而況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懽

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行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故親生之滕下。以養其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

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子曰。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

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敢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後世矣。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

義也。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于父。臣不可以弗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子曰。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天不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仲由

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事親至孝。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十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出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賢哉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勿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

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

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

曾參

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也。性至孝。養父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嗜羊棗。參不忍食羊棗。嘗芸瓜。誤折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

也。昔舜事瞽瞍。瞽瞍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十篇。參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嘗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曾子每讀喪禮。

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又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不洎吾心悲。又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又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又曰。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子曰。若曾子可謂養志者矣。事親若曾子可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魯人。敬仲後十世孫。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

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哀者。聞子羔將至。遂爲哀。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哀。

卜商 附言偃 孟懿子 孟武伯

卜商。字子夏。魯人。問孝於孔子。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

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言偃字子游魯人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自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孟懿子名何忌魯大夫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名彘懿子之子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皋魚

皋魚魯人哭於道孔子行聞其聲甚悲孔子曰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皋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顏丁

顏丁魯人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少連大連

少連大連魯人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孔伋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民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

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先是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嘗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及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問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韓伯俞

韓伯俞少有過。其母笞之泣。母問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昔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也。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襴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剡子

剡子。性至孝。母病。思鹿乳。遍求不能得。剡子乃衣鹿皮。入鹿羣中以求之。卒遇獵者。彎弓欲發。驚告之故。乃得免。且遺以鹿乳而去。

孝友傳卷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西漢

石奮 附石建　石慶

萬石君石奮。孝文時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爲九卿。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建元二年。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迺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

金日磾 音低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子也。漢武帝元狩中。父爲昆邪王所殺。日磾日夕悲愴。血母閼氏弟倫俱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帝游宴。見日磾。奇其狀貌。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日磾奉母盡孝道。其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帝聞嘉之。母既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

韋玄成

韋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也以父任爲郎常侍驂乘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過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縣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勑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

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幸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上疏亦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衙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丁蘭

丁蘭河內人也年十五喪母乃刻木爲親形像事

之如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形木像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木像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像色不懌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擊張叔吏捕繫當辭木像去木像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奏之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于永

于永東海郯人于定國之子也年三十乃折節修

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

董永

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閔之。永得錢葬父畢。遂偕其妻詣錢主爲奴。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絹若干。即放爾。及絹足。遂放之。

郭巨

郭巨。父沒。分財與二弟。巨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嘗掘地得金一釜。上有券云。天賜孝子郭巨。巨不收。聞于官。官依券題還之。遂得供養云。

王陽

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尋以病去。後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原涉

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塚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

劉紆

劉紆。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殁。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

卷四終

孝友傳卷五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東漢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安成人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順採桑椹赤黑異器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順採桑椹赤黑異器

賊問所以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因遺米三斗受而不食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宅室順獨得免太守薛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闔塚泣曰順在此奈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劉平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也更始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奄至平扶侍其母奔走迯難仲有遺腹女始一歲平不忍使仲絕類抱其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食老母待平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感其孝哀而遣之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嘗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

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爲司隸校尉。中丞。

王丞附兒萌 車成

王丞。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遇大亂。百姓奔迸。唯丞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丞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又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釋焉。

江革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悲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漢光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擾動。自在輦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塚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仕至諫議大夫。賜告歸。元和中。章帝思革至孝。詔以穀千斛賜之。常以八月長更存問。致羊酒及卒祠以中牢。復賜穀千斛。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

疋。遣詣公車。除爲議郎。遷侍中騎都尉。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拘于隗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仰而歎曰。當今之時。誰能如此。吾何忍殺義士。遂自亡去。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永初事更始。建武十一年。爲司隸校尉。後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齎衣裝。買產業。後王莽徵之。遂與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徵爲諫議大夫。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哀絰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永平三年。爲司徒。

許武

許武。會稽陽羨人也。太守第五倫舉武孝廉。武以

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因與二弟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二弟克讓。晏普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張武

張武。吳郡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刼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劒至亡處祭。飲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建武初。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

劉茂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

樊儵

樊儵。字長魚。南陽湖陽人也。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二年。徙封儵燕侯。

古初

古初。長沙人。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

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時稱爲長沙孝子。太守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爲人有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受直以養老母。

丁鴻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綝封陵陽侯。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綬經于塚廬而逃去。詔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辭。伸公章。褒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詔拜侍中。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和帝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

薦范

薦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漢哀帝末。祖父丹爲廣部牧。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徒步負喪。歸葬。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穆傷其義。鉤求得之。救療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范將父骨歸葬畢。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至顯宗時。累官至蜀郡太守。民歌之曰。薦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孺。今五袴。

姜詩

姜詩。字仕遊。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汲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饈。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慙感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

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勿驚大孝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漢明帝永明三年察孝廉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彭修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刼修困迫乃援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韓稜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顯宗知其忠縣是徵辟五遷爲尚書令和帝時爲司空

鄧彪

鄧彪字伯智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鄗侯仕至渤海太守彪少立志修孝行父卒讓國于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

陸續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仕郡戶曹史太守尹興異之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

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雖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俱赦之。

毛義

毛義。廬江人。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孝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黃香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獨養其父。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後累官至尚書令。

劉愷

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迹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

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長克讓之風成合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鄱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

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歷官司空元初二年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安帝初愷拜太尉

馮豹

馮豹字仲文京兆杜陵人也父衍豹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寢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自是母疾之益深而豹敬事愈謹時人稱其孝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肅宗聞而嘉之時

方平西域以豹有才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遷武威太守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

孝友傳卷五終

孝友傳卷六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東漢

周磐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事母至孝。居貧。常以養母。儉薄不充。爲歎。乃就孝廉之舉。漢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歷任三城。頻致祿養。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

遂廬于塚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以有道特徵。皆不應。

許荆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舉孝廉。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徵拜諫議大夫。

李充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座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

樂恢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于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釋親。恢長好經學。篤志爲名儒。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入爲尚書僕射。

薛包

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庸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徐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以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漢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爲太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膳羞。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廣詡

廣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和初。官尚書令。

繆肜

繆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肜深懷憤歎。乃掩扉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良少誕節。母意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毀瘠。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

朱穆

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就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桓帝時。拜尚書。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蘇不韋

蘇不韋。字公先。扶風平陵人也。父謙。爲司隸校尉李暠所害。掠死獄中。至刑其屍。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讜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其于武都山中。遂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劒客。邀暠于諸陵間。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匠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廨中。夜則鑿地。晝則迸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劒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于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强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子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强讐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下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貞。不以優乎。議者以是貴之。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禕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刼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羸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出此益知名。徵拜議郎。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肱嘗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刼。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汝陽人。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閎見

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延禄未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能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李曇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郭泰 附茅容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有至孝稱。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迺瘳。林宗嘗行。見茅容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過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以孝稱於時。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廬墓。況在清聽。

而不加哀矜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再舉有道不就。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及黨錮之禍。死刑者數百人。惟蟠確然免於疑論。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

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中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于家。

陳紀

陳紀。字元方。陳寔之子。潁川許人也。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潁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

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

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帶。不寢寢者十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徐胤

徐胤。字季登。徐穉之子。胤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

蕭固 子芝

肅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鄧侯何十四世孫也。其先自沛徙家關中。少孝謹。連遭父母喪。六年哀毀盡禮。雉鵲遊狎其居。麞鹿出入其門。因子芝字英髦。亦純孝。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棲宿其廬。嘗上直。雉輒送之。飛鳴車側。人以爲孝感所致。

杜孝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事母盡孝。充役成都。不得朝夕在側。知其母喜食生魚。乃截竹筒貯水。盛魚二頭。以草塞之。置江中。祝曰。我母必得此。已而其妻偶出渚。見竹筒橫流觸岸。異而取視之。乃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也。熟而進之于姑。聞者歎異。

董黯

董黯。慈谿人。事母至孝。以母嗜溪水。徙居其旁。遂成邑聚。因名縣焉。比鄰王寄。以母時嘗諷寄。寄惡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後母死。斬寄首以祭。自陳于官。漢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中。不就。

顏烏

顏烏。漢時會稽烏傷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群烏啣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

田煇

田煇。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煇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煇持之有度。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弓等。密共穿穴。奪煇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等因前抱持而泣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眞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醆神坐。頫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一 隗相

隗相。爲人事父母至孝。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食。相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後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爲孝感所致。朝廷徵爲郎。

顧翔

顧翔。吳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翔躬自採擷供養。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無復雜草。得以爲養。郡縣旌之。

祭肜

祭肜。潁陽人。早孤。至孝。遇天下亂。野無烟火。獨處塚側。每賊遇見肜尚幼有至節。皆奇而褒之。位至太僕。

郭基

郭基。京兆督郵。班固稱其孝行著于州里。

衛公佐

衛公佐。華亭人。少業舉子。以親老棄去。母郁早卒。事繼母陳盡孝。

張遐

張遐。字子遠。餘干人。幼時稱孝童。

常彪

常彪。字孟達。平陵人。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臥。竟羸瘠骨立。醫療數年乃起。

孔奮

孔奮。魯人。事母孝謹。雖處儉約。奉養必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位至武威太守。

歐寶

歐寶。永豐人。性至孝。父喪廬墓。有衆逐虎入其廬。寶蔽之幕內。衆至問虎安在。寶曰。虎豈可藏耶。衆乃去。虎得免。歲時卿鹿以供祭祀。

方儲

方儲。字聖明。歙人。幼喪父。事母孝。母卒。終日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有白兎遊其下。

程堅

程堅字謀父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母喪哀號櫬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輟草

竇章

竇章居貧蓬戶蔬食躬耕孝養位至大鴻臚

汝郁

汝郁性仁孝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强爲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鄧闡

鄧闡隲之弟新野人年少孝行尤著母新野君死與兄隲並居塚次

嚴舉

嚴舉巴郡人延熹中爲父行喪踰禮旌表門閭郡儀門舊有嚴孝子碑

楊震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少孤貧獨與母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種以拒其後鄉里稱孝位至太尉

沈瑜沈儀

沈瑜沈儀烏程人瑜十歲儀九歲父亡居喪毀瘠過于成人外祖盛孝章慰之曰汝並黃中通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滅性耶

鮑昂

鮑昂有孝義節行初父得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解帶及處喪毀瘠抱負乃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

朱儁

朱儁上虞人少孤事母嘗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位至大司農

田豐

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哂人稱其孝

祭遵

祭遵。潁陽人。以孝聞。喪母。負土成墳。位至征虜將軍。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事母至孝。封高密侯。卒謚元侯。

三國

鮑出

鮑出。字文才。扶風人。興平中。三輔亂。出與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餓饑。留其母守舍。行採蓬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先持歸。爲母作食。出獨與小弟在後。到家。而母爲啄人賊所掠。初等怖恐。不敢逐之。出攘臂結袵獨追之。斫殺四五人。已又殺十餘人。賊乃解還出母。并還其北舍嫗。建安五年。出來北歸。而母不能步行。兄弟共輿之。出謂不如負之安。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

徐庶

徐庶。字元直。潁川人也。初從昭烈在樊。豐操來攻。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東關之敗。司馬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後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

廣壟不去。遂爲賊所害。

劉宗

劉宗。爲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先以寄母。及聞母亡。犯禁委官。時禁長吏以喪去官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

孟宗

孟宗。字恭武。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筍食。時地凍無筍。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出筍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皆以爲至孝所感。宗江夏人。孟子十九代孫也。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墜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有三人。方時年十四。夜則號泣。悲慟聞里。聞者爲之酸鼻。晝則負土營墳。十有七年而畢。廬於墓側。種樹松柏。鬱然暢茂。鳥獸猛獸。馴擾其旁。宛頸同遊。不擇巢以棲。人以爲孝感所致。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年八十七。卒於家。

斯敦

斯敦。東陽人。赤烏初。父偉爲廷尉。失議當死。敦叩闕泣血。乞以身代。吳主嘉其孝。赦偉罪。仍表其閭。

顧悌

顧悌。字子通。吳人。悌每得父書。常洒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大帝强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涕泣。服未闋而卒。

陳表

陳表。與兄修異母。而表庶出。修亡。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如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是至願也。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母從其言。善事嫡母。

王修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位至奉常。

李餘

李餘。涪城人。年十三。父殺人出亡。母下獄。餘乞代母死。吏不許。遂自殺。郡以狀聞。詔圖像府庭。

黃朗

黃朗。以父嘗爲卒伍。後爲郡長。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至于忿怒。亦終不言。

趙昱

趙昱。年十三。母嘗病經三月。昱憔悴。目不交睫。握粟出卜。所禱泣血。鄉黨稱其孝。

孝友傳卷六終

孝友傳卷七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繇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取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爲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後出仕。累官至司空太保。

王覽

王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極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性至孝。早孤。居貧。事母曲盡孝道。年四十。舉孝廉。爲尚書吏部郎。後遷尚書。濤以母老。心在色養。且夕不廢。後轉太常卿。以疾不就。母喪。濤年踰六十。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時人稱之。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

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少仕蜀爲郎。晉武帝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以奉養祖母。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

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嘗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臣。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遲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應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武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仕至漢中太守。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

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嚐之。母既疾久多怒。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蹔行。取蟦蟟炙飣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幾絕。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弟獻之。字子敬。獻之疾屬纊。徽之

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問左右何以都無消息。此已喪矣。便索輿來奔。徽之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取獻之琴彈之。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徽之先有背疾。及是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月餘亦卒。

〃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爲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孝友恭讓。年二十。師事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檐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

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樸而死。孜又埋之。積二十餘年。孜乃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翠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

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既往。以奬方來。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茗爲箕箒。召集諸子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蔡朝夕。雖休勿休也。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衮哀其早孤。撫柩長號。哀感行路。

初。衮父誡衮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視其親老。而不倦。衮每拜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皆不降志。

吳隱之

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爲之流涕。奉母備極孝道。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筯。爲之悲泣。既而謂

康伯曰。汝若居銓曹。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隱之字處默。甄城人。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恭孝清約。布衣蔬食。躬耕誦讀。以養父母。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司空何充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

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痛之。晷未及大斂。有老父縕袍草屨。不通姓名。逕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惟而追焉。直去不顧。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戚死。家人迎喪旅。繞樹不解。引喪者顛仆。稱戀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旅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

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厲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替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繇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烏飛去。得

膳藥成。嫂病即愈。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殷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食。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惟問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殷止聲。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妻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晉太傅楊駿輔政。表其行於朝。勑有司供衣食。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年八十二卒。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奉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宣隱居積學博綜羣書家至貧儉躬耕養親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

卞眕 附卞盱

卞眕濟陰宛句人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稱兵犯闕眕父壹爲尚書令加領軍將軍與峻連戰死之

眕及弟盱時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仕翟湯聞之歎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峻平贈眕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

司馬芝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于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之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車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夏孝先

夏孝先桐廬人父亡負土成墳廬其側時有野火燎山將近塋域孝先遶墓號慟鳥獸羣集以毛羽濡水灑火俄頃撲滅

李信 附李宣伯

李信遼東襄平人父敏河內太守去官歸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强臣之敏乘輕舟浮海莫知所從信追求積年無所見因不聘娶或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子宣伯遂絕房室常如居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子宣伯亦以孝聞

嵇紹

嵇紹字延祖譙郡人中散大夫康之子十歲而孤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及親執刀俎以他人不如己之誠至也

孟陋

孟陋武昌人嘉之弟也少孤喪母毀瘠殆至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載親族迭勸曰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毀性無嗣更爲不孝陋感此言然後從之繇是名著海內

符表

符表符朗兄子也年十六母姜氏有疾晝夜省侍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將絕表感咽而殞太守爲表其墓

馮恢

馮恢長樂人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

辛雄

辛雄有孝性居父憂哀毀異形殆不可識

吳猛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何曾荀顗

何曾荀顗俱以孝稱傳玄嘗曰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又稱其能以文王之道事親

丘昂 附丘夷 丘矩

丘昂吳興人家貧好學織屨自給與弟給事中夷太守矩並以孝行著時稱三丘

王接

王接字祖遊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有子哉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位至征虜將軍司馬

庾闡

庾闡鄢陵人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殁闡不栉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鄉里稱之

趙煥

趙煥父現爲司馬勳殺而棄其屍。煥求父屍不得。乃悲號不反。忽有羣烏悲鳴從山來。因得父屍。

孝友傳卷七終

孝友傳卷八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南宋

劉瑜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宋文帝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泣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栢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郭世通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

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勑郡牓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郭原平

郭原平。字長泰。世通子。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每爲人傭作。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餚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忍饑終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易米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開練。又自賣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善構塚。求者盈門。原平必先貧者。父喪既終。不復食肉。又自起祠堂。每至歲節。常哀思絕飲食。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田數十畝。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竭貲增直以買其田。農月。輒束帶垂泣。躬

自耕墾。時皆稱其孝行。宋文帝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粃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賛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太守王僧朗察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況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順古。

樓貞處約。華者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耆。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各餉米百斛。原平固讓不受。泰豫元年。與宗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

吳逵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性孝友。值歲饑大疫。父母兄嫂及羣從。死者十有三人。逵時病篤。不能葬。鄰里咸以葦裹而埋之。逵愈。家徒四壁。立冬無被絝。晝則傭賃于人。夜則陶甎伐木。夫婦勤苦。朞年。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逵嘗夜行。道遇虎。虎輒避之。人以爲孝義所感。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權補功曹史。逵固辭不就。後舉孝廉。

潘綜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

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于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已悶絕。有一賊從傍來。語其衆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敎。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逵。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疎幹重霄。美哉玆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皐。其一唐后明敎。漢綜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楸

九九。其三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
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
士。無然怠荒。其四江芾奉孳。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
朝咨嗟。勗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照煇京華。
其五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
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六宋文帝元
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丘傑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熟
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
耳。何乃荼苦如此。汝敢生菜。渴蝦蟇毒。靈牀前有
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
下蝌斗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王彭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宋文帝元嘉初。父亡。
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營力。夜則號
慼。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
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
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者累日。一旦大霧。霧歇。塼
竈前泉水湧出。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葬事既竟。
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
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蔣協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切見

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
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計錄晞張不獲。收
恭及兄協赴獄。科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
不知切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
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延制所繇。有罪
之日。闕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
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爲先。
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

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達詩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爲殊特。茂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悠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爲刼造釁。自外賍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孫法宗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晉安帝時。父澐隨孫恩入海被害。遺骸莫收。母復餓死。法宗幼孤流逆。年十六。方還鄉里。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塚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骨不得。將入海求之。或云欲識父母遺骸。所生子刺血瀝骨漬入者是也。乃沿海見枯骨。則刺血瀝之。經十餘年。無骨漬入者。體無完膚。血脉枯竭。終不得而還。遂哀毀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嘗居母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又嘗患頭瘡。有異人夜至授方。令煮牛糞傅之立愈。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許昭先 附董陽 姚吟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拔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人董陽。五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爨。詔旌之。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

余齊民。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孝武時。父殖在家病亡。而信猶未至。齊民謂人曰。比內痛

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而信尋至。報云父病。四百餘里。一日而歸。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民即號叫至殯所而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縣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辭歸

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孫薩 附錢延慶

孫棘。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憐。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旦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房。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昨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

命。并賜許帛二十疋。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少有至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

贈鮮餚者。若不可寄至其家。則不肯受。後除吳郡海虞令。得祿唯以養母。不及妻孥。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孝武末年。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賤。不蔽雨日。兄子伯與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居

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爲營塚椁。

陸政

陸政。吳郡人。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遂居長安。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而北土艱得。政求之甚苦。後居旁忽水泉湧出而有魚。遂得以供母。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陳遺

陳遺。宋初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涕泣。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秦綿

秦綿。河南孝廉。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

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楚

張楚。益州梓潼人。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景賓

丘景賓。字彥先。吳興人。以節義聞。父康祖任無錫

令。亡後。億僕數十人。及宅宇畜產。悉讓與兄震之。震之推齋屋三間。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門夷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後終於奉朝請。

臧質

臧質。字宣卿。莒人。居父母喪。五年不出廬。形骸枯瘁。家人不識。高祖聞而嘉之。除丹陽尹。遷御史中丞。卒謚曰中。

張敷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生而母歿。十許歲。求母遺物。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笥流涕。父亡。吳興奔喪成服。十餘日始進水漿。蔬果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而卒。孝武贈侍中。改其所居曰張孝里。

蔡廓

蔡廓。字子度。陳留考城人。任晉爲著作郎。孝武時遷爲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三年不櫛沐。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咨而後行。

臧燾

臧燾。字德仁。莒人。以母老家貧。與弟熹躬耕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以后兄徵拜太常。所得俸與親戚共。卒贈榮祿大夫。

焦華

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忽夢人謂華曰。而父

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其香非常。父食之。病愈。

謝贈

謝贈。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凊。嘗藥奉侍不怠。恐僕役懈倦。躬自執勞。母病畏驚。一家尊卑。感贈至性。咸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十餘年。

師覺授

師覺授。涅陽人。與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路遇一人賫書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覺授即奔歸。母果歿。一號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顧歡

顧歡。鹽官人。燃松讀書。幼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遂隱不仕。

袁昂

袁昂。字千里。陽夏人。粲從弟。初武帝誅父顗。藏其首于武庫。以漆題誌。會赦。乃還顗首。昂號痛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字皆滅。人以爲孝。

袁最

袁最。陽夏人。順帝昇平初。父粲謀誅蕭道成。不克被獲。劉僧靜奮刀直前欲劈之。最大呼。抱父乞死。兵士莫不殞涕。

孝友傳卷八終

孝友傳卷九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南齊

崔懷慎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爲滎陽

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

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歛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年饑穀貴。僧遠省飡減食以供母。及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鄰里。供歛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

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 附章起之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韓係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還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

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于家。

華寶 附薛天生 劉懷胤 劉懷則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殁。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

食鹽菜。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封延伯 附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徐宗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寶 何弘 陽惠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

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邵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惠頭。疎從。四世同居。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吳達之 附辛普明 何伯璵 何幼璵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於營塚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因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鄰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恠。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

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兄弟年並八十餘。

韓靈敏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採暮還復生。以此

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王文姝

王文姝。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姝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不婚。如此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姝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牓其閭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朱謙之 附朱選之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曒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

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殘與輒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繇。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難云。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懽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正參軍。

蕭叡明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叡明初仕員外殿中

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風積年沉臥儆明晝夜祈禱時天寒儆明下淚成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儆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爲[illegible]母服之即平復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儆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

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王虛之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養床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以孝聞病當尋差俄而不見未幾病果差庭中楊梅隆冬三實墓上橘樹冬亦再實又居旁夜有光如燭時人咸以爲孝感齊武帝永明中詔旌門閭蠲其租三世

聞人夏

聞人夏吳興人齊高帝時年十七歲結客報父仇爲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樂頠 附樂預

樂頠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頠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奔赴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藉被至碎恐母之哀已

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頠爲設食惟枯魚菜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愧我非郭林宗也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

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銜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擔槲葉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

解叔謙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家行敦睦得纖毫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註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

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浸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已忽不見依法爲酒母病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

江泌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性行仁義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棗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泌族人兖州治中泌黄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庾道愍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孤貧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府尚遠乃自負擔冒險而進及至交州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嫗負薪自遠還道愍心動因訪之即其母也于是俯伏號哭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

杜栖 附鄒縣小兒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

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有風槩。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官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檦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張積

張積。字公喬。吳郡人。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之子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氏無寵。遘疾。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下。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忍聽之。母先假葬琅琊黃山。齊明帝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雖不拒絕。事畢悉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主。出告反面。

如事生焉。

匡昕

匡昕。字令先。廬陵人。隱居金華山。不與俗交。事母至孝。嘗因事出外。母在家。忽遘病死。已經日。昕聞訃。奔還號叫。母即蘇。人以爲孝感所致。

宗元卿

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即奔還救之。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

朱文濟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瀟命爲儒林。不就。

庾震

庾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亂。因此爲撰孝子傳。

魯康祚

魯康祚。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

謝昌寓

謝昌寓。陳郡人也。爲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鵠二旬不食。昌寓亡。鵠遂飛去。

鮮于文宗

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顧昌衍

顧昌衍。吳人。以篤行知名。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庫部郎。

劉瓛

劉瓛沛郡相人。幼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娶。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娶王氏。穿壁掛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父喪。足不出廬。

劉淑

劉淑。字處和。南陽人。母早亡。父紹。仕宋中書郎。被

勑納太后兄女路氏爲繼室。淑始數歲。路氏不以子視之。已而路氏生子濂。淑憐愛之不忍舍。路氏病經年。淑晝夜不離。每有增加。卽涕泣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

劉靈哲

劉靈哲。所生母病。靈哲躬自禱祈。夢見黃衣翁與藥云。食此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

傳琰

傳琰。靈州人。爲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伏柩不動。隣人競救。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

袁廓之

袁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罪。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

孝友傳卷九終

孝友傳卷十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梁

滕曇恭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

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親歿。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甦。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時號爲滕曾子。梁武帝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徐普濟

徐普濟。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

沈崇傃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喪父。哭踊過禮。及長。事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梁武帝天監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悔恨欲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遂自毀滅。非全

孝之道也。崇傃之瘞所。不避雨雪。每仰天哀慟。飛鳥翔集。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啖鹽酢。坐臥於單薦。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齊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墓之晨。更爲再朞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

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儁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爲永寧令。

荀匠 附荀瓊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

梁天監元年。兄斐爲鬱林太守。征狸賊。中流矢死。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號哭無時。聲盡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體枯頓。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子孫簪組蟬聯。時以爲世代忠孝所積云。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性至孝。少好學。多講誦孝經。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塚側。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

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屢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

庾子輿

庾子輿。字孝卿。新野人。性至孝。任梁爲尚書郎。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父域有功。封廣牧伯。先是出守巴西。子輿以蜀道艱險。乞求從行。以奉養獲許。從父遷寧蜀。道中感心疾。每至。必叫呼。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巴東有淫預石最險。其次則瞿塘。行旅忌之。子輿至此。時秋水猶壯。甚恐。乃撫心長號。其夕水驟退。明旦安流南下。已而水復如故。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居墳所以養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諭勉之。于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進推諸弟。

吉翂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使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勑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勑還寺。盛陳楸纆。備列官司。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翂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肉腦。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翂

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語之曰。主上知爾父無罪。行當釋亮。觀爾神儀明秀。足稱佳兒。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對曰。凡鯤鯸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齎粉。但囚父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二械。更令着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後

珠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粉。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勑付太常旌舉。

甄恬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年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饈。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

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靡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

其故。虱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虱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虱歎曰。韓生無虞亡之恨矣。家貧事母。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側。母年九十一終。懷明水漿不入口者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梁武帝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眞。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鮮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嘗殄瘁。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被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何烱

何烱。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禕。大中大夫。烱年十五。從兄亂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烱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烱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鮮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日藉地。腰虛脚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

庾沙彌。潁陰人也。父佩玉。仕宋爲長沙內史。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綵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仕齊爲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食鹽味。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啟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共二子。後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累遷寧遠錄事參軍。子持亦至孝。

江紑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紑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閎。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

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敬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侯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士傳。敞在處士傳。

褚修

褚修。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經[illegible]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梁武帝時。嘗于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蔆。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

謝藺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保安八世孫。幼有至性。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

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後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慮其不得還。感疾而卒。蘭還入境。夜夢不祥。且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鼻口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張松張景

張松。張景。建康人。弟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悌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刼。所得衣物。三刼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誡。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陶子鏘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初子鏘母嗜蓴。母歿後。恒以供奠。梁武帝義師初至。此年冬祀。求之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方蘇。遂終身不味蓴菜。

阮卓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性至孝。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隨岳陽王出鎮江中。卒。卓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所致。

張景仁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章法所殺。

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劉景昕

劉景昕。河東人。事母孝謹。母嘗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李慶緒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乎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事親以孝行稱。遭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兄昂戰死京口。鼎負屍出寄中興寺。求棺無所得。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冉冉流至。心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梁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致。

蕭修

蕭修。字世和。梁室中子。封宜豐侯。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流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虞。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息簷宇。武帝嘉之。頒告宗室。兼衛尉卿。出鎮鎮離。徙梁秦二州刺史。所至多善政。人號慈父。元帝時拜湘州刺史。招集流人三千餘家。及西衛軍圍江陵。問至。即日登舟赴救。至江陵西。而

江陵陷。敬帝立。遥授修太尉。遷太保。時梁室浸微。修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而卒。

蕭勵

蕭勵。字文約。梁中宗子也。爲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至墓所。或遇風雨。仆臥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父景胤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勵聞喪奔赴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絶。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既免喪。拜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爲之歛暴。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塡塞。各齎酒餚以送勵。勵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

蕭放

蕭放。字希逸。梁宗室子也。隨父祗至鄴。祗卒。居喪

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仆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缺。時以爲至孝之感。襲父爵清河郡公。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統

蕭統。字德施。梁高祖太子。所生母薨。水漿不入口。哭輒慟絶。

成景儁

成景儁。范陽人。父安樂。淮陽太守。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景尚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無遺。武帝義之。每爲屈法。

劉覽

劉覽。字孝智。彭城安上里人。以所生母憂。廬於墓。不嘗鹽酪。冬止着单布衣。家人慮其不勝喪。中夜

竊寘炭於牀下。覺因暖氣得蘇。既覺。知之號慟嘔血。高祖聞其至性。數遣省視。

江德藻 附江兼

江德藻。革之子。性至孝。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仕梁爲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爺從簡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

陸襄

陸襄。餘干人。母常猝患心痛。醫方須三反水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爲孝感。

高眞

高眞。與弟謐。俱至孝。父亡治喪。居次甘露白雉降集。詔表其閭里。

張稷

張稷。字公喬。母遘疾。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或竟夜不寢。及終。毀瘠。杖而後起。見瑋善彈箏。稷以母嘗熟此技。聞之。悲感頓絕。遂不聽父永及嫡母繼殂。六年廬于墓側。

夏侯祥

夏侯祥。字叔夏。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常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宋瓊

宋瓊。字普。少以孝行稱。母嘗病。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求而隨獲。時人稱異。

王規

王規。字威明。臨沂人。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

劉孺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年十四。居父喪。毀瘠

嘗立宗黨戚畀之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性純孝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餘後得風冷疾乃止

庾蕤

庾蕤字休野新野人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

劉苞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年四歲而父終及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母謂兒憚諸父顯貴邪苞曰早孤不及識父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嘆悲無有他意

袁君正

袁君正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父疾未差眠亦不安

孝友傳卷十終

孝友傳卷十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輯

陳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縣是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梁簡文帝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

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魏平江陵不害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塡滿溝壍不害行哭求屍聲不暫輟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即於江陵權殯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天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

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

殷不佞

殷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承聖初。遷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及母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人稱其兄弟之孝。

謝貞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貞幼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親族莫不奇之。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乃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陳後主時。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仍如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勑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煢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王嘗聞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許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

司馬暠 附司馬延義

司馬暠字文昇河內溫人也幼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無號慟必致悶絕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須入問訊梁武帝見暠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即暠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

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陳大平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大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官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攣癠數年方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記室從事中郎

張昭 附弟張乾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父燮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

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

王知玄

王知玄太原人僑居會稽剡縣居喪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爲孝家里

徐孝克

徐孝克東海郯人也性至孝事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繼崎嶇乞食以充給入陳宣帝嘉其操行以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至罷則以前膳修減損帝密使中書舍人管斌伺之知其常取珍饌異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帝嗟嘆良久乃勑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餉母時論美之後爲散騎常侍陳亡客長安家徒壁立母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得母亡後

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孝克悲泣終身不食焉

徐份

徐份孝克姪也父陵孝友聰慧份少有父風九歲爲蓼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仕陳爲海鹽令有惠政入爲太子洗馬性孝悌陵嘗病篤醫禱百方不能愈份焚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人謂份孝感所致

孝友傳卷十一終

孝友傳卷十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魏

長孫慮

長孫慮代人也其父眞與母飲酒間誤以杖擊母致死縣囚眞處以重坐慮上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致茲禍咎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

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憫後魏孝文帝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趙琰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爲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

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瑛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乞伏保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

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轝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

楊引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事母至孝母年九十三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集書標楊引至行仍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附令狐仕 皇甫如 董養

閭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豳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輿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鄰。昆弟雍和。尊卑諧睦。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

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嶷。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 附崔承宗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鄰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卹。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表贈其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墓所。號哭推尋。晝夜不止。哀禱於神。方出行。所履之地。忽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貲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尸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髮墮落。形體枯瘁。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瘁。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邑里。盜賊不侵其鄉。州表其事。詔旌門閭。

倉跋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王崇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居喪哀毀。頓瘠。杖而後起。鬚髮墮落。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服初闋。復丁父憂。悲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宇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烏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後魏。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李伯貴

李伯貴。渤海蓨人也。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慼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渤海

相。

陸卬

陸卬代人也。任東魏中書侍郎。父喪居憂。哀毀骨立。高澄時鎮鄴。詣門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教訓諸子以義方。卬雖創巨痛深。出于天性。克遵母訓。動依法度。朝廷發詔褒揚之。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繼遭母喪。哀慕毀悴。遂至沉篤。頓伏牀枕。致成風疾。弟摶臥病。臨終語家人曰。兄羸病若此。摶死。不可使聞哭聲。懼致感動。及祖載。家人方始告之。卬一慟而絕。朝野悲之。弟彥師參襄城王旭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悴殆不勝喪。與卬共廬于墓。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焉。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父敬族。東魏孝靜帝時爲內校書。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返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傷之。居貧轗軻。

母氏多疾。無復宦情。其後母疾稍愈。乃令仕進。累官通直散騎侍郎。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明醫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數日間瘡頓瘥。人皆云孝感致。

樊衡

樊衡。河東北猗氏人也。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性至孝。年十四。念父母墳塋未治。家貧無以自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往于田號哭。仰天自訴。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己。及往。如言。秋遂大穫。足克葬用。

瞿浩

瞿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庭中仰禱斗極。爲父

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踰年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

楊固

楊固。爲洛陽令。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宗族。咸加嘆服。

楊玄就

楊玄就。安西將軍仲宣之子。仲宣爲爾朱氏所害。就收捕時年九歲。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北齊

楊愔

楊愔。字尊彥。魏太傅津之子。幼喪父。嘗詣舅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號泣感咽。子恭亦對之歔欷。爲罷酒。後爲神武行臺右丞。適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哀毀骨立。神武憫之。嘗聘梁。過家舊佛寺。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病瘵不成行。

孝友傳卷十二終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己。遂誣以諷教擅加害焉。尋討策等擒之。城降。策至長安。

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詣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南討軍敗。爲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荆可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可獨宿其中。與禽

獸雜處。哀感遠近。大統中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 附秦榮先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觀。並有至行。聞於閭

至旌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母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及母歿哭泣無時雖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年鄉里咸歎異之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詔旌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毀瘁而卒邑里化其孝行後周文帝嘉之乃下詔褒美贈滄洲刺史

皇甫遐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凷銜沐雨形容枯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有鵰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詔旌異之

張元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元性謙謹有孝行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

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祚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鎚擣其祖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歿號踴絕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

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執等二百餘人上其狀詔表門閭

柳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有孝行初爲州主簿父季遠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乳間發疽醫不能治或云得人吮膿可止其痛遐

應聲吮之母疽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周高祖保定中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以德導人不用命者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下化之不復爲過咸曰刺史仁惠其可欺乎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少有至性年七歲父顯遇篤疾醫云必餌紫石英可愈彥光求之不得憂瘁不知所爲忽于園中見一物彥光初不識恠而持歸醫視之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孝孝所感周武帝時累遷小馭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令起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頻蒙慰諭

冠雋

冠雋馮翊人與兄某並有志行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淚陳薦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返亦如之

孝友傳卷十三終

孝友傳卷十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隋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彥師少有行儉。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參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

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彭城王勱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隋高祖受禪。彥師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

田德懋

田德懋。平涼長城人。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文帝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有聞孝感。嘉歎無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illegible]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illegible]。[illegible]宗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源。刑部尚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保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

極寒。濟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

王頒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頒號慟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蚍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

召見。言畢。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讐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鏊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後爲齊州刺史。卒官。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權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于家。

郭世儁

郭世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後母臥疾歲餘。

冀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紐因 附紐士雄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因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權授甘棠令。隋文帝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

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郎雙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繇。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

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隋煬帝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覽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廬前栢樹。每入其廬。馴狎不驚。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栢人人也。少有至性。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轉監察御史。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德行爲當時所重。

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親喪。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鬚髮盡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隋煬帝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擾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閭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形貌於其母因求畫工圖之置之廟而定省焉朔望則享之事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綈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墓者四十餘年披髮徒跣至

於終身其弟德備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其了處默又廬墓側奕葉稱孝焉

陳孝意

陳孝意河東人少有孝行隋煬帝大業中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有白兎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未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後劉武周圍城外無聲援孝意誓以死守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旦暮向詔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朱昌寧

朱昌寧永城人有孝行母病思瓜時方四月瓜未熟昌寧號哭于瓜田中一夕瓜盡熟昌寧取以奉母母食之即瘥開皇中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嘗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

李孝子

李孝子吉水人幼喪母哀毀踰禮事父孝養惟勤父歿未及葬比舍失火火驟至慟哭伏棺死有司世表其墓

陳果仁

陳果仁晉陵人事繼母以孝稱母病思牛炙適屠

禁。刲股作羹以進。病良已。郡上其事。詔表門閭。

崔定仁

崔定仁。博陵人。丁父母憂。齋居三十餘年。蔬食衰服。刻木爲像。晨昏定省。

孝友傳卷十四終

孝友傳卷十五

明武林郭正平輯　男忠祐重較

唐

陳叔達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武德間。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得葡萄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辯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父訟遂得直。

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哀毀過禮。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餘姓。後爲里

正。忽詣孔。稱母疾。求歸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爲司空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至門。必迎拜再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遣

寢牀粥食鹽菜。

許坦

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爲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唐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衆。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貞爲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顒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獸。忽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訴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曰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

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恺而去。天勸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少玄即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骸也少玄鏡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典唐太宗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可謂孝乎敬臣乃强進饘粥服除遷秘書郎休沐輒闔門誦書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沈季詮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非怯也吾恐遺憂於五母親也唐太宗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支叔才 附王遇 王遐

支叔才定州人生有至性隋末荒饉丐食野中將還進母爲賊所執欲殺之告以情賊憫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唐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從之

盧操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父老謂之聰明兄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勤主炊爲三弟設席操服勤不倦張遣其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即執鞭

引繩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曰。不謂三賊有此令兄。某抵忤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服母喪。哀毀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將旦乃去。時人以爲孝感。後以明經擢第。調臨渙縣尉。佐政寬仁。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出告反面。過其庭。鞠躬如也。每旦。具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號咽不勝。子昭。有文名。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擗人不復識。改葬曾閒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

武弘度。士彠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裴敬彝 附裴子通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冢樾。兄弟八人。皆有孝行。詔書旌表。世謂義門。裴氏敬彝父智周。補臨黃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疾病。吾輒心悸而痛。今復然。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毀踰禮。唐高宗乾封初。累遷監察御史。母病。豎許仁則者。蹙不能乘騎。敬彝自爲輿往迎。既居喪。哀慟毀瘠。詔贈繡帛。官爲作靈舉。終服。以

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

宋思禮

宋思禮。字遵庭。事繼母徐爲閭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感。

元讓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梳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請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鄉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性至孝。及進士第。唐中宗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至。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

李迥秀

李迥秀。中宗時。累官修文館學士。其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帝以爲孝感。表其門閭。

秋仁傑

秋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散乃去。及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異。

崔玄暐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少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

喪盡禮。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氏。有賢操。常戒訓辭語切至。玄暐遵奉教戒。以清謹見稱。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武后時。累官至鳳閣侍郎。平章事。守正不阿。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中宗反正。拜中書令。博陵郡公。尋封博陵王。卒。謚文獻。

陳集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爲酋長。父龍樹。爲欽州刺史。有疾。卽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卽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鄭潛曜

鄭潛曜者。父苟。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曠面。立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有至性。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唐玄宗時。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改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鵲巢塚樹。

梁文貞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卽穿壙爲門。晨夕汛掃。廬墓左。喑默三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鬼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詔付史官。

孝友傳卷十五終

孝友傳卷十六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唐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少孤事母孝玄宗時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許法慎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珥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兎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陸南金

陸南金蘇州吳人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譬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惟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繇庫部員外以病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

附王君操　趙師舉　智壽　智爽　徐元慶　余常安　梁悅　康買得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爲寓州都督有陳纂仁者

記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寓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徂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爲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

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喟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讐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寃。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瑾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憫之。爲誅揭于道。歛錢爲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塚。使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窶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讐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

同蹄智壽。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讐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讐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無恥與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讐。來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讐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丁之道。

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木可以訓。然則邪繇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生忘死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遣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毒。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領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讐者。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冒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

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讐不同天。而法殺人

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讐。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讐。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

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寃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鍾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

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侯知道程俱羅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墓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坵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踊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

其行日。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

何澄粹

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劇。俗尚鬼。病者不進藥。

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甚衆。

李興

李興。壽州安豐人。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甿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典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亶承

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饘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稻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蹰。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官。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

蔣加。亦表其門。統於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僉齡揚芬。

許伯會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唐肅宗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甘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至火滅。歲旱。泉湧廬前。芝草屢生。

賈循

賈循。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既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之頗牧。安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太守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嘗守邊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德宗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

林攢

林攢。泉州莆田人。唐德宗貞元間。仕爲福唐尉。尋羸老。未及迎養。攢聞母病。棄官還家。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埏甓作塚。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慟不已。俄而露復降。烏亦回翔。詔旌表其墓。隧門廬。復蠲其家徭役。

杜羔

杜羔。相州洹水人。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其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不知所在。羔徧求不獲。憂號終日。後隨從兄兼任澤潞判官。兼嘗鞫獄于庭。羔在側。有一老媼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往詣父墓。邑中故老無存者。羔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烟煤下見字數行。拂視之。乃父遺蹟。云我

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後歷官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

陳饒奴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瀧涕身丐。詣相全養。刺史李復興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萬敬儒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甚儉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劉師貞

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蚤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

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爾。師貞夢中大哭。及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新物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不能食。師貞偶臥疾。其父食不安。師貞欻然起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瘥。師貞衣不解帶。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

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其後父歿居喪。有雙白雀飛宿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悲鳴頓翅。狀若號咷。跳踉。久之乃去。

孝友傳卷十六終

孝友傳卷十七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唐

張公藝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粲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去。

薛萬備

薛萬備。燉煌人。爲通事舍人。初丁母艱。截髮以充斂。及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太祖聞而嘉之。降璽書弔慰。

黃桓

黃桓。邵武人。母喪。廬墓三年。芝二本生墓側。邑素無鶴。時有鶴來巢于墓。貞觀中旌表門閭。

張無擇附張福

張無擇。慈谿人。高宗時官至中散大夫。遷和州刺

史。性篤孝。父死。七日絕漿。三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瑞。今有孝子祠。在邑之西南。春秋祭奠。以後裔之孝者張福配享。

王友貞

王友貞。鄆郕人。弱冠。母病篤。醫云。惟噉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求理。乃刲股肉以貽親。病尋愈。貞亦無苦。則天聞而奇之。命就其家驗問。特蒙旌表。

潘晃

潘晃。廣德人。事親孝。嘗役京師。夢神告曰。汝父病篤。晃驚還。宿于道。神復曰。父病已愈矣。歸果如夢。人以爲孝感。及父卒。廬墓。有芝草之異。玄宗時旌其門。授廣德令。

沈景筠

沈景筠。烏程人。性至孝。母懼雷。及卒。葬宅西。每雷鳴。則奔墓所號哭云。景筠在此。賀知章爲作孝子傳。

榮璧

榮璧。河南濟源人。開元二十四年。河南尹崔尹甫奏璧割股肉以療母疾。及刺項血寫佛經。母疾以瘳。請宣付史館。從之。

顏眞卿

顏眞卿。臨沂人。顏子之裔。事親以孝聞。

高郢

高郢。字公楚。衛州人。九歲能屬文。父伯祥爲好畤

尉。安祿山反。將殺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弁釋之。寶應初舉進士。官至同平章事。以右僕射致仕。

李貞古

李貞古。南鄭縣人。肅宗寶應元年。梁州刺史臧希讓上言。貞古孝行彰聞。請付所司旌表。從之。初貞古六歲而孤。母欲改嫁。貞古雨泣留之。母遂守志。母未食寢。貞古不食寢。及母亡。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白鼠見於墓門。猛虎馴於廬前。

賈直言

賈直言父道中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酖於路直言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躄

王讚諦

王讚諦梓潼人少喪親培土成墳二十年不脫衰麻黜陟使常禎奏劍南孝子十六人讚諦爲首

何起門

何起門建德人父死廬於墓大曆中刺史蕭定以狀聞表其門

徐仲源

徐仲源望江人性至孝母疾刲股爲羹以食邑宰以事聞德宗勑名所居里曰昭賢鄉曰孝感後母卒葬宅東南隅母性畏雷凡遇雷震輒伏墓曰仲源在斯仲源在斯郡守復上其事再命築孝義坊旌白華軒以彰之

趙翺 附趙光遠

趙翺安州人徙居天水母沒廬墓刺血以寫佛書及父沒益毀瘠後翺死子光遠毀瘠如其父詔表門閭

楊炎

楊炎鳳翔天興人父喪廬墓號慕不絕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聞門倚六闕

劉常

劉常建陽人父喪廬墓七年有芝兩莖生廬前建中元年詔旌其門賜粟帛改其里曰忠孝

董召南

董召南安豐人讀書苦學事親以孝聞韓愈作董生行以送之有云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

魯季文

曾季文。清江人。貞元間。廬父母墓。每思江水遠不可汲。忽一虎于廬側跑地得泉。人以爲孝感所致。

章成絪

章成絪。於潛人。喪母。廬墓。烏鵲來巢。麋鹿共處。貞元中表其門。人以章孝子稱之。

費冠卿

費冠卿。元和初登第。聞母病革。馳歸。而母已卒。號泣躃踊。絕而復蘇。遂廬墓。終喪。哭不輟聲。召拜左拾遺。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沒。何以祿爲。堅臥不起。

廖洪

廖洪。萬載人。家貧。養親至孝。二親亡。捧土成塋。結廬于側。哀慟不絕。有青蛇白獸之異。咸通中。詔加旌表。

朱寶積

朱寶積。瀛州人。自喪親後。廬於墓側。遂至逾年。亢以毀卒。

陳屺

陳屺。眞州彭城人。居父喪。哀毀。廬于墓側。不掩墓門。

張士巖

張士巖。汴州人。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氷合。有頻蹙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焦懷肅

焦懷肅。益州人。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

張進昭

張進昭。巢縣人。母患孤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尹嗣宗 附尹忻 尹恭先 尹仁恕

尹嗣宗。性至孝。親沒。居喪踰禮。子怦。侍養彌篤。嗣宗卒。廬墓。產芝。芝孫恭先。曾孫仁恕。皆有孝行。被旌表。世稱其一門四孝。

張阿九趙言

張阿九。趙言。俱京兆人。阿九母病。割股肉餽之。疾遂愈。言亦割股養母。事聞。朝廷嘉之。賜阿九及言物五十段。以旌表其孝行。

張常洧 附張公珽

張常洧。字巨川。句容人。天性純孝。父沒。廬墓三年。廬側生瑞芝十二莖。太守表奏。旌其閭。姪孫公珽。亦以孝聞。時人謂張氏孝傳三世云。

丁公著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舉明經高第。授校書郎。父喪。負土作塚。詔賜粟帛。旌其孝。

馮猛

馮猛者。邠州新平縣人。居喪以孝聞。慶雲見。冬杏結實。詔有司旌表其門。

許利川

許利川。爲睦州司士參軍。居母喪以孝聞。有芝草八莖。及連理樹一株。產於廬墓。詔旌表其門。

樊濟

樊濟。邛州依政縣人。居父喪。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兎鴿馴擾。木連理。慈竹自生。詔表其門閭。

張球

張球。信州弋陽人。父歿。五年廬於墓側。哀毀過禮。墓門塼上生芝草七莖。有鵲巢於墓之叢竹。詔旌表其門。

尹務榮

尹務榮。彭城人。喪親。廬於墓側。有芝草之祥。詔旌表其門。

應先

應先。東郡人。父亡。廬於墓側。生芝草連理樹。詔旌

表其門。

常弘宗

常弘宗。京兆人。葬父母。廬墓次。廬前生芝草七十餘莖。見者以爲孝感。詔免其課。

竇羣

竇羣。扶風人。母卒。嚙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

路敬淳

路敬淳。具州臨清人。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竟方

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識也。

許康佐

許康佐。登進士第。以家貧母老。爲知院官。人或輕恠。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府辟。

吳奉

吳奉。廣陵人。性至孝。太守張載舉爲孝廉。

朱仁軌 附朱敬則

朱仁軌。字德容。永城人。隱居養親。親歿。哀毀過禮。有赤烏白鵲棲其庭樹。觀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弟敬則。好學重氣節。與三從昆弟居。四十餘年。貲產無異。

李孝子

李孝子者。霍王元軌孽子也。年十一。母獲罪于父。被逐。孝子隨母別居。母病。思食肉。嘆無酬直。因割股充膳。

唐海

唐海。巢人。母喪。廬墓。手自耕植。以備祠祭。田產嘉禾。一本五六穗。

孫既

孫既。莒州人。少孤。母亡。執喪哀毀。廬墓側。髮氈面。垢厖瘵骨立。有泉湧于墓所。里人名曰孝源泉。

吳海

吳海。邵武人。母喪。廬墓十三年。墓側產芝二十莖。

陳太竭

陳太竭。浦江人。武鼎之子。二親併亡。即墓手藝松柏。終身衰麻。哀哭弗輟。每奠果殺。烏鳥不啄。

賈會

賈會。京兆華原人。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既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

袁鳴

袁鳴。忠州臨江縣人。居喪。廬于墓側。哀發聲。猛獸咆哮而至。既見。搖尾有仁心。當哭必來。既哭而去。

郭景華

郭景華。蜀郡人。孝行過人。父亡。景華晝夜啼泣喪明。宅中忽湧甘泉。因以洗目。明晰復。

陳藏器

陳藏器。唐時人。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而進。甚至刲肝剖心。不顧滅性者。然而親疾往往痊愈。果人肉之功歟。抑精誠所格。獲冥佑歟。

王世貴等一百三十四人

唐時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如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廸。柳仁忠。熊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爽。韓思約。下邽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鶉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雞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滏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褒。董

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儁。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李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田李顧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荆州劉寶長。壽史摶。鄄縣曹少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黃昇。梓潼馬冬。王泰舉。王典嗣。巴西韋士

宗。文博。熒。暨子詮。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藏。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崐。上饒鮑嘉福。虞鎔。眞弋陽李營。暨子凝。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士贍。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方宗。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遂東陽唐君祐。邵武黃旦。張巨錢。泉山黃嘉猷。永泰王奭。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雖無事蹟可紀。而志乘所載。不敢逸焉。

趙正言等二十七人

奉天趙正言。滑縣清泌。羽林飛騎談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君義華。潞州張光玭。解縣南鍇。河東李忠孝。韓放。鄢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誠。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滑縣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惇。歙縣黃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皆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雖其居喪

廬墓。至行事實未詳。然亦因地著名于右。庶足垂不朽云。

宋興貴等三十六人

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邪。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鄴。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宜。董永。宋

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冠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崔。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

後梁

王纘王繼王繹

王纘。王繼。王繹。趙州軍人。父去奢。疾漸篤。三子爭割己肉以供其父。纘割左股。繼割右股。繹割左右股。去奢食之。病遂愈。梁太祖嘉其孝行。令本道給醫藥。賜以穀帛。

後唐

韓德

韓德。潞州屯留人。同光中母死。割乳以祭。廬於墓側。累年種瓜。合歡同蒂。詔旌表之。

張建立

張建立。滄州乾符人。割股以治母病。母卒。割心瀝血以祭。辯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

後晉

李澤

李澤。濮州人也。刻木爲父像。割股乳奠祭。廬墓持服。

宗修己

宗修己。濟州金鄉人。父母亡。葬送後。辯髮跣足。日一食。截指祭奠。廬於墓所。

北漢

王殷

王殷。大名人也。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殷即不敢往。爲刺史。政有小失。母輒責。殷即以杖授婢。笞于母前。母亡。哀毀如不欲生。

孟熙

孟熙販果實養親承顏順志不憚苦辛其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粥哀號幾至滅性布苫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遂巨富焉

後周

柳敏

柳敏河東解人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太祖

見而異之特加廩賜

張藏英

張藏英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簡使微服携鐵撾匿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乃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爲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讐張孝子藏英范陽人

李化清

李化清建業人世以力田聞鄉里宋太祖平江南化清避地暨陽兄弟多雜伶人中給晨夕化清潛諷詩書動止循禮事父母至孝常持巨竿釣魚供養遭父喪哀毀柴立造廬墓側栽植松栢妻孥至亦不之顧暨陽山多虎夜無行人化清之廬絕焉

里人異之制滿還家蔬糲度日教授鄉里從者翕然按李化清出胡安定孝行錄宋太祖平江南而化清避地暨陽故不載宋史附記五代之末

孝友傳卷十七終

孝友傳卷十八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宋

李璘附甄婆兒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又有京兆鄠縣人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鄰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爲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謀。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具酒殽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劉孝忠

劉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爲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燃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衣服錢帛銀鞍勒馬。署宣陵副使。開寶二年。

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慰諭。

呂昇 附王翰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 附黃德輿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爲

延長上簿。太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德一

齊德一。密州諸城人。晉末。德一父爲客將。時密州防禦使皇甫暉叛。歸淮南。屢率衆剽刼故郡。牛羊犬豕。悉取犒士。德一家被略殆盡。後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產。德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德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遣使按鞫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轍坐死。德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舉廉退孝悌之士。郡以德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易延慶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襲蔭爲奉禮郎。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事。親孝謹。宋太祖乾德中。父贇卒。葬臨淮。延慶居喪

摧毀。廬於墓側。植松柏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州將表其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後禁殯。數年。延慶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台符爲賛美之。後知端州。

李罕澄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吏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 附沈正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遭官租。里胥督相與超鬬。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端拱初。泰

州海陵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懼。述其故。正卽號呼。褫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許祚 附李琳 田祚 惠從順 趙廙 鄭彥圭 俞雋 張文裕 張巨源 劉芳 瞿景鴻 陳偪 褚彥逢 彭程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世同居。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溫州陳偪。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來賀壽寧節。賜進士出身。偪事母至孝。賜其母粟帛。彥逢兄弟五人。皆年

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表其事。詔補彥逢教練使。

胡仲堯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除本州助教。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

犀帶。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仲容字咸和。後遷光祿丞。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子用之。從子用莊。用丹。並進士及第。

陳兢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孫伯宣。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

伯宣子崇。江州長史。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褒。江州司戶。褒子昉。試奉禮部。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兢即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旨齊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糴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代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

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爲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舉進士。延賞職方員外郎。

洪文撫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爲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爲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

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官員外郎。

查道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父元方。爲滑州掌書記。道性至孝。在滑州母疾。調煎藥劑。經旬不寐。母嘗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刲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親喪。口絕甘美。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

董道明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祟。道明潛匿墓中入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塚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

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

悌。鄉老陳贊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

顧忻

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

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

李瓊

李瓊。杭州仁和人。幼失父。家苦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繒爲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娶妻有子。瓊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給侍我。免汝勞苦。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强。以是家人無敢怠惰。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淄

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朱泰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畢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問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爲

朱虎殘。

成象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爐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管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篩土於墳上。日三。手傷。聞者感愴。

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鶯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爲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常眞 附常宴 常守規 王淦 李繼成 胡元典

常眞。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負土成墳。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再加旌表。眞妻病。子宴割股肉以養母。及死。

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又有齊州王洎。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州郡繼以聞。皆降詔旌其門閭。賜以粟帛。

陳思道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

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毀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自兎剔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李諮

李諮。字仲詢。新喻人。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宋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王樵

王樵。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淄州。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三年。哀動行路。嘗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遊寒下。晝策于何承矩。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

城東南累塼自攖。謂之蘭室。入室掩其戶而坐。

許俞

許俞。宣城人。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嘗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覩汝登科後。沒于地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第。授涔陽從事。扶侍歸

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致澣濯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繇之地。涕泣者永日。士流服其孝。

方綱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篤。振貸貧民。景德二年。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史韓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稅籍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望蠲其戶雜科。詔從之。

麗天祐

麗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目復明。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墓。空葬以禮。結草廬墓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

劉斌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刃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樊景温榮恕旻

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暐

祁暐。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二年進士。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號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

白兎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烏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兎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

李玭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葬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墳成。復留守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玭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侯義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身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宋眞宗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竟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墓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餱糧。踰年。墳間瓜異蒂同實。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刼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 附李祐 周善敏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時又有徐州豐人李祐。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祐。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鄱陽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詢 附孫補 常元紹 王美 董孝章 高珪 朱仁貴 邢濂 趙祚

楊榮 趙友 李居正 張可象 張珪 崔諒 王覺 曹遵

童孔 樊可行 元守全 段德 張仁遇 王子上 瞿肅 王世及 李宗祐 劉閏 汪政 李耕 東野宜 賈益 張化基 閻用和 楊忠義

裘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真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濂。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兗州童孔。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瞿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宜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並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判

兗州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賈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陰。考制度使馬起言陝州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並即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杜誼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徙跣。負土

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淵。泥水沒骨。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旬授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茇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山發洛水。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夜至。旁山之居廬墓田畜牧。漂壞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以祖蔭入官。至贊善大夫。後通判梓州卒。子揆。

纔十六歲。哭誼墓旁而卒。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爲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朝命必欲起復。詔再下。力辭。末又引事切責。有云。以相國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而爲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弼起復。同就道。不得先還。弼復抗章不就。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爲南京留守。母歿。奉喪歸葬。吉之永豐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修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告之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修乃爲文齋潔而詣之。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爲孝感所致。

司馬池

司馬池。字和中。夏縣人。少喪父。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

張知白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址。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

姚宗明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

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眞。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佑慶曆間。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爲墳。廬於

其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遣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訪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平江人。性至孝。幼隨母適長山朱氏。後貴。迎其母歸養

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既葬有白烏巢墓上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

支漸 附句文鼎

支漸資州資陽人事父母至孝年七十持母喪負土成墳廬於墓側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有白兎白貍馴擾其傍白雀白烏日集墓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孝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元豐中褒賜粟帛

鄧宗古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元豐中褒賜粟帛

沈宜

沈宜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八月晝負土夜拊棺而臥爲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元豐中褒賜粟帛

彭瑜

彭瑜字君正[illegible]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泰和倪氏婦瑜克迎以歸

蘇慶文 附臺亨

蘇慶文臺亨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亨工書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書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徐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事母極謹嚴。朝夕具公裳定省。非有大故。未嘗去母側。所奉飲饌。皆手自調味。母飲食時。輒率家人侍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舉貢禮部。不忍遠去。徒步載母入京師。母亡。水漿不入口。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

有知。亦垂泣也。甘露歲降兆域。各兩枝合爲瑜。既終喪。不撤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卒謚節孝處士。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嘗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幾覆溺。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甫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衆以爲純孝所致。其後頌官至右僕射中書門下侍郎。封趙國公。母贈魏國太夫人。

司馬康

司馬康。字公休。陝州夏縣人也。幼端謹。事親至孝。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父光薨。喪祭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服除。爲著作佐郎兼侍講。竟以腹疾終。公卿士大夫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贈右諫議大夫。

趙君錫

趙君錫。洛陽人。性至孝。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寢於傍。凡衾裯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麤。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哲宗時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披上下。嘗從謁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郝戩

郝戴。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戴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迺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

樵卒。自畚土造塚。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塚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畧使。亦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戴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强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戴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仰忻

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就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申積中 附陳芳 王襄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爲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

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爲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黃中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

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賙恤鄉里貧民以學行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

毛洵 附毛滂 李籌 李衡 楊芾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羅卒于池陽舟次持鍤荷土以爲墳手胝面黧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

食菽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拘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千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籌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揚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爲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楊政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宋徽宗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入寇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

和末應募爲弓箭手拒夏人高宗建炎以來與金人戰積官至環慶路經畧安撫使時母留敵境遣人省視母每勉以忠義政奉命惟謹和議成始迎母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爲感義夫人母卒居喪盡禮起復兵拒金人奮不顧身功効顯著官至太尉

趙伯深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佃宣和間爲棣州兵官屬會

兵動燕雲。子佪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絕。建炎三年。始得南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

高登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忽有虎啣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宋徽宗宣和間。金人犯京師。登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羣臣復建和議。奪种宗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詣闕上疏極諫。王時雍縱兵殲之。登屹立不動。金虜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不可。曰。君在可去乎。與林邁等請扈車駕隸聶山帳中。欽宗擢爲宣川主簿靜江府古縣令。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性至孝。宋高宗時爲將。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固疾。藥餌必親。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扶櫬還葬。累詔起復。飛連表乞終喪。廬母墓側。哀毀過人。復詔就軍。慕屬詣廬以死請。乃入見。高宗慰遣之。飛誠信任人。愛養士卒。行兵有紀律。能以少擊衆。有勝無敗。力平羣盜。建議恢復。慨然以雪國恥爲己任。用師中原。金人畏之。至呼爲父。望其旗。亦不敢近焉。嘗自涅其背爲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張浚謂人曰。岳飛忠孝人也。張宗元嘗監其軍。還奏曰。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至。高宗大悅。賜旌忠旗以嘉異焉。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天性至孝。丁母憂。哀

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奠。側墓有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喪葬盡禮。宋高宗紹興中舉進士。自知渠州。累官至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亮入寇。其鋒銳甚。諸將皆退衂。允文以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宋事轉危爲安。實繫于此。高宗召見歎奬之。曰。允文公忠出于天性。朕之裴度也。

楊慶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念爲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念曰。韓退之作鄞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孰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仗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爲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于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父

愈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荀與齡

荀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下詔旌表

王珠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

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

顏詡唐太師眞卿之後眞卿嘗謫廬陵故詡爲吉州永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厨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慍年七十餘卒

蔡定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圄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愬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

弗許請隸王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叙陳致死之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子命出革厚爲定具棺

飲事而撫周其家。

李植

李植。字元植。泗州臨淮人。事親以孝稱。宋欽宗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府駐師鉅野。植間行詣轉運京畿。時偷道阻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廵功郎。使督數百艘。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轉戰以達。高宗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既見大悅。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早正大實。以定人心。以應天意。高宗既即位。累官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竭力以奉甘旨。恪恭子職。務得親心之歡。檜死。帝與子諲語舊事。識植姓名。召見。帝曰。朕故人也。方不意大用。以母老固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

忠臣孝子。元直無之矣。

張伯威

張伯威。大安軍人。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鄭綺 附鄭德珪 鄭德璋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侂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

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己子。

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病無師。自力于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嗣其食舍肉。密歸遺母。爲別設一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媪兒無不嘆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所稱。兄與嫂俱早喪。姪子演年五歲。浚生甫幾月。守道時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後擢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秘書郎。以直言罷。徒步出錢唐門。惟書兩篋而已。宋度宗咸淳三年。遷著作佐郎。崇政殿說書。極言當世之務。忠諒剴切。

鮑壽孫

鮑壽孫。字子壽。徽州歙人。宋末盜起里中。壽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爲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

唐伯虎

唐伯虎。父遊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弟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心動矣。汝奉母。莫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客舟皆纜岸不敢動。伯虎彷徨江岸。時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趨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疾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是日病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丹稜。

趙善應

趙善應。字彥遠。餘干人。性純孝。母畏雷。每聞雷。則

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勿驚吾母。露立達明。門啓而後入。母喪。哭泣嘔血。瘠毀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饌。母生歲值卯。謂卯兎神也。終身不食兎。

孔旼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事親至孝。性孤潔。喜讀書。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府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夏侯訴

夏侯訴。字長況。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訴哀不釋帶者一年。母憐其辛苦。令出便寢息。訴方假寐。忽夢其父告之曰。汝病深痼。非凡藥可愈。天帝矜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居後桑樹枝上。訴忽驚起。如所言得藥。進之。母病頓瘥。

崔希喬

崔希喬。清河人也。平居以孝悌稱。解褐尉臨清。丁母憂。哀毀過人。服闋。補鄴縣尉。清介公方。轉鄴縣丞。室有芝草生焉。一夕葩蓋盈尺。州以狀聞。遷御史。出授幷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細民感其仁恕。一日有雲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彩煥爛。周於城郭。事聞。宣付史館。在幷州時。居前叢葦中。有小鳥來巢。如鷦鷯。孕卵。纔數日。毀而誕。即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狀如鴛鴦。翩翾閑暇。無復驚畏。暨能飛翔。時歸舊所。人稱爲兵曹鳥。初居喪。一哭臨。羣鳥畢集。徧墻宇。壓林木。周于原野。鄉里嗟異之。所居每巢燕乳雛。必反哺。逾旬後乃分飛。皆以爲孝義感通云。

吳二臨川水東小民也事母至孝一夕有神來見夢曰汝明日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老母在堂乞救護神曰此受命于天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閃閃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自出野田以待其野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實未敢以告自是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

徐志道 附徐志遠

徐志道字元思吉水人事母以孝聞建炎間金虜遊騎奄至志道與弟志遠舁母以避爲流矢所中挾矢行數舍而卒志遠負母撫兄痛哭幾絕虜追至備告以故虜慚謝曰一門孝友也遂釋之紹興間以孝廉舉官至楚州團練使

孝友傳卷十九終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輯

宋

陳侃

陳侃字君和永泰人事親以孝聞親有疾省膳嘗藥夜不解衣執喪盡禮五世同居家無異爨至道二年郡守何蒙上其事太宗嘉之詔旌門曰孝門賜母李氏粟帛

王文義

王文義大寧人景德中母疾篤刲股進藥疾愈後母卒廬墓鄉人憫其貧日給之食墳去水遠無以資洗滌祭奠器用感夢得泉人稱孝感泉

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事繼母以孝聞

丁儁

丁儁新喻人事父母至孝大中祥符間旌其門

盧世豪

盧世豪贛州人。仁宗天聖中。母歿。廬墓。廬中泉湧。一虎爲守視。有巨蛇入墳。俄震死。縣令陳廷碣其事于石。

范廷召

范廷召。棗强人。父鐸。爲里中惡少所害。廷召手刃父仇。剖取其心。以祭父墓。

鄒長孺

鄒長孺。字齊賢。泰寧人。仁宗時與太學試。居上第。聞父喪。哀毀過禮。既葬廬墓。芝生塚上。

張掞

張掞。歷城人。父蘊病。刲股療之。舉進士。慶曆中知益都。

孫唐卿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仁宗時登進士。判汝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卒。詔賻其家。

曹矩

曹矩。休寧人。登景祐進士。以純孝聞。其任都官日。父汝弼贈殿中丞。燎黃之夕。芝產塋上。郡上其事。詔以所居爲忠孝鄉。孝芝里。孫央死于方臘之難。時稱忠孝曹家。

毋卬

毋卬。安丘人。善事父母。父卒。葬邑西郊。朝夕哭奠。風雨不輟。妻馬氏從哭。焚香于臂。母卒。亦如之。邑

令馬驥以事聞。進士周元賓銘其墓。碑刻尚存。

朱道誠 附楊善

朱道誠。全州人。母卒。廬墓。冬筍生。瑞竹覆其墓。詔賜絹米。號朱孝子。其子楊善。孝亦如之。至和中旌表門閭。

林正華

林正華。字君輔。福清人。至和中入太學。後棄歸養母。母卒。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卜葬于湧泉山。鑿石

管壙手胝足胼不少暇既葬廬于墓寢苫枕塊哀慕不已俄而祥雲滃甘露降烏鳥翔集虎豹遁藏鄉人白于官旌之正華安之六代孫也安母死廬墓旁石湧泉酷之異之以其廬爲湧泉寺故世稱湧泉大小孝子

胡淵

胡淵字澤之崇安人熙寧初以親老家貧授學江浙每歲終度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獻後

以母疾不復遠遊即里閈教生徒晨夕歸省每諸生餽食有甘腴必持歸以佐母膳母憐其誠爲之强進食

陳道周

陳道周湘潭人少孤家貧奉母至孝母沒廬墓自陶磚日成五枚歷四年甃墓高三丈墓成而道周繼亡從葬母傍鄉人立碑表之

李肅之

李肅之鄄城人廸從子也母喪廬墓撫幼孤弟承之成立神宗稱其一門忠孝

錢褒

錢褒晉江人性純孝母喪負土成墳結廬居山葷腥不入口形容毀瘠終制方還嘗著志孝六篇州繳以進熙寧中郡守兩聞于朝乞召試擢用

艾君瑜

艾君瑜永豐人性至孝母疾革刲股和藥以進病

果愈母喪廬于墓側崇寧中郡守以聞詔復其家

劉詵

劉詵福清人崇寧中歷官太常居母喪盡禮有芝產墓側

陳天隱

陳天隱蘭谿人端重好學事母以至孝聞大觀初詔以孝弟睦婣任卹忠和八字旌其門

趙文澤

趙文澤。麗水人。六歲喪父。廬墓。有羣鼠銜花白鶴來巢之異。郡表于朝。大觀初詔賜帛五十匹。

李華

李華。溧陽人。父歿居喪。毀瘠盡哀。母疾。華衣不解帶者十餘年。有田十餘頃。穀貴平價。食其一方。太觀政和間。蝗數害稼。不食其田

張根

張根。饒州德興人。徽宗時。以朝散大夫終于家。性

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少蘇。後不忍聞雞鳴。

苟允中

苟允中。中江人。葬父。自培其墓三年。有虎豹馴擾其旁。醴泉湧其下。

張琪

張琪。莘人。靖康中。有賊掠村。琪負母而逃。賊欲害之。一賊曰。此孝子也。遂得免。

王大臨

王大臨。吉水人。建炎中。胡馬南牧。父被虜。大臨年十二。徒跣從行。盜欲兵其父。大臨抱持號哭請代。盜義而免之。

汪與成

汪與成。銅陵人。一家百餘人。盡斃于建炎之難。獨遺與成。後三年。改葬其父。念母形骸不存。刻木肖形。侍養十年。而後附葬。

李彭年

李彭年。廣德人。紹興中進士。嘗割股愈親病。親歿。蔬食終身。郡守洪興祖聞于朝。旌表其門。號孝里。

李儼甫

李儼甫。鄱陽人。母疾。籲天刲股。疾亟。鑿肝以進。母疾頓蘇。紹興間表之曰孝子李儼甫之門。

王進慶

王進慶。澄邁人。性至孝。紹興間。其母陳氏病瞽。而

疾且殆。進慶刲股爲粥以奉母。疾愈。瞽目復明。

程俊

程俊。徽州宜陽社人。幼歲。父母陷于夏國。號泣自毀。幾不能生。後爲中大夫康州防禦使。權鈐轄隴右都護。悉捐家財數十萬以贖父母。西嚮號泣祈禱。飲食幾廢。夏人感動。遂歸其母。邵氏既歸。日夕侍奉。承顏色。紹興十年。旌表門閭。又事族兄恭謹。諸弟友愛。復收養母邵氏族黨百餘口。服食器用與已同焉。

楊富老

楊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廬墓三年不返。感烏鵲來巢木生連理之異。紹興中。太守葉顒延入都學。奏於朝。詔賜粟帛。錄付國史。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崇安人。父韐。死靖康之難。痛憤哭墳三年。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

詹惠明

詹惠明。婺源人。紹興中。父直。坐殺人當死。惠明乞以身代。不許。乃齧斷指取艾灼頂。辭旨甚哀。太守曾開奏聞。詔減父死而釋之。因名其所居爲孝弟里。

胡師徐

胡師徐。字宗武。崇安人。紹興中第進士。幼失怙。事母盡孝。朱文公亦稱其操行。母喪。廬墓三年。

陳亨運

陳亨運。字俊民。仙遊人。父母繼歿。廬墓三年。常倚墓木而哭。木爲之枯。縣令餽粟帛以旌其孝。乾道間詔舉孝廉。

李宗質

李宗質。字文叔。先濮州人。文定公廸裔。母展氏。罹靖康亂相失者十餘年。宗質求之不已。行次江州水南市中得之。遂奉以還。鄞之石塘。色養者二

十餘年。樓鑰銘其墓。楊萬里爲之傳。

張超

張超。定海人。年十九。父瑩。患氣疾革。懇禱無效。乃刲肱取肝。煮粥以進。不瘉。日父愈。乾道四年。郡守趙伯圭命縣優恤。嘉泰四年。令葛洪復其家。封殖其父母墓。禁樵採焉。

吳瑨 附吳安時

吳瑨。定海人。母宋氏臥疾。瑨刲股療之而愈。妻楊氏亦遘疾。子安時皆刲股以愈。嘉定三年。建崇孝門旌之。

袁鎮

袁鎮。奉化人。端平初。父年七十。病羸。鎮刲股和藥愈之。父病垂絕復存者十有五年。

江文卿

江文卿。永新人。端平間。其母病革不可療。文卿刲股和藥進之。病遂愈。詔表其門。

張茂 馮忠 附李德勝 聶汝清 黃顯 吳應發 盧十一 仇大任 晏十二 王文旺 吳仲三 雷大年 劉信伯 戈廷秀

張茂。馮忠。俱上高人。端平嘉熙間。父母病篤。皆刲股以進。遂愈。同郡又有刲股救父者。李德勝。聶汝清。黃顯。吳應發。盧十一。仇大任。晏十二。刲股救母者。王文旺。吳仲三。雷大年。劉信伯。戈廷秀。

張興渭

張興渭。德化人。性至孝。母楊氏病篤。累百藥勿効。興渭窮迫。即籲天。欲割肝以進。既而母疾立愈。淳祐六年。有司奏表其門。

王仲友

王仲友。武寧人。淳祐七年。父文才病劇。仲友刲股作肉糜以進。疾遂愈。有司爲書篤孝之門。

東崇芳

東崇芳。丹陽人。德祐時。北兵俘其父國寶。崇芳詣軍門。號泣請代父。于是擇國寶留崇芳。久之。憫其

孝思縱之歸父子皆得免

羅避

羅避雩都人父卒負土爲墳廬其墓蔬食飲水三年縣令劉藻躬造問之

劉深

劉深館陶人有孝行母值沉疴割左股爲羹以餌母即愈

郭居敬

郭居敬尤溪人性至孝事親左右承順得其歡心嘗摭虞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槩序而詩之名二十四孝詩以訓童蒙

鄒致

鄒致新昌人事母篤孝母死廬墓有芝五色產焉

沈麟

沈麟性至孝父死廬墓感慈烏集廬之異

曾肅

曾肅泰和人性純孝居父喪廬墓側有慈烏來集之祥子安止安中安强皆登科第有節行

鄒異

鄒異長樂人親終廬墓凡六年有甘露芝草之瑞

許知言 附許逢言 許知億 許知白 許知仕

許知言閩人兄逢言弟知白知仕知億母病知言兄弟昕夕不離側越三月藥弗効知言乃齋戒籲天刲股肉烹調以進母病遂愈年七十卒知言兄弟哀毀踰禮俱燃香于臂以資冥福

林公遇 附林養直

林公遇字養正閩人性孝謹初以父蔭補寧化尉不忍舍朝夕養乞奉南岳祠弟養直亦有至性母歿養直兄弟懼戚其父服勤左右跬步不離每夜爾燭盡不忍退

上官怡

上官怡字友先閩人母年高羸疾方暑晨夕侍側

驅蚊蚋不寢。逾月居憂。極哀毀。二兄繼歿。奉嫂撫孤。敬愛兼至。

史本

史本。鄱陽人。性至孝。父歿。廬墓悲號。有芝草之瑞。

姜崐

姜崐。樂平人。性至孝。庭生連理木。刺史常頌署曰。姜崐行孝有聞。兄弟兼美。陶我王化。毓此休祥。

王凱

王凱。字和中。晉江人。事父母篤孝。居喪廬墓。三年不忍去。與其弟相友。未嘗一日離。

黃槩

黃槩。字平叔。龍溪人。父忠。助遘疾。傾貲求醫。或言不爲子孫計。槩泣曰。苟疾愈。雖子孫饑餓。我亦無憾。父年九十六。母鄭氏年九十九。父將卒。曰。爲人子者。如爾甚少。吾願爲爾子以報。言畢而卒。後槩妻有娠。將爾月。夢其舅曰。吾某月日某時爲爾子。及期。生子彥臣。官至朝散大夫。封槩承議郎。賜緋。累贈朝散郎。

徐定 附徐義 徐傳霖

徐定。豐城人。性至孝。父國會卒。廬墓三年。晝夜不絕哭。有紅紫牡丹。忽變爲白。號大孝子。定子義。未弱冠。居父喪。足不履房闥。寢于墓。號少孝子。曾孫傳霖。事親孝謹。人謂徐氏世襲孝子。

過昱

過昱。豐城人。母早卒。刻木爲像。早暮飲食必以進。愈久愈虔。考古人勉于孝者。類成三十卷。號至孝通神集。

丁天錫

丁天錫。如皋人。事母克盡愛敬。盜忽入其家。以刃脅母索財。天錫勇往爭之曰。寧殺我。所有任取之。勿驚吾母。盜因感動曰。天道不殺孝子。遂捨去。

吳汝明

吳汝明。揚州人。志與之子。性至孝。嘗割股療母疾。有靈芝生堂側。開禧中。虜入境。他室廬皆焚蕩。汝明室獨存。嘉定中旌其門。

張汝明

張汝明。廬陵人。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病羸疾。行步輒踣。夢父諭以服天南星法。用之果驗。人以爲孝感。

柯應烈

柯應烈。建德人。性孝。母閻氏病。不解衣。侍湯藥。癯瘠盡瘁。每夕露禱減筭。以益母壽。空中有聲。特延一紀。後果如數。

羅裳

羅裳。新喻人。性至孝。母病篤。剔肝以救。刳腹未寸許。刃摧折。母病亦瘥。

章瑢

章瑢。丹徒人。事親盡孝。母亡。思慕切至。墓上枯竹復生。

鍾侖

鍾侖。龍南人。性至孝。喪母盡哀。有羣烏鳴于墓。人名其廬曰感烏堂。

黃觀象

黃觀象。江夏人。家于賢興。居喪哀毀。廬墓六年。墓側產芝。詔賜粟帛。蠲其役。旌之。

伍瑞厚

伍瑞厚。安福人。事父母以孝著。部使者聞於朝。賜號孝節處士。

寗從龍

寗從龍。浮梁人。事親以色養。母疾。嘗刲股。事聞。授徵仕郎。以旌其孝。

熊仁贍

熊仁贍。建昌人。爲宜春令。居父母喪。廬于墓側。有慈烏來翔。事聞。詔旌其門。

上官超

上官超。光澤人。性純孝。母病篤。刳左脇取肝飼母。已而母愈。縣令張碩。名其門曰孝感。

薛半千

薛半千。字子中。漳浦人。天性孝友。母疾。嘗藥視膳。衣不解帶。疾轉劇。乃割股肉以進。其伯兄亦嘗鐫心血以調藥。仲兄復焚香于項以資冥福。母疾隨愈。兄弟三人。日侍親側。雍雍愉愉。鄉里推重。縣令林稽道。因卽所居立孝義坊以旌之。

張以中

張以中。甌寧人。仕至都提舉。生事旣盡孝。及父歿訃至。哀毀踰禮。自以親老在堂。宦遊于外。且有厚祿。生不能爲養。死不得就殮。遂不食。哭死道中。詔旌表其門曰純孝之家。

檀念二

檀念二。母章氏。病幾絕。念二刻脛取髓食母。母愈。王希呂上其事。詔付史館。仍令有司優給。

楊祥

楊祥。事親盡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兎之瑞。事聞。褒封至孝公。植坊墓道以旌之。

嚴晃

嚴晃。溧水人。舉武舉進士。授學諭。時元兵渡江。晃負母避之。道遇兵。欲刃其母。晃挺以身蔽。爲兵所傷。斃。吳草廬澄嘗哀以詩。

潘祺

潘祺。溧陽人。性至孝。好學尚氣節。父疾篤。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後果愈。僉謂誠孝所感。

許遂

許遂。宣城人。早喪父。事母以孝聞。里人每勵其子。軌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伯通。遂字也。

張恪

張恪。金壇人。居母喪。祥禫逾年。猶不御酒肉。有白
雪白鵲之祥。

孫之翰

孫之翰。字文舉。慈谿人。母病。刲體取肝。爲粥以進。
病遂愈。郡守趙伯圭將聞于朝。翰曰。本心救母。非
爲他也。止之。

張子英

張子英。建寧人。幼孤。侍母王氏獨居。宋季盜賊擾

攘。妻子俱被擄。子英負母外避。備經險阻。後居寓
黃溪。傭書爲養。母常思婦孫。寢食不安。子英跪曰。
但得母安。妻子可復返。賊退。奉母歸故里。妻子亦
果得還。

馮順德

馮順德。建寧人。早喪父。奉母王氏至孝。飲食必親
供。時遭亂離。負母逃于山谷。孝敬不替。母病。順德
或終夜不寢。勵志學醫。親調藥物。母病遂愈。

吳順

吳順。僰道人。累官爲永昌太守。性至孝。有赤烏集
其門。人以爲孝感。

徐膺

徐膺。字思文。莆田人。七歲喪父。朝夕孺慕若成人。
母歿。哀毀骨立。卜兆于虎嘯巖。廬其傍。蔬食三年。
時陟巖巔。哀號聲震原野。虎爲遁去。墳上有坑塹
深數十丈。一夕山有聲如雷。翼旦視之。平地矣。

劉潛

劉潛。定陶人。知蓬萊縣。過渾州。聞母疾亟。歸。母死。
一慟遂絕。其妻哭潛亦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
妻死于義。

羅威

羅威。番禺人。事母至孝。遇寒。必先以身溫席。母歿
盡哀。有白鹿止其墓側。

劉孝誠 附李夔

劉孝誠。富順人。親喪廬墓。有芝草之異。李見紀其行于學之鴈塔。同邑又有李夔。既葬父母廬墓。有白虎白鳥馴擾之祥。

徐初

徐初。華亭人。早喪母。父信後母讒。初事之益恭。父暑月病疽。穢惡流衽席。初身自浣滌。不解帶者經月。父乃悟曰。汝吾孝子也。後母子亨少鍾愛。長不以兄事初。初愛之不衰。聞者莫不高其孝友。

金景文

金景文。蘭谿人。親歿廬墓。夜有五色光焰。爛然射墓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咸淳間。知縣沈應龍請于朝。立碑建祠于學。

周二 附周三 周九

周二弟周三。周九。並官人。母俞。三子竭力耕養。母病甚。計無復之。二與三各刲肝調羹以進。九則通體鈎燈禱于神。母疾瘳。時稱一門三孝子。

孝友傳卷二十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遼

蕭蒲离不

蕭蒲离不。字桉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

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乾統間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譚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金

溫迪罕斡魯補

溫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父喪。

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

陳顏

陳顏。衛州汲縣人。父光。爲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艱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郡守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帥曰。此眞孝子也。遂併釋之。金太宗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

劉瑜。棣州人。家貧。其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孟興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

劉政。洺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烏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溫石

溫石。相州人。幼孤。八歲奉母居郡。後母以天年終。石自穿土起墳。既葬。親舊勸令歸。石曰。營緝未就。姑待之。時石已骨立。親舊恐其遂死。固勸令歸。石曰。祥而歸。未晚也。竟至禫祔。廬側設竈。且作粥。孟析爲三食之。不復舉火。負土累月。鄉人願代

之石稽顙謝曰非石願也番老時享祭器必親滌年七十有一而卒

劉全

劉全武陟人性至孝金末河朔擾攘父瀌母崔氏俱爲北兵所掠父病卒母被鬻不知所往全就虜而去後三年以母故祝天子身南遁尋訪于祁蠡之間數月果得母所在哀號祈請主家拒而弗許全行乞于市得金若干贖之復爲母子者三十餘年克盡孝敬

薛繼元

薛繼元字曼卿河東人事母孝所居化之

孝友傳卷二十一終

四庫全書

孝友傳卷二十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元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元世祖時歷官至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間號痛聲竟不忍言

王閏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貲既老而貧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乖戾閏左右順承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嘗臥疾一夕室中火延籬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烟焰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饑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元

世祖聞之。復其役。

郭道卿 附弟佐卿 子廷煒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兄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痁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蕭道壽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鍼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二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跪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刲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攻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歛貯一庫。室無私藏。幼雖嬉戲。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

張閏 附芮世通 向存義 丁照

亦不知孰爲已母也。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蓉義。汴梁丁照。八世同居。州縣請于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 附王住兒

田改住。汝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臥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臥冰上半月。

寧猪狗

寧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居里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閭稱焉。

李家奴 附管如林 朱天祥

李家奴。潭州萬戶移剌瓊子。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家奴刲股肉煮糜以進。病乃瘥。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母疾刲股旌其家。

畢也速答立 附尹夢龍

畢也速答立。迷裏氏。家泰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烏翔集。墳土踴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烏集其塚樹。

樊淵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元世祖至元

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年。江東廉訪使者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事。聞旌之。

賴祿孫

賴祿孫。汀州寧化人。延祐間。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

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聚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並賜褒表

劉德泉 附朱顯 吳思達 朱汝諧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

得乃名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至治三年眞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羅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柳遷理人以爲友義所感又有朱汝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弼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郭回

郭回邵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

營食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詣墳哭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孔全 附張子夔 陳乞兒 趙國安 張琛 李庭瑞 移利伯顏 性烈万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俟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

所篩細土爲墳。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又有娥眉趙國安。鮮州張琛。南陽李庭瑞。息州移利伯顏。南陽怯烈。互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爲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 附張本 張慶 元善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憐其叔清家貧。密以分契請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張本東昌

茌平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張慶貞定人。善事繼母。伯父泰異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饒豐備過於所生。元善大名人。父有兄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塋次。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趙毓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獄。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毓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毓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殁。嫂王氏。毓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無再嫁之義。願終身事姑。人謂孝友節義萃毓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光遠 附麗遵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醫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至順間。永平麗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陳韶孫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

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部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元成宗大德六年瀏死部孫哀慟見者爲之泣下肇州萬戶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一 李忠 附吳國寶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鄉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李茂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性至孝父典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祈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每夕祝天乞損巳年以益母壽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元成宗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羊仁 附黃覺經 章卿孫 俞全 李鵬飛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术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

踪蹟得母於潁州兄於睢州弟於邢鄆皆爲役乃徧貸親故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十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鄉里義之大德十二年旌其家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

諸郡迎歸養之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僉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蚤見母行求三歲至蘄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家方疫鵬飛起之遂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親[illegible]歲時携子孫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閭

趙一德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武宗至大元年一月升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倚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不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縱爲良一德將歸會阿思蘭以究被誅詔簿錄其家葬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令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養其母以壽終仁宗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來修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

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本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滕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徹徹

徹徹。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初。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

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褒異。

王初應 附施合德 施發仔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眞祐。嘗出耘。爲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 附鄭大拙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須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

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王薦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郭全 附劉德 劉居敬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王又卒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食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墓終喪又有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值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之懇天以求代狀聞並褒表之

楊皥

楊皥扶風人母牛氏嘗病劇皥叩天求代遂瘥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皥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皥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

丁文忠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前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奉安河瀆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敬祖 附李彥忠 譚景星 郭成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後又有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亭州郭成。年七十一。母喪。廬墓三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扈鐸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喪父。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遺腹生一男。鐸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閒所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于墓側。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宗祀

宗祀。大都人。年十九。父內宰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傷遂成疾。伏臥床榻。猶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祀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絕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門。

趙榮

趙榮。扶風人。母强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吳好直 附柴郁 陳舜咨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

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已所當得悉推與之。從師學淡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咨。皆能孝友。以已財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美之。

余丙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火滅。

徐鈺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鎮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谿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尹莘 附孫希賢 卜勝榮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心恠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共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莘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爲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父愈。又有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已年延之。並瘞

劉廷讓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劉通 附黃鑑 丁祥一

劉通。亳州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聚

拔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晝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黃鎰。皇慶間諸暨丁祥一。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舅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賣餳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貲命醫。唯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事聞于朝。詔旌之。

張思孝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涕洟半器。晝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瘥。至順三年表其門。

杜佑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叉水馬站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佑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兎之瑞。

孝友傳卷二十二終

孝友傳卷二十三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元

長壽 附永壽 福壽 忙古海牙 梁外僧 那海 秋秋 高中 武進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蔭叙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

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爲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美之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爲與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即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孫瑾 附吳希曾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載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又有吳希曾睢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

熾雨止既葬廬于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張恭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署鷹房府案牘親老辭歸侍養墾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栢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爲食而嘗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劍不去母驚悸而歿恭居喪盡禮人稱

孝焉。有詔旌其閭。

訾汝道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

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幼孤如己子。縣令李讓爲請旌其家。

王庸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感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利以供祭祀。

黃贇

黃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來官京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長。聞父娶妾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資去。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來省父也。不幸父歿。思奉柩歸窆。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

所不[illegible]尚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濱。承累[illegible]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illegible]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贇哭禱于神[illegible]以杖指葬所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illegible]庶母之弟曰。眞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棺示。得父骨以歸。

石明三

石明三。與母居餘姚山中。樵蘇以給炊爨。人稱其

孝。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視其壁壞。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後。伺母虎至。斫之。腦裂而死。復持斧牲倚巖傍伺候。俄有牡虎至。遂并斫殺之。明三亦立死其傍不仆。張目如生。而手中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欷

欲泣下。及冠。請于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于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父歿。又三年母歿。終喪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鄰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

祝公榮。宇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又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効。思孝方欲刲股肉爲糜以進。忽夢寐

間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與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水飲。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慙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於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摶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師拜迎。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

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狎。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從義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叔祖恭。叔父珍。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爲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禱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眞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爲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

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迓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曾德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靳昺

靳昺。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歿。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屍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黃道賢

黃道賢。泉州人。嫡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筭。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黃氏之門。

史彥斌

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

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元順帝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賊因感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

李明德。瑞州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締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

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皆不敢受。强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湯霖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

病熱更數醫弗能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日夜號哭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

孫抑字希武晉寧洪洞縣人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扳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父爲所虜不知所向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愼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吾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永

石永紹興新昌人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王克巳

王克巳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殁克巳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巳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巳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繼母沙氏杜氏孝養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

呂祐

呂祐字伯通晉江人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郡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周樂

周樂溫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溫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曾遣人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

趙應祥

趙應祥廬陵人也性至孝年十四歲其父行賈不還既長往尋其父時從父從北來言父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厚善即走數千里往尚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徒跣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多榛莽塚墓纍纍不可辨識矣應祥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遇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歷數墳不應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發視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葬廬陵人以爲孝感所致

武德政

武德政眞定人也四歲父歿母蘇氏守寡育德政德政稍長備甘旨之養奉順顏色以至孝聞母死時天大旱德政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方徬徨悲泣忽有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孝友傳卷二十三終

孝友傳卷二十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元

詹士龍

詹士龍。字雲卿。固始人。宋都統鈞之子。元兵破鄂。鈞殁。士龍甫三歲。董忠獻公獲之以見世祖。嘆曰。此忠臣子也。汝善養之。既長。知非董出。晝夜痛哭。他日從鼠渡沱。懇求復姓。忠獻戲曰。原欲復爾姓乎。試爲投石水中。浮則爾從。士龍祝天曰。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因以石投水中。沉而復浮者數四。忠獻愕然曰。天也。遂許之。

廖人俊

廖人俊。寧都人。元初父死于寇。母亦被虜。人俊七歲與祖母居。既長。誓求父骨。得于叢塚間。又往北方求母。聞在滄州。至則已死。欲負骨歸葬。異父弟不許。遂刻母像而還。合葬焉。吳澄有文記其事。

周古象

周古象。蘄水人。元初。兵虜辛薊。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奉養盡孝。母殁。廬墓。妻亦終身不嫁。淮西憲僉韓克莊爲立孝義門。

周良佐

周良佐。唐山人。事親孝。親殁。廬墓三年。至元間旌表其門。

孟君用

孟君用。臨川人。至元間兵掠臨川。君用生三歲。母被驅。不知所往。後求得之。則已殁矣。請喪歸葬。不從。乃號慟墓下。得其遺衣杯棬以還而喪祭焉。

胡景清

胡景清。龍溪人。元兵下漳南。景清甫五歲。隨父母逃難。倉卒失其母。景清長知學。每念母。輒涕下。一

日辭其父抵幽薊。覓之于燕市。遇其叔胡巨川。知母已至燕。而未知其處。踰年始得之。蓋母子不相見者四十年矣。事聞。詔旌表之。仍給驛以歸。

陳譽 附陳觀泗

陳譽。字譽夫。福清人。性孝友。至元中母林氏病。譽刲股肉療之。子觀泗。字友達。亦篤孝。父母疾。俱嘗刲股肉和粥以進。

張鐵

張鐵。下蔡人。事母至孝。母卒。居廬三年。致有紅蓮變白之異。郡立孝蓮坊。事聞。大德二年旌表。

祖浩然

祖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至元中盜起。政和朝廷命將往討。回軍經浦城。焚其廬舍。浩然母全氏遭掠而北。時浩然年六歲。母子相失者二十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爲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不能名其處。浩然欣然棄職。辭父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塗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或云。此有趙副使。故爲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浩然喜。遂回汝州。抵鵶路山。不遇。至牛蹄白石。不遇。至棗陽雀橋。又不遇。浩然夢神人顧而言。有月缺再圓之語。益喜忭。自雀橋至別蓋山。訪其母在焉。抱持涕泣。遂奉南歸。人皆歌詩美之。會稽韓性爲作孝子傳。

黃直

黃直。星子人。皇慶壬子。母疾。割股爲藥。疾即愈。郡守立碑以彰其孝。

王良吉

王良吉。吳郡姑熟之支塘里民也。延祐乙卯。母錢氏年六十餘。嘗病劇。良吉泣禱天。以刀剖胷。割取心肉一片。煮粥以飲。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欲絕。乃畀財醮告神明。陰

祈佑之。是日邑人俞浩齋問而過其家。觀良吉胸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

匡國政

匡國政。母病。刲肝以進。病愈。既而復病。又刲股。起藥愈之。及卒。廬墓終喪。延祐中旌表。

越楓

越楓。橋里人。母丁氏。雙目失明。楓事丁至孝。每朝

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至治間憲司上其事。表曰孝子之門。

高可燾

高可燾。有孝行。文宗二年旌其門。

張聚

張聚。新鄉人。性至孝。天曆間母卒。廬于墓側三年。朝夕負土成墳。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繆倫

繆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塘。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于是殺倫而釋其父。

陳道

陳道。鄧武人。至正七年。羣虎晝傷人。一日道父樵爲虎所噬。道以柴擔奮前縱擊。虎舍其父。遂噬道。啖盡。鄉人爲殮其父屍葬之。

朱仁

朱仁。靖安人。至正間。母劉氏病篤。割肝取股。救母得活。立旌孝坊表之。

秦十一

秦十一。輝縣人。早孤。養母劉氏。元末兵至。母目失明。十一負母携妻子避兵于山。時子方三歲。母得食。嘗哺之。十一謀于妻曰。今兵荒缺食。母餐不飽。莫若棄其兒。幸得母全。兒不足惜。妻從之。遂棄兒

負母避處險阻採食爲養事定乃歸

郭通

郭通徐州人少以孝稱父柩在殯隣火延及通舍通仰天訴曰柩不能移寧與柩俱焚死伏柩痛哭火須臾遂息

俟文質

俟文質字孟彬十歲刲股以療母疾

黃一清

黃一清休寧人少孤母吳氏守節臥病醫欲得蜜乃夜乞諸隣遇虎一清號曰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而去人謂孝感之應

楊明

楊明性至孝父秀病適隆冬明冒雪跪行禱祝神水飲之病愈母張氏卒廬于墓側鄉黨稱其孝

張茂

張茂濱州人母王氏病不愈剖右脇出肝假湯飲以進病即愈人以爲孝感

鮑興

鮑興字雄飛鄒平人事父母孝母疾罄貲求醫母喪三年不入私室復慮父缺侍置大樓船共載隨遇爲家浮游江河以娛其志

陶忱仲 附陶凱

陶忱仲台之臨海人少失母繼母弗之愛及長娶吳氏繼母不能容乃出居外後父年老家又匱迎父繼母養之更爲繼母爭娶婦嫁其妹子凱亦有孝友之行

祝大朋

祝大朋字公亮麗水人事母呂氏孝母卒刻木爲像事之如平生

白珽

白珽檇李人性至孝親嘗患奇病珽刲股和藥而進病遂愈

董茂春

董茂春。莊愍之子。事母至孝。飲食寒燠。未嘗一日少離。母疾。輒籲天願以身代。

趙和

趙和。母遭兵被虜。和年十四。思之不寘。籲天至遼東尋獲。母被得者嚚不遣。和具奏。乃得與母俱還。

林逸

林逸。字國安。自號愚愚。龍溪人。早喪父。獨奉母以居。一兄贅居桐城。逸欲貽書請其兄及嫂氏同居以養母。妻楊氏不聽。乃自撾以感動之。甚至對案不食者累日。楊氏化而順從。及兄嫂歸。逸事之甚謹。私房不蓄一錢。

陶煜

陶煜。字明元。用道家法。事玄武神甚謹。母病心痛。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煜每稽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煜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爾神有靈。病庶其瘳。禱畢。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煜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于几面。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噀以水。良久蘇。乃鄰家兒。叩之無所知。視其書藥方也。隨請隨隱。煜私喜曰。此必玄武神。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病已矣。終母身不再舉。

楊惠

楊惠。父早卒。事母劉氏盡孝。母疾。求以身代。母忽夢神告之曰。爾疾當終。爲爾子誠孝所感。今特免之。疾果瘳。母歿。廬墓哀毀。喪明。有司以聞。旌表其門。仍蠲其徭役。

吳大中

吳大中。羅田人。天性孝敬。父七十二。寢疾。衣不解帶。父歿。泣血幾絕。既葬。奉母陳氏。廬于墓側。十有

七年。母年踰九十而卒。居喪哀痛。逾昔有司以聞。上旌其門曰吳氏孝子。

袁知周

袁知周。泰州人。父敬夫。鹽丁。爲總催虐死。知周誓復仇。竊苫枕塊。陰佩刀伺間者六年。後伉爲地人所殺。乃以刀棄之郊。事聞。詔旌之。

李仲叔

李仲叔。新淦人。幼孤。事二母俱孝。一日母病思橘。

仲叔求橘以食之。遺核床下。生而漸長。仲叔撤屋成之。有司以其事聞。召爲贛州巡簡。

趙孟玖

趙孟玖。母徐氏病。割股和藥以進。病愈。旌表其門曰篤孝。

劉從竹

劉從竹。字友直。福清人。事母孝。母終廬于墓。俄所居門楣及墓前之石。皆有芝產。

李奉先

李奉先。葉縣人。性至孝。父卒既葬。竊自嘆曰。奉先兒時。父嘗戒家人。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恐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于林野。安所忍乎。乃結庵于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百株。時呼爲孝子林。

梁琮 附梁鐸 趙信 皇甫達

梁琮。安陽人。父卒。廬墓。負土爲墳。朝饘暮粥。若將終身。從子鐸。父喪。廬墓。與弟五人同居無間言。時

同邑趙信。皇甫達。皆以孝聞。居喪廬墓。達念母老無棺。一日大雨。漂巨木至門。視之。良材也。後遂取以殮母云。

顏應祐

顏應祐。同安人。母許氏。先以患難遷徙失所。之母子不相知者二十六年。應祐訪求不得。當悲號流涕。一日得書。知在滇南。即往求之。果得母。遠迎以歸。士君子咸歌詩以嘉其孝。

彭季世

彭季世。江州人。爲義門陳氏之傭。父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問陳之子弟言舜爲父瞽瞍舐目而致明。乃歸効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

季原禮 附季立 季廷春

季原禮。性最孝。親終廬墓。不食鹽醬。其子立與曾孫廷春。居父母喪並如之。立餂母瞽目復明。人謂一門純孝。

楊汝義

楊汝義。昆明人。仕爲騰衝府同知。事親至孝。親歿。負土成墳。詔旌其門。

馬伯傑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伯傑獨與母居。盜起。汝潁轉掠齊魯境。伯傑負母匿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殮。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伯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伯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送以衣糧。既 一刺于兵。失墓所在。伯傑求之二年。得于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遷祔。壁父御史轉 [illegible] 憲僉。留江南者八年。伯傑遂自鋒鏑間關數千里省之。錢塘人咸稱爲馬孝子云。

夏永慶

夏永慶。字章甫。定海人。大德中。侍父文德轉粟京師。浮海而北。舟抵海洋鎮。時易一小舟。盤載。喧呼雜揉。文德顛仆溺水。永慶哀駭號天。沒入洪濤。載父出波面。柁工提戟鉤上。不久。賴不死。永慶力不支。竟沒。其後諸弟傷之。皆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食同爨。至正十三年。表曰孝義之門。

馬英

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沒。獨事母。并奉二寡嫂與居。比母喪。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栢。廬于墓側。終其身。

唐轅唐轂

唐轅唐轂鄞人父復禮以擅匿官艇事被陷且拘以歸于京轅詣吏代父命不省乃即頭流血繼之以死吏憫其情脫父梏而梏之行至越州時轂自杭回遇諸途挽轅衣袂哭曰兄爲冢子宗祀所托不可以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轂紿之曰兄訥言往必不免弟有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械加已手吏憫而從之轂抵京係獄旬日近臣奏其非罪得免

馬安

馬安父喪滕行負土成墳廬于側號泣三年有司以聞旌表其門

杜世壽

杜世壽母劉氏病篤刲股煮粥以進母病遂愈事聞詔旌其門曰純孝

段德隆

段德隆寧晉人事父母孝母歿廬墓二千石聞于朝命復其家

王忠

王忠三原長孫里人能盡孝道值母有疾欲爲之娶忠曰吾母疾安忍爲此後母卒廬墓日夜號哭蔬食飲水人所不堪有司奏旌其門

許敬觀

許敬觀明州衛兵事母至孝一日拉十兵駕舟販鹽至郡江北渡忽暴風電掣霹靂挈舟人上泥塗衆皆震死時敬觀昏絕默念我死母將誰依如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許而甦雷火燎髮如禿人以爲孝行之報

鄭覺民

鄭覺民字以道鄞人母嘗患目日以舌舐之即愈後病痱衣不解帶父當葬適病痞甚劇人止其臨壙泣曰幸從先人訖大事即道死無憾既還而瘥

葉志道

葉志道。德興人。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側。有馴虎烏巢之異。事聞。旌表其閭。

段文瑞

段文瑞。雲南河陽人。讀書。奉母盡孝。母卒。以手履地。行一里外送母喪。事聞。旌表曰孝義之門。

馬仲弼

馬仲弼。安陽人。性至孝。每定省。必得親悅方休。父母卒。結廬墓側。詔旌其家。

王慶

王慶。新鄉人。幼孤。事母克孝。母病。慶禱于天地。願以身代。母病遂愈。朝夕奉甘旨。二十餘年未嘗少怠。鄉里化之。有司以聞。詔蠲其家。

耿昌

耿昌。獲嘉人。少有志。家貧養親。竭力以供甘旨。父亡。廬于墓側三年。有司以聞。旌表其門。

李全

李全。獲嘉人。王節婦之子。年十歲喪父。家貧。躬耕以養母者四十年。一日母疾。藥不可療。全籲天祈以身代。割股作羹以啖母。母尋愈。後母卒。全哀毀骨立。廬墓[illegible]年。[illegible]。詔旌[illegible]閭。

戚敬

戚敬。嘉興人。事母至孝。居喪哀毀過禮。既葬。廬墓有白芝之瑞。又以木刻母像。事之如生。邦人稱之。

蕭珝

蕭珝。字公璲。武陟人。父母相繼而卒。先後皆廬于墓側。哀慟無已。凡二年。竟以羸憊而卒。部使者上其事。特加旌表。

趙天爵

趙天爵。字伯燕。平陽解州夏縣人。母喪。廬墓三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聞于朝。旌表門閭。復其身。

陳汝楫

陳汝楫。字傳巖。象山人。父應魁。母楊氏。汝楫事親至孝。親沒未葬。隣家失火。延及其室。汝楫與妻徐氏伏柩哀慟。誓不獨存。風反火息。親柩獲全。人以爲孝感。

華昭

華昭。鄞人。生未晬。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母欲奪其志。誓死不從。後疾亟。昭尚幼。刻意茹素禱之。弗痊。乃露禱于天。刲左股作糜以進。母愈。至正十年。尹許廣大書節孝字表其門。

章夢賢

章夢賢。上海人。至元中薦授營田提舉。以父母蚤亡。伯兄多疾。即棄官歸。終身不仕。事其兄如父。兄歿。撫其孤如子。闔門二百餘口無間言。

鄭佛生

鄭佛生。建昌人。蚤孤。母病拘攣。家貧。賣菜以養母。日代盥櫛。進飲食。扶掖掃除。必敬必愼。二十餘年無少怠。鄉里高其行。元末詔表其閭。

葉雋

葉雋。字良弼。松溪人。有孝行。祖母年高。足疾不能動履。與娣姒孺昇而起臥者五年。至正乙未間。父景仁死于賊。傾家貲。募壯士入賊境。殺其渠魁。載父屍以還。事聞。授南豐州同知。力辭不拜。廬于墓側。旦夕悲泣。芝生隧道。

方時發 附陳伯宣 同山周氏 向遜 吳起孫 張弘毅 王理 張政 劉讓陽 王榮 羅世華 辛世顯 陰幼遇 陳成 任天祐 田韋皐 李恭讓 吳傑 陳忠

方時發。青陽人。綱之後。十一世同居。至時發克世其家。以孝義被旌。起爲潮嶶二州教授。又有陳伯宣。江州德安人。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表爲義門。同山周氏。金陵人。自紹興至順帝時。同居九世。歷二百餘年。老幼千指。功總以降。幾至親盡。朝夕聚處。

同遜宜都人。九世同居。人無間言。稱義門。其十世孫存仁存禮早卒。二妻俱守節。至元中。旌其門曰節義。又有吳起孫高安人。九世同居。張弘毅修武人。七世同居。一門孝友敦睦。財無私蓄。有連理樹生焉。詔旌其門。所居之地名孝義鄉。王理蒲城人。七世同居。延祐天曆中表其門。張政臨漳人。六世同居。家口四十餘人。各守禮法。族黨稱其孝義。有司以狀聞。詔旌其孝。劉讓陽艾口人。六世同居。闔門四十餘口。懽然無間。大德元年表其門。王榮句容人。爲人孝友。五世同居。時歲荒。有饑者。出粟以賑。死者。置棺以殮。延祐間旌其門。羅世華字明遠。慈谿人。與弟世英弘惠天錫世昌一氣。偕老。五世同居。至正二十四年旌表。辛世顯字伯榮臨朐人。年踰七旬。日與弟宴集。怡怡如也。老稚百餘口。闔門肅雍。人無間言。同居五世。人稱美之。又有陰幼遇奉新人。五世同居。陳成字公姜晉江人。敦行孝友。四世同居。六葉相見。監郡傑玉立表其門。任天祐武安人。躬履忠信。子孫七十餘人。無敢積蓄。四世同居。泰定三年表其門。田韋皐累世同居。李恭讓安平人。累代同居。並詔旌爲義門。吳傑博興人。兄弟四人。同居五十年。知州郭允以聞。旌表。陳忠壽光人。兄弟四人。同居孝友。大德八年旌之。

汪俊德

汪俊德歙人。元季侍祖父避亂。途遇羣賊。欲刃之。俊德懇曰。我幼孤。非祖無我。殺我以活祖。必爲良鬼以報君。賊義而釋之。

劉良臣等二十四人

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善。同官。强安。瀋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王欽。修武眞思忠。榆縣王士寧。河南朱友諒。泉州葉森。寧陵呂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政。寧夏趙那海。臨潼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興。汝寧李從善。華州要敬。眞定

張慶。樂安許正臣。色目氏沙的。以上俱事親篤。事跡未詳者。

王構等一百三人

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許從政。富平王賈。鄆州段好仁。趙縣牌明善。張齊。沛梁韓榮。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州祖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延安東昌張翬。永平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昌。

南陽周郁。陳介。劉權。大同高著。江郁。毛翔。歸德祥。張德成。張遜。王珪。劉弼。汲縣徐昌祖。眞定宋眞。王世賢。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溫。張行一。賈秉實。張勗。河南王宗道。孫裔。夾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豐王德新。石思讓。冀寧何溥。大都王麟。李簡。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閻讓。曹州鄧淵。呂政。徐州胡居仁。張允中。福建朱虞龍。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溫縣趙成。峨眉鄭國淮安。翟諟。汝上趙恒。須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薊州王欽。定陶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傳霖。濟南宋懷忠。牟克孝。汝寧張郁。谷城王福。鮮州靖與會。般陽戴貞。兗州王治。沔陽徐勝祖。興中石林。昌齡峽州。泰桂華。蒙古色目氏納。嘗赤丁思馬。改住阿合馬。拜住。木八剌。王帖木兒。瑣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泰。羅歹。塔塔思歹。以上皆居喪廬墓。嘗表其閭。或復其家。

朱震雷等十七人

休寧朱震雷。池州方時發。河南李福。眞定杜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句容王榮。周成。鄢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鄜州貞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李子才。宿州王珍。以上俱累世同居者。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家。雖事蹟未著。而姓名具列。故附載篇末。以備闕焉。

孝釋附

道紀

道紀。南齊時人。習成實論。起金藏論七卷。於鄴城東郊講演。往則荷擔其母。及經像等。語人曰。母必親供者。以福與登地菩薩等也。衣着食飲。大小便利。躬自經理。不煩他人。有助之者。輒非之曰。吾母也。非爾母也。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以勞人。道俗聞者多感化焉。

法雲

法雲。梁時陽羨人。七歲出家。爲莊嚴寺寶亮弟子。儁朗英秀。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學者海輳。性誠孝。勞於色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旻法師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跂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宜速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雲乃割哀。微進饘粥。

智聚

智聚。隋時人。住蘇州虎丘東山寺。至德三年。丁母憂。泣血悲哀。幾於毀滅。止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

敬脫

敬脫。隋時汲郡人。少出家。以孝行淸直聞。其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籍楮筆置一頭。若當食時。坐母樹下。入村乞食。

慧斌

慧斌。唐時兗州人。父朗在朝。年迫期頤。愛敬無繇。乃於汶水之陰。九逵之會。建義井一區。以報父恩。立碑銘之。有殷憂暮景。見子無期。百年幾日。對此長悲之句。

子鄰

子鄰。唐時人。范氏子。母王氏。不信三寶。鄰迎東都依廣受寺慶修律師出家。忽思親歸寧。父失明。母

已故三載矣。因詣岳府救坐具誦法華。晉見岳帝。求母生處。其夜岳帝召謂曰。汝母禁獄。見受諸苦。鄰悲泣請免。帝曰。可往鄧山禮育王塔庶可救也。鄰即詣塔哀泣禮拜。至於日夜。彼聞有呼鄰聲。望空中見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切利天矣。倏然不見。

師備

師備。唐時人。姓謝氏。父以漁爲業。墮水死。備因出

家。欲報其父。芒鞋布衲。食纔接氣。與雪峯存禪師爲友。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嘗携蓑出嶺。擬欲遍參。忽傷足流血。豁然而悟。遂不出嶺。依雪峯恣決心要。雪峯嘗稱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夢父來謝云。荷子出家。了明心地。已得生天。故來報耳。

鑒宗

鑒宗。唐時湖州長城人。姓錢氏。父晟有疾。宗剖股肉饋之。紿曰。他畜之肉。父病因愈。乃求出家。後謁

藍官悟空禪師。[illegible]來參請。頓徹心源。咸通中。止天目東峯。號徑山第二祖。

陳尊宿

陳尊宿。諱道明。唐時睦州人。初遊方。契旨於黃蘗。住觀音院。常餘百衆。後捨衆入開元寺。房作蒲屨。施道路貨屨養母。人號陳蒲鞋云。

張策

張策。後梁時人。少爲僧。居雍之慈恩精廬。廣明末

盜犯闕。策遂反初服。奉父母避難。及丁父艱。以孝聞。太祖聞而嘉之。奏爲鄭滑支使。

道丕

道丕。後周時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十九值駕幸洛京。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湧貴。丕自辟穀。惟乞食供母。母問食未。恐傷母意。必曰已齋。母曰。汝父霍山戰沒。骨暴霜露。能收取歸葬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晝夜誦經

呪之曰。昔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願羣骨之中有動轉者。即吾父遺骸也。一心注想。目不輕捨。數日間。有髑髏從骨聚躍出。搖曳良久。丕蹣跚抱持。賫歸見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人以爲孝感所致。後應制論道。多居元席。朝野歸重。

應天寺僧

應天寺僧。失其名。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紹清

宋紹清禪師。居潭州興化寺。乃南嶽下十二世法嗣。上堂云。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眞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與化之孝。良久曰。與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捶胷曰。蒼天蒼天。

宗賾

宗賾。宋時襄陽人。父早喪。母陳氏。携養於舅氏。少習儒業。年二十九。禮長蘆秀禪師出家。參通玄里。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剪髮。甘旨之外。勉進念佛。後無疾而終。製勸孝文行於世。號慈覺禪師。

孝友傳卷二十四終

其言如布帛菽粟語語切近並無高奇玄渺之談可以驚世駭俗然而人生於世不可一日無孝弟猶之不可一日無布帛菽粟也一日無布帛菽粟焉則饑寒切身矣一日不孝不弟焉即飽食煖衣其能安乎若人而盡孝弟之道即爲堯爲舜爲周爲孔若人而不孝弟也者則爲桀爲跖爲窮奇檮杌而已矣可不思乎且如烏反哺羔跪乳禽獸猶有孝弟

之性焉而況於人乎豈可禽獸之不如哉凝之不肖嘗反躬思省有不孝者五菽水未盡而風木含悲一不孝也慈闈謝世適遊長安瞻雲弗及終天抱恨二不孝也奔訃南旋嚴君繼逝湯藥未親衾棺畧具三不孝也窀穸已定爲豪右所發數世幽靈播越草野力不能保其丘隴四不孝也行未脩德未至無能立身揚名以顯吾親五不孝也負此大罪五

幾不自列於人類焉其他微細處更難具論如一言不愼非孝也一行不敬非孝也與人不誠非孝也師傳不習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御下不慈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臨難苟免非孝也取與不辨非孝也歷歷自考吾之不孝不弟者多矣吾則不孝不弟而欲天下人之爲孝爲弟其道必不能然天下有一人之不孝弟焉是即吾孝弟之未盡也吾

能於人已二視哉且以堯舜周孔之道待人人孰不欣然從之者而況人人可爲堯舜可爲周孔祇在父子兄弟尋常言行間體認具足奚俟他求孔子以家庭孝友是亦爲政孟子亦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可見千古帝王眞實經綸俱不外此我

太祖高皇帝敦厲風化以孝治天下故人莫不觀感而起自

國初迄今二百六十六年上自公卿下至氓庶
孝友之行隆於前古余因次第古今事蹟爲
孝友傳二十四卷
皇明孝友傳八卷誠以興孝興悌爲脩身齊家之
實務治國平天下之樞要也其附見先大人
者亦猶子思稱述仲尼弓冶具存不欲自替
其箕裘耳第慚寡陋多所遺闕嗣有聞見當
續輯之癸酉孟冬朔武林郭正中自序

孝友傳二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郭凝之撰凝之字正中海寧人天啟甲子舉人
官至兗東兵備副使是書採摭商至元末孝義事
迹按代編次然體例猥雜如君陳絕無事迹以成
王孝友一言列之猶有說也顏子並不專以孝稱
而亦虛載其名晉文公對秦使乃舅犯之謀而亦
浪標厥目至論語問孝四人以子夏爲主子游附
傳已屬妄分賓主孟懿子孟武伯亦與子游同附
則不知二人之孝以何爲據矣

皇明孝友傳八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孝友傳八卷》提要

皇明孝友傳目次

卷一

姚伯華　瞿嗣典
李貞　章溢
過宗一　徐允讓
崔敏　錢鏌
朱照　陳圭
危貞昉　王洵王淳

莫韓　王忠
錢廸徐植　劉敏
顏琇附顏昌　枚應發
吳淳　陳輿
王溥　簡祖英
李得成　喻德昭
岳仲明　龔仲賢
樂析附樂柲　楊伯安

盛遠　范祖幹
胡璉　何執中
王中　李英
高巍　張宗魯
張十　古朴
王彥達　呂宗爵附趙士亨
王濂

卷二

劉謹　丘鐸
王典　顧仲禮
劉鎬　權謹
程通　魏敏
毛聚　鄭濟
鄭克敬　鄭淵
鄭欽　鄭湜
鄭沂　張壽祖

崔永　王紳附王稃
孫毓　包實夫
陳諫　周炳
侯昱　張翼
李文選　楊敬
范從文　易楚試
楊述　林祖
盛本源　伍洪

蕭輿賢　江伯兒

卷三

孫惟中　祝大昌
朱環　何宇新
吳宗元　黃珏
王經　王讓
郭張善　趙祥
葉彬　焦瑾

張信　張天保
張甫明　陳仲賢
蘇原芳　陳繼
趙讓　趙巖附李尚質　王瓘　楊琮
彭豫　劉元貞
林希蔭附林厚　劉鈍
夏時　嚴烜
范衷　陳榮
金問　梁崑
劉鉉　羅瑋
曹端　郭睿
陳淮　楊士奇
支琮　龐景華
于顯德　高猻
王文義　杜瓊
朱顥　金子安

劉衢　王燧
陳叔剛附陳叔紹
卷四
史五常　申祐
許恩　劉敬
畢鸞　檀郁
王約　呂仲和
顧儼　張諫
沈琮附沈寧　張琛
趙說　楊智
王玄弼　唐孟元
趙謐　魏祖忠
黃賓　盧元
方觀　朱舉附裴俊　王安　孫良　梁瑾
楊旻　岑義
高明　吳輔

杜讜　呂晟
衛英　李子高
任義　王允
韓定　陳眞晟
甘澤附甘潤　宗祉
崔克升　黎崇附潘烈　黎永言
盧廷佐　吳茂
張隆　劉淡
劉誠　彭教
宋瑛　李錦
李悅　王愛義

卷五

陳獻章　李處士
胡居仁　盧讙
杜棠附馬尚寔　師維學　葉文榮
張嵩　石瑗附石延河　石偉鼎

談錄　李玘
王燾　韓錦李昇
盧藝　虞訥
廖秉綏　王宗義
屠滽　董鞏附董遵
沈忠附沈淡　沈瀚　魏必通
任良才　何清
董讓　焦鑑
施溥　邵敏
李振民　張文佐
陳廷燧　張倫
王禮附史蘭　張彥正
魏紳　閻倫
饒鳳翔　劉翔
曹時中附奚昊　王麟
宋甫　李文泰

顧福　舒綱
吳凱　史琳
鄧翰　劉機
鄭杲　陳選
薛遠　盛仝
劉閔　李錦
何孟春　陳鑛
陳倫　程振
謝用　白聚良
李鈗　王鶚
田耔　劉仲原
豐熙　顧璘
楊禩　魏校
孫緒　潘鏜
吳鶚

卷六

歸鉞歸繡　陳茂烈
湛若水　王艮
羅汝芳　潘自新
方重杰附方夢升　劉和
謝麟　劉憲
孫清　鄧顯芳
初貞　楊陰
傅典　宋顯章
楊惟懷　何應宣
熊萬變　韓邦奇
鄭紳　楊成章
景暘　趙德宏
葉琦　王以旂
徐文敏　徐顯
徐聰　吳泰
張時中　向光振

唐治始　蕭華
亢良玉附張璽　李大經　靳馳　王寵
洪祥　史玉明
賀鈞　卜懷
孫鵬　徐應魁
陸僑　錢敏
高典　龔雲
朱助　潘琢

何厘　林鏞
歐陽瑜　張尚忠
梁廷振　許象先
劉瑞　陳坰附陳翀

卷七

何倫　呂枏
王原　唐儼
侯英附侯佩　易直
吳玭　方鵬
華察　張後覺
戚景通　蘇祐
丘緒　襄陵王
仇時濟　楊沂
譚維　范芝
王嘉祥　楊嵊
鮮懷經　邵璋

劉效祖　張基
張寀　廖廷皓
胡濂　湯賓
高承順　王在復
官思恕　周滿附關世安
梁策　彭寶
夏子孝　周聘
王應元　方孟縉

朱衣　譚紀
蹇衡　史筆附蘇文
蘇奎章　楊騰
馮行可　江圻
劉文煥附沈之鑒　張登元
向化
卷八
華侯　朝侖

王世名　崔鑑
尹氏四童夢炎夢昌夢呂夢友　李學梅
張梅　貢靖國
張英　邊靜
劉進　孫經附孫緯　褚文奎　查綸　潘芃賢
王表　張祥
胡孟清　劉鵬附劉政
楊鞠　徐彪
張後甲　黃杰
過橋　楊應祈
蔡毅中　郝烈
李文詠　彭洪附彭英　彭繼榮
何孝子　董孝子
郭金科　鮑邦志
青芝寺沙彌　吳市丐兒
長興孝子

附蝶栩子傳　蝶栩子像贊
蝶栩子孝友行畧

皇明孝友傳目次終

皇明孝友傳卷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校

姚伯華

姚伯華桐廬人寓居錢塘事父母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元末寇盜剽掠奉二親匿閩原山中父爲盜所得妻馳救盜併驅以去間俟六十餘山澗崎嶮不能步哀愬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泣追求不可得哭聲徹

天或指示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畏以絳紬被肩擔之乘夜間道奔桐江詣姚山祖塋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穴土饑寒無力慮盜窺覬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　明興伯華乃歸痛親二月遇難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處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筯奉祀執爵哀哀呼泣如在膝下時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記迎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參政伯華年七十卒贈禮部左侍郎

瞿嗣興

瞿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嗣興天性純孝母患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嗣興煑湯洗滌執扇驅

致蚋靡晝夜月餘乃休既而母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嗣興祝刀于天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消如失一日母思芰食時芰始華嗣興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嗣興號呼曰天不相我乎俄得三芰　人以爲精誠所感宅心仁厚與負販者市物一聽其言即與直見有鶉衣百結告糴者受其直五千復徉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

如數與之後以壽終子莊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

李貞

李貞泗州盱眙人尚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食值母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歿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歿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媿服

章溢

章溢字三溢龍泉人性篤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閈室廬被焚溢叩額籲天火至柩所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洪武初擢營田司僉事嘗有疾在告上問章溢疾平否中書左司張來碩對曰溢念母不置思之成疾耳即日遣歸省仍賜銀綺後拜御史中丞母歿乞丁憂不允章數上知其情不可奪遂可其請溢居喪悲戚甚居常忽忽若不能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感疾益深尋卒

過宗一

過宗一字貫之平湖人喪父獨與母居至正間張士誠陷姑蘇聞其才畧欲收爲用遣使踵門迎之宗一以養母辭堅執不赴士誠復以兵刼之宗一負母逃海上因其不屈欲殺其母宗一以身蔽母面被數鎗卒憐其孝舍而去既返益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苫服衰蔬食不變語輒泣下

白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燕不復至洪武初以事聞建坊旌之

徐允讓

徐允讓山陰人元末兵亂允讓奉其父安避山谷間遇寇斫安傷頸允讓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捨安殺讓

崔敏

崔敏字好學平陽襄陵人敏生四十日其父仕元

爲綿竹令。父子不相知識者三十年矣。敏遭亂難。永懷父母。遂辭室家求之。乃繇秦入蜀。經褒斜。冒雲棧。度劍閣。抵綿竹。邑經兵亂。城郭丘墟。詢諸遺民。求父丘壠所在。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躑躅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復蘇者數四。既無所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識訪之。知祖父丘壠所在。即啓殯負其骸以歸。葬於先塋。同邑張昌傳其事。

錢瑛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元末紅巾盜起。瑛奉其祖及母崎嶇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追及之。祖梧岡被鎗不死。縛之。瑛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瑛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瑛方脫時。其母亦被執。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洪武初。有司以瑛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歿。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瑛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瑛豪健負氣。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瑛。瑛立捕殺之。子遂志。官山東按察僉事。

朱煦

朱煦。台州仙居人。性至孝。母楊。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輒笞擊。煦事楊愈恭謹。父季用。洪武中福州太守。任五月。詿誤。逮赴京。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費錢數十緡。季用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骨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

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即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

陳圭

陳圭。字錫玄。黃巖人。父叔弘。坐贓論死。圭請代。以

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乞罪圭。原圭父使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間僥倖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危貞昉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事親以孝聞。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奔訴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阻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

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王洵 王淳

王洵。王淳。吳人也。父鑄。辟爲都督府掾屬。洪武初坐事。鑄當伏法。洵淳號泣無日夜。爭請代。走御史言父以洵故懷祿。洵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洵應對淳復進云。繇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上。特免焉。

莫轅

莫轅。字巽仲。吳人。幼從張適學。適甚異之。洪武初父繫治當刑。轅年十一。詣李請代。李試笞掠。問謹

教使。轅無恐。言代父死。亦豈人所能相導耶。遂上言之。如其請。父乃更爲。轅陳非辜。竟死於繫。轅已釋。季父侍郎禮方寵貴用事。時持法嚴。轅預恐及繆指一人戍閭左者爲其屬。後禮見法。轅竟以前被伍符免。兄遺孤幾殄。取而育之。又間行求得其父骨歸。轅屢觸網。卒全已而遇赦宥。既痛其家禍。深自刻責。常茹糲飯蔬。鄰失火。勢迫。轅躍入火坦。其母出毛髮爲焦。復得不死。

王忠

王忠。武進人。洪武初。父友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時年十七。即自詣京懇請代父。比至。會赦得免。人以孝稱。宣德中。以國子生除兵部主事。竟以母老乞致仕。

錢廸徐植

錢廸。常熟人。父甦。洪武間當伏法。廸年十八。詣曹請代父刑。上其事。詔從之。時同邑徐植。父逵以

稅事當刑。植亦未弱冠。請代。既伏鑕。猶從容賦詩無懼色。

劉敏

劉敏。字好學。阜城人。以孝行著。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吏。時慕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且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蓆。鬻以奉母。人或瞰亡。以績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於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旬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衆

咸勸其請給以奉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敏獨無所預。人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繇工部侍郎轉刑部。特授通議大夫。

顏琇 附顏昌

顏琇。字季栗。吳人。洪武初。父戍鳳翔。以母韓行。琇獨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皮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廁牏。其父勞苦之云。

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爲。令人趨代。亦竟不肯。意將視父溲以審安否也。逮卒。日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有孝行。

枚應發

枚應發。吳市人也。事母孝。母疾弗療。應發刲股進而愈。他日又疾作。應發露禱於庭。灼肌以代母痛。願損已年益母筭。夕方晦。忽睹見斗六星。惟一星尚隱。頃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已擁衾坐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蘇。

吳淳

吳淳。字伯善。長洲人。少與兄學。兄中遭疾瘵。不良於行者二十年。元釁作。人不自保。淳負兄趨避之。遇强暴刺以刃。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昏仆於地。兄竟死。淳復蘇。得入餘杭山棲遁以終。

陳輿

陳輿。故元鎮撫。洪武三年庚戌。放歸嵩州養母。仍

賜白金衣帽。先是 上遊後苑。偶見巢鵲卵翼之勞。嘆曰。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情乎。下令羣臣有親老願歸養者聽。適輿被俘來京。因奏云。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乞歸養。 上即許之。輿陛辭。 上顧謂侍臣曰。陳輿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離遠耶。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無微不燭。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

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王溥

王溥。貴溪人也。父晉。母葉氏。生溥及弟漢二。陳友諒據江南。以漢二任宣慰。溥守建昌。至正辛丑。漢二爲胡大海所獲。太祖破江州。溥亦自建昌來降。拜中書右丞。仍鎮建昌。初。溥父早世。兄弟二人。奉其母避兵貴溪之桃源山。倉卒兵至。母子相失。

溥日夜思母不置。及洪武庚戌春正月。忽夢母告以所在。因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朽骨是藏。溥以情告于太祖。惻然聽之。勅賜祭物以歸。溥既至。遂躬率士卒。詣母舊時避兵處。伐木入山。以物色之。不得。哀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居人吳誨能告以賊兵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溥披榛棘。尋獲其井。俄有一鼠自井中跳入。溥懷旋復入井。溥汲井索之。遂得其骸。仍具衣衾棺槨。即其地葬之。

簡祖英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表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

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强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有媿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鈇鑕。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祇烏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得完。白骨復肉。銘感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陛下又復

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僥
願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
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
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
而欽恤者也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
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賜多矣
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
山之日已薄苟遂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果

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罄節非惟盡
人子私亦　聖朝孝理之道也　上俯從之人榮
祖英之能養焉

李得成

李得成涞水人父德儀早卒母張氏洪武初避兵
溺死得成收水求其屍塑父母像與妻事之甚謹
洪武十九年縣舉孝廉爲大官署丞二十四年改
太常贊禮郎二十五年又以割肝報效之忠陞尚
寶司丞二十七年八月旌其門孝子靖難兵起李
景隆敗於德州濟南被圍急黃子澄等謀綴燕師
遣人講和得成慷慨請行見　成祖濟南城下請
回軍還燕　成祖必欲得齊黃乃肯解兵遣得成
歸報　朝廷以得成辱命下獄已而宥之

喻德昭

喻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以戶無田移種鳳陽德
昭六歲育于所親年十四知之詣鳳陽尋弗得間

關十年得見于漢中屯所而母已歿乃扶父歸病
卒廬于墓哀慟過禮竟死墓傍

岳仲明

岳仲明固始人宋鄂王七世孫也洪武初徙家于
汴仲明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嘗廬墓九年有司以
孝廉舉　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所著有
遺安集

龔仲賢

龔仲賢光澤人父均實早喪家貧母吳氏紡績撫養底於成人洪武壬戌母以壽終仲賢痛念不已即母誕日刻木肖像以奉衣服飲食一如生前出告反面朝夕不怠妻王氏亦至孝奉養未嘗有違十八年如一日鄉閭咸稱爲孝子

樂枅 附樂悅

樂枅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訐從兄弟歲輸

鹽痛自縮迫小民倍輸以掩已數事上聞 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悅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悅又詣縣庭請代枅枅白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枅也悅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舍許悅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埳垣以塊提悅垣之塊去者半悅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里人聞其死莫不泣下

楊伯安

楊伯安字文思建安人性敏能文早喪父事母孝尤篤友于之義洪武初有司嘗以人材薦伯安以母老不就兄伯祥應斗役虧糧罪當死伯安請于母曰兄無嗣而不肖有子可以代兄死母泣然其

請即詣獄被械者歲餘臨決日忽遇恩宥乃得還

盛逮

盛逮字景華吳江人洪武初 詔求賢才得對稱旨賜冠服使預論議與陳寧忤乞歸及寧來蘇州欲甘心焉乃令衡籍於里中俾以穀入雖他所逋必登之以滿其額逮竭力畢輸其友唐當入金二百不能償逮又爲輸寧無以加罪而弟坐鹽筴方見錄父憐其少逮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

范祖幹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性篤孝郡守王忠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李文忠守嚴州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

胡璉

胡璉字商用高安人母喪終制弗御酒肉元季兵起父旅殁於括蒼時道阻不通璉蒙難跣蹠走二千里卒負骨以歸人歎異之洪武間擢句容教

何執中

何執中南陵人洪武初襲父曾民兵萬戶與弟敬中聚族同居九世不分

王中

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殁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飦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顧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爲孝感洪武十六年二月事聞詔旌表之

李英

李英邳州人年十五喪父家貧力作養其母劉氏冬寒必温衾席母嘗病疽英爲吮之數日而愈母又病滯下英取糞嘗之味甜心切驚悸母尋卒日夜號哭廬墓三年事聞洪武十六年八月詔旌表其門

高巍

高巍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七年以孝行旌靖難兵起巍上書於燕不報建文二年與鐵鉉死守濟南拒退靖難兵京師破巍縊死驛舍中

張宗魯

張宗魯開封鈞州人四歲失母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被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采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吳

氏三人遺骸合葬父墓。洪武十七年四月。禮部請表其門曰孝行。詔從之。

張十

張十。劉州遵化人。有孝行。六歲父歿。獨與母居。稍長。力作爲養。元末兵亂。身隸軍伍。每晨出從役。必拜母而往。暮歸亦如之。夜則俟母安寢乃退。母嘗病目。旦夕焚香祈禱。復以冰河上。幾一月。母目復明。洪武十八年六月事聞。詔旌門閭。蠲其軍役。

古朴

古朴。字文質。陳州人。國子生。洪武丁卯。除工部主事。先是朴奏言家貧母老。願仕與祿養母。太祖嘉其志。遂除是職。朴得迎養京師。

王彥達

王彥達。餘姚人。父綱。洪武初。擢廣東參議。往督兵餉。還至增城。爲海寇曹眞所得。爲壇羅拜。脅爲謀主。綱唾罵不絕口。遂遇害。彥達哀號請代。不得。且哭且罵曰。賊并殺我。其酋長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釋之。乃綴羊革裹綱屍以歸。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麄衣惡食。終其身不仕。

呂宗爵 附趙士亨

呂宗爵。其先晉江人。洪武初。避寇來漳。家於龍溪。性純篤。有孝行。父疾。夙夜扶持。奉湯藥。父溲痢。必躬滌厠溺。衣歷十餘年。孝敬彌篤。鄉黨咸稱其孝。

趙士亨。字應嘉。晉江人。父蚤喪。明。母復風癱。士亨奉養。極其甘旨。湯藥必親。累歲不少懈。父母卒。喪葬盡禮。廬墓以終制。洪武初。以人材授繁昌仰窪河泊官。

王濂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洪武初。遷提刑按察司僉事。事親盡孝。奉意承顏。惟恐毫髮有違。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於古人云。

皇明孝友傳卷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劉謹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遥拜。年十四歲。嬰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

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丘鐸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弟子。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急避地四明。暨江南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弟鈞。擢會稽上虞巡簡。鐸與父母同赴官。母疾。鐸晝夜泣禱神祇。乞以身代。及歿。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結

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丘孝子。

王典

王典。保定新城人。母李氏年七十。病嗽。醫禱皆弗效。乃臥冰白溝河。籲天以請。如是三年。母病遂愈。洪武中。詔旌表其門。仍復其家三年。

顧仲禮

頤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且盡。吾何以爲養。俄有疾風吹蝗去。苗得不傷。母卒。仲禮年已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洪武中事聞。詔旌其門。

劉鎬

劉鎬。字武性。龍泉人。父允中。洪武間爲廣西憑祥巡簡。鎬其次子。幼喪母。哀慕如成人。後允中沒于

憑祥。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境。人跡罕及。鎬以不得歸骨爲恨。每念之輒悲慟。鄉先生晏彥文知而憐之。乃言于廣西藩憲。大臣聘爲臨桂縣學訓導。鎬以疾辭職而往授經焉。因以其情告之郡博士陳廷器。廷器爲達於參議班公。班公嘉其孝。假以公事往。鎬至憑祥求之。客塚纍纍。荆棘中莫可辨識。鎬日夜環而哭。幾欲無生。既數日。允中所舊養家僮劉四者。已轉入交趾矣。忽從暮來。若有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啓視故衣衾宛然。又刺血驗之。誠是。遂負骨歸葬。然尤恨昔者不得躬侍疾。嘗醫藥。故久而猶悲焉。

權謹

權謹。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幾絕。洪武中以薦知樂安縣。陞光祿署丞。迎母祿養。母疾籲天求以身代。母年九十卒。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不輟。事聞。召拜文華殿大學士。固辭。朝廷不允。

欲以風勵天下之爲人子者。尋改通政司參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

程通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父以誠死嶺南。通徒步扶喪還葬。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耋。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

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辭極哀切。書奏。上憐之。持其章不下。陰命兵部驛召平。既至。廼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上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驛送平還鄉。

魏敏

魏敏。洪武戊辰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即之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且夕哀服。哭奠如初喪。鄉里稱其孝。

毛聚

毛聚。字德玄。萊州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悉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嫁族女貧不能嫁者六人。葬族中貧不克葬者十餘喪。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貧不償者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

鄭濟

鄭濟。浦江人。十世同爨。食指千餘人。田賦皆有所司出納。絲毫無敢私者。冠婚喪葬。不用浮屠。諸婦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有家務。羣趨並赴。雖勞不懈。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入國初。曰濟。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高廟召濟湜拜官。嘗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

不聽婦人言而已。

鄭克敬

鄭克敬以燕受知　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克敬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鄭淵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也德璋曾孫祖父蠡父鉅淵

性孝母疾逾年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於天請以身代忽臂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爲生胝母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淵後見瓜輒泣終身弗忍食之因懸懸念母不置氣欝結弗舒遂得膈疾繼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闋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從弟澧與妻早夭三女傈傈然無依淵鞠育盡道各選名冑而配供張之豐逾于已女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跣戚夜必四三起視過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從學宋濂以古文知名於時所著有遂初稿續文類及卒宋太史銘其墓謚曰貞孝處士。

鄭欽

鄭欽字子敬浦江人也太和弟文厚子太和無子立爲後欽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羸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胷血以和藥既歿痛悼終身母疾凡

三蘇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妹極盡恩意視一家如一身資婚嫁有家禮其遇疎族有續食粟禦寒余恤異姓周窮匱常續完太和所著家規共七十三則自號青蓮居士云。

鄭湜

鄭湜字仲持浦江人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湜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

捕急四兄欲行湜奮曰有爺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爺無與湜曰兄年耄爺當任其罪二人爭相入獄既而 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湜福建布政司參政吏部奏無缺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

鄭沂

鄭沂字仲與浦江人洪武二十五年宣召義門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至御前選擢備用沂其一焉三十年又徵取大姓賢能者授以重任吏部引奏上特召沂詣前語曰爾家大孝大義累世同居前朝雖嘗仕宦我今使汝大貴行筆親除爲禮部尚書永樂六年鄉人誣告義門私造軍器朝廷遣官搜索一無所有止有舊紅漆器尚存以罪坐家長瀏當之沂詣前請曰家長乃沂之兄昏耄無聞沂嘗爲禮官不能使家衆遵國法罪坐沂兄爺爭再

三事聞於 朝未幾蒙恩宥仍賜冠帶還家

張壽祖

張壽祖字伯榜浦江人性孝父早喪母患乳核二十年成癰忽潰壽祖吮出其毒母病隨愈至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奉不懈母後亡哀毀骨立貧不外慕授徒爲業洪武二十五年以耆老召歷事戶曹除光化知縣

崔永

崔永海鹽人七歲喪父母韓氏從繼父謫海南後永徒步至瓊州求母時繼父已沒有司以配屬不許歸永復號泣請於[illegible]舟行遇風永入水負母因感病卒江西布政司以聞爲之祭葬仍給驛舟歸其母永往返數四廣海間人以崔孝子稱之

王紳附王稌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忠文稌之子稌狥節滇南紳爲成都訓導請于蜀王冒險往求遺骨不得即死

所祭之號慟幾絕。遂流寓成都有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疏請得贈謚。召爲國子博士卒。子稔亦有至性。初紳痛念父歿每食必斥兼味稔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

孫毓

孫毓武陟人。初登洪武丙子鄉試。後代祖父行戍十有四年。母喪廬墓。躬負磚土築臺丈五許。年幾百齡而卒。

包實夫

包實夫進賢人。元名儒。布魯子。力學明經。事親至孝。嘗授經大常里。暮歸。道遇虎。虎伏其前狀類拜者。徐起。哨其衣裾。曳至草莽中。虎釋實夫。相嚮熟視良久。實夫語虎曰。吾肉可噉。吾父母不可缺養。苟畢吾養。當以肉付汝。虎乃起。復曳其衣裾。至故處而去。人以爲孝誠所感。至今稱其地爲虎拜圃。永樂中 詔旌其門。

陳謙

陳謙字子平。父病革。思鱖。父歿。遂終身不食鱖。事兄訓甚謹。訓爲張士誠兵逼拜不屈。遂刃其胷。謙以身翼蔽之。

周炳

周炳事母焦氏至孝。母嘗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痢。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即以供母。母病復瘥。人以爲孝感所致。

侯昱

侯昱事母甚謹。嘗受業於東平州學。聞母病。即謁告歸省。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母歿。廬於墓側。寢苫枕塊。蔬食飲水。旦夕哭奠。如初喪。三年然後歸。旌其門曰孝行。

張翼

張翼爲國子監生。父母死。皆蔬食廬墓三年。有慈烏數百。旦暮飛鳴墓樹。人以爲孝感。有司上其事。

詔旌表其行。

李文選

李文選。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温。晨昏不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辭以慰之。必母喜乃止。尤能友愛其兄弟。鄉閭宗族。稱之無間言。

楊敬

楊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死於陣。時敬纔十歲。

聞訃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于先塋之次。事母艾氏。温凊以時。服食有節。凡母意所向。無敢少違。暇則讀經史。開家塾以授生徒。每閱戰陣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王裒擬之。後母卒。敬哀毀踰禮。方殯在堂。而西鄰不戒於火。將及柩。敬仰天大哭。俄風反火息。鄉里思之。事聞。詔旌其門。子慤舉人。仕至知州。

范從文

范從文。吳人。仲淹之十三世孫也。從文六世祖秀。食邑於崑。父爲吏。潮州卒。不能歸。從文尚幼。遂奔走求喪。哀感道路。初失所在。偶遇天雨土隤。乃露父柩。遂啟之以歸。人謂孝感所致。洪武中。以孝廉徵。奉使不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株送徒百餘人。其僚嫉之。中以法。將伏鑕。呼曰。幸以議賢得百世宥。上問而知爲仲淹後。乃免之。謫莊浪。

頃復追戍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易楚誠

易楚誠。吉水人。洪武間父遊貴陽。歲久老且病。楚誠侍養不倦。父嘗盛夏思冰。楚誠泣天致懇。已而大雨電。又嘗病瘍。醫欲得兎髓和藥。楚誠求之野。偶有羣鷹攫一狡兎爭食之。持歸付醫。疾旋瘥。有司欲上其事。固辭曰。此非吾誠所感。偶相遇耳。不願以是得名。事遂寢。

楊逑

楊逑邢臺人洪武間任歸安知縣陞兵馬指揮使事父母至孝敬飲食必親供每進酒壽親必僕僕跪勸屢再不違顏色愉愉後二百餘年其族人長老猶有談其孝者

林祖

林祖潮陽人早孤遇寇亂失母弟所在遍歷郡縣訪至梅州山中得見爲獠人所阻祖乃潛赴梅州

訴之得還相離十有四年矣人以爲誠孝所感洪武中有司上其事 賜衣九套鈔千貫官終河間府通判

盛本源

盛本源蘭谿人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註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兄未有嗣理不可死我有子女四人願以身代兄在我猶不死也遂毅然就吏代死聞者莫不嘆異杜長史桓嘗爲作傳

伍洪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隱於梅溪以養母至於衆積憑弟自擇惟拾一二疲敝之具庶弟仲舒甚稚母子孑立洪子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伯讓得罪出亡 上遣官按擒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洪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之姻族朋舊諷之亦然洪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已身也官按

頗難之洪奮然曰罪果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遂就繫而行

蕭與賢

蕭與賢吉水人聚族合爨五世同居兄弟三人伯與賢仲與權季與恭雖遭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諸子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共子弟之職與賢教之以禮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大夫士嘉之名其堂曰友恭

江伯兒

江伯兒。洪武時母疾。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常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聞見。割

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反務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惟不在於旌表之例。從之。

卷二終

皇明孝友傳卷三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孫惟中

孫惟中。萊州昌邑人。惟中長身美髯。朝耕暮讀。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墓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頻面

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廬之。見惟中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亦從其化。惟中居廬三年。劉亦居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祝大昌

祝大昌。麗水人。天性孝友。能以色養父母意。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得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乃敢食。母疾。晝夜煉藥。奉淖糜以進。衣久不解。蟣

蝨叢生其間。走羣祠。且泣且禱不成聲。及母歿。號慟幾絕。會火起。勢烈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肖二親像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嗟異。以爲古蔡順丁蘭復見。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大小必關白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歿。號哭頓仆。久乃蘇。孳孳以同爨爲家政。或問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過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

朱環

朱環義烏人。仲父桂無子。養爲子。已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環。環事之彌謹。時境內多盜。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辨其寃。桂虐使日甚。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遇死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

何宇新

何宇新。字子完。廣東博羅人。幼失父。事母至孝。鄉人稱之。母歿。貧不能葬。聞者爭賻。比發引。奠者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輀車屆道。天輒晴霽。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踞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蚤食我。母徒相怖。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既旦散去。夜輒復至。旁浹旬。則易二虎。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

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虎又至。遂狎焉。若素豢者。先是家蓄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宇新欲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亦之。具備繫使負還。人皆以爲孝感。藩司以聞。部旌其門。後宇新舉鄉貢。入南太學。與蘇人錢士英友善。見其近體。尚結衰絞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喪。

吳宗元

吳宗元。字長卿。山陰人。宗元孕十有四月而生。蚤

喪父。事母甚孝。母病。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宣慰使辟用之。太息曰。母耄年。願力田爲養。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壽終。宗元號慟幾絕。服除。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歿。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江鄭義門。得其家範。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咿食哺之。

黃珏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八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讒。失愛於父。珏孝敬益篤。父令諸子析爨。家貲聽諸弟所欲。及父歿。竭力治喪。一不干其弟。每讌語及母。輒涕泣不能食。

王經

王經。字孟遠。金谿人。母老有疾。且死。經籲天請捐壽三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之。選隴西縣令。至泗州卒。

王讓

王讓。字宗禮。益都人。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孫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爲先。文藝書翰。皆在所畧。諸生有以罹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下。以故多所感化。永樂十年。文皇帝特簡侍皇太孫讀書。大司成胡儼薦讓孝行。上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宣德改元。以輔導功。首陞讓爲吏部右侍郎。

郭張善

郭張善。潮陽人。永樂丁酉夏六月。縣儒士爲翰林簡討。先是善自陳少孤。頓繼母撫成而教之。今願出仕資養。上嘉其孝。令翰林試之。有文學。故授是官。人咸謂不媿孝廉之選。

麴祥

廷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召見之。留侍左右。遂爲土官。蓄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孫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即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鄰里。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意仍令入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亦天幸矣。祥事母備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絰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詠。年八十餘。以壽終。

葉彬

葉彬。字允均。建安人。父濬。永樂丙戌進士。知都陽縣。一日公出。暴水壞廨垣。彬祖母令人撤榜板以權蔽。讐家發其事。彬母問法。當論死。欲以身代彬。時年十歲。即自詣官首實。得收贖。後都察院疑其獄。逮問拷掠再四。終始一詞。而得聖裁宥免。

焦瑾

焦瑾。諸城人。父汝霖。永樂初。被薦留京。思念二親。怏怏成疾。瑾方弱冠在側。即慨然陳情。乞身代留。上矜其孝行。賜免。明年。授瑾濟縣稅課大使。秩滿。保陞知縣。事後改贊皇。濟與贊皇之民。交章爭留。上方以黃巖難治。得瑾甚喜。特進六品俸。知黃巖。有政秀兩岐。字生三男之異。

張信

張信。字彥實。掖縣人。天性至孝。母病。數更醫不效。聞割股可救。即自刲臂。煮液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達于朝。詔旌其門。命爲尚寶司

丞尋陞少卿。仁廟初首進尚寶司卿。

張天保

張天保。字求安。浦城人。天性至孝。痛父早世。言及流涕哽塞。事母尤謹。承顏順志。未嘗少懈。母患癰。親爲吮血。及卒。殯殮葬祭一于禮。長子善。登永樂辛丑進士。拜監察御史。

張甫明

張甫明。易州人。父在時。與叔鏞既異產三十餘年。

後鏞食不自支。貸帛以給甫明。曰我家自足給人。何貸他人物乎。遂盡以家資悉鈐簿籍送叔及兄收掌。略無難色。鄉人高其義。

陳仲賢

陳仲賢。武寧人。母病。割股以食母。尋愈。永樂初以事聞。擢鴻臚署丞。旌表其門。

蘇原芳

蘇原芳。龍溪人。事母極孝。以田讓與弟。絕無吝色。鄉邦咸敬慕之。永樂初以懷材抱德薦。有司敦促就道。未行。卒于家。

陳繼

陳繼。字嗣初。吳人。家貧甚。繼躬事農圃以供祭養。親母卒。喪葬盡禮。初有司上其節孝。御史使人廉之。繼方隨母抱甕行灌。[illegible]甚恭。若爲樹藝以娛親者。頃母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詔旌其門。

趙讓

趙讓。肥城人。事母孝。傭力以給。母終。廬墓。虎夜至。聞讓悲泣。輒避去。有劫入廬。讓告止存二升米。爲母忌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中旌孝行。

趙巖 附李尚質 王瓘 楊琮

趙巖。堂邑人。母早卒。事父甚孝。家貧。嘗稱貸供甘脆。艱苦不使父知。父卒。合葬。建祠墓側。廬居三年。肖像事之。旦夕上食如生。時夏大雨雹。自西北來。

摧傷禾稼甚慘至墓而止里人異之有司上其事永樂中　詔旌表祀學宮同邑李尚質王瓘楊琮俱以孝聞

彭豫

彭豫字與志泰和人永樂間擢香山丞居家事親孝執喪三年不御酒肉人未嘗見其啟齒

劉元貞

劉元貞翼城人性至孝父平授宜黃知縣卒元貞哀毀踰禮既葬廬墓三年羣鳥翼擾瓜蔕開蓮永樂間有司上其事　詔表其門

林希蔭　附林厚

林希蔭揭陽人幼敦孝行父客死貸錢歸葬奉母甚謹母歿廬于墓有白烏來集螟子千羣聚楹三日妻亡不再耦與劉士林厚俱以孝聞永樂間同舉孝廉希蔭謂厚曰君幸親在宜祿仕余祿不及親矣奚仕爲厚繼進士累官參政希蔭終不易志

天順間海寇行刼過其門大書林先生廬慎勿犯嘗一日出遇賊希蔭衣冠坐舟中賊識之避去族兄與鄉人訟郡守不能決召希蔭至涕泣言曰至誠不能化族黨非善也證父攘羊非直也守益賢之著有二十四孝贊

劉鈍

劉鈍上海人永樂間兄銑以會計事坐法繫京師鈍婚二日即趣裝護行兄四年餘思歸鈍陰乞守者代兄兄既歸乃詒父母曰弟窘病道卒父母悲哀不已時刑部訪善字書者錄古文辭獄官知鈍能書以名上試之大稱意爲出其罪而禮遣焉比歸值夜午家人驚以爲鬼曰而餒欲求食吾當醮祭之鈍具言非鬼父母開門視之乃對泣道故兄自愧從後竄逸去鈍亦不明兄之詒已也後銑生二子皆夭鈍四子璵中已邪鄉試累官建寧知府

夏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戊戌進士歷官廣西左布政使篤孝二親及歿廬于墓次哀號不輟致烏巢芝產之異郡守張禧事聞當道一時鎮巡藩臬大吏咸爲嘉嘆題其祠曰孝廉

嚴烜

嚴烜字熙叔懷安人性至孝少時祖母陳疾篤烜每夕禱北辰求以身代目殷沒粥以進永樂中拜監察御史

范衷

范衷豐城人永樂中進士知汝州居官清苦時天下廉官三人衷爲第一性至孝廬父墓瓜生連理又有三白兎遶墓馴走人謂孝感所致

陳榮

陳榮字希仁甌寧人少失怙事母孝謹備極甘旨母患目疾失明扶侍不少離每夕稽顙北辰祈母目復明似聞有人語曰以舌舐之愈榮如其言凡

于年一旦復明母後患病卒二目尚微溫乃以蒜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終永樂丙申建寧大水二子俱髫年乘流一夜徐抵福之螺洲遇潮衝達岸得不死鄰家勿戒于火及其廬數四輒反風而滅鄉人以爲孝感所致

金問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官禮部右侍郎事兄聲如嚴師兄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蚌可治方盛寒問解

衣循河覓之得百枚以進兄病良已

梁崑

梁崑星子人嘗罹疫舉家避去翁病危衆諭使棄之出避崑曰如崑去翁誰視湯藥崑不去

劉鉉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母疾刲股肉以進旦夕籲天求代比歿哀毀垂絕見者莫不敬嘆事兄若嚴師雖加楚箠不怨迎寡弟養於家永樂戊戌以善書

徵入翰林仕至少詹事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

羅璋

羅璋字宗器吉水人汝敬之孫以蔭官常州同知初居母喪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嘗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塋次與犬狎而不害孝子病而廬臥所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鶴爲鳩鳴久而不去及將禫再感異夢越三日廬火有毒蟲死者五墳生芝荷花生於原人以爲異感

曹端

曹端號月川河南沔池人戊子鄉薦擢霍州學正改蒲州教事父母養志喻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學以踐履爲主日著述爲世名儒

郭睿

郭睿霍州人性至孝嘗從李白雲曹端講明性理

之學永樂甲午鄉舉任南城兵馬指揮聞父喪徒步奔歸以不及治葬爲痛遂廬墓側有白兎穴於廬次馴若家畜曹端作歌以表章之

陳淮

陳淮字巨淵性至孝事親必躬視膳服有疾侍湯藥不頃刻離愈而後止隨父賢官南康每日雞鳴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元年賢入覲卒於京淮迎櫬歸至寧化次河滸夜宿柩旁岸多虎或勸之避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沒撫柩呼號雨忽止人以爲孝感遇父母忌日必縞素哭奠哀慕終日女兄嫡出也有贅壻淮重違其情弟泣引咎遜姊腴田美畜而取其餘母乃悅復許同爨焉遠祖尚書仁璧僕射靖祠墓被侵毀淮焦思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而新之縣上其孝與彭司寇部相友善終其身字之子大同亦孝謹林司寇俊題其居曰述孝里

楊士奇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官內閣大學士微時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鰥生携書過館下色凄甚士奇問故曰有母不能養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養母

支琮

支琮吳人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過寒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

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恤撫吳郡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龐景華

龐景華字宇春上元人父彥恭歿景華方九齡即知哀毀宣德戊辰母吳疾阽危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死矣果復瘳天順戊寅鄰火燕近居乃籲天曰吾母老矣願天留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以爲孝感母壽九十餘有司以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采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三而終景華號慟痛絕廬墓側朝夕哭奠有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逝去有慈烏集松栢靈芝產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

于顯德

于顯德新淦人六歲失父踰年求父像拜哭如成人家貧事母竭力供養母卒廬于墓朝夕哀慟虎馴其旁鄉里異之事聞宣德三年 詔旌其門

高猊

高猊峽江人爲諸生母鄧氏病疫猊尚幼躬進湯藥晝夜不離側後母復遘危疾猊號泣籲天請代感奇夢許爲延壽母尋愈迨父母歿廬於墓側事

聞。詔旌其門。祀鄉賢。

王文義

王文義。大寧人。宣德中母疾篤。割股進藥。疾愈。母卒。廬墓。鄉人憫其貧。日給之食。墳去水遠。無以滌祭奠器。感夢得泉。人扁曰孝感。事聞。賜之衣帛。

杜瓊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從陳繼學。博綜古今。性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

從人問知其容儀。往往形諸夢寐。具圖繪其像。母泣謂酷肖其生平。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刲股已母疾。有司將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邪。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卒。三吳交從會葬者千餘人。私謚淵孝先生。所著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朱顯

朱顯。字景南。長洲人。父病。不飲酒。不葷。不內處。不解冠服。蟻蝨滿襞積。問卜迎醫。倀倀奔市中若狂。及死。廬墓終喪。甲午下詔旌之。

金子安

金子安。上海人。事母孝。母疾甚。禱神。願以身代。母忽甦曰。神語我加壽三十四矣。後母歿。月數如之。人以爲孝感。

劉衢

劉衢。星子人。縣鄉舉任長寧教諭。性最仁孝。宣德間。舉家罹疾。母將危。求以身代。一夕焚香籲天。割股烹粥啖之。母病瘥。鄉人稱劉孝子。

王燧

王燧。高平人。父起孝。嘗以孝行蒙旌。燧宣德間爲南城兵馬。連丁二艱。廬墓側六年。不如城市。有司奏請。詔旌表之。正統間。歷官太僕寺丞。

陳叔剛 附陳叔紹

陳叔剛名棖以字行閩縣人永樂中登進士宣德初拜監察御史預修 太宗 仁宗實錄遷翰林修撰丁內艱廬於墓側哀毀逾禮尋陞侍讀以父病乞歸省卒弟叔紹亦有孝行母病至嘗糞驗差劇正統中進士拜監察御史

皇明孝友傳卷三終

北京圖書館藏

皇明孝友傳卷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史五常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官五常甫七歲力不能扶柩還家其母諭五常曰汝父殮時有大錢置柩中汝謹識之俟汝長尋訪歸葬五常事母至孝不去左右及母死乃入廣中求父櫬歲久迷失所在五常旦夕號籲見者無不流涕已而泉司諸寮問之命所司物色竟獲骸骨并大錢如母言遂以禮殮殯官給舟車歸葬祖塋去其父歿時垂五十載矣廬墓三年正統間有司以聞旌表其閭

申祐

申祐字天錫婺川縣人常從父之田道逢虎父入虎口祐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得免正統辛酉中雲南鄉試入 國學肄業時祭酒李時勉以言

北京圖書館藏

事忤 旨下獄荷校 國學門祔倡六館諸生伏闕申救願代其死 上爲之霽威

許恩

許恩斷水人年甫冠正統辛巳季冬鄰家火延恩舍恩恩母江氏未出即反救母遂俱爲燼止存其手尚抱母身邑人痛之

劉敬

劉敬字謙之上杭人事母吳氏至孝凡得食必遺

母正統己巳沙寇攻縣甚亟家悉驚竄惟母在室年八十有二敬度不能負負母出城西奔二里許賊追及之語楚索金杖及於母敬抱母號天乞免母因傷病不能與敬含哺以飼賊退貧甚日採拾以養母卒哀毀踰禮人稱其孝

畢鸞

畢鸞井陘人父貴莒州學正卒官鸞時年少窮不能歸喪遂葬莒獨奉母暨幼弟歸井陘家業荒落鸞朝則經營力食夜則讀書尤以父骨未葬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正統元年母卒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歿無事于養我其歸父骨以葬遂哀絰銜哀徒步負父骨歸躬營合壙葬邑之西山既事乃廬墓側朝夕哀哭之有野鹿當哭痛時亦爲之悲若助其哀者又有兎領其雛遊於廬之前後動息如家畜然忽巨蛇蟠門上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衆始爲異後如

其初咸歎孝感所致有司以聞 詔旌表其門後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山西湖廣參議學士劉儼傳其事稱爲孝廉云

檀郁

檀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守節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恐辱及其親母飲食衣服悉躬致之母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母卒哀毀踰禮

葬縣治西北二里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醫士程伊聞之曰吾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喪蓬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邑令郴暘李公請于直指奏聞正統丁卯 詔旌其門復其身

王約

王約猗氏人父早亡母牛氏遘風疾不能動履二十餘年約朝夕扶持躬侍湯藥不怠母亡安葬如禮廬守墓側寢苫枕塊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正統初旌表其門

呂仲和

呂仲和歸德人少喪父事母路氏至孝路因疾喪明百藥罔療仲和叩天泣禱祇之遂愈後卒廬墓鳩雀馴集墓所正統初旌之

顧儼

顧儼字廷望金陵人性孝友早喪父迎母就養官舍奉侍甚備少嘗鞫于伯父賢伯父卒無嗣每思及輒悲泣季父疾幾危儼刲股煮液以進遂愈兄弟三人極相親愛無間爾汝正統戊辰巡按御史聞其賢以經明行修薦于 朝授嘉興訓導景泰乙亥擢監察御史

張諫

張諫字孟弼赤水衛人正統己未進士官太僕卿貴州登進士自諫始丁母憂哀毀骨立廬墓三年致羣烏芝草之感父卒復廬墓三年芝再產墓傍

沈琮 附沈琫

沈琮。字公禮。平湖人。居喪與弟珒。廬墓六年。不御酒肉。事聞。詔旌其門。琮正統壬戌進士。授廣州守。珒景泰辛未進士。任山東監察御史。

張琛

張琛。東平人。正統間。舉孝廉。爲衢州府同知。迎父就養。父卒。廬於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室。服闋。陞吏部文選郎中。銓選公明。仕至福建左布政使。

趙說

趙說。麻城人。性孝友。以詩書教授鄉里。父母同日而死。說號慟欲絕者累日。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白雀馴擾之祥。正統間旌表。

楊智

楊智。介休人。母亡。廬墓哀毀。正統末旌爲孝子。

王玄弼

王玄弼。龍巖人。正統丁卯。沙賊楊福寇縣。民逃避死者甚衆。時玄弼父與繼母及弟。先避難漳城。賊勢既逼。玄弼與兄用亨不得出境。遂走邑之上坪。其兄爲仇家所知。欲搜殺之。玄弼曰。吾有子三人俱長。兄惟一子尚幼。我出。兄必得免。庶老親有所托。遂出訴懇于賊。以身代兄死。聞者義之。

唐孟元

唐孟元。龍溪人。正統戊辰。叛賊寇掠郡邑。多脅良民從亂。孟元洎其弟孟遠與衆誓曰。吾黨俱良民。豈可從賊。遂率衆據橋拒戰。賊不得進。自辰至酉。衆見賊益增。勢不能敵。欲退走。孟元乃告其弟曰。爾可以去奉先祀。我當以死敵之。賊勢稍緩。鄉人得登舟脫免。孟遠曰。吾兄方危急。吾何忍去。遂輔孟元力戰。同死于賊。

趙謚

趙謚。字子安。涇陽人。性孝友。母王計聞。號痛幾絕。廬墓側。淡食草寢者八載。旦夕哭奠。哀如初喪。嘗有慈烏飛遶其傍不去。有盜竊其家資。後咸[illegible]

歸之。皆改行焉。有司以聞。詔旌異之。曰員外郎趙謚孝行之門。兄弟以父母俱棄。圖分異。謚泣止之不能。盡以所遺貲產讓之。

魏祖忠

魏祖忠。字邦直。建安人。父康。以丁產應廣實倉。坐級虧糧。法當論死。祖忠毅然別妻子詣官。請代父罪。繫獄歲餘。典刑官至。忽遇恩宥。得原免。人以爲孝感所致。

黃賓

黃賓。字朝用。崇安人。性孝友。入南雍。援例歸省。中途聞父喪。徒跣匍匐至家。葬父于白花巖下。蔬食水飲。廬墓側三年。親族有不克葬者。推地以與之。

盧元

盧元。漳浦人。景泰二年。父卒。貧不克葬。乃鬻其男睿以爲葬具。錢主欲就携睿去。元乞襄事。即如約。錢主允之。一日睿出採薪於山。忽得金三錠。歸以

償錢主。父遂得完葬。鄉人以爲孝感所致。

方觀

方觀。武岡州人。性至孝。年十四。喪母。哭泣踰禮。父患痰嗽。觀憂思。每夕焚香籲天。尋愈。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比葬久雨。走禱羣神。已果霽。負土成墳。廬其墓三年。不御酒肉。養繼母沈氏若所生。沈卒。遂終身廬墓。墓木爲牛踐傷。乃號踊悲號。牛忽自斃。鼠嚙祭器。觀以不善護藏自責。俄一鼠跧伏

祭器中不去。觀舉而釋之。景泰中事聞。旌表其門。

朱舉 附裴俊 王安 孫良 梁瑾

朱舉。聊城人。景泰庚午鄉薦。性至孝。母老。百道承順。以衰疾故。兩試不上。春官。會母病卒。慟哭殞地。家人環守之。多方諭解。溢米不入口者。兼旬。已葬。身操畚鍤。築墳結茅。廬墓側三年。朝夕哭奠。哀感路人。白燕乳巢。兎蛇馴擾。有司具其事聞于朝。詔旌其里。時同邑裴俊。王安。孫良。梁瑾。俱以孝聞。

楊旻

楊旻字克彰淮安人事父母孝父早世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即强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家無厚貲甘毳饋養必如母志母酷愛諸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有憂戚不即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誨諸子及鄉鄰必以躬行孝悌爲先母嘗病醫禱無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殁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類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太守丘陵聞於都憲王茲薦得實遂上聞旌其門

岑義

岑義邳州人自幼以至孝聞問安必拜跪飲食湯藥必親調而後進母盲義朝夕餂之日復明父母卒義哀毀苫次幾於滅性及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甘露降墓樹有司上其事　詔旌其門

高明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三母病甚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割股投粥中母食之頓愈景泰中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

吳轔

吳轔清苑人景泰間領鄉薦官中書陞德府左長史父罹疾轔嘗糞以驗安危

杜謙

杜謙字益之昌黎人官工部左侍郎居家事親能盡子道父嘗病疽醫莫能療泣禱于天躬吮之良久愈後父年九十猶就養于官且迎其兄姊事之人稱其孝友無間言

呂晟

呂晟字景熙永豐人景泰進士縣庶吉士歷官至夔州府知府著有聲績晟至性和順事親極孝養親殁廬于墓側朝夕哀號感動行路有司以聞

詔表其閭。

衛英

衛英。洪銅人。景泰中舉人。歷官河南參政。父母歿。俱廬墓三年。早失伉儷。守義四十年不再婚。巡撫韓邦奇。豎忠孝廉節坊以表其門。

李子高

李子高。少孤。奉母孝謹。處於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稱之。景泰庚午。母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得

報。慟絕飲恨而卒。

任義

任義。平遥人。景泰元年。鄉薦。孝思純篤。執喪廬墓三年。後知真寧縣。

王允

王允。字執中。歷城人。正統間登進士。官至左布政使。事母曲盡孝愛。母卒。廬墓三年。景泰二年。有司上其母貞節。允孝行。詔旌其門。

韓定

韓定。字世安。順天人。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夷字。授鴻臚寺序班。景泰元年。選入內閣辦事。累陞太僕少卿。定自幼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親有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既卒。哀毀骨立。依禮殯葬。

陳眞晟

陳眞晟。字剩夫。漳州布衣。家始微賤。父業銀工。主人寄爲防。眞晟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

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曰。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業。備日養耳。專一于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成名儒。

甘澤 附甘潤

甘澤。開州人。與弟潤俱以純孝稱。自爲兒時。凛若

成人能以色養歷官御史山西憲副常祿悉以奉養既而謫滁州天順召還至張秋聞父訃痛哭躃踊幾絕徒跣三百餘里歸葬遂廬墓側蓬首垢面旦暮泣奠盡哀期年兎蛇游墓傍馴擾如常潤亦篤孝成化間有司以聞兄弟並蒙旌表

宗祉

宗祉字濟才蘭谿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墓三年母陳目雙瞽祉每旦出郭汲溪流爲母

洗滌且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母後以壽終葬日陰雨幾不克葬祉號泣呼天天忽朗霽禮成復雨人以爲孝感復廬墓三年天順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崔克升

崔克升內黃人幼以孝聞父遘疾醫弗能療克昇取父大小便嘗之以審輕重卒治得瘳父年九十九卒克昇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年有司上其事詔旌表

黎崇附潘烈 余永壽

黎崇南城人居父喪哀毀踰禮啜糜飲水三日不進鹽菜旦夕哭臨不輟及葬結廬墓側三年不節沐終喪猶縞衣糲食每遇諱日輒嗚咽流涕與同邑潘烈新城余永壽皆以孝行重於鄉國

盧廷佐

盧廷佐字保竹江寧人登天順丁丑進士官閩藩

左參議外艱歸毀瘠骨立結廬墓側朝夕哀慟不輟有五色芝二十餘本產于墓左右有司以聞詔旌其門起浙藩參議迎母夫人就養朝夕躬奉甘旨以適其志夜必率妻孥候寢所俟安寢始退佳時則具酒殽稱觴爲壽或效嬰兒歌舞以樂其心極歡乃罷復有五色芝產於公署叢竹之傍人皆以爲孝感

吳茂

吳茂。陽城人。天性孝友。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于墓所。食粥淡薑。繼絕鹽醋。土厚苦無水。掘地得泉。水湧盈尺。母性嗜瓜。種於廬側。二蔕並生。人以爲孝感所致。楊繼宗詩曰。地湧一泉呈孝至。瓜生二蔕著心淳。復爲序紀之。

張隆

張隆。字伯典。建水人。正統間。繇國子生授杭州知府。治行爲天下第一。天順間。聞母訃奔歸。廬於墓側。有狐兎馴擾之異。人以爲孝感。

劉瑛

劉瑛。襄陵人。年十歲喪父。即知哀。家甚貧。事母凶盡其誠。後母疾不能動。履瑛常背負出入。母卒。不飲水漿者三日。以禮殮葬。廬於墓側三載。面垢髮結。日食饘粥。親識有饋。悉分散不少留。蕎天順間旌表其門。

劉誠

劉誠。字敬之。廣平雞澤人。天順間擢翰林院簡討。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既仕。俸祿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每賓客讌會。先具甘旨進母。然後出以待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事涖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潸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誠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

彭教

彭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順間官侍郎。家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毀骨立。蔬食苫寢。非杖不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鄰火。倉皇遷避。有頃。二百餘家俱灰燼。獨殯遷室得無恙。人以爲孝誠所致。

宋瑛

宋瑛。字克輝。華亭人。天順間授工部主事。事母至孝。居喪哀毀。有燕乳白雞于堂。時人以爲孝感。

李錦

李錦字在中咸寧人事親色養執喪盡禮周先生嘗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鄰人有種者非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曰在中可謂立身揚名者矣

李悅

李悅字子喜新會人性孝友年七十言及父母輒流涕長兄七子二十餘孫產薄不給召與同居以已財產均之族人多求依者至百餘口庭無間言

王愛義

王愛義永川人天順間有盜標掠村落刼殺人財母羅氏病臥寢室愛義侍不忍去賊人索財不得母子俱死

皇明孝友傳卷四終

兄醉堯舜之道孝迪而已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外歸迓於門外有疾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侄不倦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哭踊幾絕久之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

虞謹

虞謹字靜之鄞縣人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蘇隕涕尚書楊守陳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補甚亟父憐謙衰老命謹代之行謹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儁遺事過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楊尚書爲之請得免歸弘治辛亥父遘痢謹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於子身無災吾親

久之額爲墳。亦血縷縷見。及父卒哭絕復甦。殮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坐臥苫塊。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卷。畢乃哭。淚下寢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近。哭欲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孰無室家。子何自苦。讙仰天拊心嘆曰。予天地間一

罪人。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每月朔哭。有白鴿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若助之者。讙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瘦齋。尚書楊碧川大參張白齋。俱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稱虞孝子。

杜棠 附馬尚賓 師維學

杜棠。字善政。三原人。繇鄉舉官雲南知府。性至孝。母喪。廬於墓側。時靖川馬尚賓。刲股和羹。養親愈疾。涇陽師維學。亦執喪廬墓。遠近稱三孝焉。

葉文榮

葉文榮。海寧人。性孝友。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母鍾愛其弟。日夜悲泣不食。文榮痛弟無知犯法。恐母成疾。奮然辭母而訣曰。兒長有後。願代弟罪。俾歸奉養。遂詣官。暴殺人狀。釋弟歸。文榮竟坐法。

張嵩

張嵩。宿遷順德鄉人。十世同居。其家自元時有始祖張榮。凡八世同居。成化七年。有司上其事。詔表其閭。凡十世二百餘口云。

石瑗 附石廷河 石偉鼎

石瑗。常德武陵人。祖廷河。嘗著家訓。約子孫同爨。傳至瑗。家益蕃衍。人無間言。孫偉鼎益守其訓。惇崇禮讓。十世同居。知府陸琅屢造其廬。事聞。旌表復其家。

談錄

談錄武陵人自祖子隆以下曰文亮曰典曰惟福曰志貴曰仲旻至錄十世不分居成化間事聞旌之子孫數傳猶守家規不變

李玘

李玘蒲圻人敦孝義子孫七世同居成化間表其門

王燾

王燾靳水人七世同居少長三百餘口庭無間言詔旌其門曰孝義

韓錦李昇

韓錦潞城人六世同居家衆凡四十餘人庭無間言同邑李昇亦同居六世成化六年並旌其門

盧藝

盧藝字士能息縣人居家孝義五世同居成化中以里選歷陞太僕少卿

虞訥

虞訥樂平人五世同居有家範人無間言

廖秉綏

廖秉綏廣昌人性友愛五世同居婦入門無敢言異者有司旌其門曰雍睦

王宗義

王宗義石首人五世同居長幼二百餘人藹然雍睦詔表其門

屠滌

屠滌字朝宗鄞縣人七歲母徐得疾劇用藥罔效恒跪問疾母戲曰須汝肉愈爾滌即往割股肉破血流父見而驚抱滌泣不已母强止之成化丙戌舉進士歷官左都御史

董暈 附董遵

董暈蘭溪人從父遵事親曲盡孝道暈篤志力行事父母及生母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

人內寢雖衰絰已除而哀慕不替縣令疏聞於朝以貢格異等授思南府推官人以一門二孝廉稱焉

沈忠 附沈淡 沈瀚

沈忠歸德人父疾籲天願以身代父卒母姚氏喪明忠送死養生盡禮未幾姚卒廬墓手自封植成化間旌之忠後患癰長子淡吮之忠卒季子瀚廬墓人謂一門三孝

魏必通

魏必通儀隴人成化中賊犯境父成率兵禦之被虜必通入賊營以身代父賊乃釋成而留必通抗言不屈被殺邑人皆恤其孝

任良才

任良才平遥人成化進士初尹江陰晉高郵守歷任清介及謝政歸母病親爲嘗糞父病願以身代孝心至老不衰

何清

何清許州人縣貢授陝西環縣訓導聞母喪遂徒步奔歸廬守墓側朝夕悲泣有黃貍相隨紫燕二巢累年不去成化初旌之

董譙

董譙海寧人有孝行親喪廬墓成化中旌表其門

焦鑑

焦鑑大同人父喪廬墓成化六年旌爲孝子

施溥

施溥醴陵人性至孝母董氏疾溥籲天刲股作羹奉母母食之頓有起色既卒廬於墓側哀號如初喪有二鳥栖於墓樹聞哭聲輒悲鳴若助其哀者地故多鼠巾服皆爲所嚙俄有猫至盡捕諸鼠磔之置墓旁而去

邵敏

邵敏湘陰人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側三年一夕有

虎來墓所。敏了無懼色。忽數鹿來。逐之去。墓旁產靈芝數本。人以爲孝感。成化間旌其門。

李振民

李振民。高平人。有孝行。父卒。哀痛幾絕。既葬。結廬墓側。朝夕奠哭。不甘滋味。不衣絮帛。會早霜秋禾盡枯。惟周遭四十餘畝不爲災。有一莖雙穗者。人以爲孝感。事聞。成化間旌表。

張文佐

張文佐。字艮弼。西平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山東參政。父淵歿。徒跣哀號。既絕復甦。及葬。身自肩輿而行。廬墓三年。負土築墳。高數尋。手植松栢千餘株。哀勞過度。忽感疾。夜夢異人賜以藥方。醒令服之。即愈。後居母喪。亦廬墓三年。墓左產靈芝三本。色赤如雞冠事。聞旌表其門。

陳廷璲

陳廷璲。汝縣人。性孝友。母彭氏卒。哀毀柴立。負土築墳。結廬墓側。居三年。致有靈芝烏鵲馴虎死狸之異。成化間知縣陳鉞以其事奏聞。應詔赴吏部考。未及授選而卒。

張倫

張倫。潞安府人。居母喪。廬墓。致馬兎馴擾。禾生聯穗之瑞。成化十一年旌之。

王禮 附史蘭

王禮。朝城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日上食。非手調不以進。母疾。藥即親嘗。密禱于神。乞減己算以益母壽。及卒。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哭濱死。葬畢。跣足負土築室墓側。三年薪栢成林。有二蛇馴擾廬畔。事聞。旌表。詔復其家。又同邑人史蘭。邑諸生。父歿。廬墓。日啖米屑一盂。以毀瘠卒。

張彥正

張彥正。寧化人。性孝友。少時母疾甚。刲股籲天。求以身代。母疾果愈。咸謂孝感所致。

魏紳

魏紳。字廷珮。曲阜人。母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舉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閻倫

閻倫。字天叙。息縣人。弱冠舉於鄉。父歿。哀毀骨立。及葬。遂築室于塋側居之。晨夕悲號。哀感行路。登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清慎端敏。以疾乞歸。加參議。服闋徵不起。卒祀鄉賢祠。

饒鳳翔

饒鳳翔。安陸人。爲郡諸生。居喪。晝夜哀痩。柩側三年。既葬。廬于墓。哭奠告面一如生。依土成丘。碑有卑枝烏巢之。越六年始歸。朔望猶徒步泣奠。雖雨雪不廢。不赴宴會。服衰麻終身。有司以孝行獎。

劉珝

劉珝。字叔温。壽光人。丁母憂。歸廬墓側。鄉人化之。號其里曰仁孝。成化間入內閣。

曹時中 附奚昊

曹時中。華亭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山麓產有瑞芝。人以爲孝感。同邑奚昊。字時亨。弱冠父疾。刺血籲天。求以身代。又重傷母心。匿不使聞。成化己丑進士。官刑部郎中。

王麟

王麟。黃梅人。成化辛卯鄉薦。事親誠孝。竭力甘旨。不計有無。父葬。廬墓三年。

宋甫

宋甫。澤州人。成化甲午鄉舉。天性至孝。清修苦節。居父喪。築廬哀思。三載如一日。感芝草瑞烏之異。有司奏聞旌表。弘治間知忠州。

李文泰

李文泰。字時雍。輝縣人。成化丁酉[illegible]薦。任翰林院待詔。性至孝。遇父母疾。衣冠不解。親嘗藥餌以進。宗黨咸以孝稱。

顧福

顧福。字天錫。姑蘇人。母喪。廬墓側三年。朝夕泣奠。孺慕不異于生存焉。事兄禎甚謹。嫂欲析居。卽俯遜于外。泣告于兄。乃得歸。然引咎自責。歷官河南參政。

舒綱

舒綱。進賢人。父喪。廬墓三年。事母孝。撫弟遺孤。恤族中婚嫁者。動遵古典。

吳凱

吳凱。字廷輔。合肥人。成化壬辰進士。乞歸省親。會母疾。抵城。卽步入趣候。衣冠拜牀下。晝夜躬湯藥。母死。既葬。每旦至墓所。號泣進香饌。運土封植。不資傭役。官兵科給事中。

史琳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官右都御史。天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踰節。廬于墓側者三年。

鄧翰

鄧翰。內江人。成化進士。任知縣。卓有異政。陞府同知。致仕家居。繼母停柩。火災延及堂室。翰以身蔽捍。火至不動。尋滅。人以爲至孝所感。

劉機

劉機。字世衡。大興人。大父中敷。官戶部尚書。父璉。官遼東苑馬寺卿。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及長。父卒。官。機徒步往護喪歸。至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

各以生年與葬期犯。久不克葬。機泣拜曰。願以機生年所值月日葬父。乃克葬。事繼母尤孝謹。成化戊戌第進士。歷官吏部尚書。

鄭杲

鄭杲。字羲民。合肥人。淹博經史。一日省悟。嘗出遊訪豐城楊蕉。聞醫閭賀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毀骨立。染羸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幾五月。調攝弗自遑。

遂爾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尚茲缺。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已休。含恨向夜穴。遂卒年二十九。新塗于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歷官廣東布政使。贈光祿卿。謚恭愍。選倣范文正置義田賙族。號思遠莊。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歸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設取而私之。獨無愧乎。

薛遠

薛遠。字維遠。無爲州人。歷官南京兵部尚書。仕宦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蔞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盛全

盛全。普安衛戍卒。家貧而孝。母恒疾。齋戒三載。弘治己酉母病革。不能爲藥。度勢不可活。詣城南龍王廟。齋戒秉虔。仰天禱焉。質明剖腹。出其肝。刲之死而復蘇。持歸與妻和羹。以食其母。衆聞。奔至廟血跡在地。壁書盛全爲母四字。恐死患及鄉人也。有司憫其孝。給之醫藥。七日而愈。母疾亦瘳。莆田林廷弼賦普安盛孝子歌。

劉閔

劉閔。字子賢。六合人。家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牀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鄰邑。朔望則號慟于殯所。如是者三年。毋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如禮。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俊起留臺。疏薦曰。劉閔德宇道風。人所難及。宜徵侍清官講讀。不報。御史宗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均致禮焉。

李錦

李錦。芮城人。性至孝。母卒。哀毀不已。廬墓三年。弘

治間旌表。後貢入太學。父卒。復廬墓側。以疾卒于墓所。子澤孫柄。居親喪一如錦。人謂之三世孝思。

何孟春

何孟春。字子元。先世廬陵人。性至孝。父官戶曹郎卒。扶櫬南還。風飄舟下流。抵石崖。翼日乃定。孟春抱櫬相爲存亡。居喪致毀。其母病瘵。弗良于言。嘗揣色候得其意。一夕寇至。親負之而逃。撫弟妹甚厚。歷官南京工部侍郎。謚文簡。

陳鑛

陳鑛。湖廣施州衛人。性至孝。母夏遘疾。慮不起。乃陳刀几上。旦夕拜禱。刀忽躍起。自剖肋左。取肝方寸。和粥進母。以桑皮線綴其創。母疾遂愈。父母歿。哀毀骨立。殆無人形。

陳倫

陳倫。字斯常。祁門人。父喜賓朋。觴豆之需。旦夕畢備。及嫁女弟四人。營辦資送。臥不貼席。至父前則喜見辭面。不令知之。父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弘治元年夏。夜失火。家悉奔竄。時父在殯。倫倉惶無措。撫棺號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災。即與妻昇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

程振

程振。字玉夫。歙縣人。髫歲失妣。唐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父文旻。暨繼母黃。益盡誠敬。振嘗有事於浙。得父報病劇。即兼程歸。行且禱。願減己年以增父壽。及歸。病益劇。醫者弗藥。振計無所出。遂刲股爲糜。疾果愈。未幾患溺。艱於起居。振躬湯藥。伺燥濕。旦夕不離寢所者三年。家有戾猫犬。一旦化而相馴。及居喪。哀毀過禮。庭花曰紅金錢者。忽變白如玉。人以爲誠孝所感。

謝用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父永貞。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汪出之。時馬已娠四月矣。改適孚溪而

生用焉。永貞歸。即抱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蚌之珠。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用甫冠。始知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珣。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廓。覓之殆徧。弘治壬戌夏。暮宿休寧黃畲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具以告。曰。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即抱用曰。汝母即是我也。於是子母相告。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淚。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既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誠孝。撫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懟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

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父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木急東墜。祠墓亦保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給廩餼。

白聚良

白聚良。潞城人。朴魯不知書。母卒。廬墓六年。始終無少懈。弘治六年。有司以孝聞。旌之。

李銳

李銳。河間人。弘治辛酉鄉薦。有孝行。親喪。廬於墓側。獨居三載。悲動鄉閭。任平定知州。

王鶚

王鶚。東明人。性孝友。居喪執禮。廬墓三年。致平地湧泉事聞。詔旌表。弘治壬子鄉薦。歷官監察御史。浙江僉事。

田杼

田杼。汾州人。弘治舉人。知長清縣。事親孝養誠至。

親殁。廬於墓所。哀思骨立。時旱霜殺禾。獨近墓禾不傷。人以爲孝感。與辛彥博立爲忠孝祠祀之。

劉仲原

劉仲原。汾州人。歲貢生。母郭没。仲原廬墓。晝夜悲號。有盜常夜叩廬求火。仲原與之。其盜化而爲善。牧童樵子。皆識其墓爲孝子墳云。

豐熙

豐熙。字原學。鄞縣人。年十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弘治己未進士。官春坊右諭德。嘉靖初議大禮不合。謫戍鎮海。

顧璘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平居事親孝。父病疽。璘年已五十餘。與同卧起。吮濯扶掖。曾不委勞于人。

楊禝

楊禝。字希祥。宣慰司人。弘治戊午鄉舉。性至孝。母嬰心疾。每發輒顛。往往如不克生。禝號泣以隨。露禱于神。求以身代。母卒。哀毀骨立。杖而後興。竭力營喪葬具。幾于毀性。守服三年如一日。甫舉於鄉。父已垂白。禝眷戀不忍離左右。人强之仕。不應。終養十餘年。父卒。始投牒。授新寧縣。年八十餘卒。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官太常寺卿。性孝友。每夙興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晤語。無恙乃即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日依依侍食母側焉。

孫緒

孫緒。字誠甫。故城人。官太僕卿。迎母宦邸。歲暮大雪。日晏而養具未備。因婉辭以悅母心。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緒長跪。青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

潘鏜

潘鏜。字宗節。六安州人。性孝友。事繼母曲盡顏色。

寒燠饑飽躬自慰問珍果名醞獻而後嘗謹於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臨父母忌日素服屏居不御酒肉弘治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官廣東僉事

吳鶚

吳鶚歙巖鎮人與兄鼎弟珊客黃州衆夜鬬殺人誣鼎吏捕急鼎不知所出鶚曰兄年高未有子弱弟老母所憐皆不可死獨鶚子已長願代兄以塞禍遂詣吏就繫鼎寃之求直不已鶚謂曰空自苦必無生望不若保餘貲善事老母撫弟姪立門戶無以弟爲念其夜具衣冠自經死州人傷之時陳司徒金劉司寇天和義其事以詩文弔之正德中郡守張公書取義字表其門鐫其名于里之節孝坊

皇明孝友傳卷五終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歸鉞歸繡

歸鉞字汝威後母有子而鉞失愛父提鉞後母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炊將熟即譏譏數鉞不置父大怒逐鉞於是乃母子飽食鉞匍匐道中北歸又復杖之屢瀕死鉞依依戶外俯首淚下不忍去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擯鉞不見鉞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後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後母不能自活鉞往涕泣迎養後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鉞孝養後母終其身鉞少饑餓面黃體瘠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鉞族子繡字華伯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不法坐繫繡力營救緯又

不自簡。犯者數四。繡傾貲脫之。終始無慍容。繡妻米。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故人稱歸氏二孝子。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爲監察御史。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

適彭韶孫輔。嫁甚凉薄。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正德中。吏部以其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教諭。資其祿養。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三石。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淸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爲。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臣母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後母年九十而終。時方抱疾。强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都御史王應鵬薦以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

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

王艮

王艮。字汝止。泰州人。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冷水沃面。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艮見王守仁於贛。衣斑襴之衣。曰。吾以表孝也。守仁曰。衣此就寢乎。對曰。否。曰。子孝通晝夜乎。曰。然。曰。子

必以是衣爲孝。則脫衣而寢。子之孝。不能逆乎父矣。曰。吾孝在吾心耳。豈在衣乎。曰。既不在衣。則何必異其服。艮避席曰。敬受教。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輒。即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諸書。篤志以聖賢自任。後爲名儒。所著有仁孝訓。

潘自新

潘自新。字汝明。丹徒人。聞王心齋布衣起海濱。心怦怦動。謂聖賢爲必可學。問從肄之。儒先論道德性命之旨。起居飲食。家庭間一遵先民程法。性至孝友。事父竭力色養。待弟又新敬友愛。一日。父涉江舟覆。時居維揚領生徒。說詩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忽涕泗涔淫。曰。異哉。何祥乎。少頃。計至。徒跣走六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鬼耶。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郡守下令。屬延江舟子。操舠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十日夜。自新亦兩經沒沙泥中。幾敗不支。卒不能得。乃以父生時所嘗服御。內棺中。表曰。衣冠之葬。自是一年讀禮。啜粥食蔬。無笑顏悅色。終其世不入內室焉。

方重杰 附方夢升

方重杰。字思典。南海人。尚書簡肅公冢子。母陳氏病劇。徧叩諸醫。勿効。重杰時年十五。一夕焚香籲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每生即耿躬奚邸哉。乃持七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疾愈。嗣有訛傳父遭兵劫者。母驚怖卒。重杰哀毀。殞復蘇。扶櫬還。遇夜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野藪。聲烏烏孺慕。使人不忍聞。父歿。廬墓側。時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檄旌其門。正德己卯舉於鄉。以顏淵程明道爲矩矱。著希明錄。卒之日。自作輓

文至死不亂。大理卿黃華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憲江以遠。檄送孝子祠。與唐林贊明陳茂烈諸公並祀。世廟時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孝行。詔立坊旌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因父羸疾。亦祗糞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督學田汝成特寘優等。廩食之。人稱其世孝。

劉和

劉和。字元中。廬陵人。父理豫。溺死池州。時和年十

三。痛哭嘔血。母周氏解臂。得不死。後往來溺處。輒悲痛不食。設酒脯江滸。號而招焉。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母喪。廬墓玉華山。朝夕哭泣。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繞廬不相驚。人始疑之。已廉詢覈實。多往慰問。又明年。人有惡之者。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避焉。時苦寒。童子進衣。不素衣不受。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平居寡言笑。遇侮忍受。嘗自號耐辱居士。

謝麟

謝麟。高安人。正德初。華林賊刼其家。麟負母避賊。追尋益迫。家人速之走。麟曰。母在安可棄乎。既而賊刼其母。麟努力奪之。母獲免。麟死于賊。

劉憲

劉憲。靈石人。爲邑學生。性朴實。有孝行。父歿。母八

十餘歲。正德六年。流賊入境。憲負母避難。賊至。憲曰。寧殺我。勿殺吾母。遂遇害。御史相繼以事聞。詔旌其孝。令立石賜金助葬。

孫清

孫清。睢寧人。縣學生。少孤。事母以孝。稱於鄉黨。正德七年母卒。時流賊入境。清守柩不移。竟日哀慟。賊爲感泣。相戒勿犯。鄰里賴以不擾。事聞。詔旌其門。

鄧顯芳

鄧顯芳。辰州人。正德七年。鎮筸苗叛。侵掠村寨。衆皆逃避。顯芳以母柩在堂。固守勿去。人怵以禍。顯芳曰。棄母而逃。心實不忍。況平生讀書。所學何事。苗至。使爲鄉導。顯芳不從。遂遇害。支解于母柩之前。聞者憐之。

初貞

初貞。濟南濱州人。正德中。流賊入城。父雄被執。賊欲刃其父。貞以身蔽之。賊怒。砍折貞右手二指。貞抱護如故。賊濡兵血書孝子二字於垣而去。父子得免于難。事聞。旌表。

楊蔭

楊蔭。遂寧人。正德間。廖賊刼掠。蔭奉母蘇氏避盜崖草中。賊獲之。欲殺其母。蔭抱母痛哭。願以身代。賊以刀屢試其頸。蔭色不變。遂釋其母。截蔭髮去。當道重之。表其門。

傅典

傅典。高安人。性至孝。父疾。感夢百里外。徒跣求醫。得撫絕嶺古井水調藥。愈。祖母曹氏孀居。爲華林賊所掠。欲殺之。典渡水以救。賊以巨槎壓之。槎忽斷。賊驚異釋之。事聞。詔冠帶表其門。

宋顯章

宋顯章。字文光。濮州人。正德辛未。廬父墓。流賊至。伐其墓樹。顯章大哭。請止之。賊首咭嘍曰。此孝子里也。戒勿復。遺之矢。約五里內不得殘傷一木。里人依之。賴全活甚衆。學使者高其行。越格廩之。累舉不第。卒。不旬日。妻辛氏自經殯側。州守李緝上其事。建祠樹碑。黃詹事佐作孝烈祠樂章二闋云。

楊惟懷

楊惟懷。新都人。從父宦游。扶母櫬歸。至三峽。夜遇羣賊。衆皆逃匿。惟懷獨守母棺。賊疑其有財。欲發之。惟懷以身仆柩。賊殺之。沉尸於水。母柩得全。

何應宣

何應宣。梁山人。庠生。正德間。母爲流賊所執。應宣求以身代死。賊果殺應宣而存其母。林都御史熹其孝。入祀鄉賢。

熊萬變

熊萬變。榮昌縣庠生。正德中。流賊圍其居。舉家倉皇。母尚未行。萬變告其兄曰。母被圍。我輩脫出何爲。相與還赴難。擊殺二賊。負母逃。爲賊所執。被殺。

母伏於屍。罵賊。亦被殺。

韓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官南京兵部尚書。性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嘗疾於廬幾一載。汙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鄉士夫立孝弟碑。後弟病亟。邦奇日慟泣。不解衣。不滋味者三月餘。形且瘁。弟譬曉之。邦奇泣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兄弟也。及靖卒。屢廢寢食。哭絕。衰絰蔬食。祥而弗解。嘗謂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闢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弟痛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

鄭紳

鄭紳。字公佩。涞水人。官工部尚書。父卒。廬於墓側。不入私室。不與宴會者三年。紳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生。與諸兄弟約曰。毋爾我。祝也。毋有餘不足論也。吾今則七人。其先一身耳。願世世同居合食。

毋改於今日。約定俸入不問所費。久之食指以千計。紳乃悉捐先世遺業。讓諸兄弟曰。吾固食公家人也。烏用此。諸兄弟感泣。

楊成章

楊成章。道州人。正德時。父泰任浙江巡簡。以妻何氏無子。娶妾丁氏生成章。年四歲而孤。丁改適。母何携成章扶櫬歸。比長爲諸生。何臨歿。具告之故。成章痛哭曰。天下豈有無母之人乎。乃遠歷金閶。

逐鄉訪跡。再往乃得之。孝養終身。知州葉文浩以聞。吏部侍郎唐龍上其事。授國子學錄。以旌其孝。

景暘

景暘。字伯時。金陵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司業。素篤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暘旦夕禱于神。母雙眸忽烱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

趙德宏

趙德宏。字有容。鶴慶人。舉人。累官慶府長史。爲人

孝友謙恭。父遠病痢。宏爲嘗糞。父卒。哀毀骨立。旅食無資。假貸營殯。徒跣偕傭人肩柩以歸。既葬。廬墓三年。嘗有一白犬自來相伴。小鳥巢於桃樹。呼即喙食。知府汪標聞異之。親至墓所。慰贈有加。御史唐龍奏聞。榜曰孝子趙氏之門。

葉琦

葉琦。字廷珪。祁門人。幼稱神童。年十一。補邑諸生。十八發解南畿。甲戌成進士。觀政工曹。即焚香自矢。以立身行道爲先。忽聞父疾篤。即上疏乞歸。虔禱願以身代。藥必躬調。衣不解帶。凡七日夜。忽有異人授摩運法。疾脫然愈。衆謂孝感所致。當道强之仕。竟以親老終養力辭不赴。

王以旂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官兵部尚書。事父至孝。父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溷器亦自浣滌。

徐文敏

徐文敏。武義人。父早卒。母朱。遺腹生文敏。及長。事母克盡孝道。母患瘋疾。文敏百方醫療不痊。乃斷量酒。每夜叩北辰。祈以身代。越四年勿懈。忽一夕夢老人示以方。如方劑藥。母疾遂愈。鄉人嘆異。正德間。知縣張沐核其孝行奏之。

徐顥

徐顥。字子淳。錢塘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臨江太守。

少時善飲酒。父誡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觴。猶以未奉父命爲辭。父嘗患怔忡疾。不解衣半歲。父歿。養母躬備甘毳。家事必稟進止。廩祿貨財。悉委於三弟。傾襲助之。

徐聰

徐聰。字聞博。郾城人。以廉孝聞。母病。思櫻桃。非時無從得。聰泣禱而行。徬徨叢薄間。得櫻桃以歸。母食之愈。人異之。稱徐孝子。

異泰

異泰。弁州人。任湖廣監利知縣。事祖母以孝聞。母徐氏目盲。泰以舌飲之。母目復明。鄉人稱爲孝子。嘗道旌其門。

張時中

張時中。金堂人。父傑目盲。旦夕躬授七箸。夜必焚香籲天。如此者三年。偶遇醫。復明。及患腹脹。常同臥起。遍求醫藥。尋亦愈。父常曰。吾無報汝。願汝子亦爲孝子耳。藍冠至。城弗可守。棄其妻子。負其父先逃。累遇賊。哀求得免。居喪哀慟。祥禫如初。起復爲清平司訓。

向光振

向光振。字伯羽。應山人。正德中。鄉薦。奔父喪。渡海遇風。以身禱。母病。當應制不行。祖所遺產。悉讓其兄。嘉靖中。知四川高縣。

唐治始

唐治始。江西清江人。僑居華亭之團江。父尚儒。卒。苦塊未除。而隣家火起。旱久。火勢昌熾。治始盡出資粧。募人出其父柩。人無應者。或挽治始出。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所居巋然獨存。治始竟以薰炙伏棺死。柩上皆成血掌痕。事聞。有司爲旌門曰孝子。

蕭華

蕭華。字中美。永州人。事母孝。家貧。苦耕養母。朝夕

愉色不異嬰孺正德初母歿華廬墓三年丙夜猶聞哭聲囑其妻不得往顧服除猶不忍歸又以父早世未伸子職復廬墓三年遠近莫不以孝歸之嘉靖中巡按御史黃季瑞表其墓

亢艮玉 附張璽 李大經 靳馳 王寵

亢艮玉臨汾人爲府學生事父母能色養得其歡心母卒廬於墓側朝夕哀號有朱草叢生棗葉如蓮之異正德四年旌表其門又有同邑張璽李大經曲沃人靳馳萬泉人王寵並以孝行先後旌異

洪祥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父友卒病癘年餘起臥粥飯衣被垢穢祥必躬治之未嘗解帶一日父强坐詔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祥徉諾而伏父寢旁夜父欲起溺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叅脇驚問爾爲誰知是祥也相持而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吾其瘥乎已而病愈祥與妻完顏氏益竭力承歡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祥壽九十七卒子亮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史玉明

史玉明廣濟人父早喪事母至孝及母卒玉明傭工自給有山數丈田一畝以父祖墳墓在焉構蓬墓側以居有虎過之玉明拜虎低徊而去鄉人曰而急芻而居不爾將不免注曰焉有祖父在此而爲虎所食每遇陰雨蛇蝎侵苦塊間玉明視若固有鄉父老曰汝死後此山此田終屬他人孰若鬻備衣棺以終身毋爲自苦玉明泣曰吾寧死溝壑安忍賣父業以備已私乎嘉靖初病卒于墓蓬中隣里憫其純孝備殮具瘞于祖墓士大夫嘉之建孝子亭樹碑曰孝子墓

賀鈞

賀鈞字信夫廬陵人正德間爲麗水令居父母喪哀毀苫塊三年家人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

卜懷

卜懷寧海人父早卒母教之甚嚴常課其業輒以杖擊之母年九十六卒懷執母杖而泣曰安得復教我耶祀其杖于母側因廬于墓人以孝稱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後歲貢就銓以孝行擢首選授郎陽府通判

孫鵬

孫鵬文登人性至孝日侍父母左右飲膳必躬親昏定然後就寢母卒鵬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幾絕既葬依墓弗去時隆冬大雪且無棲廬族人勸歸不從遂相與三日而成一廬鵬朝夕哭奠負土增墳忽野燒將及廬鵬望拜風返火滅墓上祐木秋生萌蘖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衆勸歸鵬曰孤少多病五歲方離親懷抱今當五載以酬親德又二載始歸楊參政維聰聞之曰是可以風吾民矣遣粟勸獎縣令王允言奏聞旌表其門

徐應魁

徐應魁登州人庠生父母早世孝養祖母盧氏妻朱事之尤篤盧歿應魁哀毀嘔血隻身廬墓跣足取薪水爲粥朝夕哭奠負土成墳至冬雪深數尺廬門道徑盡封水火絕六日應魁幾死忽地響若雷廬中醴泉湧出能愈疾服闋鄉黨數千人迎歸次日復地震而泉竭孝感羣盜佩以百金入之於官知府李承選賜壕地官宅提學李化龍賜廩併辭之士大夫立感泉碑妻子竟死不娶御史韓應庚扁其門曰至孝格天事聞詔旌表

陸僑

陸僑登州衛人父鎬僑事親盡孝母病刲骨愈年至九十四人曰孝徵督學鄒旌之仕廣平訓導

錢敏

錢敏。舒城人。幼喪父。家貧力學。事母至孝。及登進士。乞還鄉侍母。母患瘠。侍湯藥。頃刻不離側。母歿廬墓。詔旌表。

高典

高典。合肥人。性至孝。父歿。哀毀骨立。廬墓三年。歸有白鵲數百。隨集于宅。人以爲孝感。事聞。旌表。

龔曇

龔曇。字汝霖。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瘋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父卒。哀毀殯葬如禮。事母尤孝謹。凡四十年。母卒。廬墓。苫塊饘粥。奠獻悲號。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

朱劭

朱劭。字士貞。浦江人。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家燬回祿。而師萊堂扁。出煨燼若新。盆栢蒼枝。致黃烏卵育。馴而不驚。家有母犬病瘠。其兒啣食之。

潘琢

潘琢。字時循。蘭溪人。性孝友。不私妻子。父喪。毀瘠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患瘋痺。琢衣不解帶。痒痾痛楚。隨意搔摩。梳洗水火。皆親理之。每久臥思起。乃制軟輿。與弟昇之。惟其所適。如此者七年。母歿。哀痛幾死。既葬。廬墓九年。人皆稱其克盡子道。有司旌其門曰孝行。

何厚

何厚。字朝舉。新城人。母喪。苫塊。晝夜哭不絕。言動葬祭一於禮。哀毀幾不能生。廬墓側三年。

林黼

林黼。字質夫。閩人。性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三年。跬步未嘗遠儿筵。事二兄甚謹。登正德丁丑進士。授大理寺左評事。武廟時。疏諫南巡。入詔獄三日。廷杖而卒。

歐陽瑜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官四川參議。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三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瑜不爲動。

張尚忠

張尚忠。沁州人。少失母。爲祖母王氏撫育。長事祖母甚謹。及卒。廬於墓側。日夜悲號而死。鄉人莫不矜念焉。

梁廷振

梁廷振。字伯綱。廣州人。甫十齡。事親盡禮。時稱孝童。嘉靖間官布政。

許象先

許象先。歙縣人。父歿于淮。奔喪歸葬。三年不入內室。母病。旦夕侍側。藥餌必親嘗而後進。母歿。擗痛廼甚。十月卒于喪次。有司申請祀于賢祠。

劉瑞

劉瑞。字德符。內江人。歷官禮部侍郎。性至孝。蚤孤。事母田孝敬備至。既歿。哭踊幾絕。哀毀踰禮。歸葬經萬流驛。遇風。舟人錯愕。瑞焚香籲天。風即止。人以爲孝感所致。忌日追奠。尤極哀痛。家廟時祭。齋戒必誠。牲醴必豐潔。宦遊數千里。必載木主以行。

陳坰 附陳翀

陳坰。上虞人。父旺。坐誣繫于理。坰泣血哀籲。百計不能脫。歸渡錢塘江。覆舟死。子翀。年十四。痛念祖繫父歿。矢志疏寃。會越守病疫。召巫。翀奏錢於巫。怖守鬼神之說。立釋旺。奉御以歸。戚里異之。海寧葛徵奇。嘗作歌以紀其孝。翀曾孫約鄉薦。約子美發官翰林。人謂孝子慈孫之食報云。

明孝友傳卷六終

皇明孝友傳卷七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何倫

何倫。字宗道。江山人。事母毛氏至孝。家雖乏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于人。及母亡。殯殮遵古禮。蔬食三年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邵邑李劉黃諸公。咸貽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

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有盜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人而不言。及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言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趙中丞鏜常言過其門。輒徘徊不忍去。

呂柟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戊辰廷試第一。以抗疏爲劉瑾所嫉。遂請告歸。瑾遣官校偵其過。無所得。至半途返。抵家數月。瑾誅。陝縉紳株連無筭。柟獨超然杜門力耕養親。父或因小過責次子梓。必跪而分罪。父嘗病。柟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變白。父卒。哀毀咯血。歷官南京禮部右侍郎。歸事繼母侯孝養。備至。侯病頭風畏寒。柟親爲艾灸進乃安。侯歿。殯殮如禮。及柟卒。遠邇赴弔者千人。巷爲罷市。

王原

王原。文安人。父珣。逃避里役。不知所往。時原在襁褓。母張氏撫之。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於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白母。吾將去尋父。歸。母曰。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岔路口

王神祠夜夢入古祠日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盂曰此菰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眞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祠門軋然有聲一丈夫携杖入問原奚自原具實對語以夜夢丈人曰夢日當午南方也菰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急去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踰月入輝縣有夢覺寺原雪夜造寺寢宿門下天將曙一苾

芻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原嘿嘿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函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法林哀而食之弼法林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叙寒温珣曰汝父謂誰曰某珣呼原乳名不覺欷歔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原以頭觸地牽珣衣向法林哀而大號法林强之歸時珣年六十四矣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

唐儼

唐儼全州人父蔭嘗知郴州老得危疾儼年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弗能療儼泣潛割右臂肉鼎臑進之父啜之愈未幾父疾復作而殁哀毀如成人儼游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寢疾於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割右脇肉以進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儼

拜其妻曰此吾分當亟召我何自苦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召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事親矣時督學使者廉知狀錄儼於廩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殁二十年而宋殁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苫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横其間儼日取薪水甚寒檢收

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慕而訪之。賦詩詠其事。書山壁曰。望母巖。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

侯英 附侯侃

侯英。開州人。任至河南副憲。與兄侃俱以孝稱。年十三。母鍾氏眼疾。憂泣輟食。每夜禱首厮祈。越四十九日。疾乃愈。後官江西按察使。母計聞。號泣幾滅性。奔還。與侃同廬墓側。有白鷺數千。旦夕飛鳴塋前。人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聞。旌表。

易直

易直。宜春人。少讀小學家禮。即躬行之。父性嚴急。諸子少有違。輒遣怒。直跪伏終日不起。父疾嘗糞苦。輒愈。及再疾糞甘。直竊憂之。父竟卒。嘗遇寇。抱母痛哭。賊舍之去。治喪不用浮屠。廬於墓者三年。

廬。闕。傷祠墓無主。則嘗貢。無辭去。嘉靖初。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吳玭

吳玭。字汝瑩。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參政。母病痢。玭刲股肉和藥。血淋漓下不絕。痛父以食芋遘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遊四方。必奉像櫝懸之。祭則拜以泣。比病不能言。數引手指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領之而逝。

方鵬

方鵬。字其大。安慶人。登嘉靖丙戌進士。幼時家甚貧。繼母馬氏遇之無道。百計順承。母有女。云嫁我女必鬻其居。及母死。不忍食言。果鬻居稱貸以爲粧奩。助父槃病篤。吐血一升。跪接而吞之。幾不自保。尋父殁。親刻木像。飲食必祭。曾他出。夢父有怒色。醒即歸視。有家僮簪其像。號泣治之。孝感如此。

華察

華察。字子潛。無錫人。嘉靖丙戌進士。官侍讀學士。以親老乞歸。二親相繼歿。廬居四載。不御葷酒如一日。

張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佳平人。事父母至孝。居喪哀毀骨立。三年不御私室。

戚景通

戚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官大寧都司。奉詔坐神

機營。母問貞節年老。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雜戲。一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哀毀。子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

蘇祐

蘇祐。字允吉。濮州人。居母憂。會流賊刼畧至郡。父恩趣之走避。泣曰。母殯在堂。兒將焉往。願以死守。竟不避。俄而寇去。嘉靖間。歷官兵部尚書。

丘緒

丘緒。字繼充。鄞縣人。父鑑。娶妾黃。而妾余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緒年尚幼。或微詔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年十五。父卒。頻首銜恤。涕泗霪霪下也。孝事母。余居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緒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及余卒。居喪瘠毀盡哀。當是時。距黃去時二十年

矣。忽一夕夢神告之曰。子之母在台州金鰲寺前。緒即上郡。偕一人憩于途。則包氏故養馬廝也。詰以母向往。故廝歸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緒兄女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于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即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緒

得報。即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于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老。齒踰耄。故嘗作媒氏爲生。儻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氏。明旦再詣叩王老。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望族。緒至其里。歷閭數十家。見一門頗適。踏而入。則庠生吳秉剛秉勳者。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嬸氏室於內。聞留止異鄉人。恚而

咻焉。姪語之故。嬸故黃舊主母也。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官已殯寺傍矣。緒以其言與夢符信之。且行且泣。期一見柩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過馬長之門。爲牛所觸。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憶曾輿一婦人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彼所傳寺傍柩者謬耳。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厮役。爲先生導。緒喜甚。即

別二生。乘輿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辭去。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咨。邂逅行人。惟以鄞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有陳六十婦。蓋鄞人。去歲其殆亡乎。緒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家。諗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閭左老嫗。亦如其言。乃緒不自信。遣奴徧詢。倀倀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鄞人也。而叩

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報緒。緒愕不自持。亟跟跡以往。抱持悲號。遂迎歸養。閭里莫不感動焉。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緒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翁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孝養終身。處兄弟友愛純篤。嘉靖辛卯。邑宰入覲。以事聞。詔旌其閭。

襄陵王

襄陵王。五世同居。嘉靖十一年。韓王聞于朝。

命撰　勑遣官旌其門。

仇時濟

仇時濟。潞安人。爲宿州吏目。五世同居。闔門百有餘口。歡然無間。嘗與弟時茂作仇氏家範。以爲世守。復與鄉人舉行藍田呂氏鄉約。河內何塘稱其門有義讓之風云。

楊汧

楊汧。字宗源。祥符人。性孝。父母卒。悲哀幾絕。四族同爨。內外無間言。嘉靖壬午貢入太學。授安肅訓導。

譚維

譚維。蓬溪人。舉嘉靖壬辰會試。以親老不就廷對。後六年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日以老母爲念。懇疏乞歸。及母終。躬營葬具。人稱至孝。撫按以忠孝世家表其門。

范芝

范芝。字德和。黃岡人。嘉靖間知定遠縣。性至孝。父嘗病滯三年。芝侍養寒暑不變。未嘗一解襟帶。比卒。羸瘠骨立。殆不克喪。醫療數年乃起。

王嘉祥

王嘉祥。字兆興。莘縣人。早孤。稍長。父諱目雪。涕不食。事伯父如父。善事母。蚤莫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門無雜賓。讌會不卜夜。人問之曰。吾謹奉慈訓。不敢妄交游。貪杯勺以傷母志。母卒。哀毀瀕死。二年不御酒肉。每哭。鄰里感動。人稱至孝。嘉靖間官工部郎中。

楊嵱

楊嵱。泥谿人。廩生。嘉靖中。鄰火延燒其屋。嵱他無所顧。惟以身翼母。火焰不得出。母子俱斃於火。

鮮懷經

鮮懷經。馬湖人。母侯氏病疽。躬爲吮之。母復病。割股和藥以進。又嘗糞以驗甘苦。母歿。毀痛幾絕。廬

于墓側。夜有虎近廬。懷經泣曰。吾守母塚於此。幸勿見傷。虎咆哮久之始去。人以爲孝感。

邵璋

邵璋。字宜卿。朝城人。周歲喪母。及髫謁墓。未嘗不痛哭失聲。嘉靖庚子舉于鄉。事繼母孝。父年八十餘。病痢甚。璋臥床下。一夕數十起。手奉溺器。滌腧浣席。盛暑無難色。已嘗其糞苦。喜曰。父無恙也。尋起。後五年卒。璋柴毀骨立。喪儀一稟古禮。提學袁

洪愈旌其廬。璋固辭不受旌。後知西平縣。子弟門人相觀而化。邑人傳其孝廉錄。

劉效祖

劉效祖。字仲修。濱州人。嘉靖庚子領順天鄉薦。時年甫十九。祖逵以明經爲御史大夫。效祖侍養盡歡。父疾。日夜侍湯藥。籲天願代。久不起。哭幾絕。人以孝稱。

張基

張基。字德載。吳人。嘉靖庚子鄉薦。念大母且耄。遂逡巡不赴公車。亡何大母死。其父亦死。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治一室。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進之。湯粥滌瀝非親調不薦。一夕。候母安者十餘。忽起。跌坐而逝。手書數行。皆身後奉養事。年五十有九。

張寀

張寀。字允清。崑山人。嘉靖辛丑進士。官刑部員外

郎。疏乞歸養。父卒。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使右參議。

廖廷皓

廖廷皓。貴池人。廩無宿儲。日偕妻耕以膳繼母。嘉靖己酉。皓往于田。妻治爨。母採蔬于圃。忽有虎入其中。堂家衆逐出。母自外入。遇虎。咬母臂而去。皓自田來。見母被傷。急追及。抱虎項。且泣且訴。願以身代。虎不舍。即以拳撞入虎口。母始得脫。暈地。皓

手猶在虎口。隨虎去十數步方脫。回赴母所。恐痛負母歸。至床側亦暈地。猶連呼曰。急爲我救母。頃之少甦。見母傷腫甚。乃口吮其毒。數日。母腫漸消。而皓之頭目腫甚。數月始愈。又數年母卒。皓年六十餘而終。

胡濂

胡濂。字深甫。崇陽人。嘉靖己酉鄉薦。任蘭縣知縣。性至孝。居南雍。夜輒焚香籲天。祈母長年。母疾。躬侍湯藥。晝夜不解帶。兄弟分產。泣涕者數日。田地盡取磽薄者。

湯賓

湯賓。字繼寅。南皮人。嘉靖庚戌進士。母病篤。賓侍湯藥。目不承睫。衣不解帶者逾月。晝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母病霍然。已人以爲孝感。

高承順

高承順。華亭人。性至孝。母亡。哀毀過禮。父嘗疾劇

日。舟厄於風。順哀禱獲免。嘉靖壬子。父遇倭迫之。以兵。承順延頸請代。倭兩釋之。子振聲。亦有至性。人稱爲兩世孝子。

王在復

王在復。太倉州人。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內訌。所在誅掠。時在復年二十一。隨父亮讀書朗澄庵。同父奔逃。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在復已脫身二里許。輾轉尋父。聞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以待。跽求解免。倭以刃背擊其父。隨以身蔽之。痛哭哀求。相挽不釋。倭怒。奮刃一揮。父子二首墮地。而兩軀猶相扭跱立。亮家亡祀絕。父子葬葬城北萬曆丁酉。督學陳子貞言於 朝。旌表其墓。

官思恕

官思恕。字子仁。光山人。嘉靖乙卯舉于鄉。母彭歿。思恕哀毀幾絕。結廬墓旁。有白烏冬笋之祥。隆慶間。兩臺疏薦孝友。 詔下徵用。會病卒。

周滿 附闕世安

周滿字謙之。蜀廣漢人。迎養父母于京邸。夙宵必冠帶入子舍候省爲常。日市江魚浙酒爲供具酒數行。輒高吟座隅。吟已起舞。當彈吹班綴之樂。二親懽甚。忘其在客。出守鞏昌。旌揚貞孝。隴民闕世安獨居養母。廬墓三年。滿捐俸予世安置妻。

梁策

梁策。鄢陵人。性至孝。七歲母病將不起。旦夕焚香

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神廟。伏地涕泣幾絕。一黃冠授藥一莖。僅寸許。曰。煎湯服之。服即旋已。亦不知爲何藥。人謂孝感致然。時稱孝童。就外傅。手孝經不釋。登嘉靖乙丑進士。陞知成都府。抵任數月。疏請終養。時父母年皆七十。躬調甘脆。未嘗任侍兒。一茶一湯必跪進。夜深候寢定而退。質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安則喜。不安則憂惶廢食。徒步往太和山。禱祈親壽。十步一下拜。行千有餘里。二人壽並八十。父病脾不離衽席。調飲食跪榻下。手舉匕筯以進。及父母歿。日廬墓側。至服闋不忍去。

彭寶

彭寶字惟善。桐城人。少事父母甚恭。其父母性皆卞急。每交怒。寶踧踖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跪限外。且啓門見之。問寶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

箠楚。父曰。我偶醉詈汝母。汝何罪。引入就爐。寶再拜。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豈遂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乎。寶跽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妻感泣。卒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奈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弟死。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寶鬻書爲營塚壙。祖考妣

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省齋何先生嘗稱惟善德行子恒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鈗也寶嘗夢道傍遺金顧而不攫子恒曰美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爲寶矍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聖賢列上座衣冠跪拜以爲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之惡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逾四十侍父母益

愉悅衣服飲食盥滌必親夜尤袵枕席伺寢取襦袴冠履定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愈慟絕復蘇治喪準家禮處外寢苫逾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居喪死當以衰絰斂遂卒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夏子孝

夏子孝初名恩桐城人六歲失母嗚嗚孺子慕持服如成人嘉靖甲辰甫九歲父龍寒病瀕危恩涕泣徬徨禱天地假屠見刀潛於暗室刲左股一臠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日創臥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鄰父老趨視嘆異聞于縣令胡枋義申府太守胡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詰朝得申孝子父詫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植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膳癸亥父終哀慟幾絕構茅廬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鄰人魏國夜出遥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干良久滅旦詢之子

孝無所見也虎哮桐梓山子孝子棲自如廬墓三年身無完衣口無甘味鬚髮皆焦形容槁瘁服闋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既終喪游學四方歷事耿楚侗王龍溪張甑山羅近溪諸公質疑請益督學耿定向欲類奏子孝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司理郭嵩錄其行請于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白金文綺將疏聞會

病卒。

周聘

周聘。字延聘。青陽人。父銑。母錢氏。聘溫凊定省。問安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提躬斤斤。不邇匪彝。二弟婚。食指漸繁。親命析箸。聘讓腴產于二弟。而獨受其窪澇。授經自食。其室灾。鄉隣趨救。聘止之曰。天實有討于不肖。敢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辟踴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啜粥。不茹蔬。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苫枕塊。不離喪次。歲餘。忽謂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驗。內艱。禀禮致哀。欲附塟先隴。宗人難之。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奠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聘曰。大事未襄。霄壤間一巨憝。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絰不去身。哀號不絕口。深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閾。苫敗塊。剖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自嵩言于邑令李尚默。叅藩張淳亦言之。令乃表其宅。捐金營塟于時。宗人感其孝。許塟先隴。或謂當詣縣謝。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爲。李令歎美之。人曰。服未可闋乎。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

王應元

王應元。武隆人。力農爲養。父友文毋出飲。應元候于途。扶之以歸。一日友文醉臥。應元往于田。家偶火災。急奔回。烈焰甚熾。身濡泥水。出而復入。救之者三。號哭火中。抱父死。

方孟縉

方孟縉。武寧人。早失父。事母孝。比歿。廬墓三年。歷官僉事。致仕卒。

朱衣

朱衣。字正伯。金陵人。母病痿篤。衣丙夜禮斗。乞以身代。有白光降几榻之異。母疾遂愈。嘉靖丙子鄉薦。官至沅州守。

譚紀

譚紀。字廷憲。潼川州人。孝友性成。父有足疾。扶侍四十年不少間。父歿。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堂。望親臺。時復悲哀。至老不替焉。

蹇衡

蹇衡。衡州人。性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葬祭一遵家禮。後擢都水主事。居父繼母喪。哀毀廬墓。鳥聞哭聲。輒飛集哭已乃散。事聞。旌表。

史筆 附蘇文

史筆。字秉直。南陽衛人。性至孝。父病劇。嘗糞。母卒。遺命以白綾斂。不得。終身不服綾。以鄉薦。官太僕寺丞。同邑蘇文。字子朴。事母至孝。母病。暑月思牛脯。不可得。遂終身不食牛。

蘇奎章

蘇奎章。筠連人。岷藩教授。事父至孝。一日與父入山。遇虎。無所避。奎章倉惶泣告。願舍父食己。虎俯舍之而去。人咸稱異。督學郭公作猛虎歌紀其事。

楊騰

楊騰。遷安人。廬母吳氏墓。有冰花結於盆。絲文秀異。儼如樹下人拜伏墳前之象。已芝草生焉。隆慶元年。親歿。哀毀踰禮。幾于滅性。既葬。居廬。咸如初

喪三年。地產芝四枝。黃紫二色。廬左右成列若植。縣以聞。總督劉應節巡按賀一桂督學傅孟春奏旌之。立純孝格天華表于通衢。仍給冠帶。復其家。

馮行可

馮行可。華亭人。父恩。御史直言。詔獄。行可年十四。刺血上疏請代。世廟感動。改戍。隆慶間。詔旌廬。仕佐南京兆。

江圻

江圻字子望仁和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廣西提學純孝天植父母病嘗藥舐糞衣不解帶行不正履居父喪泣血三年枕苫履塊食淡茹蔬不入燕室三年每過內目必俯不一視婦過亦如之嘗路高其行欲以孝旌廬力辭謝門人私謚爲端孝先生

劉文煥 附沈之瑩

劉文煥字世英永平樂亭人父早逝事母王氏至孝妻盧氏亦孝姑疾焚香祝天誓冬着單衣者三

年疾果愈姑歿妻願廬墓文煥曰廬墓爲子事也葬母後即廬墓所哀毀骨立每日舉土三次墳可望數里嘗鑿井墓傍汲以自飲不數尺泉水湧出人以爲孝感號其井曰孝子泉署邑篆推官沈之瑩造其廬月給廩餼聞其言劬勞罔極抱蓼莪之戚乃思歸侍親後選給事中不赴任告病歸養

張登元

張登元新鄭人爲諸生有孝行隆慶五年旌表

向化

向化山東靖海衛人父上衛指揮隆慶五年署衛篆慮班軍缺數負累降級投海死化年十八因尋父屍不見沿海號泣五日亦觸海溺死是日方霽城南海潮中浮出上屍所穿沉香色布襖被水脫失忽雷雹大雨颶見化首頂父襖徐徐浮至父屍一處家人撈取歸葬焉

皇明孝友傳卷七終

皇明孝友傳卷八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恰重校

華侯

宗室通山王華侯。父故。哭臨至死。萬曆中。巡撫郭惟賢奏其孝行。　恩賜表揚。額名旌孝。

朝命

宗室原武王朝命。　周府下郡王也。萬曆二十六年。以禮部覆請。旌奬孝行。

王世名

王世名。金華武義人。父艮。爲佃俊以爭屋毆死。世名時年十七。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覬。亦佯受之。雖錙銖罔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置寄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讐。母妻不知也。服闋遊庠。不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醉歸。世名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構刃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去父死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其實。乃曰。是眞孝子。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世名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簡爲。遂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强顏與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資。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甘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簡則世名且

自盡是世名不簡匪死簡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令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世名遂得歸其母迎而泣世名曰身父所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仍館之囑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迫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世名者千人汪遂令昇其父棺至世名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諸生翼而見汪世名望見父棺即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昇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世名少甦即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乃返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於上免簡其父以全孝子志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霾霧昏慘烈風迅

雷大雨如注迨迎屍歸始開霽爲遠近莫不曰眞孝子也

崔鑑

孝童崔鑑燕人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善冶淫聲佑說之遂留與居鑑母王嫗其非類諫止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牀涕泣鑑自學舍歸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且泣且怒曰母弟安志勿他也語畢即潛入學舍挾刃以歸蹤娼所在從旁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吾殺娼而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甲者已縶王赴理鑑至請解王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鑑曰若不吾信吾刃

尚存牖下弟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詔下法司議聞司寇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劉廷尉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于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 上曰崔鑑爲母冒辟情可矜恤其原之鑑遂釋萬曆丙申吳桂芳董玕事壯其志爲之作傳

尹氏四童 夢炎 夢昌 夢呂 夢友

尹氏四童歙之巖鎮人父周虎母鮑生四子長夢炎年十六次夢昌次夢呂最少者夢友纔八歲幼見其父竭力行孝又從勝蓮巷聞潘孝子以割股救父交禮拜之及母產二妹成瘵將不起四子哀號屢夕不能寐夜共臥一樓虔禱於天咸願以身代炎與昌又步拜觀音大士乞靈於潛川紫雲巖若聞人言母病深矣豈勺水所能救惟割股乃可耳炎昌歸夜藏薙髮小刀二私語弟縛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人子耶惟友少可勿割友不肯寐謂兄不先我割我乃號號則父母覺皆不得割於是毅然伸臂交縛而相爲割不覺痛凌晨炊糜投臂肉其中進母母若甘之者而父亦不知然弱肉不堪割長與次瘠甚而少者口爲斜父見其衣漬謂爲鼻血也偶曳少者臂畏縮而苦之則創大潰矣詈而加笞驗之三子各有創遂不得蔽父心憐之而佯數其罪祖母年七十五矣飲

泣而交謫之市人乃覺觀者塞於塗夢炎猶羞澁不忍舉臂夢友含淚麾其肱僅示人炙痕蓋割後而復爇香以籲天者也

李學梅

李學梅麻城人初爲臬司幕掾 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學梅伏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兄弟四人學梅嫡且長父暱諸孽而疏薄之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

厚而學梅獨窘祖不平欲訟諸官學梅跪祖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柰何以腐鼠傷父意祖乃已母死學梅廬墓三年獨棲林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藁席又苦貧日拮据生理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滸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隣有張姓者意學梅苦雪或他之深夜往瞷席藁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高張益嗟嘆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學梅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慶善甫善甫師王文成其行誼蓋有本云

張梅

張梅合肥人家貧事母韋能盡子道萬曆六年母肺病篤梅嘗穢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病尋愈十一年母復病癰親爲吮舐病復愈又葬祖綬適隆冬大雪泣告天地僵臥穴中忽然晴霽父文貴病歿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發人以爲孝感之祥

貢靖國

貢靖國字玄忠宣城人事父母至孝母喪柴毀骨立日夜爲孺子泣不欲生哀慕之久彷彿覩其狀間聆其聲一夕父病篤侍藥榻前狂怖不知所計昏瞀中恍見其母撫而慰之曰無過思頃之父病漸蘇詰朝霍然愈人咸異之

張英

張英字世傑完縣人任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性至孝母趙氏年七十餘患傷寒疾屢醫弗効英憂甚禱於上下欲以身代母疾轉劇英供奉晝夜衣不解帶藥必親嘗踰月默禱於神刲股煎湯調服即愈越數年母患癰疽英令妻遮其母目吮三次不日愈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

邊靜

邊靜。字以寧。慶都人。任遼東廣寧衛經歷。父友諒。嘗得危疾。靜乃嘗其糞味甜滑。晝夜憂悶。父病尋瘥。越二年。父乃卒。靜晝夜哀號。七日幾絕。葬畢。廬於墓側。植以松栢。時天旱少雨。樹將枯槁。靜朝夕竭力汲水灌溉。墓傍泉忽湧出。松栢得以滋茂。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聞。詔旌表其門。

劉進

劉進。光州人。鄉薦。除太平府判。居喪。廬墓。負土成墳。致烏鵲鷗鷺馴集之異。旌爲孝子。陞太僕寺丞。

孫經 附孫緯 褚文奎 查繪 潘茂賢

孫經。海寧人。父早歿。與弟緯躬耕養母。母有奇疾。非藥餌能療。但思食一物。隨得隨起。稍遲即劇。二子竭力營辦。備諸品以俟。一日疾作。思蝦羹。二子即輟耒。徧求市中不獲。正踟躕。忽水際浮動。二子競解衣入水求之。得巨蝦數尾。急調羹以進。母病隨已。同邑褚文奎訓蒙里中。以養母。母病劇不能

救。文奎夜禱于天。潛操刀刲左股爲羹以進。母疾而少間。查繪事繼母孝。能得其懽。撫訓仲弟。庭幃無間。潘茂賢字希聖。事嫡母孝養篤至。凡可悅母意者。不惜盡力致之。

王表

王表字孔儀。嘉州人。舉於鄉。母老孀居。不樂仕進。朝夕躬侍。手調甘旨。母有疾。兩刲股以進。禱輒愈。三赴禮部。皆中途返。其詩云未忍慈闈終日別。故將小艇幾番回。母年九十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有司以聞。詔旌其家。

張祥

張祥。字夢麟。潞縣人。爲人孝友。舉父遺產盡與兄姪。蕩盡。復以已產與之。登萬曆丙子鄉薦。任原武縣令。

胡孟清

胡孟清。字汝揚。光山人。萬曆丙子舉於鄉。母陳氏

病。孟清旦暮侍側。衣不解帶。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己丑成進士。權戶部主事。榷稅九江。與稅璫力諍。感憤成痾。遂不起。

劉鵬 附劉政

劉鵬。確山人。始劉政以孝行受旌。鵬其從孫也。事父母極備色養。母病。衣不解帶。焚香籲禱。母方在昏夢中。恍有告者曰。汝子孝。汝病至某日愈。後果然。六年。流寇至。鵬負病母。携弟侍父。走避山谷間。

跋涉險阻。手足清裂。賊入城。大肆焚刼。至鵬舍。乃曰。世孝子家勿犯。後父母繼歿。鵬哀毀骨立。目幾喪明。葬祭悉如禮。終身孺慕。化及鄉鄰。萬曆丁丑。邑令東棐以事聞。旌之。

楊鞠

楊鞠。太和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尤好釋典。曰絕羶味。人勸其應舉。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鞠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貧。躬耕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何往。鞠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繇是竭力事親。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摹皆小古篆。作字硯滴

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人以爲孝感。父母歿。爲傭以營葬。葬畢。入鷄足山。棲於羅漢壁石窟中十餘年。壽八十而逝。

徐彪

徐彪。字宏傑。浦城人。性至孝。事父母。菽水必親。善承顏色。無有違志。父疾。湯藥嘗而後進。宵衣侍臥。起不解帶者三十餘年。既終。爲孺子泣。骨瘠幾不勝。葬殮一皆如禮。廬於墓側。日夜悲號不絕聲。歸

乃刻木爲二像。謹事之時時上食。有他出。則告而行。四時物。必薦而後敢嘗。遇忌辰。素服哭泣。兄死。遺一女。撫養如己子。疏屬有貧而鬻男者。取券代贖。鄰蔡四被負而嫁其妻。爲償負而返之。盜祛篋竊貲。既獲。諭曰。若逼饑歲耳。予何忍被爾盜名。亟改行。無僅於辜。後子姓蕃昌。甲第接武。邑令書其堂曰熙德。萬曆二十二年。陳御史具奏。豎坊。旌表其門。

張後甲

張後甲字丁也。金陵人。官四川參議。性孝友。髫年父病疽。泣吮其血。弱冠母病瘍。終夜籲禱願以己算代。有鮮衣輒解以奉兄。盡推先人遺產讓之。且代償其宿逋。親族有急或婚葬不能舉。損貲佐其費。自奉無重綺兼味焉。

黃杰

黃杰字式彥。息縣人。萬曆間擢庫部員外郎。母楊

恩疾杰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籲天求以身代母。竟不起。杰扶櫬南歸。哭不絕聲。抵里之日。僅存皮骨。遂以此成疾。終已。奉 詔旌表。

過橋

過橋字龍濱。宗一七世孫也。少孤。事繼母至孝。所得嗣產悉推與。弟繼母病。嘗焚香刺股。未逾年而終。萬曆間與宗一建雙孝坊。

楊應祈

楊應祈。華亭人。父允繩。給事中。建言死于 朝。應祈刺血上書以幽。卒。後子舉人忠裕奏聞。萬曆二十三年。與妻節婦袁氏。同旌。豎坊。

蔡毅中

蔡毅中。光州人。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巡按姚思仁奏其孝行。旌表。後官禮部侍郎。

郝烈

郝烈。邯鄲人。萬曆二十六年。以子戶部主事郝大

酌奏父列孝行旌表如例

李文詠

李文詠崑山人素性孝友父大經沂水知縣萬曆二十七年夜不戒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哭突入抱父斬以俱出而炎燎爛天棟榱盡覆橫身翼父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夜半火息簡撥尾礫見父剩全體子餘殘骸督學陳子貞以其事聞旌表其墓

彭洪 附彭英 彭繼榮

彭洪六合人母張氏病瘵危甚洪焚香叩天割股肉以進母服之愈壽八十有五洪子英母王氏病蠱甚劇勺水不入口英亦焚香叩天割左臂肉以進母服之愈壽八十有八英後病心氣呼聲徹宵書幾殆英子繼榮仰天泣拜亦割左臂肉以進英服之隨愈南京禮部侍郎楊起元道經四合敦民合詢知三世割股召彭英禮焉表曰世篤孝誠

郭文範 男凝之 附張次仲 周佩 吳都 謝紹芳

郭文範字型伯海寧人至性孝友母吳氏早喪躃踊盡禮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父臬繼娶李氏文範事養如親母孝敬備至父年六十時嘗病熱困陽道梗結楚痛徹夜號呼醫言藥劑難瘳須口吸而通之文範泣禱于天引氣摩喻熱旋通解父病尋愈享年七十而終姑適呂蚤寡而貧文範迎歸與繼母同居奉養三十年無倦色弟文德父極鍾愛

文範善承父志凡美田宅良婢僕悉推與弟自擇取瘠薄瘡弱者及弟破產還復賑給諸逋負五十萬緡悉鬻產代償之閭里欽其行誼萬曆間御史胡繼升巡撫高舉督學周延光邑令陳揚明吳煥並加旌異同邑孝廉張次仲字元岵母密氏疾劇次仲年十六刲臂肉和藥療之愈同邑周佩吳都俱割股療親疾有司旌之又邑令謝紹芳甌寧人父朝佐官御史母性嚴急紹芳愈孝謹妻失母歡

何孝子

何孝子蕭山人爲父報仇挺身赴法人稱其孝

董孝子

董孝子湖州人逸其名親疾篤醫藥不愈孝子焚禱于天礪刃剖胷横割之不能得復直剖之取肝一片烹以進親疾尋愈萬曆丁巳御史胡繼升特加旌表

郭金科

郭金科錢塘人天性至孝萬曆甲寅夜火焚其廬金科年十五已脫於火不見母遂慟哭欲入火救母鄰人牽裾止之不能得遂投身而入烟燄障塞竟焚死明晨出其屍煨燼中子母相抱不解椎鬬使者楊師孔勒碑題曰郭孝童里御史聞之命葬之孤山表曰郭孝童墓

鮑邦志

鮑邦志旌德人父景晃母汪朱男六邦志居四勤藝給親而自持齋體無完衣萬曆辛亥邦志年十九母患痢半載邦志晝夜號泣割股調羮以進母病旋愈越二年父故事母彌篤丁巳夏仲母患心痛幾殆邦志多方問醫每夕遍告諸神請以身代一日從冶工鑄小刀磨礪極銳借宿本里張雎陽廟僧詰何因邦志詒之曰母病祈夢於神耳僧信之掩梵扉臥漏下二鼓度僧已熟睡遂向神虔禱取刀置案上其刀忽躍起邦志謂神啓我也迺於

胸坎下割一寸許伸指內探無物再割劃然有聲踴出一肉以刀截之昏暈仆地恍見有峨冠緋服者用柳葉水洗之安置其臟腑而去邦志甦自以楮封刀口用舊布裹之就僧借鍋烹復炙乾爲末歸作羮進母母啖之立瘳邦志初囑僧毋泄久之僧員壽露其事觀者肩摩於道邦志羞澁不與人見對親識惟俛首而已族父老諸生舉於邑請旌之令李允任簿柴紹燁司理虞廷陛徽寧道林茂

枫各贈金爲之娶婦

青芝寺沙彌

青芝寺沙彌福清人佚其名性朴鈍止知扣木魚念彌陀佛數聲而已母疾沙彌割肝救母都不覺痛已乃微痛割下肝狀大可一指色如猪肝而龕作羹以進母疾遂愈董崇相至寺詢驗親見其胸坎一疤如稚兒掌嗟異久之因紀其事

吳市丐兒

吳市丐兒逸其名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跪進唱歌以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啼曰儂婆人聊爲阿母歡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

長興孝子

長興孝子逸其名事母有至性其傳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其從父贏於貲一日飲諸媚呼孝子侍媚多豪貴人僕且腆其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巵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巵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簡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僉卒不得計即謬曰繇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

矣無何貴客憶前巵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自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簡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巵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懽而兒女態若此北諸貴客在設令把吾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

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

附記海寧孝廉張次仲字元岵母密氏疾劇次仲年十六刲臂肉和藥療之愈同邑周佩吳都俱割股療親疾有司旌之又謝紹芳甌寧人妻失母歡紹芳即欲去其妻後鄉薦爲海寧令妻不之任獨迎母侍養焉又沂州許氏申親殺盧墓縉紳多爲詩文美之已上俱生存故不立傳附記於此

蝶柳子傳

仁和黃汝亨撰

寓庸子曰余萬曆丁未始獲交於海寧郭型伯型伯幼慕陳仲弓爲人故以文範自名其人質直而敦偉秉性孝友母吳氏早喪型伯躃踊盡禮水漿不入口三日父宗憲公梟繼娶李氏型伯事養如親母孝敬備至父年六十時嘗病熱困陽脉梗結徧體痛楚呼號徹宵晝醫言藥劑難療型伯泣禱於天引氣摩喻熱旋通解父病尋愈享年七十

而終姑適呂早寡貧不自贍型伯迎歸與繼母同居奉養三十年無倦色弟文德父極鍾愛型伯善承父志凡美田宅良婢僕悉推與弟自擇取瘠薄瘠弱者及弟破產還復賑給諸逋負五十萬緡悉鬻已產代償之族子承玄身爲僕隸型伯爲償身值贖歸宗外父湯公奉養十五年死爲殯葬有令大使翁煌虧糧坐法鬻女爲妾型伯贖還其女并資給以歸金陵陳郊衣食之五年及死曰於我殯

蝶栩子贊　仁和黃汝亨撰

君家之先眞有異傳子玄之玄景純之儕逸姿妙解不食火烟惟蝶栩子亦復翩翩惟酒惟史非儒非禪少篤醇行晚契眞筌慕陶徵士自志其阡洵膝何吟吟逍遥篇莊周吾師神超道潛我覽斯圖爲之爽然

蝶栩翁抱膝吟贊　同邑許令典撰

小兒物化有托斯傳人生大夢夢即是儕膝王盤薄羅浮絕烟康伊求友漆園與翩海濱逸叟非禪似禪托物適志得魚忘筌市囂不入抱膝東阡陽春餘韻鄰架遺篇振起鳳子力闡幽潛垂[illegible]展栩栩胡然

蝶栩子孝友行畧　後學陳鼎新撰

先生諱文範字型伯海寧人性孝友母吳早喪躋踊盡禮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父臬繼娶李氏文範事養如親母孝敬備至父年六十時嘗病熱困陽

脉梗結徧體痛楚號呼徹宵晝醫言藥劑難療文範泣禱于天引氣摩喻熱旋迎解父病尋愈享年七十而終姑適呂嫠寡而貧文範迎歸與繼母同居奉養三十年無倦色弟文德父極鍾愛文範善承父志凡美田宅良婢僕悉推與弟自擇取瘠薄瘡弱者及弟破產還復賑給諸逋負五十萬緡悉罄產代償之閭里欽其行誼萬曆間御史胡繼升巡撫高學督學周延光邑令陳揚明吳煥並加旌異

明孝友傳卷八終

明孝友傳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郭凝之撰此書採摭明代之事以續所作孝友傳上自士大夫下迄沙彌乞丐人各爲傳共四百二十九人